

中

国

禁

毁

小

说

百

部

海上花列传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炎涼

晉唐書院

圖

毛詩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海上花列传

(清) 韩邦庆 著

上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花列传/ (清) 韩邦庆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80094-732-7

I. 海… II. 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78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7.875 字数 399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 64 回。题“云间花也怜依著”，真名韩邦庆，字子云，江苏华亭人。光绪 20 年（1894）石印巾箱本。光绪 34 年（1908）日新书局有印本，改题《海上百花趣乐演义》。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海上春花记》。

【内容梗概】

书叙上海通商开埠，日益繁华。参店老板洪善卿之甥赵朴斋，年方十七，至沪谋生。未谋差使，先游烟花，朴斋识妓女秀宝、王阿二。因垂涎秀宝，囊中渐空，遂钟情王阿二。一日于王处鬼混，为其旧日相好殴打致伤。善卿闻之，甚怒，与之洋钱，命其速返乡，朴斋未从，做人力车夫为生。善卿见之，恨极，修书告于朴斋之母洪氏，详述朴斋落魄情形。洪氏、妹二宝阅信大惊，与邻居张秀英姐弟结伴至沪寻朴斋。母子见面，洪氏欲归，然秀英不允，约二宝听书，巧遇秀英过房兄长瑞生。瑞生日日款待，邀二女同游，并说服洪氏，迁往瑞生空房，不言返乡一事。洪氏久居沪

上，资财耗尽。二宝为谋生，挂牌为妓，正中瑞生之计。二宝结识史三公子。因其一表人才，家世渊远，心有好感。三公子屡向二宝谄媚献殷，并允诺娶其为正，二宝心花怒放，遂倾心三公子。后三公子回金陵，许二宝一月后成亲。未料乃以此为障，回扬州娶亲，戏弄二宝，只为不花分文，赚得痴人泪眼。二宝为偿债，重操旧业，又结识流氓赖三公子。赖侮辱二宝，拳脚相加。二宝思前想后，无可奈何，终日以泪洗面。



目 录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1)
第 二 回	清馆人吃酒耗相讹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10)
第 三 回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18)
第 四 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26)
第 五 回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35)
第 六 回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44)
第 七 回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53)
第 八 回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61)
第 九 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70)
第 十 回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78)

-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86)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 第十二回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95)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第十三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103)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 第十四回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111)
 种果毒大户撮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 第十五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119)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 第十六回 补双台阜财能解恨 (127)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 第十七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136)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 第十八回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45)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 第十九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153)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 第二十回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61)
 第二十一回 (169)
 第二十二回 (178)
 第二十三回 (187)
 第二十四回 (195)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203)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212)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媚烧灸手	(221)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230)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239)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48)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257)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266)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275)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284)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293)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302)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311)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320)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毳喁渔艇斗湖塘	(329)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338)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347)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356)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365)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黷挟制价千金	(374)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383)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392)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401)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410)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419)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盆无端尝毒手	(428)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437)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443)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452)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箠整纲常	(461)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470)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胙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479)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488)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497)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506)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姻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515)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524)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533)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542)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551)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人有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

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



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蜉蝣、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下。

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漉”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碗！”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

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



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噪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姆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

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朴斋道：“为仔无姆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噪屋里做啥哩？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道：“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千仔住来噪客栈里，无拨照应晚。”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噪。”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



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

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未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馆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哩？”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馆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碗。”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

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



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姆，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步声到楼门口迎接。

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姆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倌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倌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

那倌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哩。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啲陆里？”荔甫道：“就来啲宏寿书坊里楼浪，阿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哩。”

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倌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倌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



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馆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姆。

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姆问：“陆里一位嘎？”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姆眯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咯。”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勤去哩，让俚呆去末哉。”

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姆，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



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姆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噪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噪悦来栈。”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相阿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姆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嘎。”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嘎，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姆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

杨家姆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哩。”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姆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勐哩！”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噪‘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耐勐去听俚，俚来噪寻耐开心哉哩！”复瞟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得野噪！”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

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



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哩。”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馆人吃酒枉相讥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倌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倌铺上台单，摆上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堂倌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张小村还餞说两句。

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馆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馆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是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



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馆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馆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馆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馆呈上菜帐，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馆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面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咯。”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嘈道：“耐为啥要走哩？镶边酒末落得扰扰俚唔哉咯。”被张小村咄了一口，道：“俚噪叫来噪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庄荔甫只怕来噪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未到陆里去哩？”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我看起来，勔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勔去个好。俚噪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馆人，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噪，耐也犯勿着咯。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夫啥。”朴斋道：“陆里搭嘎？”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



去末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末去哩。”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

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嘎？”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呵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哩。”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勳多说多话。”

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撵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晚，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嘎，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隸，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噪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勳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例乖杀唻！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



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膘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哩。”

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铰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见了小村，也说道：“阿唷，张先生咧！倪只道仔耐勿来个哉，还算耐有良心㗎。”王阿二道：“呸，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小村笑道：“我来仔倒说我无良心，从明朝起勿来哉。”王阿二也笑道：“耐阿敢嘎！”说时，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盘里，点了烟灯，冲了茶碗，仍提铰子下楼自去。

王阿二靠在小村身傍，烧起烟来；见朴斋独自坐着，便说：“榻床浪来躄躄哩。”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装在枪上授与小村，“飕飕飕”的直吸到底。又烧了一口，小村也吸了。至第三口，小村说：“勐吃哉。”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朴斋吸不惯，不到半口，斗门噎住。王阿二接过枪去打了一签，再吸再噎。王阿二“嗤”的一笑。朴斋正自动火，被他一笑，心里越发痒痒的。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替他把火，朴斋趁势捏他手腕。王阿二夺过手，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摔得朴斋又酸，又痛，又爽快。朴斋吸完烟，却偷眼去看小村，见小村闭着眼，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光景。朴斋低声叫：“小村哥。”连叫两声，小村只摇手不答应。王阿二道：“烟迷呀，



随俚去罢。”朴斋便不叫了。

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拿签子来烧烟。朴斋心里热的像炽炭一般，却关碍着小村，不敢动手，只目不转睛的呆看。见他雪白的面孔，漆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越看越爱，越爱越看。王阿二见他如此，笑问：“看啥？”朴斋要说又说不出，也嘻着嘴笑了。王阿二知道是个没有开荤的小伙子，但看那一种腼腆神情，到也惹气，装上烟，把枪头塞到朴斋嘴边，说道：“哪，请耐吃仔罢。”自己起身，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回身见朴斋不吃烟，便问：“阿要用口茶？”把半碗茶授与朴斋。慌的朴斋一骨碌爬起来，双手来接，与王阿二对面一碰，淋淋漓漓泼了一身的茶，几乎砸破茶碗，引得王阿二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连小村都笑醒了，揉揉眼，问：“耐哋笑啥？”王阿二见小村呆呆的出神，更加弯腰拍手，笑个不了。朴斋也跟着笑了一阵。

小村抬身起坐，又打个呵欠，向朴斋说：“倪去罢。”朴斋知道他为这烟不过瘾，要紧回去，只得说“好”。王阿二和小村两个又轻轻说了好些话。小村说毕，一径下楼。朴斋随后要走，王阿二一把拉住朴斋袖子，悄说：“明朝耐一千仔来。”

朴斋点点头，忙跟上小村，一同回至悦来栈，开门点灯。小村还要吃烟过瘾，朴斋先自睡下，在被窝里打算。想小村闲话倒也不错，况且王阿二有情于我，想也是缘分了。只是丢不下陆秀宝，相秀宝毕竟比王阿二标致些，若要兼顾，又恐费用不敷。这个想想，那个想想，想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时，小村吸足了烟，出灰洗手，收拾要睡。朴斋重又披衣坐起，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再睡下去，却不知



不觉睡着了。

睡到早晨六点钟，朴斋已自起身，叫栈使舀水洗脸，想到街上去吃点心，也好趁此白相相。看小村时，正昏昏的好困辰光。因把房门掩上，独自走出宝善街，在石路口长源馆里吃了一碗廿八个钱的闷肉大面。由石路转到四马路，东张西望，大踱而行。正碰着拉垃圾的车子下来，几个工人把长柄铁铲铲了垃圾抛上车去，落下来四面飞洒，溅得远远的。朴斋怕沾染衣裳，待欲回栈，却见前面即是尚仁里，闻得这尚仁里都是长三书寓，便进弄去逛逛。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上写信人姓名。中有一家，石刻门坊，挂的牌子是黑漆金书，写着“卫霞仙书寓”五字。

朴斋站在门前，向内观望，只见娘姨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浆洗衣裳，外场跷着腿，正在客堂里揩拭玻璃各式洋灯。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姐，嘴里不知咕噜些甚么，从里面直跑出大门来，一头撞到朴斋怀里。朴斋正待发作，只听那大姐张口骂道：“撞杀耐呆娘起来，眼睛阿生来呆！”朴斋一听这娇滴滴声音，早把一腔怒气消化净尽，再看他模样俊秀，身材伶俐，倒嘻嘻的笑了。那大姐撇了朴斋，一转身又跑了去。

忽又见一个老婆子，也从里面跑到门前，高声叫“阿巧”，又招手儿说：“勤去哉。”那大姐听了，便撅着嘴，一路咕噜着，慢慢的回来。那老婆子正要进去，见朴斋有些诧异，即立住脚，估量是什么人。朴斋不好意思，方讪讪的走开，仍向北出弄。先前垃圾车子早已过去，遂去华众会楼上泡了一碗茶，一直吃到七八开，将近十二点钟时分，始回栈房。



那时小村也起身了。栈使搬上中饭，大家吃过洗脸，朴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会。小村笑道：“第歇辰光，侬人才困来噪床浪，去做啥？”朴斋无可如何。小村打开烟盘，躺下吸烟。朴斋也躺在自己床上，眼看着帐顶，心里辘辘的转念头，把右手抵住门牙去咬那指甲；一会儿又起来向房里转圈儿，踱来踱去，不知踱了几百圈。见小村刚吸得一口烟，不好便催，哎的一声叹口气，重复躺下。小村暗暗好笑，也不理他。等得小村过了瘾，朴斋已连催四五遍。

小村勉强和朴斋同去，一径至聚秀堂。只见两个外场同娘姨在客堂里一桌碰和，一个忙丢下牌去楼梯边喊一声“客人上来”。朴斋三脚两步，早自上楼，小村跟着到了房里。只见陆秀宝坐在靠窗桌子前，摆着紫檀洋镜台，正梳头哩。杨家姆在背后用篦篦着，一边大姐理那脱下的头发。小村、朴斋就桌子两傍高椅上坐下，秀宝笑问：“阿曾用饭嘎？”小村道：“吃过仔歇哉。”秀宝道：“啥能早嘎？”杨家姆接口道：“俚噪栈房里才实概个。到仔十二点钟末，就要开饭哉；勿像倪堂子里，无拨啥数目，晚得来！”

说时，大姐已点了烟灯，又把水烟筒给朴斋装水烟。秀宝即请小村榻上用烟，小村便去躺下吸起来。外场提水铫子来冲茶，杨家姆绞了手巾。朴斋看秀宝梳好头，脱下蓝洋布衫，穿上件元绉马甲，走过壁间大洋镜前，自己端详一回。忽听得间壁喊“杨家姆，是陆秀林声音。杨家姆答应着，忙收拾起镜台，过那边秀林房里去了。

小村问秀宝道：“庄大少爷阿来里？”秀宝点点头。朴斋听说，便要过去招呼，小村连声喊住。秀宝也拉着朴斋袖子，说：“坐来浪。”朴斋被他一拉，趁势在大床前藤椅上坐



了，秀宝就坐在他膝盖上，与他唧唧说话，朴斋茫然不懂。秀宝重说一遍，朴斋终听不清说的是甚么。秀宝没法，咬牙恨道：“耐个人啊！”说着，想了一想，又拉起朴斋来，说：“耐过来，我搭耐说哩。”两个去横躺在大床上，背着小村，方渐渐说明白了。一会儿，秀宝忽格格笑说：“阿唷，勳哩！”一会儿又极声喊道：“哎哟，杨家姆快点来哩！”接着“哎哟哟”喊个不住。杨家姆从间壁房里跑过来，着实说道：“赵大少爷勳吵哩！”朴斋只得放手。秀宝起身，掠掠鬓脚，杨家姆向枕边拾起一支银丝蝴蝶替他戴上，又道：“赵大少爷阿要会吵，倪秀宝小姐是清倌人哩。”

朴斋只是笑，却向烟榻下手与小村对面歪着，轻轻说道：“秀宝搭我说，要吃台酒。”小村道：“耐阿吃嘎？”朴斋道：“我答应俚哉。”小村冷笑两声，停了半晌，始说道：“秀宝是清倌人哩，耐阿晓得？”秀宝插嘴道：“清倌人末，阿是无拨客人来吃酒个哉？”小村冷笑道：“清倌人只许吃酒勿许吵，倒凶得野噪！”秀宝道：“张大少爷，倪娘姨噪说差句把闲话，阿有啥要紧嘎？耐是赵大少爷朋友末，倪也望耐照应照应，阿有啥撺掇赵大少爷来扳倪个差头？耐做大少爷也犯勿着碗。”杨家姆也说道：“我说赵大少爷勳吵，也勿曾说差啥闲话碗。倪要是说差仔，得罪仔赵大少爷，赵大少爷自家也蛮会说噪，阿要啥撺掇嘎？”秀宝道：“幸亏倪赵大少爷是明白人，要听仔朋友噪闲话，也好煞哉。”

一语未了忽听得楼下喊道：“杨家姆，洪大少爷上来。”秀宝方住了嘴。杨家姆忙迎出去，朴斋也起身等候。不料随后一路脚声，却至间壁候庄荔甫去了。

第二回终。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崑翻首座

按：不多时，洪善卿与庄荔甫都过这边陆秀宝房里来，张小村，赵朴斋忙招呼让坐。朴斋暗暗教小村替他说请吃酒。小村微微冷笑，尚未说出。陆透宝看出朴斋意思，钱说道：“吃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说嘎？赵大少爷请耐啲两位用酒，说一声末是哉。”朴斋只得跟着也说了。庄荔甫笑说：“应得奉陪。”洪善卿沉吟道：“阿就是四家头？”朴斋道：“四家头忒少。”随问张小村道：“耐晓得吴松桥来啲陆里？”小村道：“俚来啲义大洋行里，耐陆里请得着嘎？要我搭耐自家去寻啲。”朴斋道：“价末费神耐替我跑一埭，阿好？”

小村答应了。朴斋又央洪善卿代请两位。庄荔甫道：“去请仔陈小云罢。”洪善卿道：“晚歇我随便碰着啥人，就搭俚一淘来末哉。”说了，便站起来道：“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朴斋重又恳托。陆秀宝送洪善卿走出房间。庄荔甫随后追上，叫住善卿道：“耐碰着仔陈小云，搭我问声看，黎篆鸿搭物事阿曾拿得去。”



洪善卿答应下楼，一直出了西棋盘街，恰有一把东洋车拉过。善卿坐上，拉至四马路西荟芳里停下，随意给了些钱，便向弄口沈小红书寓进去，在天井里喊“阿珠”。一个娘姨从楼窗口探出头来，见了道：“洪老爷，上来哩。”善卿问：“王老爷阿来里？”阿珠道：“勿曾来。有三四日勿来哉。阿晓得来噪陆里？”善卿道：“我也好几日勿曾碰着。先生呢？”阿珠道：“先生坐马车去哉。楼浪来坐歇哩。”善卿已自转身出门，随口答道：“勤哉。”阿珠又叫道：“碰着王老爷末，同俚一淘来。”

善卿一面应，一面走，由同安里穿出三马路，至公阳里周双珠家。直走过客堂，只有一个相帮的喊声“洪老爷来”，楼上也不见答应。善卿上去，静悄悄的，自己掀帘进房看时，竟没有一个人。善卿向榻床坐下，随后周双珠从对过房里款步而来，手里还拿着一根水烟筒，见了善卿，微笑问道：“耐昨夜头保合楼出来，到仔陆里去？”善卿道：“我就转去哉碗。”双珠道：“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会去，教娘姨噪等仔一歇噪，耐末倒转去哉。”善卿笑说：“对勿住。”双珠也笑着，坐要榻床前杌子上，装好一口水烟，给善卿吸。善卿伸手要接，双珠道：“勤哩，我装耐吃。”把水烟筒嘴凑到嘴边，善卿一口气吸了。

忽然大门口一阵嚷骂之声，蜂拥至客堂里，劈劈拍拍打架起来。善卿失惊道：“做啥？”双珠道：“呸是阿金噪哉哩，成日成夜吵勿清爽。阿德保也勿好。”善卿便去楼窗口望下张看。只见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辫子要拉，却拉不动，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髻髻，只一揪，直揪下去。阿金伏倒在地，挣不起来，还气呼呼的嚷道：“耐打我啊！”阿德保也



不则声，屈一只腿压在他背上，提起拳来，擂鼓似的从肩膀直敲到屁股，敲得阿金杀猪也似叫起来。双珠听不过，向窗口喊道：“耐睬算啥夏，阿要面孔！”楼下众人也齐声喊住，阿德保方才放手。双珠挽着善卿臂膊板转身来，笑道：“勑去看俚睬哩。”将水烟筒授与善卿自吸。

须臾，阿金上楼，撅着嘴，哭得满面泪痕。双珠道：“成日成夜吵勿清爽，也勿管啥客人来睬勿来睬。”阿金道：“俚拿我皮袄去当脱仔了，还要打我。”说着又哭了。双珠道：“阿有啥说嘎，耐自家见乖点，也吃勿着眼前亏哉碗。”阿金没得说，取茶碗，撮茶叶；自去客堂里坐着哭。

接着阿德保提水铰子进房，双珠道：“耐为啥打俚嘎？”阿德保笑道：“三先生阿有啥勿晓得？”双珠道：“俚说耐当脱仔俚皮袄，阿有价事嘎？”阿德保冷笑两声，道：“三先生耐问声俚看，前日仔收得来会钱，到仔陆里去哉哩？我说送阿大去学生意，也要五六块洋钱睬，教俚拿会钱来，俚拿勿出哉呀；难末拿仔件皮袄去当四块半洋钱。想想阿要气煞人！”双珠道：“会钱末也是俚赚得来洋钱去合个会，耐倒勿许俚用。”阿德保笑道：“三先生也蛮明白睬。俚真真用脱仔倒罢哉，耐看俚阿有啥用场嘎？杳来睬黄浦里末也听见仔点响声，俚是一点点响声也无拨碗。”双珠微笑不语。阿德保冲了茶，又随手绞了把手巾，然后下去。

善卿挨近双珠，悄问道：“阿金有几花姘头嘎？”双珠忙摇手道：“耐勑去多说多话。耐末算说白相，拨来阿德保听见仔要吵煞哉！”善卿道：“耐还搭俚瞒啥？我也晓得点来里。”双珠大声道：“瞎说哉哩！坐下来，我搭耐说句闲话。”善卿仍退下归来。双珠道：“倪无姆阿曾搭耐说起歇啥？”善



卿低头一想，道：“阿是要买个讨人？”双珠点头道：“说好哉呀，五百块洋钱啵。”善卿道：“人阿缥缈嘎？”双珠道：“就要来快哉。我是勿曾看见，想来比双宝缥缈点啵。”善卿道：“房间铺来啵陆里呢？”双珠道：“就是对过房间。双宝未搬仔下头去。”善卿叹道：“双宝心里是也巴勿得要，就吃亏仔老实点，做勿来生意。”双珠道：“倪无姆为仔双宝，也豁脱仔几花洋钱哉。”善卿道：“耐原照应点俚，劝劝耐无姆看过点，寒过做好事。”正说时，只听得一路大脚声音，直跑到客堂里，连说：“来哉，来哉！”善卿忙又向楼窗口去看，乃是大姐巧囡跑得喘吁吁的。

善卿知道那新买的讨人来了，和双珠爬在窗槛上等候。只见双珠的亲生娘周兰亲自搀着一个清倌人进门，巧囡前走，径上楼来。周兰直拉到善卿面前，问道：“洪老爷，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善卿故意上前去打个照面。巧囡教他叫洪老爷，他便含糊叫了一声，却羞得别转脸去，彻耳通红。善卿见那一种风韵可怜可爱，正色说道：“出色哉！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周兰笑道：“谢谢耐金口。只要俚巴结点，也像仔俚啵姊妹三家头末，好哉。”口里说，手指著双珠。善卿回头向双珠一笑。双珠道：“阿姐是才嫁仔人了，好哉。单剩我一干仔，无啥人来讨得去，要耐养到老死啵，啥好嘎！”周兰呵呵笑道：“耐有洪老爷来里啵。耐嫁仔洪老爷，比双福要加倍好啵。洪老爷阿是？”

善卿只是笑。周兰又道：“洪老爷先搭倪起个名字，等俚会做仔生意末，双珠就拨仔耐罢。”善卿道：“名字叫周双玉，阿好？”双珠道：“阿有啥好听点个嘎？原是‘双’啥‘双’啥，阿要讨人厌！”周兰道：“周双玉无啥；把势里要



名气响末好。叫仔周双玉，上海滩浪随便啥人，看见牌子就晓得是周双珠噪个妹子哉咯，终比仔新鲜名字好点噪。”巧因在傍笑道：“倒有点像大先生个名字。周双福，周双玉，阿是听仔差勿多？”双珠笑道：“耐末晓得啥差勿多。阳台浪晾来噪一块手帕子搭我拿得来。”

巧因去后，周兰挈过双玉，和他到对过房里去。善卿见天色晚将下去，也要走了。双珠道：“耐啥要紧哩？”善卿道：“我要寻个朋友去。”双珠起身，待送不送的，只嘱咐道：“耐晚歇要转去末，先来一埭，甯忘记。”

善卿答应出房。那时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里，想是别处去了。善卿至楼门口，隐隐听见亭子间有饮泣之声。从帘子缝里一张，也不是阿金，竟是周兰的讨人周双宝，淌眼抹泪，面壁而坐。善卿要安慰他，跨进亭子，搭讪问道：“一千子来里做啥？”那周双宝见是善卿，忙起身陪笑，叫一声“洪老爷”，低头不语。善卿又问道：“阿是耐要搬到下头去哉？”双宝只点点头。善卿道：“下头房间倒比仔楼浪要便当多花噪。”双宝手弄衣襟，仍是不语。善卿不好深谈，但道：“耐闲仔点，原到楼浪来阿姐搭多坐歇，说说闲话也无啥。”双宝方微微答应。善卿乃退出下楼，双宝倒送至楼梯边而回。

善卿出了公阳里，往东转至南昼锦里中祥发昌宋票店，只见管帐胡竹山正站在门首观望。善卿上前厮见。胡竹山忙请进里面。善卿也不归坐，问：“小云阿来里？”胡竹山道：“勿多歇朱蕩人来，同仔俚一淘出去哉，看光景是吃局。”善卿即改邀胡竹山，道：“价末倪也吃局去。”胡竹山连连推辞。善卿不由分说，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盘街来。



到了聚秀堂陆秀宝房里，见赵朴斋、张小村都在，还有一客，约摸是吴松桥，询问不错。胡竹山都不认识，各通姓名，然后就坐，大家随意闲谈。

等至上灯以后，独有庄荔甫未到。问陆秀林，说是往抛球场买物事去的。外场罩圆台，排高椅，把挂的湘竹绢片方灯都点上了。赵朴斋已等得不耐烦，便满房间大踱起来，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一。张小村与吴松桥两个向榻床左右对面躺著，也不吸烟，却悄悄的说些秘密事务。陆秀林、陆秀宝姊妹并坐在大床上，指点众人背地说笑。胡竹山没甚说的，仰著脸看壁间单条对联。

洪善卿叫杨家姆拿笔砚来开局票，先写了陆秀林、周双珠二人。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宝，也写了。再问吴松桥、张小村叫啥人。松桥说叫孙素兰，住兆贵里。小村说叫马桂生，住庆云里。赵朴斋在旁看著写毕，忽想起，向张小村道：“倪再去叫个王阿二来，倒有白相个哋。”被小村著实瞪了一眼，朴斋后悔不迭。吴松桥只道朴斋要叫局，也拦道：“耐自家吃酒，也勸叫啥局哉。”朴斋要说不是叫局，却顿住嘴说不下去。恰好楼下外场喊声：“庄大少爷上来。”陆秀林听了急奔出去，朴斋也借势走开去迎庄荔甫。

荔甫进房，见过众人，就和陆秀林过间壁房间里去。洪善卿叫“起手巾”，杨家姆应著，随把局票带下去。及至外场绞上手巾，庄荔甫也已过来，大家都揩了面。于是赵朴斋高举酒壶，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竹山吃一大惊，极力推却。洪善卿说著，也不依。赵朴斋没法，便将就请吴松桥坐了，竹山次位，其余略让一让，即已坐定。

陆秀宝上前筛了一巡酒，朴斋举杯让客，大家道谢而



饮。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鱼翅，赵朴斋待要奉敬，大家拦说：“勦客气，随意好。”朴斋从直遵命，只说得一声“请”。鱼翅以后，方是小碗。陆秀林已换了出局衣裳过来，杨家姆报说：“上先生哉。”秀林、秀宝也并没有唱大曲，只有两个乌师坐在帘子外吹弹了一套。

及至乌师下去，叫的局也陆续到了。张小村叫的马桂生，也是个不会唱的。孙素兰一到，即问袁三宝：“阿曾唱？”袁三宝的娘姨会意，回说：“耐噪先唱末哉。”孙素兰和准琵琶，唱一支开片，一段京调。庄荔甫先鼓起兴致，叫拿大杯来摆庄。杨家姆去间壁房里取过三只鸡缸杯，列在荔甫面前。荔甫说：“我先摆十杯。”吴松桥听说，揎袖攘臂，和荔甫豁起拳来。孙素兰唱毕，即替吴松桥代酒，代了两杯，又要存两杯，说：“倪要转局去，对勿住。”

孙素兰去后，周双珠方姗姗其来。洪善卿见阿金两只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便接过水烟筒来自吸，不要他装。阿金背转身去立在一边。周双珠揭开豆蔻盒子盖，取出一张请客票头授与洪善卿。善卿接来看时，是朱蔼人的，请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叙。后面另是一行小字，写道：“再有要事面商，见字速驾为幸。”这行却加上密密的圈子。善卿猜不出是什么事，问周双珠道：“送票头来是啥辰光？”双珠道：“来有一歇战，阿去嘎？”善卿道：“勿晓得啥事体，实概要紧。”双珠道：“阿要教相帮噪去问声看？”善卿点点头。双珠叫过阿金道：“耐去喊俚噪到尚仁里林素芬搭台面浪看看，阿曾散。问朱老爷阿有啥事体，无要紧末，说洪老爷谢谢勿来战。”

阿金下楼与轿班说去。庄荔甫伸手要票头来看了，道：



“阿是蔼人写个嘎？”善卿道：“为此勿懂晚。票头末是罗子富个笔迹，到底是啥人有事体哩。”荔甫道：“罗子富做啥生意嘎？”善卿道：“俚是山东人，江苏候补知县，有差使来里上海。昨日夜头保合楼厅浪阿看见个胖子？就是俚。”赵朴斋方知那个胖子叫罗子富，记在肚里。只见庄荔甫又向善卿道：“耐要先去末，先打两杯庄。”善卿伸拳豁了五杯，正值那轿班回来，说道：“台面是要散快哉，说请洪老爷带局过去，等来噪。”善卿乃告罪先行。赵朴斋不敢强留，送至房门口。外场赶忙绞上手巾，善卿略揩一把，然后出门，款步转至宝善街，径往尚仁里来。

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门首，见周双珠的轿子倒已先在等候，便与周双珠一同上楼进房。只见觥筹交错，履舄纵横，已是酒阑灯炮时候。台面上只有四位，除罗子富、陈小云外，还有个汤啸庵，是朱蔼人得力朋友。这三位都与洪善卿时常聚首的。只一位不认识，是个清瘦面庞、长跳身材的后生。及至叙谈起来，才知道姓葛，号仲英，乃苏州有名贵公子。洪善卿重复拱手致敬道：“一向渴慕，幸会，幸会！”罗子富听说，即移过一鸡缸杯酒来授与善卿，道：“请耐喝一杯湿湿喉咙，勑害仔耐渴慕得要死。”善卿只是讪笑，接来放在桌上，随意向空箸的高椅坐了。周双珠坐在背后，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箸奉上。林素芬亲自筛了一杯酒，罗子富偏要善卿吃那一鸡缸杯。善卿笑道：“耐噪吃也吃完哉，还请我来吃啥酒！耐要请我吃酒末，也摆一台起来。”罗子富一听，直跳起来道：“价末勑耐吃哉，倪去罢。”

第三回终。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按：汤啸庵拉罗子富坐下，说道：“耐啥要紧哩？我说末，耐先教月琴先生打发个娘姨转去，摆起台面来。善卿坎坎来，也让俚摆个庄，等蒿人转来仔一淘过去，俚噪也舒齐哉，阿是嘎？耐第歇去也不过等来噪，做啥呢？”罗子富连说“勿差”。子富叫的两个信人，一个是老相好蒋月琴，便令娘姨转去：“看俚噪台面摆好仔末再来。”

洪善卿四面一看，果然不见朱蒿人，只有林素芬和汤啸庵应酬台面。还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是汤啸庵叫的本堂局，也帮着张罗。洪善卿诧异，问道：“蒿人是主人嘛，陆里去哉哩？”汤啸庵道：“黎篆鸿说句闲话，教俚去一埭，要转来快哉。”洪善卿道：“说起黎篆鸿，倒想着哉。”即向陈小云道：“荔甫要问耐，一篇帐阿曾拿到黎篆鸿搭去？”陈小云道：“我托蒿人拿得去哉。我看价钱开得忒大仔点。”洪善卿道：“阿晓得第号物事陆里来个嘎？”陈小云道：“说是广东人家，细底也勿清爽。”罗子富向洪善卿道：“我也要问



耐，耐阿是做仔包打听哉？双珠先生有个广东客人，勿晓得俚细底，耐阿曾搭俚打听歇？”大家呵呵一笑。洪善卿也笑了。周双珠道：“倪陆里有啥广东客人嘎，耐倒搭倪拉个广东客人来做做哉碗。”

罗子富正要回言，洪善卿拦住道：“麴瞎说哉。我摆十杯庄，耐来打。”罗子富挽起袖子，与洪善卿豁拳，一交手便输了。罗子富道：“豁仔一淘吃。”接连割了五拳，竟输了五拳。蒋月琴代了一杯。那一个新做的信人叫黄翠凤，也伸手来接酒。洪善卿道：“怪勿得耐要豁拳，有几花人搭耐代酒噪。”罗子富道：“大家勿许代，我自家吃。”洪善卿拍手的笑。陈小云说：“代代罢。”汤啸庵帮他筛酒，取一杯授与黄翠凤吃。黄翠凤知道罗子富要翻台到蒋月琴家去，因说道：“倪去哉，阿要存两杯？”罗子富摇头道：“麴存哉。”黄翠凤乃先走了。

汤啸庵劝罗子富停歇再豁，却教陈小云先与洪善卿交手，也豁上五拳。接著汤啸庵自己都豁过了，单剩下葛仲英一个。

那葛仲英正扭转身，和信人吴雪香两个唧唧啾啾的咬耳朵说话，连半日洪善卿如何摆庄都没有理会。及至汤啸庵叫他豁拳，葛仲英方回头问：“做啥？”罗子富道：“晓得耐噪是恩相好，台面浪也推扳点末哉。”阿是要做出来拨倪看看？”吴雪香把手帕子望罗子富面上甩来，说道：“耐末总无拨一句好闲话说出来！”

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请教豁拳。”葛仲英只豁得两拳，吃过酒，仍和吴雪香去说话。罗子富已耐不得，伸拳与洪善卿重又豁起，这番却是赢的。洪善卿十杯庄消去几杯，



罗子富想打完这庄，偏不巧又输了。忽听得楼下外场喊说“朱老爷上来”。陈小云忙阻止罗子富道：“让葛人来豁仔一拳，收令罢。”罗子富听说有理，便不再豁。朱葛人匆匆归席，连说：“失陪，得罪。”又问：“啥人来里摆庄？”

洪善卿且不豁拳，却反问朱葛人道：“耐有啥要紧事体搭我商量？”朱葛人茫然不知，说：“我无啥事体碗。”罗子富不禁笑道：“请耐吃花酒，倒勿是要紧事体？”洪善卿也笑道：“我就晓得是耐来睬捏忙。”罗子富道：“就算是我捏忙，快点豁仔拳了去。”朱葛人道：“只剩仔一拳，也勔战。我来每位敬一杯。”大家说：“遵命。”

朱葛人取齐六只鸡缸杯，都筛上酒，一齐干讠，离席散坐。外场七手八脚绞了手巾，那蒋月琴的娘姨早来回话过了，当下又上前催请一遍。葛仲英、罗子富、朱葛人各有轿子，陈小云自坐包车，一起偕人随着客轿，带局过去。惟汤啸庵与洪善卿步行，乃约同了先走一步。

二人离了林素芬家，来到尚仁里弄口，有一人正要进弄，见了忙侧身垂手，叫声“洪老爷”。洪善卿认得是王莲生的管家，名叫来安的，便问他：“老爷呢？”来安道：“倪老爷来睬祥春里，请洪老爷过去说句闲话。”洪善卿道：“祥春里啥人家嘎？”来安道：“叫张蕙贞。倪老爷也坎坎做起，有勿多两日。”洪善卿听了，即转向汤啸庵说：“我去一埭就来。蒋月琴搭请俚先坐罢。”汤啸庵叮嘱快点，自去了。

洪善卿随着来安，径至祥春里，弄内黑魆魆的，摸过二三家，推开两扇大门进去。来安喊说：“洪老爷来里！”楼上接应了，不见动静。来安又问：“拿只洋灯下来哩！”楼上连说：“来哉！”又等好一会，方见一个老娘姨，手提马口铁



回光壁灯，迎下楼来，说：“请洪老爷楼浪去哩。”

善卿见楼下客堂里七横八竖的堆着许多红木桌椅，像要搬场光景。上楼看时，当中挂一盏保险灯，映着四壁，像月洞一般，却空落落的没有一些东西，只剩下一张跋步床，一只梳妆台，连帘帐、灯镜诸件都收拾干净了。王莲生坐在梳妆台前，正摆着四个小碗吃便夜饭。旁边一个馆人陪他同吃，想来便是张蕙贞。

善卿到了房里，即笑说道：“耐倒一干仔来里寻开心。”莲生起身招呼，觉善卿脸上有酒意，问：“阿是来啖吃酒？”善卿道：“吃仔两台哉。俚啖请仔耐好几埭啖，故歇罗子富翻到仔蒋月琴搭去哉，耐阿高兴一淘去？”莲生微笑摇头。善卿随意向床上坐下，张蕙贞亲自送过一支水烟筒来。善卿接了，忙说：“勦客气，耐请用饭哩。”蕙贞笑道：“倪吃好哉呀。”

善卿见张蕙贞满面和气，蔼然可亲，约摸是么二住家，问他：“阿是要调头？”蕙贞点头应“是”。善卿道：“调来啖陆里？”蕙贞说：“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来啖吴雪香啖对门。”善卿道：“包房间呢？做伙计？”蕙贞道：“倪是包房间，三十块洋钱一月啖。”善卿道：“有限得势。单是王老爷一干仔末，一节做下来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钱啖，阿怕啥开消勿出？”

说着，王莲生已吃毕饭，揩面漱口。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鸦片烟盘，问蕙贞：“摆陆里嘎？”蕙贞道：“生来摆来啖床浪哉碗，阿要摆到地浪去？”老娘姨唏唏呵呵的端到床上，说道：“拨来洪老爷看仔，阿要笑煞嘎。”蕙贞道：“耐收捉仔下头去罢，勦多说多话哉。”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



楼。

蕙贞乃请莲生吃烟。莲生去床上与善卿对面躺下，然后说道：“我请耐来，要买两样物事：一只大理石红木榻床，一堂湘妃竹翎毛灯片。耐明朝就搭我买得来最好。”善卿道：“送到陆里嘎？”莲生道：“就送到大脚姚家去，来噪楼浪西面房间里。”

善卿听说，看看蕙贞，嘻嘻的笑道：“耐教别人去搭耐买仔罢，我勿来买。拨来沈小红晓得仔，吃俚两记耳光哉哩！”莲生笑而不言。蕙贞道：“洪老爷，耐啥见仔沈小红也怕个嘎？”善卿道：“啥勿怕！耐问声王老爷看，凶得来！”蕙贞道：“洪老爷，谢谢耐，看王老爷面浪照应点倪。”善卿道：“耐拿啥物事来谢我哩。”蕙贞道：“请耐吃酒阿好？”善卿道：“啥人要吃耐台把啥酒嘎！阿是我勿曾吃歇，稀奇煞仔？”蕙贞道：“价末谢耐啥哩？”善卿道：“耐要请我吃酒末，倒是请我吃点心罢。耐末也使得势，勐去难为啥洋钱哉，阿是？”蕙贞嗤的笑道：“耐噪才勿是好人。”善卿呵呵一笑，站起来道：“还有啥闲话未说，倪要去哉。”莲生道：“无啥哉，后日请耐吃酒。耐看见子富噪，先搭我说一声，明朝送条子去。”善卿一面答应，一面下楼，仍至四马路东公和里蒋月琴家吃酒去了。

蕙贞见善卿已去，才上床来歪在莲生身上，给他烧烟。莲生接连吸了七八口，渐渐合拢眼睛，似乎睡去。蕙贞低声叫道：“王老爷安置罢。”莲生点点头。于是端过烟盘，收拾共睡。

次日一点钟辰光，两人始起身洗脸。老娘姨搬上稀饭来吃了些，蕙贞就在梳装台前梳头。老娘姨仍把烟盘摆在床



上。莲生自去吸起烟来，心想沈小红家须得先去撒个谎，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才好。盘算一回，打定主意，便取马褂着要走。惠贞忙问：“陆里去？”莲生道：“我到沈小红搭去一埭。”惠贞道：“价未吃仔饭子去哩。”莲生道：“勳吃哉。”惠贞又问：“晚歇阿来嘎？”莲生想了想，说道：“耐明朝啥辰光到东合光去？”惠贞道：“倪一早就过去哉。”莲生道：“我明朝一点钟到东合兴来。”惠贞道：“耐有工夫未晚歇来一埭。”

莲生应诺，趑下楼来；来安跟了，出祥春里，向东至西荟芳里弄口，令来安回公馆去打轿子来，自己即转弯进岸。娘姨阿珠先已望见，喊道：“阿唷，王老爷来哉！”赶忙迎出天井里，一把拉住袖子；进去又喊道：“先生，王老爷来哉。”拉到楼梯边，方放了手。

莲生款步上楼。沈小红也出房相迎，似笑不笑的说道：“王老爷，耐倒好意思……”说得半句，便噎住了。莲生见他一副凄凉面孔，着实有些不过意，嘻着嘴进房坐下。沈小红也跟进来，挨在身旁，挽着莲生的手，问道：“我要问耐，耐三日来噪陆里？”莲生道：“我来里城里，为仔个朋友做生日，去吃仔三目天酒。”小红冷笑道：“耐只好去骗骗小干作！”阿珠绞上手巾，揩了。小红又问道：“耐来噪城里末，夜头阿转来嘎？”莲生道：“夜头末就住来噪朋友搭战碗。”小红道：“耐个朋友倒开仔堂子哉！”莲生不禁笑了。小红也笑道：“阿珠，耐噪听听俚闲话！我前日仔教阿金大到耐公馆里来看耐，说轿子未来噪，人是出去哉。耐两只脚倒燥来噪碗，一直走到仔城里。阿是坐仔马车打城头浪跳进去个嘎？”阿珠呵呵笑道：“王老爷难也有点勿老实哉！陆里去想



得来好主意，说来啖城里。”小红道：“瞒倒瞒得紧啖，连朋友啖寻仔好几埭也寻勿着。”阿珠道：“王老爷，耐也老相好哉，耐就说仔要去做啥人也无啥啖，阿怕倪先生勿许耐嘎？”小红道：“耐去做啥人也勿关倪事。耐定规要瞒仔倪了去做，倒好像是倪吃醋，勿许耐去，阿要气煞人！”

莲生见他们一递一句，插不下嘴去，只看着讪笑。及至阿珠事毕下楼，莲生方向小红说道：“耐麇去听啥别人个闲话。我搭耐也三四年哉。我个脾气，耐阿有啥勿晓得？我就是要去做法人末，搭耐说明白仔再做末哉啖，瞒耐做啥？”小红道：“我也勿晓得耐啖。耐自家去想想看：耐一直下来，东去叫个局，西去叫个局，我阿曾说歇啥一句闲话嘎？耐第歇倒要瞒我哉，故末为啥呢？”莲生道：“我是无价事，勿是要瞒耐。”小红道：“我到猜着耐个意思来里：耐也勿是要瞒我，耐是有心来啖要跳槽哉，阿是？我倒要看耐跳跳看！”

莲生一听，沉下脸，别转头，冷笑道：“我不过三日天勿曾来，耐就说是跳槽。从前我搭耐说个闲话，阿是耐忘记脱哉？”小红道：“正要耐说啖。耐勿忘记末，耐说哩，三日天来啖陆里？做个啥人？耐说出来，我勿搭耐吵末哉。”莲生道：“耐教我说啥哩？我说来里城里，耐勿信。”小红道：“耐倒还要拨当水我上，我打听仔了再问耐。”莲生道：“故末蛮好。第歇耐来啖气头浪，搭耐也无处去说；隔两日等耐快活仔点，我再搭耐说个明白末哉。”

小红鼻子里哼了一声，半日不言语。莲生央告道：“倪去吃筒烟去哩。”小红仍拉着手，同至榻床前。莲生脱去马褂，躺下吸烟。小红却呆呆的坐在下手。莲生要想些闲话来说，又没甚说的。



忽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跑进房来，却是大姐阿金大。一见莲生，说道：“王老爷，我末到耐公馆里请耐，耐倒先来里哉。”又道：“王老爷为啥几日勿来，阿是动气哉？”莲生不答。小红嗔道：“动啥气嘎！打两记耳光哉哩，动气！”阿金大道：“王老爷，耐勿来仔末，倪先生气得来，害倪一逮一逮来请耐。难漂勳实概，阿晓得！”说着，移过一碗茶来。放在烟盘里，随把马褂去挂在衣架上，要去。

莲生见小红呆呆的，乃说道：“倪去弄点点心来吃，阿好？”小红道：“耐要吃啥，说末哉。”莲生道：“耐也吃点，倪一淘吃；耐勳吃末，也勳去弄哉。”小红道：“价末耐说哩。”莲生想小红喜吃的是虾仁炒面，即说了。小红叫住阿金大，叫他喊下去，到聚丰园去叫。须臾送来，莲生要小红同吃。小红攒眉道：“勿晓得为啥，厌酸得来，吃勿落。”莲生道：“价末多少吃点。”小红没法，用小碟检几根来吃了，放下。莲生也吃不多几筷，即中收下去。

阿珠绞手巾来，回说：“耐管家打轿子来里。”莲生问：“阿有啥事体？”阿珠望楼窗口叫：“来二爷。”来安听唤，立即上楼见莲生，呈上一封请帖。莲生开看，是葛仲英当晚请至吴雪香家吃酒的，随手撩下。来安仍退下去了。

莲生仍去榻床吸烟，忽又想起一件事来，叫阿珠要马褂来着。阿珠便去衣架上取下，小红喝住道：“倒要紧噪碗，耐想陆里去？”阿珠忙丢个眼色与小红，道：“让俚吃酒去罢。”小红才不说了。适被莲生抬头看见，心想阿珠做什么鬼戏，难道张蕙贞的事被他们打听明白了不成？莲生一面想，一面阿珠把马褂替莲生披上，口里道：“难末就来叫，勳去叫啥别人哉。”小红道：“搭俚说啥嘎！俚要叫啥人，等



俚去叫末哉碗。”莲生着好马褂，挽着小红的手，笑道：“耐送送我哩。”小红使劲的一撒手，反在靠壁高椅上坐下了。莲生也挨在身傍，轻轻说了好些知己话。小红低着头剔理指甲，只是不理；好一会，方说道：“耐个心勿晓得那价生来噪，变得来！”莲生道：“为啥说我变心？”小红道：“问耐自家碗。”莲生还紧着要问，小红叉起两手把莲生推开，道：“去罢，去罢！看仔耐倒惹气。”莲生乃佯笑而去。

第四回终。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瞞旧好

按：当下上灯时候，王莲生下楼上轿，抬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来安通报：娘姨打起帘子，迎到房里。只有朱蒿人和葛仲英并坐闲谈；王莲生进去，彼此拱手就坐。莲生叫来安来吩咐道：“耐到对过姚家去看看，楼浪房间里物事阿曾齐。”

来安去后，葛仲英因问道：“我今朝看见耐条子，我想，东合兴无拨啥张蕙贞咧。后来相帮噪说，明朝有个张蕙贞调到对过来，阿是嘎？”朱蒿人道：“张蕙贞名字也勿曾见过歇，耐到陆里去寻出来个嘎？”莲生微笑道：“谢谢耐噪，晚歇沈小红来，麴说起，阿好？”朱蒿人、葛仲英听了皆大笑。

一时，来安回来禀说：“房间里才舒齐噪哉。四盏灯搭一只榻床，说是勿多歇送得去，榻床末排好，灯末也挂起来哉。”莲生又吩咐道：“耐再到祥春里去告诉俚噪。”来安答应，退出客堂，交代两个轿班道：“耐噪麴走开。要走末，等我转来仔了去。”说毕出门，行至东合兴里弄口，黑暗里



闪过一个人影子，挽住来安臂膊。来安看是朱蒿人的管家，名叫张寿，乃嗔道：“做啥嘎，吓我价一跳！”张寿问：“到陆里去？”来安搀着他说：“搭耐一淘去白相歇。”

于是两人勾肩搭背，同至祥春里张蕙贞家，向老娘姨说了，叫他传话上去。张蕙贞又开出楼窗来，问来安道：“王老爷阿来嘎？”来安道：“老爷来啲吃酒，勿见得来哉哩。”蕙贞道：“吃酒叫啥人？”来安道：“勿晓得。”蕙贞道：“阿是叫沈小红？”来安道：“也勿晓得嘛。”蕙贞笑道：“耐末算帮耐啲老爷，勿叫沈小红叫啥人嘎？”来安更不答话，同张寿出了祥春里，商量“到陆里去白相”。张寿道：“就不过兰芳里哉哩。”来安说：“忒远。”张寿道：“勿是末潘三搭去，看看徐茂荣阿来啲。”来安道：“好。”

两人转至居安里，摸到潘三家门首，先在门缝里张一张，举手推时，却是拴着的。张寿敲了两下，不见答应。又连敲了几下，方有娘姨在内问道：“啥人来啲碰门嘎？”来安接嘴道：“是我。”娘姨道：“小姐出去哉，对勿住。”来安道：“耐开门哩。”等了好一会，里面静悄悄的不见开门。张寿性起，拐起脚来把门“彭彭彭”踢的怪响，嘴里便骂起来。娘姨才慌道：“来哉，来哉！”开门见了，道：“张大爷、来大爷来哉，我道是啥人。”来安问：“徐大爷阿来里？”娘姨道：“勿曾来嘛。”张寿见厢房内有些火光，三脚两步，直闯到房间里，来安也跟进去。只见一人从大床帐子里钻出来，拍手跺脚的大笑。看时，正是徐茂荣。张寿、来安齐说道：“倪倒来惊动仔耐哉嘛，阿要对勿住嘎！”娘姨在后面也呵呵笑道：“我只道徐大爷去个哉，倒来啲床浪。”

徐茂荣点了榻床烟灯，叫张寿吸烟。张寿叫来安去吸，



自己却撩开大床帐子，直爬上去。只听得床上扭做一团，又大声喊道：“啥嘎，吵勿清爽！”娘姨忙上前劝道：“张大爷，勐哩。”张寿不肯放手，徐茂荣过去一把拉起张寿来，道：“耐末一泡子吵去看光景，阿有点清头嘎！”张寿抹脸羞他道：“耐算帮耐噪相好哉，阿是耐个相好嘎？哪，面孔！”

那野鸡潘三披着棉袄下床。张寿还笑嘻嘻眯着他做景致。潘三沉下脸来，白瞪着眼，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张寿把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我吓得来！”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勐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说到“倪”字，却顿住嘴，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潘三发极道：“徐大爷耐听哩，耐噪好朋友说个啥闲话嘎！”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种种是倪勿好，叨光耐搭倪包荒点，好阿哥！”张寿道：“耐叫饶仔也罢哉，勿然我要问声俚看，大家是朋友，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噪？”潘三接嘴道：“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噪，倪是巴结勿上碗，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碗。”张寿向来安道：“耐听哩，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徐大爷个魂灵也拨俚叫仔去哉。”来安道：“倪勐听，阿有啥人来叫声倪嘎。”潘三笑道：“来大爷未算得是好朋友哉，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噪。”张寿道：“耐要是说起朋友来……”刚说得一句，被徐茂荣大喝一声，剪住了道：“耐再要说出啥来末，两记耳光！”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末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起袖子，赶去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

张寿拔去门闩，直奔到弄东转弯处，不料黑暗中有人走来，劈头一撞。那人说：“做啥，做啥？”声音很觉厮熟。徐



茂荣上前问道：“阿是长哥嘅？”那人答应了。徐茂荣遂拉了那人的手，转身回去；又招呼张寿道：“进来罢，饶仔耐罢。”

张寿放轻脚步，随后进门，仍把门闭了，先向帘下去张看那人，原来是陈小云的管家，名叫长福。张寿忙进去问他：“阿是散仔台面哉？”长福道：“陆里就散？局票坎坎发下去。”张寿想了想，叫：“来哥，倪先去罢。”徐茂荣道：“倪一淘去哉。”说着，即一哄而去，潘三送也送不及。

四人同离了居安里，往东至石路口。张寿不知就里，只望前走。徐茂荣一把拉住，叫他朝南。张寿向来安道：“倪勿去哉哩。”徐茂荣从背后一推，说道：“耐勿去？耐强强看！”张寿几乎打跌，只得一同过了郑家木桥。

走到新街中，只见街傍一个娘姨，抢过来叫声“长大爷”，拉了长福袖子，口里说着话，脚下仍走着路，引到一处，推开一扇半截门阑进去。里面只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子，靠壁而坐。桌子上放着一盏暗昏昏的油灯。娘姨赶着叫郭孝婆，问：“烟盘来啲陆里？”郭孝婆道：“原来里床浪碗。”

娘姨忙取个纸吹，到后半间去，向壁间点着了马口铁回光镜玻璃罩壁灯，集得高高的，请四人房里来坐，又去点起烟灯来。长福道：“鸦片烟倪勦吃，耐去叫王阿二来。”娘姨答应去了。那郭孝婆也颠头簸脑，摸索到房里，手里拿着根洋铜水烟筒，说：“陆里一位用烟？”长福一手接来，说声“勦客气”。郭孝婆仍到外半间自坐着去。张寿问道：“该搭是啥个场花嘅？耐啲倒也会白相啲！”长福道：“耐说像啥场花？”张寿道：“我看起来叫‘三勿像’：野鸡勿像野鸡，台



基勿像台基，花烟间勿像花烟间。”长福道：“原是花烟间，为什俚有客人来啲，借该搭场花来坐歇，阿懂哉？”

说着，听得那门阑“呀”的一声响，长福忙望外看时，正是王阿二。进房即叫声“长大爷”，又问三位尊姓，随说：“对勿住，刚刚勿恰好。耐啲要是勿嫌齜齜末，就该搭坐歇吃筒烟，阿好？”长福看看徐茂荣，候他意思。徐茂荣见那王阿二倒是花烟间内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此坐坐倒也无啥，即点了点头。王阿二自去外间，拿进一根烟枪与两盒子鸦片烟，又叫郭孝婆去喊娘姨来冲茶。张寿见那后半间只排着一张大床，连桌子都摆不下，局促极了，便又叫：“来哥，倪先去罢。”徐茂荣看光景也不好再留。

于是张寿作别，自和来安一路同回，仍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那时台面已散，问：“朱老爷、王老爷陆里去哉？”都说“勿晓得”。张寿赶着寻去。来安也寻到西荟芳里沈小红家来，见轿子停在门口，忙走进客堂，问轿班道：“台面散仔啥辰光哉？”轿班道：“勿多一歇。”来安方放下心。

适值娘姨阿珠提着水铤子上楼，来安上前央告道：“谢谢耐，搭倪老爷说一声。”阿珠不答，却招手儿叫他上去。来安捏手捏脚，跟他到楼上当中间坐下，阿珠自进房去。来安等了个不耐烦，侧耳听听，毫无声息，却又不敢下去。正要磕睡上来，忽听得王莲生咳嗽声，接着脚步声。又一会儿，阿珠掀开帘子招手儿。来安随即进房，只见王莲生独坐在烟榻上打呵欠，一语不发。阿珠忙着绞手巾。莲生接来揩了一把，方吩咐来安打轿回去。来安应了下楼，喊轿班点灯笼，等莲生下来上了轿，一径跟着回到五马路公馆。来安才回说：“张蕙贞搭去说过哉。”莲生点头无语。来安伺候安



寝。

十五日是好日子，莲生十点半钟已自起身，洗脸漱口，用过点心，便坐轿子去回拜葛仲英。来安跟了，至后马路永安里德大汇划庄，投进帖子，有二爷出来挡驾，说：“出门哉。”

莲生乃命转轿到东合兴里，在轿中望见“张蕙贞寓”四个字，泥金黑漆，高揭门楣。及下轿进门，见天井里一班小堂名，搭着一座小小唱台，金碧丹青，五光十色。一个新用的外场看见，抢过来叫声“王老爷”，打了个千。一个新用的娘姨，立在楼梯上，请王老爷上楼。

张蕙贞也迎出房来，打扮得浑身上下，簇然一新，莲生看着比先时更自不同。蕙贞见莲生不转睛的看，倒不好意思的，忙忍住笑，拉了莲生袖子，推进房去。房间里齐齐整整，铺设停当。莲生满心欢喜，但觉几幅单条字画还是市买的，不甚雅相。蕙贞把手帕子掩着嘴，取瓜子碟子敬与莲生。莲生笑道：“客气哉。”蕙贞也要笑出来，忙回身推开侧首一扇屏门，走了出去。莲生看那屏门外原来是一角阳台，正靠着东合兴里，恰好当做大门的门楼。对过即是吴雪香家。莲生望见条子，叫：“来安，去对门看看葛二少爷阿来咪，来咪末说请过来。”

来安领命去请。葛仲英即时趑过这边，与王莲生厮见。张蕙贞上前敬瓜子。仲英问：“阿是贵相好？”打量一回，然后坐下。莲生说起适才奉候不遇的话，又谈了些别的。只见吴雪香的娘姨，名叫小妹姐，来请葛仲英去吃饭。王莲生听了，向仲英道：“耐也勿曾吃饭，倪一淘吃哉碗。”仲英说“好”，叫小妹姐去搬过来。王莲生叫娘姨也去聚丰园叫两



样。

须臾，陆续送到，都摆在靠窗桌子上。张蕙贞上前筛了两杯酒，说：“请用点。”小妹姐也张罗一会，道：“耐哋慢慢交用，倪搭先生梳头去，梳好仔头再来。”张蕙贞接说道：“请耐哋先生来白相。”小妹姐答应自去。

葛仲英吃了两杯，觉得寂寞，适值楼下小堂名唱一套《访普》昆曲，仲英把三个指头在桌子上拍板眼。王莲生见他没兴，便说：“倪来豁两拳。”仲英即伸拳来豁，豁一杯吃一杯。约摸豁过七八杯，忽听得张蕙贞在客堂里靠着楼窗口叫道：“雪香阿哥，上来哩。”王莲生往下一望，果然是吴雪香，即笑向葛仲英道：“贵相好寻得来哉。”随后一路小脚高底声响，吴雪香已自上楼，也叫声“蕙贞阿哥”。张蕙贞请他房间里坐。

葛仲英方输了一拳，因叫吴雪香道：“耐过来，我搭耐说句闲话。”雪香翘起着脚儿，靠在桌子横头，问：“说啥嘎？说哩。”仲英知道不肯过来，觑他不提防，伸过手去，拉住雪香的手腕，只一拖。雪香站不稳，一头跌在仲英怀里，着急道：“算啥嘎！”仲英笑道：“无啥，请耐吃杯酒。”雪香道：“耐放手哩，我吃末哉。”仲英那里肯放，把一杯酒送到雪香嘴边，道：“要耐吃仔了放哋。”雪香没奈何，就在仲英手里一口呷干，赶紧挣起身来，跑了开去。

葛仲英仍和王莲生豁拳。吴雪香走到大洋镜前照了又照，两手反撑过去摸摸头看。张蕙贞忙上前替他把头用力的揪两揪，拔下一枝水仙花来，整理了重又插上，端详一回。因见雪香梳的头盘旋伏贴，乃问道：“啥人搭耐梳个头？”雪香道：“小妹姐哧，俚是梳勿好个哉。”蕙贞道：“蛮好，倒



有样式。”雪香道：“耐看高得来，阿要难看。”蕙贞道：“少微高仔点，也无啥。但是梳惯仔，改勿转哉，阿晓得？”雪香道：“我看耐个头阿好。”蕙贞道：“先起头倪外婆搭我梳个头，倒无啥，故歇教娘姨梳哉，耐看阿好？”说着，转过头来给雪香看。雪香道：“忒歪哉。说末说歪头，真真正来噪仔，阿像啥头嘎！”

两个说得投机，连葛仲英、王莲生都听住了，拳也不豁，酒也不吃，只听他两个说话。及听至吴雪香说歪头，即一齐的笑起来。张蕙贞便也笑道：“耐咪拳啥勿豁哉嘎？”王莲生道：“倪听仔耐咪说闲话，忘记脱哉。”葛仲英道：“勿豁哉，我吃仔十几杯咪。”张蕙贞道：“再用两杯哩。”说了，取酒壶来给葛仲英筛酒。吴雪香插嘴道：“蕙贞阿哥勳筛哉，但吃仔酒要无清头个，请王老爷用两杯罢。”张蕙贞笑着，转问王莲生道：“耐阿要吃嘎？”莲生道：“倪再豁五拳吃饭，总勿要紧哩。”又笑向吴雪香道：“耐放心，我也勿拨俚多吃末哉。”雪香不好阻拦，看着葛仲英与王莲生又豁了五拳。张蕙贞筛上酒，随把酒壶授与娘姨收下去。王莲生也叫拿饭来，笑说：“夜头再吃罢。”

于是吃饭揩面，收拾散坐。吴雪香立时催葛仲英回去。仲英道：“歇一歇哩。”雪香道：“歇啥嘎，倪勿要。”仲英道：“耐勿要，先去末哉。”雪香瞪着眼问道：“阿是耐勿去？”仲英只是笑，不动身。雪香使性子，立起来一手指着仲英脸上道：“耐晚歇来末，当心点！”又转身向王莲生说：“王老爷来啊。”又说：“蕙贞阿哥，倪搭来自相相哩。”张蕙贞答应，赶着去送，雪香已下楼了。

蕙贞回房，望葛仲英嗤的一笑。仲英自觉没趣，跼跼不



安。倒是王莲生说道：“耐请过去罢，贵相好有点勿舒齐战。”仲英道：“耐瞎说！管俚舒齐勿舒齐。”莲生道：“耐勦实概哩。”俚教耐过去，总是搭耐要好，耐就依仔俚也蛮好碗。”仲英听说，方才起身。莲生拱拱手道：“晚歇请耐早点。”仲英乃一笑告辞而去。

第五回终。



第六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按：葛仲英迳过对门吴雪香家，跨进房里，寂然无人，自向榻床躺下。随后娘姨小妹姐抬着饭碗进房，说：“请坐歇，先生来啲吃饭。”随手把早晨泡过的茶碗倒去，另换茶叶，喊外场冲开水。

一会儿，吴雪香姗姗其来；见了仲英，即大声道：“耐是坐来啲对过勿来哉呀，第歇来做啥？”一面说，一面从榻床上拉起仲英来，要推出门外去。又道：“耐原搭我到对过去哩！耐去坐来啲末哉，啥人要耐来嘎？”仲英猜不出他什么意思，怔怔的立着，问道：“对过张蕙贞末，咿勿是我相好，为啥耐要吃起醋来哉哩？”雪香听说也怔了，道：“耐倒也说笑话哉咯！倪搭张蕙贞吃啥醋嘎？”仲英道：“耐勿是吃醋末，教我到对过去做啥？”雪香道：“我为仔耐坐来啲对过勿来哉末，我说耐原到对过去坐来啲末哉咯。阿是吃醋嘎？”

仲英乃恍然大悟，付诸一笑，就在高椅上坐下，问雪香道：“耐意思要我成日成夜陪仔耐坐来里，勿许到别场花去，



阿是嘎？”雪香道：“耐听仔我闲话，别场花也去末哉。耐为啥勿听我闲话嘎？”仲英道：“耐说陆里一句闲话我勿听耐？”雪香道：“价末我教耐过来，耐勿来。”仲英道：“我为仔刚刚吃好饭，要坐一歇再来。啥人说勿来嘎？”雪香不依，坐在仲英膝盖上，挽着仲英的手，用力揣捏，口里咕噜道：“倪勿来，耐要搭我说明白啲。”仲英发躁道：“说啥嘎？”雪香道：“难下转耐来啲陆里，我教耐来，耐听见仔就要跑得来啲。耐要到陆里去，我说勳去末，定规勿许耐去哉。耐阿听我？”

仲英和他扭不过，没奈何应承了。雪香才喜欢，放手走开。仲英重又笑道：“我屋里家主婆从来勿曾说歇啥，耐倒要管起我来哉！”雪香也笑道：“耐是我倪子哩，阿是要管耐个嘎。”仲英道：“说出来个闲话阿有点陶成。面孔才勿要哉！”雪香道：“我倪子养到仔实概大，啲会吃花酒，啲会打茶会，我也蛮体面啲，倒说我勳面孔！”仲英道：“勿搭耐说哉。”

恰好小大姐吃毕饭，在房背后换衣裳。雪香叫道：“小大姐，耐看我养来啲倪子阿好？”小大姐道：“陆里嘎？”雪香把手指仲英，笑道：“哪。”小大姐也笑道。“阿要瞎说！耐自家有几花大，倒养出实概大个倪子来哉。”雪香道：“啥稀奇嘎！我养起倪子来，比仔俚要体面点啲。”小大姐道：“耐就搭二少爷养个倪子出来，故未好哉。”雪香道：“我养来啲倪子，要像仔俚啲堂子里来白相仔末，拨我打杀哉哩。”小大姐不禁大笑道：“二少爷阿听见？幸亏有两个鼻头管，勿然要气煞啲！”仲英道：“俚今朝来里发痴哉！”雪香滚到仲英怀里，两手勾住头颈，只是嘻嘻的憨笑。仲英也就鬼混



一阵，及外场提水铰子进房始散。

仲英站起身来，像要走的光景。雪香问：“做啥？”仲英说：“我要买物事去。”雪香道：“勿许去。”仲英道：“我买仔就转来。”雪香道：“啥人说嘎？搭我坐来浪。”一把把仲英捺下坐了，悄问：“耐去买啥物事？”仲英道：“我到亨达利去买点零碎。”雪香道：“倪坐仔马车一淘去，阿好？”仲英道：“故倒无啥。”雪香便叫：“喊把钢丝车。”外场应了去喊。小妹姐因问雪香道：“耐吃仔饭阿要捕面嘎？”雪香取面手镜一照，道：“黝战。”只将手巾揩揩嘴唇，点上些胭脂，再去穿起衣裳来。

外场报说：“马车来战。”仲英听了，便说道：“我先去。”起身要走。雪香忙叫住道：“慢点哩，等倪一淘去。”仲英道：“我来里马车浪等耐末战。”雪香两脚一跺，嚷道：“倪勿要！”仲英只得回来，因向小妹姐笑道：“耐看俚脾气，原是个小干件，倒要想养倪子战。”雪香接嘴道：“耐末小干件无清头战哩，阿有啥说起我来战嘎。”说着，又侧转头点了两点，低声笑道：“我是耐亲生娘唉，阿晓得？”仲英笑喝道：“快点哩，黝说战！”雪香方才打扮停妥。小妹姐带了银水烟筒，三人同行，即在东合兴里弄口坐上马车，令车夫先往大马路亨达利洋行去。

当下驰出抛球场，不多路到了。车夫等着下了车，拉马车去一边伺候。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趑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顽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



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草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

仲英只取应用物件拣选齐备。雪香见一只时辰表，嵌在手镯之上，也中意了要买。仲英乃一古脑儿论定价值，先付庄票一纸，再写个字条，叫洋行内把所买物件送至后马路德大汇划庄，即去收清所该价值。处分已毕，然后一淘出门，离了洋行。雪香在马车上褪下时辰表的手镯来给小妹姐看，仲英道：“也不过是好看生活，到底无啥趣势。”

比及到了静安寺，进了明园，那时已五点钟了，游人尽散，车马将稀。仲英仍在洋房楼下泡一壶茶。雪香扶了小妹姐，沿着回廊曲榭兜一个圆圈子，便要回去。仲英没甚兴致，也就依他。

从黄浦滩转至四马路，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回家进门，外场禀说：“对过邀客，请仔两转哉。”仲英略坐一刻，即别了雪香，趑过对门，王莲生迎进张蕙贞房里。先有几位客人在座，除朱鹑人、陈小云、洪善卿、汤啸庵以外，再有两位，系上海本城宦家子弟，一位号陶云甫，一位号陶玉甫，嫡亲弟兄，年纪不上三十岁，与葛仲英世交相好。彼此相让坐下。

一会儿，罗子富也到了。陈小云问王莲生：“还有啥人？”莲生道：“还有倪局里两位同事，说先他仔尚仁里卫霞仙搭去哉。”小云道：“价末去催催哩。”莲生道：“去催哉，倪也勒去等俚哉。”当下向娘姨说，叫摆起台面来。又请汤啸庵开局票，各人叫的都是老相好，啸庵不消问得，一概写好。罗子富拿局票来看，把黄翠凤一张抽去。王莲生问：



“做啥？”子富道：“耐看俚昨日老晚来，坐仔一歇歇倒去哉，啥人高兴去叫俚嘎。”汤啸庵道：“耐勤怪俚，倘忙是转局。”子富道：“转啥局！俚末三礼拜了六点钟哉哩！”啸庵道：“要俚噪三礼拜六点钟末，好白相哋。”

说着，催客的已回来，说：“倘仁里请客，说请先坐罢。”王莲生便叫“起手巾”。娘姨答应，随将局票带下去。汤啸庵仍添写黄翠凤一张，夹在里面。王莲生请众人到当中间里，乃是三张方桌，接连着排做双台。大家宽去马褂，随意就坐，却空出中间两把高椅。张蕙贞筛酒、敬瓜子。洪善卿举杯向蕙贞道：“先生恭喜耐。”蕙贞羞的抿嘴笑道：“啥嘎！”善卿也逼紧喉咙，学他说一声“啥嘎”。说的大家都笑了。

小堂名呈上一本戏目请点戏。王莲生随意点了一出《断桥》，一出《寻梦》，下去吹唱起来。外场带了个纬帽，上过第一道鱼翅，黄翠凤的局倒早到了。汤啸庵向罗子富道：“耐看，俚头一个先到，阿要巴结？”子富把嘴一努啸庵回头看时，却见葛仲英背后吴雪香先自坐着。啸庵道：“俚是赛过本堂局，走过来就是，比勿得俚噪。”黄翠凤的娘姨赵家姆正取出水烟筒来装水烟，听啸庵说，略怔了一怔，乃道：“倪听见仔叫局，总忙煞个来；有辰光转局忙勿过末，阿是要晚点噪？”黄翠凤沉下脸，喝住赵家姆道：“说啥嘎！早末就早点，晚末就晚点，要耐来多说多话！”汤啸庵分明听见，微笑不睬。罗子富却有点不耐烦起来。王莲生忙岔开说：“倪来豁拳，子富先摆五十杯。”子富道：“就五十杯末哉，啥稀奇！”汤啸庵道：“念杯啲啲罢。”王莲生道：“俚多个局，至少三十杯。我先打。”即和罗子富豁起拳来。



黄翠凤问吴雪香：“阿曾唱？”雪香道：“倪勿唱哉，耐唱罢。”赵家姆授过琵琶，翠凤和准了弦，唱一支开片，又唱京调《三击掌》的一段抢板。赵家姆替罗子富连代了五杯酒，吃得满面通红。子富还要他代，适值蒋月琴到来，伸手扩去。赵家姆趁势装两筒水烟，说：“倪先去哉，阿要存两杯？”罗子富更觉生气，取过三只鸡缸杯，筛得满满的，给赵家姆。赵家姆执杯在手，待吃不吃。黄翠凤使性子，叫赵家姆：“拿得来。”连那两杯都折在一只大玻璃斗内，一口气吸得精干，说声“晚歇请过来”，头也不回，一直去了。

罗子富向汤啸庵道：“耐看如何，阿是勳去叫俚好？”蒋月琴接口道：“原是耐勿好哋，俚噪吃勿落哉末，耐去教俚噪吃。”汤啸庵道：“小千仵闹脾气，无啥要紧。耐勿做仔末是哉哋。”罗子富大声道：“我倒还要去叫俚个局哉！”娘姨拿笔砚来，蒋月琴将子富袖子一扯，道：“叫啥局嘎？耐末……”只说半句，即又咽住。子富笑道：“耐也吃起‘酱油’来哉。”月琴别转头忍笑说道：“耐去叫罢，倪也去哉。”子富道：“耐去仔末，我也再来叫耐哉哋。”月琴也忍不住一笑。娘姨捧着笔砚问：“阿要笔砚嘎？”王莲生道：“拿得来，我搭俚叫。”罗子富见莲生低着头写，不知写些甚么。陈小云坐得近，看了看，笑而不言。陶云甫问罗子富道：“耐啥辰光去做个黄翠凤？”子富道：“我就做仔半个月光景。先起头看俚倒无啥。”云甫道：“耐有月琴先生来里末，去做啥翠凤哩？翠凤脾气是勿大好。”子富道：“馆人有仔脾气，阿好做啥生意嘎！”云甫道：“耐勿晓得，要是客人摸着仔俚脾气，对景仔，俚个一点点假情假义也出色哋。就是坎做起要闹脾气勿好。”子富道：“翠凤是讨人哋，老鸨倒放俚闹脾



气，勿去管管俚！”云甫道：“老鸨陆里敢管俚？俚末要管管老鸨哉哩。老鸨随便啥事体先要去问俚，俚说那价是那价，还要三不时去拍拍俚马屁末好。”子富道：“老鸨也忒煞好人哉。”云甫道：“老鸨阿有啥好人嘅！耐阿晓得有个叫黄二姐，就是翠凤个老鸨，从娘姨出身，做到老鸨，该过七八个讨人，也算得是夷场浪一挡脚色咯；就碰着仔翠凤末，俚也碰转弯哉。”子富道：“翠凤啥个本事呢？”云甫道：“说起来是利害噪。还是翠凤做清倌人辰光，搭老鸨相骂，拨老鸨打仔一顿。打个辰光，俚咬紧点牙齿，一声勿响；等到娘姨噪劝开仔，榻床浪一缸生鸦片烟，俚拿起来吃仔两把。老结合晓得仔，吓煞哉，连忙去请仔先生来。俚勿肯吃药哩，骗俚也勿吃，吓俚也勿吃。老鸨阿有啥法子呢？后来老鸨对俚跪仔，搭俚磕头，说：‘从此以后，一点点勿敢得罪耐末哉。’难末算吐仔出来过去。”

陶云甫这一席话，说得罗子富忐忑鹮突，只是出神。在席的也同声赞叹，连倌人、娘姨等都听呆了。惟王莲生还在写票头，没有听见。及至写毕，交与娘姨，罗子富接过来看，原来是开的轿饭帐，随即丢开。王莲生道：“耐噪酒啥勿吃哉，子富庄阿曾完嘅？”罗子富道：“我还有十杯勿曾豁。”莲生便教汤啸庵打庄。啸庵道：“玉甫也勿曾打庄咯。”

一语未了，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直闯进两个人来，嚷道：“啥人庄？倪来打。”大家知道是请的那两位局里朋友，都起身让坐。那两位都不坐，一个站在台面前，揎拳攘臂，“五魁”“对手”，望空乱喊；一个把林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拦腰抱住，要去亲嘴，口里喃喃说道：“倪个小宝宝，香香面孔。”林翠芬急得掩着脸弯下身去，爬在汤啸庵背道：



“极声喊道：“勔吵哩！”王莲生忙道：“勔去惹俚噪哭哩。”林素芬笑道：“俚哭倒勿哭个。”又说翠芬道：“香香面孔未碍啥？耐看鬓脚也散哉！”翠芬挣脱身，取豆蔻盒子来，照照镜子。素芬替他整理一回。幸亏带局过来的两个馆人随后也到，方拉那两位各向空高椅上坐下。王莲生问：“卫霞仙搭啥人请客？”那两位道：“就是姚季莼哋。”莲生道：“怪勿得耐两家头才吃醉噪哉。”两位又嚷道：“啥人说醉嘎？倪要豁拳哉。”罗子富见如此醉态，亦不敢助兴，只把摆庄剩下的十拳胡乱同那两位豁毕，又说：“酒末随意代代罢。”蒋月琴也代了几杯。

罗子富的庄打完时，林素芬、翠芬姊妹已去，蒋月琴也就兴辞。罗子富乃乘机出席，悄悄的约同汤啸庵到里间房里去着了马褂，径从大床背后出房，下楼先走。管家高升看见，忙喊打轿。罗子富吩咐把轿子打到尚仁里去。汤啸庵听说，便知他听了陶云甫的一席话，要到黄翠凤家去，心下暗笑。

两人趲出门来，只见弄堂两边车子、轿子堆得满满的，只得侧身而行。恰好迎面一个大姐从车轿夹缝里钻来挤住，那大姐抬头见了，笑道：“阿唷，罗老爷！”忙退出让过一傍。罗子富仔细一认，却是沈小红家的大姐阿金大，即问：“阿是来里跟局？”阿金大随口答应自去。

汤啸庵跟着罗子富一径至黄翠凤家。外场通报，大姐小阿宝迎到楼上，笑道：“罗老爷，耐有好几日勿请过来哉哋。”一面打起帘子，请进房间。随后黄翠凤的两个妹子黄珠凤、黄金凤，从对过房里过来厮见，赶着罗子富叫“姐夫”，都敬了瓜子。汤啸庵先问道：“阿姐阿是出局去哉？”



金凤点头应“是”。小阿宝正在加茶碗，忙接说道：“去仔一歇哉，要转来快哉。”罗子富觉得没趣，丢个眼色与汤啸庵要走，遂一齐起身，趑下楼来。小阿宝慌的喊说：“勑去哩。”拔步赶来，已不是及。

第六回终。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按：黄翠凤的妹子金凤见留不住罗子富、汤啸庵两位，即去爬在楼窗口，高声叫：“无姆，罗老爷去哉！”那老鸨黄二姐在小房间内听了，急跑出来，恰好在楼梯下撞着，一把抓住罗子富袖子，说：“勿许去！”子富连道：“我无拨工夫来里。黄二姐大声道：“耐要去末，等倪翠凤转来仔了去。”又嗔着汤啸庵道：“耐汤老爷倒也要紧噪碗，啥勿搭倪罗老爷坐一歇，说说闲话嘎。”

于是，不由分说，拉了罗子富上楼；叫小阿宝拉了汤啸庵，重到房间里来。黄二姐道：“宽宽马褂，多坐歇。”说着，伸手替罗子富解钮扣。金凤见了，也请汤啸庵宽衣。小阿宝撮了茶叶，随向啸庵手中接过马褂。黄二姐将子富脱下的马褂也授与小阿宝，都去挂在衣架上。

黄二姐一回头，见珠凤站在一傍，嗔他不来应酬，瞪目直视。吓得珠凤倒退下去，慌取了一支水烟筒，装与子富吸。子富摇手道：“耐去搭汤老爷装罢。”黄二姐问子富道：



“阿是多吃仔酒哉？榻床浪去躺躺哩。”子富随意向烟榻躺下。小阿宝绞了手巾、移过一只茶碗，放在烟盘里，又请嘯庵用茶。嘯庵坐在靠壁高椅上，傍边珠凤给他装水烟。黄二姐叫金凤也取一支水烟筒来，遂在榻床前机子上坐了，自吸一口，却侧转头悄悄的笑向了富道：“耐阿是动气哉？”子富道：“动啥气嘎？”黄二姐道：“价末为啥好几日勿请过来？”子富道：“我无拨工夫大碗。”黄二姐鼻子里“哼”的一声，半晌，笑道：“说也勿差，成日成夜来睬老相好搭，阿有啥工夫到倪搭来嘎！”子富含笑不答。

黄二姐又吸了一口水烟，慢慢说道：“倪翠凤脾气是勿大好，也怪勿得耐罗老爷要动气。其实倪翠凤脾气末有点，也看客人起，俚来里罗老爷面浪，倒勿曾发过歇一点点脾气碗。汤老爷末也晓得点俚哉。俚做仔一户客人，要客人有长性，可以一直做下去，故末俚搭客人要好睬。俚搭客人要好仔，陆里有啥脾气嘎？俚就碰着仔无长性客人，难末要闹脾气哉。俚闹起脾气来，甯说啥勿肯巴结，索性理也勿来理耐碗。汤老爷阿是？第歇耐罗老爷末好像倪翠凤勿巴结了动气，陆里晓得倪翠凤心里搭罗老爷倒原蛮要好，倒是耐罗老爷勿是定归要去做俚，俚末也勿好来瞎巴结耐哉碗。俚也晓得蒋月琴搭罗老爷做仔四五年哉，俚有辰光搭我说起：说‘罗老爷倒有长性睬，蒋月琴搭做四五年末，来里倪搭做起来阿会推扳嘎？’我说：‘耐晓得罗老爷有长性末，为啥勿巴结点哩？’俚也说得勿差，俚说：‘罗老爷有仔老相好，只怕倪巴结勿上，倒落仔蒋月琴睬笑眼里。’俚是实概意思。要说是俚勿肯巴结耐罗老爷，倒冤枉仔俚哉。我说罗老爷，耐故歇坎坎做起，耐也勿曾晓得倪翠凤个脾气，耐做一节下



来，耐就有数目哉。倪翠凤末也晓得耐罗老爷心里是要做俚，难末俚慢慢仔也巴结起来噪。”

子富听了，冷笑两声。黄二姐也笑道：“阿是耐有点勿相信我闲话？耐问声汤老爷看，汤老爷蛮明白噪。汤老爷，耐想哩，倘然俚搭罗老爷勿要好末，罗老爷陆里叫得到十几个局嘎？俚心里来噪要好，嘴里终勿肯说出来，连搭娘姨、大姐噪才勿晓得俚心里个事体，单有我末稍微摸着仔点。倘然我故歇放罗老爷去仔，晚歇俚转来就要埋冤我哉碗。我老实搭罗老爷说仔罢：俚做大生意下来，也有五年光景哉，通共就做仔三户客人，一户末来里上海，还有两户，一年上海不过来两埭，清爽是清爽得野噪。我再要俚自家看中仔一户客人，搭我多做点生意，故是难杀噪哩。推扳点客人勦去说哉，就算客人末蛮好，俚说是无长性，只好拉倒，教我阿有啥法子嘎？为此我看见俚搭罗老爷蛮要好末，望罗老爷一直做下去，我也好多做点生意。勿然是老实说，像罗老爷个客人到倪搭来也勿少碗，走出走进，让俚噪去，我阿曾去应酬歇？为啥单是耐罗老爷末要我来陪陪耐嘎？”

子富仍是默然，汤啸庵也微微含笑。黄二姐又道：“罗老爷做末做仔半个月，待倪翠凤也总算无啥，不过倪翠凤看仔好像罗老爷有老相好来噪，倪搭是垫空个意思。我倒搭俚说：‘耐也巴结点，有啥老相好、新相好，罗老爷阿会待差仔倪嘎？’俚说：‘隔两日再看末哉。’前日仔俚出局转来，倒搭我说道：‘无姆，耐说罗老爷搭倪好，罗老爷到仔蒋月琴搭吃酒去哉。’我说：‘多吃台把酒是也算勿得啥。’陆里晓得倪翠凤就多心哉哩，说：‘罗老爷原搭老相好要好末，阿肯搭倪要好嘎？’”



子富听到这里，不等说完，接嘴道：“故是容易得势，就摆起来吃一台末哉碗。”黄二姐正色道：“罗老爷耐做倪翠凤，倒也勿在乎吃酒勿吃酒。勳为仔我一句闲话，吃仔酒了，晚歇翠凤原不过实概，倒说我骗耐。耐要做倪翠凤末，耐定归要单做倪翠凤一个噪，包耐十二分巴结，无拨一点点推扳。勳做做倪翠凤，再去做做蒋月琴，做得两头勿讨好。耐勿相信我闲话，耐就试试看，看俚那价功架，阿巴结勿巴结。”子富笑道：“故也容易得势，蒋月琴搭就勿去仔末是哉碗。”黄二姐低头含笑，又吸了一口水烟，方说道：“罗老爷，耐倒也会说笑话噪！四五年老相好，说勿去就勿去哉，也亏耐说仔出来。倒说道容易得势，阿是来骗骗倪？”一面说，一面放下水烟筒，往对过房间里做什么去了。

子富回思陶云甫之言不谬，心下着实钦慕；要与汤啸庵商量，却又不便。自己忖度一番，坐起来呷口茶。珠凤忙送过水烟筒，子富仍摇手不吸。只见小阿宝和金凤两个爬在梳妆台前，凑近灯光，攒头搭颈，又看又笑。子富问：“啥物事？”金凤见问，劈手从小阿宝手中抢了，笑嘻嘻拿来与子富看，却是半个胡桃壳，内塑着五色粉捏的一出春宫。子富呵呵一笑。金凤道：“耐看哩。”拈着壳外线头抽拽起来，壳中人物都会摇动。汤啸庵也趑趄过来看了看，问金凤道：“耐阿懂嘎？”金凤道：“葡萄架碗，阿有啥勿懂。”小阿宝忙笑阻道：“耐勳搭俚说哩，俚要讨耐便宜呀。”说笑间，黄二姐又至这边房里来，因问：“耐噪笑啥？”金凤又送去与黄二姐看。黄二姐道：“陆里拿得来嘎？原搭俚放好仔，晚歇弄坏仔末再要拨俚说哉。”金凤乃付与小阿宝将去收藏了。

罗子富立起身，丢个眼色与黄二姐，同至中间客堂，不



知在黑暗里说些甚么。咕唧了好一会，只听得黄二姐向楼窗口问：“罗老爷管家阿来里？教俚上来。”一面见子富进房，即叫小阿宝拿笔砚来央汤啸庵写请客票，只就方才同席的胡乱请几位。黄二姐亲自去点起一盏保险台灯来，看着啸庵草草写毕，给小阿宝带下，令外场去请。

黄二姐向子富道：“耐管家等来里，阿有啥说嘎？”子富说：“叫俚来。”高升在外听唤，忙掀帘进门候示。子富去身边取出一串钥匙，吩咐高升道：“耐转去到我床背后开第三只官箱，看里面有只拜盒拿得来。”高升接了钥匙，领命而去。

黄二姐问：“台面阿要摆起来？”子富抬头看壁上的挂钟，已至一点二刻了，乃说：“摆起来罢，天勿早哉。”汤啸庵笑道：“啥要紧！等翠凤出局转来仔，正好。”黄二姐慌道：“催去哉。俚噪是牌局，要末来噪替碰和，勿然陆里有实概长远嘎。”随喊：“小阿宝，耐去催催罢，教俚快点就转来。”小阿宝答应，正要下楼。黄二姐忽又叫住道：“耐慢点，我搭耐说哩。”说着，急赶出去，到楼梯边和小阿宝咬耳朵叮嘱几句，道：“记好仔。”

小阿宝去后，黄二姐方率领外场调桌椅、设杯箸，安排停当。请客的也回来回话。惟朱蔼人及陶氏昆仲说就来，其余有回去了的，有睡下了的，都道谢谢。罗子富只得罢了。

忽听得楼下有轿子抬进大门，黄二姐只道是翠凤，忙向楼窗口望下观看。原来是客轿，朱蔼人来了。罗子富迎见让坐。朱蔼人见黄翠凤又不在家，解不出吃酒的缘故，悄问汤啸庵方始明白。

三人闲谈着，直等至两点钟相近，才见小阿宝喘吁吁的



一径跑到房间里，说：“来哉，来哉！”黄二姐说：“跑啥？”小阿宝道：“我要紧呀，先生极得来。”黄二姐道：“啥实概长远嘎？”小阿宝道：“来啲替碰和。”黄二姐道：“我说是替碰和碗，阿是猜着哉。”接着一路“咕咕咯咯”的脚声上楼，黄二姐忙迎出去。先是赵家姆提着琵琶和水烟筒袋进来见了，叫声“罗老爷”，笑问：“来仔一歇哉？倪刚刚勿巧，出牌局，勿催仔再有歇哩。”随后，黄翠凤款步归房，敬过瓜子，却回头向罗子富嫣然展笑。子富从未见翠凤如此相待，得诸意外，喜也可知。

一时陶云甫也到。罗子富道：“单有玉甫勿曾来，倪先坐罢。”汤啸庵遂写一张催客条子，连局票一起交代赵家姆道：“先到东兴里李漱芳搭，催客搭叫局一淘来海。”赵家姆应说：“晓得哉。”

当下大家入席。黄翠凤上前筛一巡酒，靠罗子富背后坐了。珠凤、金凤还地台面规矩，随意散坐。黄二姐捉空自去。翠凤叫小阿宝拿胡琴来，却把琵琶给金凤，也不唱开片，只拣自己拿手的《荡湖船》全套和金凤合唱起来。座上众客只要听唱，那里还顾得吃酒。罗子富听得呆呆的，竟像发呆一般。赵家姆报说：“陶二少爷来哉。”子富也没有理会，及陶玉甫至台面前，方惊起厮见。

那时叫的局也陆续齐集了。陶玉甫是带局而来的，无须再叫。所怪者，陶玉甫带的局并不是李漱芳，却是一个十二三岁清倌人，眉目如画，憨态可掬，紧傍着玉甫肘下，有依依不舍之意。罗子富问：“是啥人？”玉甫道：“俚叫李浣芳，算是漱芳小妹子。为仔漱芳有点勿适意，坎坎少微出仔点汗，困来啲，我教俚勦起来哉，让俚来代仔个局罢。”



说话时，黄翠凤唱毕，张罗道：“耐噪用点菜哩。”随推罗子富道：“耐啥勿说说嘎？”子富笑道：“我先来打个通关。”乃伸拳从朱蕙人挨顺豁起，内外无甚输赢；豁至陶玉甫，偏是玉甫输的。李浣芳见玉甫豁拳，先将两只手盖住酒杯，不许玉甫吃酒，都授与娘姨代了。玉甫接连输了五拳，要取一杯来自吃。李浣芳抢住，发急道：“谢谢耐，耐就照应点倪阿好？”玉甫只得放手。

罗子富听李浣芳说得诧异，回过头去，要问他为什么。只见黄二姐在帘子影里探头探脑，子富会意，即缩住口，一径出席，走过对过房间里。黄二姐带领管家高升跟进来。高升呈上拜匣，黄二姐集亮了桌上洋灯。子富另将一串小钥匙开了拜匣，取出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来，授与黄二姐手内；仍把拜匣锁好，令黄二姐暂为安放，自收起大小两副钥匙，说道：“我去喊翠凤来，看看花头阿中意。”说着，回至这边归座，悄向黄翠凤道：“耐无姆来噪喊耐。”翠凤妆做不听见，俄延半晌，欵的站起身一直去了。

罗子富见台面冷清清的，便道：“耐噪阿有啥人摆个庄嘎？”陶云甫道：“倪末再豁两拳，耐让玉甫先去罢。倪噪酒是勿许俚吃哉，坐来里做啥？为俚一千仔，倒害仔几花娘姨、大姐跑来跑去忙煞，再有人来噪勿放心。晚歇吓坏仔俚，才是倪个干己。让俚去仔倒清爽点，阿是？”说得哄堂大笑。罗子富看时，果然有两个大姐、三个娘姨围绕在陶玉甫背后，乃道：“故倒勿好屈留耐哉哋。”陶玉甫得不的一声，汕汕的掣李浣芳告辞先行。

罗子富送客回来，说道：“李漱芳搭俚倒要好得野噪！”陶云甫道：“人家相好要好点，也多煞哋，就勿曾见歇俚噪



个要好，说勿出描勿出噪！随便到陆里，教娘姨跟好仔，一淘去末原一淘来。倘忙一日勿看见仔，要娘姨、相帮噪四面八方去寻得来，寻勿着仔吵煞哉！我有日子到俚搭去，有心要看看俚噪，陆里晓得俚噪两家头对面坐好仔，呆望来噪，也勿说啥一句闲话。问俚噪阿是来里发痴？俚噪自家也说勿出哋。”汤啸庵道：“想来也是俚噪缘分。”云甫道：“啥缘分嘎，我说是冤牵！耐看玉甫近日来神气常有点呆致致，拨来俚噪圈牢仔，一步也走勿开个哉。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戏，漱芳说：‘戏场里锣鼓闹得势，勳去哉。’最好笑有一转拍小照去，说是眼睛光也拨俚噪拍仔去哉；难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来，就搭俚聒眼睛说话仔半个月坎坎好。”大家听说，重又大笑。

陶云甫回头把手指着自己叫的信人覃丽娟，笑道：“像倪做个相好，要好末勿要好，倒无啥。来仔也勿讨厌，去仔也想勿着，随耐个便，阿是要写意多花噪？”覃丽娟接说道：“耐说说俚噪，啥说起倪来哉嘎？耐要像俚噪要好末，耐也去做仔俚末哉哋。”云甫道：“我说耐好，倒说差哉。”丽娟道：“耐去调皮末哉。倪不过实概样式，要好勿会好，要邱也勿会邱。”云甫道：“为此我说耐好哋。耐自家去转仔啥念头，倒说我调皮。”朱蔼人正色道：“耐说末说白相，倒有点意思。我看下来，越是搭相好要好，越是做勿长。倒是不过实概末，一年一年，也做去看光景。”蔼人背后林素芬虽不来接嘴，却也在那里做鬼脸。罗子富一眼看见，忙岔开道：“勳说哉。蔼人摆个庄，倪来豁拳哉。”

第七回终。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按：罗子富正要朱蔼人摆庄，忽听得黄二姐低声叫“罗老爷”。子富不及豁拳，丢下便走。黄二姐在外间迎着，道：“阿要金凤来替耐豁两拳？”子富点点头，黄二姐遂进房到台面上去。子富自对过房间里，只见黄翠凤独自一个坐在桌子傍边高椅上，面前放着那一对金钏臂。翠凤见子富近前，笑说：“来哩。”揣住子富的手捺到榻床坐下，说道：“倪无姆上耐当水，听仔耐闲话，快活得来！我就晓得耐是不过说说罢战。耐有蒋月琴来噪，陆里肯来照应倪？倪无姆还拿仔钏臂来拨我看。我说：‘钏臂末啥稀奇，蒋月琴噪勿晓得送仔几花哉！就是倪也有两副来里，才放来噪用勿着，要得来做啥？’耐原拿仔转去罢。隔两日，耐真个蒋月琴搭勿去仔，想着要来照应倪，再送拨我正好。”

子富听了，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下，随即分辨道：“我说过蒋月琴搭定规勿去哉。”耐勿相信末，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开消局帐，阿好？”翠凤道：“耐开消仔，原好去个碗。



耐搭蒋月琴是老相好，做仔四五年哉，俚哚也蛮要好。耐故歇末说勿去哉，耐要去起来，我阿好勿许耐去？”子富道：“说仔勿去，阿好再去嘎？说闲话勿是放屁。”翠凤道：“随便耐去说啥，我勿相信哝。耐自家去想哩，耐末就说是勿去，俚哚阿要到耐公馆里来请耐嘎？俚要问耐，阿有啥得罪仔耐了动气，耐搭俚说啥？阿好意思说倪教耐勤去嘎？”子富道：“俚请我，我勿去，俚阿有啥法子？”翠凤道：“耐倒说得写意哚。耐勿去，俚哚就罢哉。俚定归要拉耐去，耐阿有啥法子？”子富自己筹席一回，乃问道：“价末耐说要我那价哩？”翠凤道：“我说，耐要好末，要耐到倪搭来住两个月，耐勿许一千仔出门口。耐要到陆里，我搭耐一淘去。蒋月琴哚也勿好到倪搭来请耐。耐说阿好？”子富道：“我有几花公事哚，陆里能够勿出门口？”翠凤道：“勿然末，耐去拿个凭据来拨我。我拿仔耐凭据，也勿怕耐到蒋月琴搭去哉。”子富道：“故阿好写哈赁据嘎？”翠凤道：“写来哚凭据，阿有啥用场！耐要拿几样要紧物事来放来里，故末好算任据。”子富道：“要紧物事，不过是洋钱哝。”翠凤冷笑道：“耐看出倪来啥邱得来！阿是倪要想头耐洋钱嘎？耐末拿洋钱算好物事，倪倒无啥要紧。”子富道：“价末啥物事哩？”翠凤道：“耐勤猜仔倪要耐啥物事。倪也为耐算计，不过拿耐物事来放来里，倘忙耐要到蒋月琴搭去末，想着有物事来哚我手里，耐也勿敢去哉，也好死仔耐一条心。耐想阿是？”

子富忽然想起，道：“有来里哉，坎坎拿得来个拜匣，倒是要紧物事。”翠凤道：“就是拜匣蛮好，耐放来里仔阿放心？我抚搭耐说一声，耐到蒋月琴搭去仔一埭，我要拿出耐拜匣里物事来，一把火烧光个哩。”子富吐舌摇头道：“阿



唷，利害喎！”翠凤笑道：“耐说我利害，耐也识差仔人哉！我做末做仔个信人，要拿洋钱来买我倒买勿动哩。勳说啥耐一对钏臂哉，就摆好仔十对钏臂，也勿来里我眼睛里。耐个钏臂，耐原拿得去。耐要送拨我，随便陆里一日送末哉。今夜头倒勳拨来耐看轻仔，好像是倪看中仔耐钏臂。”一面说，一面向桌上取那一对金钏臂，亲自替子富套在手上。子富不好再强，只得依他，道：“价末原放来喎拜匣里，隔两日再送拨耐也无啥。不过拜匣里有几张栈单庄票，有辰光要用着末，那价？”翠凤道：“耐用着末，拿得去末哉。就勿是栈单庄票，倘忙有用着个辰光，耐也好来拿个喎。到底原是耐个物事，阿怕倪吃没仔了？”子富复沉吟一回，道：“我要问耐，耐为啥钏臂是勿要哩？”翠凤笑道：“耐陆里猜得着我意思。耐要晓得做仔我，耐勳看重来喎洋钱浪。我要用着洋钱个辰光，就要仔耐一千八百，也算勿得啥多；我用勿着，就一厘一毫也勿来搭耐要。耐要送物事，送仔我钏臂，我不见过个情；耐就去拿仔一块砖头来送拨我，我倒也见耐个情。耐摸着仔我脾气末好哉。”

子富听到这里，不禁大惊换色，站起身来道：“耐个人倒稀奇喎！”遂向翠凤深深作揖下去，道：“我今朝真真佩服仔耐哉。”翠凤忙低声喝住，笑道：“耐阿怕难为情嘎？拨俚喎来看见仔，算啥？”说着，仍揣住子富的手，说：“倪对过去罢。”挈至房门口，即推子富先行，翠凤随后，同向台面上来。

那时出局已散。黄二姐正帮着金凤等张罗，望见子富，报说：“罗老爷来哉。”朱蔼人道：“倪要吃稀饭哉，耐坎坎来。”子富道：“再豁两拳。”陶云甫道：“耐末倒有趣去，倪



搭葛人吃仔几花酒啲。”子富带笑而告失陪之罪，随叫拿稀饭来。席间如何吃得下，不过意思而已。

当时席散，各自兴辞。子富送至楼梯边，见汤啸庵在后，因想着说道：“我有点小事体，托耐去办办。明朝碰头仔再搭耐说。”啸庵应诺。等到陶云甫、朱葛人轿子出门，然后汤啸庵步行而归。

罗子富回到房间里，外场已撤去台面，赵家姆把笤帚略扫几帚，和小阿宝收拾了茶碗出去。子富随意闲坐，看翠凤卸头面。须臾，黄二姐复进房与子富闲谈。翠凤便令取出那只拜匣来，交与子富。子富乃褪下钏臂，放在拜匣里。黄二姐不解何故，两只眼汨油油的，看看子富，看看翠凤。翠凤也不理他，子富照旧锁好。翠凤又令黄二姐将拜匣去放在后面官箱里。黄二姐才自明白，捧了拜匣要走，却回头问子富道：“耐轿子阿教俚啲打转去？”子富道：“耐去喊高升来。”黄二姐乃去喊了高升上楼。子富吩咐些说话，叫高升随轿子回公馆去了。随后小阿宝来请翠凤对过房间里去。

翠凤将行，见房里只剩子富一个，即问：“珠凤呢？”小阿宝道：“无姆教俚啲困去哉。”翠凤看挂钟，已敲过四点，方不言语，便向楼窗口高声喊道：“耐啲人才到仔陆里去哉！”赵家姆在楼下，连忙接应，一径来见子富，问道：“罗老爷，安置罢？”子富点点头。于是赵家姆铺床吹灯，掩门退出。子富直等到翠凤归房安睡。一宿无话。

子富醒来，见红日满窗，天色尚早。小阿宝正拿抹布揩拭橱箱桌椅，也不知翠凤那里去了。听得当中间声响，大约在窗下早妆。再要睡时，却睡不着。一会儿，翠凤梳好头，进房开橱脱换衣裳。子富遂坐起来，着衣下床。翠凤道：



“再困歇哩，十点钟还勿曾到哩。”子富道：“耐起来仔啥辰光哉？”翠凤笑道：“我困勿着哉呀，七点多钟就起来哉。耐正来睬睬头里。”

赵家姆听见子富起身，伺候洗脸、刷牙、漱口。随问点心，子富说：“勿想吃。”翠凤道：“停歇吃饭罢。”赵家姆道：“中饭还有歇哩哩。”子富道：“等歇正好。”翠凤道：“教俚睬赶紧点。”赵家姆承命去说。子富复叫住，问：“高升阿曾来？”赵家姆道：“来仔歇哉。我去喊得来。”高升闻唤，见了子富，呈上字条一张，洋钱一卷，问：“阿要打轿子？”子富道：“今朝礼拜，无啥事体，轿子勿要哉。”因转问翠凤：“倪去坐马车阿好？”翠凤道：“好个。倪要坐两把车睬。”子富也不则声，再看那张条子，乃是当晚洪善卿请至周双珠家吃酒的，即随手撩下。高升见没甚吩咐，亦遂退去。

子富忽然记起一件事来，向翠凤道：“我记得旧年夏天，看见耐搭个长条子客人夜头来睬明园。我勿晓得耐名字叫啥；晓得仔名字，旧年就要来叫耐局哉。”翠凤脸上一呆，答道：“倪勿然搭客人一淘坐马车也无啥要紧，就为仔正月里有个广东客人要去坐马车，我勿高兴搭俚坐，我说：‘倪要坐两把车睬。’就说仔一句，也勿曾说啥。耐晓得俚那价？俚说：‘耐勿搭客人坐也罢哉；只要我看见耐搭客人一淘坐仔马车末，我来问声耐看。故末叫勿入味睬。’”子富道：“耐搭俚说啥？”翠凤道：“我啊？我说：‘倪马车一个月难得坐转把，今朝为是耐第一埭教得去，我答应仔耐，耐倒说起闲话来哉。我勿去哉，耐请罢。’”子富道：“俚下勿落台哉嘛？”翠凤道：“俚末只好搭我看看哉哩。”子富道：“怪勿得



耐无侮也说耐有点脾气噪。”翠凤道：“广东客人野头野脑。老实说，勿高兴做俚，巴结俚做啥？”

说话之间，不觉到了十二点钟。只见赵家姆端着大盘、小阿宝提着酒壶进房，放在靠窗大理石方桌上，安排两副杯箸，请子富用酒。翠凤亲自筛了一鸡缸杯，奉与子富，自己另取小银杯，对坐相陪。黄二姐也来见子富，帮着让菜，说道：“耐吃倪自有烧来噪菜水，阿好？”子富道：“自家烧，倒比厨子好。”黄二姐道：“倪有厨子。”随指一碗小火方、一碗清蒸鸭掌，说：“是昨日台面浪个菜。”翠凤向黄二姐道：“耐也来吃仔口罢。”黄二姐道：“勿要，我下头去吃。我去喊金凤来陪陪耐噪。”子富道：“慢点去。”遂取那一卷洋钱交与黄二姐，开消下脚等项。黄二姐接了道：“谢谢耐。”子富问他：“谢啥？”黄二姐笑道：“我先替俚噪谢谢，倒谢差哉。”一路说笑，自去分派。

子富因没人在房里，装做三分酒意，走过翠凤这边，兜兜搭搭。翠凤推开道：“快点，赵家姆来哉。”子富回头，不见一人，索性爬到翠凤身上去不依，道：“耐倒骗我！赵家姆搭俚家主公也来噪有趣，阿有啥工夫来看倪？”翠凤恨得咬牙切齿。幸而金凤进来，子富略一松手，翠凤趁势狠命一推，几乎把子富打跌。金凤拍手笑道：“姐夫做啥搭我磕个头？”子富转身，抱住金凤要亲嘴。金凤极声的喊说：“黝噪哩！”翠凤两脚一跺，道：“耐啥噪勿清爽！”子富连忙放手，说：“勿噪哉，勿噪哉！先生黝动气。”当向翠凤作了个半揖，引得翠凤也嗤的笑了。

金凤推子富坐下，道：“请用酒哩。”即取酒壶，要给子富筛酒，再也筛不出来；揭盖看时，笑道：“载拨哉。”乃喊



小阿宝拿壶酒来。翠凤道：“勔拨俚吃哉，吃醉仔末再搭倪瞎噪。”子富拱手央告道：“再吃三杯，勿噪末哉。”及至小阿宝提了一壶酒来，子富伸手要接，却被翠凤先抢过去，道：“勿许耐吃哉。”子富只是苦苦央告。小阿宝在傍笑道：“无拨吃哉，快点哭哩。”子富真个哀哀的装出哭声。金凤道：“拨俚吃仔点末哉，我来筛。”从翠凤手里接过酒壶来，约七分满筛了一杯。子富合掌拜道：“谢谢耐，搭我筛满仔阿好？”翠凤不禁笑道：“耐啥实概厚皮嘎！”子富道：“我说吃三杯，再要吃末勿是人，耐阿相信？”翠凤别转脸不理。小阿宝、金凤都笑得打跌。

子富吃到第三杯，正值黄二姐端了饭盂上楼，叫小阿宝：“下头吃饭去，我来替耐。”子富心知黄二姐已是吃过饭了，便说：“倪也吃饭哉。”黄二姐道：“再用一杯哩。”子富听了，直跳起来，指定翠凤嚷道：“耐阿听见无姆教我吃？耐阿敢勿拨我吃？”翠凤着实瞅了一眼，道：“越说耐倒越高兴哉！”竟将酒壶授与小阿宝带下楼去，便叫盛饭。黄二姐盛上三碗饭来，金凤自取一双象牙箸同坐陪吃。

一时，赵家姆、小阿宝齐来伺候。吃毕收拾，大家散坐吃茶。珠凤也扭扭捏捏的走来，要给子富装水烟。子富取来自吃。

将近三点钟时分，子富方叫小阿宝令外场去喊两把马车。赵家姆舀上面水，请翠凤捕面。翠凤教金凤去打扮了一淘去。金凤应诺，同小阿宝到对过房里，也去捕起面来。翠凤只淡淡施了些脂粉，越觉得天然风致，顾盼非凡。妆毕，自往床背后去。赵家姆收过妆具，向橱内取一套衣裳放在床上，随手带出银水烟筒，又自己忙着去脱换衣裳。



金凤先已停当，过来等候。子富见他穿着银红小袖袄，蜜绿散脚裤，外面罩一件宝蓝缎心天青缎滚满身洒绣的马甲；并梳着两角丫髻，垂着两股流苏，宛然是《四郎探母》这一出戏内的耶律公主。因向他笑道：“耐脚也勰去缠哉，索性扮个满洲人，倒无啥。”金凤道：“故是好煞哉，只好拨来人家做大姐哉。”子富道：“拨来人家末，做奶奶，做太太，阿有啥做大姐个嘎？”金凤道：“搭耐说说末，就无清头哉。”

翠凤听得，一面系裙带出来洗手，一面笑问子富道：“拨耐做姨太太阿好？”子富道：“勰说是姨太太，就做大太太末，也蛮好哋。”复笑问金凤道：“耐阿情愿？”羞得金凤掩着脸伏在桌上，问了几声不答应。子富弯下身子悄悄去问，偏要问出一句话来才罢。金凤连连摇手，说：“勿晓得，勿晓得！”子富道：“情愿哉！”

翠凤把手削脸羞金凤。珠凤坐在靠壁高椅上冷看，也格声要笑。子富指道：“哪，还有一位大太太，快活得来，自家来哧笑。”翠凤一见，嗔道：“耐看俚阿要讨人厌！”珠凤慌的敛容端坐。翠凤越发大怒道：“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走过去拉住他耳朵，往下一摔。珠凤从高椅上扑地一交，急爬起来，站过一傍，只披嘴咽气，却不敢哭。

幸值赵家姆来催，说：“马车来哉。”翠凤才丢开手，拿起床上衣裳来看看，皱眉道：“我勰着俚。”叫赵家姆开橱，自拣一件织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宁绸棉袄穿了，再添上一条膏荷绉面品月缎脚松江花边夹裤，又鲜艳又雅净。子富呆着脸只管看。赵家姆收起那一套衣裳，问子富：“阿要着马褂？”子富自觉不好意思，即取马褂披在身上，说道：“我



先去哉。”一径趲下楼来，令高升随去。

出至尚仁里口，见是两把皮篷车，自向前面一把坐了。随后赵家姆提银水烟筒前行，翠凤挈着金凤缓缓而来，去后面坐了那一把。高升也蹀上车后踏镫。四轮一发，电掣魔驰的去了。

第八回终。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按：罗子富和黄翠凤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道遇一把轿车驶过，自东而西，恰好与子富坐的车并驾齐驱。子富望那玻璃窗内，原来是王莲生带着张蕙贞同车并坐。大家见了，只点头微笑。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这马见有前车引领，也自跟着纵辔飞跑。趁此下桥之势，滔滔滚滚，直奔静安寺来，一转瞬间，明园在望。当下鱼贯而入，停在穿堂阶下。

罗子富、王莲生下车相见，会齐了张蕙贞、黄翠凤、黄金凤及赵家姆一淘上楼。管家高升知没甚事，自在楼下伺候。王莲生说前轩爽朗，同罗子富各据一桌，相与凭栏远眺，淪茗清淡。王莲生问如何昨夜又去黄翠凤家吃酒，罗子富约略说了几句。罗子富也问如何认识张蕙贞，从何处调头过来，王莲生也说了。罗子富道：“耐胆倒大得野噪！拨来沈小红晓得仔末，也好哉。”王莲生嘿然无语，只雌着嘴笑。黄翠凤解说道：“前末说得王老爷来阿有点相像嘎！见相好



也怕仔末，见仔家主婆那价呢？”子富道：“耐阿看见《梳妆》、《跪池》两出戏？”翠凤道：“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说得！”一句倒说得王莲生、张蕙贞都笑起来。罗子富也笑道：“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

于是大家或坐或立，随意赏玩。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禊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

忽然又来了一个俊俏伶俐后生，穿着挖云镶边马甲，洒绣滚脚套裤，直至前轩站住，一眼注定张蕙贞，看了又孜孜的笑。看得蕙贞不耐烦，别转头去。王莲生见那后生大约是大观园戏班里武小生小柳儿，便不理睬。那小柳儿站一会，也就去了。

黄翠凤换了金凤，自去爬着栏杆看进来的马车。看不多时，忽招手叫罗子富道：“耐来看哩！”子富往下看时，不是别人，恰是沈小红，随身旧衣裳，头也没有梳便来了，正在穿堂前下车。子富忙向王莲生点首儿，悄说：“沈小红来哉。”莲生忙也来看，问：“来啲陆里？”翠凤道：“楼浪来哉呀。”

莲生回身，想要迎出去。只见沈小红早上楼来，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娘姨阿珠、大姐阿金大，径往前轩扑来。劈面撞见王莲生，也不说甚么，只伸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莲生吃这一戳，侧身闪过一傍。小红得空，迈步上前，一手抓



住张蕙贞胸脯，一手轮起拳头便打。蕙贞不曾堤防，避又避不开，挡又挡不住，也就抓住小红，一面还手，一面喊道：“耐噪是啥人嘎！阿有啥勿问情由就打起人来哉嘎！”小红一声儿不言语，只是闷打，两上扭结做一处。黄翠凤、金凤见来势泼悍，退入轩后房里去，赵家姆也不好来劝。罗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红：“放手，有闲话末好说个晚！”小红得手，如何肯放？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阿珠、阿金大还在暗里助小红打冷拳。

楼下吃茶的听见楼上打架，都跑上来看。莲生看不过，只得过去勾了小红臂膊要往后扳，却扳不动，即又横身插在中间，猛可里把小红一推，才推开了。小红吃这一推，倒退了几步，靠住背后板壁，没有吃跌。蕙贞脱身站在当地，手指着小红，且哭且骂。小红要奔上去，被莲生叉住小红两肋，抵紧在板壁上，没口子分说道：“耐要说啥闲话搭我说好哉，勿关俚啥事，耐去打俚做啥？”小红总没听见，把莲生口咬指掐。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

不料，刺斜里阿珠抢出来，两手格开莲生，嚷道：“耐来帮啥人嘎，阿要面孔！”阿金大把莲生拦腰抱住，也嚷道：“耐倒帮仔别人来打倪先生哉，连搭倪先生也勿认得哉！”两个故意和莲生厮缠住了。小红乘势挣出身子，呼的一阵风赶上蕙贞，又打将起来。莲生被他两个软禁了，无可排解。

蕙贞本不是小红对手，更兼小红拚着命，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早打得蕙贞桃花水泛，群玉山颓，素面朝天，金莲堕地。蕙贞还是不绝口的哭骂。看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一带前轩，却不动手。莲生见不是事，狠命一洒，撇了阿珠、阿金大两个，分开看的人，要去楼下喊人来搭救。适遇



明园管帐的站在帐房门口探望，莲生是认得的，急说道：“快点叫两个堂倌来拉开仔哩，要打出人命来哉呀！”说了，又挤出前轩来。只见小红竟掀倒蕙贞，仰叉在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阿珠、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动弹不得。蕙贞两脚乱蹬，只喊救命。看的人也齐声发喊，说：“打勿得哉！”

莲生一时火起，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开去。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滚喊叫。阿珠忙站起来奔莲生，嚷道：“耐倒好意思打起倪来哉，耐阿算得是人嘎！”一头撞到莲生怀里，连说：“耐打哩耐打哩！”莲生立不定脚，往后一仰，倒栽葱跌下去，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阿珠连身撞去，收札不来，也往前一扑，正伏在莲生的身上。五个人满地乱打，索性打成一团糟，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来。

幸而三四个堂倌带领外国巡捕上楼，喝一声：“不许打！”阿珠、阿金大见了，已自一骨碌爬起。莲生挽了堂倌的手起来。堂倌把小红拉过一边，然后搀扶着蕙贞坐在楼板上。小红被堂倌拦截，不好施展，方才大放悲声，号啕痛哭，两只脚跺得楼板似擂鼓一般。阿珠、阿金大都跟着海骂。莲生气得怔怔的，半晌说不出话。还是赵家姆去寻过那一只鞋给蕙贞穿上，与堂倌左提右挈，抬身立定，慢慢的送至轩后房里去歇歇。

巡捕扬起手中短棒，吓散了看的人，复指指楼梯，叫小红下去。小红不敢倔强，同阿珠、阿金大一路哭着、骂着，上车自回。

莲生顾不得小红，忙去轩后房里看蕙贞。只见管帐的与罗子富、黄翠凤、黄金凤簇拥在那里讲说。张蕙贞直挺挺躺



在榻床上，赵家姆替他挽起头发。王莲生忙问如何，赵家姆道：“还好，就肋里伤仔点，勿碍事。”管帐的道：“勿碍事末也险个哉！为啥勿带个娘姨出来？有仔个娘姨来里，就吃亏也好点。”王莲生听说，又添了一桩心事，踌躇一回，只得央黄翠凤，要借他娘姨赵家姆送转去。翠凤道：“王老爷，我说耐要自家送得去好。倒勿是为啥别样，俚吃仔亏转去，俚啲娘姨、大姐、相帮啲陆里一个肯罢嘎？倘忙喊仔十几个人，赶到沈小红搭去打还俚一顿，闯出点穷祸来，原是耐王老爷该晦气。耐自家去末，先搭俚啲说明明白，阿是嘎？”管帐的道：“说得勿差，耐自家送转去好。”

莲生终不愿自己送去，又说不出为什么，只再三求告翠凤。翠凤不得已应了，乃嘱咐赵家姆道：“耐去搭俚啲说，事体末有王老爷来里，教俚啲勸管帐。”又说：“蕙贞阿哥，阿是？耐自家也说一声末哉。”张蕙贞点点头。

管家高升在房门口问：“阿要喊马车？”赵家姆道：“才去喊得来哉晚。”高升立即去喊。赵家姆将银水烟筒交与黄翠凤，便去扶起张蕙贞来。蕙贞看看王莲生，要说又没的说。莲生忙道：“耐气末勸气，原快快活活转去，赛过拨一只邪狗来咬仔一口，也无啥要紧。耐要气出点病来，倒犯勿着。我晚歇转来仔就来，耐放心。”蕙贞也点点头，搭着赵家姆肩膀，一步一步硬撑下梯。管帐的道：“头面带仔去哩！”王莲生见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饰，知是打坏的，说道：“我搭俚收捉末哉。”堂倌又送上银水烟筒，说：“磕在楼下阶台上，瘪了。”莲生一总拿手巾包起。黄翠凤催道：“倪也转去哉晚。”说着，挈了金凤先行。王莲生乃向管帐的拱手道谢，并说：“所有碰坏家生，照例赔补。堂倌啲另外再



谢。”管帐的道：“小意思，说啥赔嘎。”

罗子富也向管帐的作别，与王莲生同下楼来。问高升，知道张蕙贞、赵家姆已同车而去，黄翠凤妹妹还等在车上。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

罗子富请王莲生至黄翠凤家。上楼进房，子富亲自点起烟灯来，请莲生吸烟。翠凤方脱换衣裳，见了道：“王老爷半日勿用烟哉嘛，阿瘾嘎？”随叫小阿宝：“耐绞仔手巾，搭王老爷来装筒烟。”莲生道：“我自家装末哉。”翠凤道：“倪有发好个来里，阿好？”随叫小阿宝去喊金凤来拿。金凤也脱换了衣裳，过来见莲生，先笑道：“阿唷！王老爷，要吓煞呆！我吓得来拖牢仔阿姐，说：‘倪转去罢！晚歇打起倪来末，那价哩？’王老爷阿吓嘎？”莲生倒不禁一笑。罗子富、黄翠凤也都笑了。

金凤向烟盘里拣取一个海棠花式牛角盒子，揭开盖，盒内满满盛着烟泡，奉与王莲生。莲生即烧烟泡来吸。吸了几口，听得楼下有赵家姆声音。王莲生又坐起来听。黄翠凤见莲生着急，忙喊：“赵家姆来哩。”赵家姆见了莲生，回说：“送得去哉，一直送到仔楼浪呆。俚呆说：‘有王老爷搭倪做主末，最好哉。教王老爷转来仔就来。’俚呆还谢谢我，教我来谢谢先生，倒要好煞呆。”莲生听了，才放下了一半心。

接着王莲生的管家来安来寻。莲生唤至当面，问有甚事。来安道：“沈小红呆娘姨坎坎来说，沈小红要到公馆里来。”莲生听了，心中又不大自在。黄翠凤向莲生道：“我看沈小红比勿得张蕙贞。耐张蕙贞搭无啥要紧，就明朝去也正好。倒是沈小红搭耐就要去一埭呆，倒还要去吃两声闲话哉哩。”莲生着实沉吟，蹙额无语。翠凤笑道：“王老爷，耐勳



见仔沈小红怕哩！有闲话末响响落落搭俚说，耐怕仔俚倒勿好说啥战。”

莲生俄延了半日，叫来安打轿子来再说。却将那首饰包交来安收藏。来安接了回去。罗子富道：“沈小红倒看勿出，凶煞噪。”翠凤道：“沈小红末，算啥凶嘎！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噪，自家末打得吃力煞，打坏个头面，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倒害仔王老爷，阿有啥趣势？”子富道：“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翠凤笑道：“我啊，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哩。要末耐到蒋月琴搭去一埭试试看，阿好？”子富笑道：“就去仔末，怕耐啥嘎！耐勿入调末，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翠凤把眼一瞟，笑道：“噢唷，倒说得体面噪！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嘎，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王莲生一口烟吸在嘴里，听翠凤说，几乎笑的呛出来。子富不好意思，搭讪说道：“耐噪人一点点无拨啥道理！耐自家也去想想看，耐做个信人末，几花客人做仔去，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信人，故末啥道理哩？也亏耐噪有面孔说得出！”翠凤笑道：“为啥说勿出嘎？倪是做生意，叫无法哧。耐搭我一年三节生意包仔下来，我就做耐一千仔，蛮好。”子富道：“耐要想敲我一千仔哉！”翠凤道：“做仔耐一千仔，勿敲耐敲啥人嘎？耐倒说得有道理。”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耐有道理末，耐说哧。啥勿响哉嘎？”子富笑道：“阿有啥说嘎，拨耐钝光哉哩。”翠凤也笑道：“耐自家说得勿好，倒说我钝光。”

谈笑之间，早又上灯以后。小阿宝送上票头一张，呈与罗子富。子富看毕，授与王莲生。莲生慌的接来看，是洪善卿催请子富的，便不在意。再看下面，另行添写有“莲翁若



在，同请光临”八个字。莲生攒眉道：“我勿去哉哩。”子富道：“善卿难得吃台把酒，耐原去应酬歇，就勿叫局也无啥。”黄翠凤道：“王老爷，耐酒倒要去吃味，耐勿去吃酒，倒拨沈小红味好笑。我说耐只当无拨啥事体，酒末只管去吃，吃仔酒末就台面浪约好两个朋友，散下来一淘到小红搭去，阿是蛮好？”莲生一想勿差，就依着翠凤说，忙又吸了两口烟。来安领轿子来了，也呈上一张洪善卿请客票头。子富道：“一淘去哉嘛。”莲生点头说好。子富令喊高升。高升回说：“轿子等仔歇哉。”于是，王莲生、罗子富各自坐轿，并赴公阳里周双珠家。

到了楼上，洪善卿迎着，见两位一淘来了，便叫娘姨阿金喊“起手巾”，随请两位进房。房里先到的有葛仲英、陈小云、汤啸庵三位；还有两位面生的，乃是张小村、赵朴斋。大家问姓通名，拱手让坐。外场已绞了手巾上来。汤啸庵忙问王莲生：“叫啥人？”莲生道：“我勿叫哉。”周双珠插嘴道：“耐末阿有啥勿叫局个嘎？”洪善卿道：“就叫仔个清倌人罢。”汤啸庵道：“我来荐一个，包耐出色。”遂把手一指，“耐看哩。”王莲生回头看时，周双珠肩下坐着一个清倌人，羞怯怯的低下头去，再也不抬起来。罗子富先过去弯着腰一看，道：“我只道是双宝，倒勿是。”周双珠道：“俚叫双玉。”王莲生道：“本堂局蛮好，写末哉。”

洪善卿等汤啸庵写毕局票，即请入席。大姐巧因立在周双玉身傍，说道：“过去换衣裳哉嘛。”双玉乃回身出房。

第九回终。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按：周双玉趑进对过自己房里，巧因跟过来问双玉道：“出局衣裳，无恁阿曾拨来耐？”双玉摇摇头。巧因道：“我去搭耐问声看。耐拿鬓脚来刷刷哩。”说了，忙下楼去问老鸨周兰。双玉自把保险台灯移梳妆台上，且不去刷鬓脚，就在床沿坐下，悄悄的侧耳而听。

原来周双玉房间底下乃是老鸨周兰自己卧室，那周双宝搬下去铺的房间却在周双珠的房间底下。当时听得老鸨周兰叫巧因掌起灯来，开橱启箱，翻腾一会；又咕咕唧唧说了许多闲话，然后出房；却又往双宝房背后去，不知做甚么，一些也听不见。

双玉方才丢开，起身对镜，照见两边鬓脚稍微松了些，随取抿子轻轻刷了几刷，已自熨贴。只见巧因怀里抱着衣裳，同周兰上楼来了。双玉收过抿子，便要取衣裳来穿。周兰道：“慢点哩。耐个头勿好哩，啥毛得来。”乃将手中揣着的豆蔻盒子放下，亲自动手替双玉弄头。捏了又捏，揪了又



揪，浓浓的蘸透了一根子刨花浸的水，顺着螺丝旋刷进去，又刷过周围刘海头。刷的那水从头颈里直流下去，连前面额角上也亮晶晶都是水渍。双玉伸手去拭，周兰忙阻止道：“耐勦动哩。”遂用手巾在头颈里略掩一掩，叫双玉转过脸来，仔细端详一回，说：“好哉。”

巧因在傍提着衣裳领口，伏侍双玉穿将起来，是一件织金撇兰盆景一色镶滚湖色宁绸棉袄。巧因看了道：“实概件衣裳，我好像勿曾看见歇。”周兰道：“耐末陆里看得见？说起来还是大先生个哉。俚哋姊妹三家头，才有点怪脾气。随便啥衣裳哉，头面哉，才要自家撑得起来；别人个物事，就拨来俚，俚也勿要。双珠个头面末，也勿算少。单说衣裳，是陆里及得来阿大搭阿二嘎？比仔双珠要多几花哋！俚哋嫁出去辰光，拣中意点末拿仔去，剩下来也有几箱子。我收捉仔起来，一直用勿着，还有啥人来着哩？就拨来双宝着过歇，也勿多几件。还有几几花花，连搭双宝也勿曾看见歇，勦说啥耐哉。”

双玉穿上棉袄，向大洋镜前走了几步，托起臂膊，比比出手。周兰过去把衣襟绉纹拉直些，又唠叨说道：“耐要自家有志气，做生意末巴结点，阿晓得？我眼睛里望出来，无啥亲生勿亲生，才是我因件。耐倘然学得到双珠阿姐末，大先生、二先生几花衣裳头面，随便耐中意陆里一样，只管拿得去末哉。要像仔双宝样子，就算是我亲生因件，我也勿高兴拨俚哩。”双玉只听着不言语。周兰问他：“阿听见？”双玉说：“听见哉。”周兰道：“价末耐也答应声哩，啥一声也勿响嘎？”

巧因听台面上叫的局先已到了，急取豆蔻盒子，连声催



促，方剪住周兰的话头，挽了双玉，往前便走，却忽然想起银水烟筒来。巧因道：“就三先生搭拿仔根罢。”周兰道：“勿要！耐到双宝搭去拿得来。双宝一根末让俚用仔，我再拿一根出来拨来双宝。”

巧因赶着跑去。周兰又教导些台面规矩与双玉听，并说：“耐勿晓得末，问阿姐好哉。阿姐搭耐说啥闲话，耐听好仔，勿忘记。耐要是勿肯听人闲话，我先搭耐说一声，耐自家吃苦，到底无啥好处。”周兰说一句，双玉应一声。须臾，巧因取银水烟筒回来，周兰自下楼去。

巧因忙挈双玉至这边台面上。只见先到的只有一个局，乃是陈小云的相好金巧珍，住在同安里口，只隔一条三马路，走过来就是，所以早些。当时金巧珍拉开嗓子唱京调，引得罗子富兴高采烈，摆庄豁拳。更有赵朴斋、张小村刻意奉承，极力鼓舞，此外诸位也就随和着。独有王莲生没精打采，坐也坐不住。周双珠知道是厌烦，问他：“阿到对过去坐歇？”莲生正中胸怀，即时离席。

巧因领着趲过周双玉房间，点了烟灯，冲了茶碗，向莲生道：“我去喊双玉来。”莲生阻挡不及，只好听他喊去。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脱换衣裳，远远的端坐相陪，嘿然无语。莲生自然不去兜搭。一会儿，巧因又跑来张罗，叮嘱双玉陪着，也就去了。

莲生吸了两口烟，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热闹得不耐烦，倒是双玉还静静的坐在那里低头敛足弄手帕子。莲生心有所感，不觉暗暗赞叹了一番。忽呼得娘姨阿金走出当中间，高声喊“绞手巾”。一时，履声、舄声、帘钩声、客辞主人声、主人送客声，杂沓并作。却不知去的是谁，只觉得



台面上冷静了许多。随后汤啸庵也踱过这边房里来，吃得绯红的脸，一手拿着柳条剔牙杖剔牙，随意向榻床下首歪着，看莲生烧烟。莲生问：“子富去哉？”啸庵道：“俚哋还有啥局头，搭仲英、小云一淘去哉。”

莲生遂约啸庵同洪善卿到沈小红家去。啸庵会意应诺。及巧因来请用饭，两人方过那边归席入座。汤啸庵向洪善卿耳边说了几句，善卿听了微笑。周双珠也点头笑道：“耐哋说啥，我也懂来里哉。啸庵道：“耐说说看。”双珠把嘴望莲生一努。大家笑着，都吃过饭。张小村知道他们有事，和赵朴斋告辞先行。王莲生道：“倪也去罢。”汤啸庵、洪善卿说“好”。周双珠忙喊双玉过来，送至楼门而回。

三人缓步同行。来安叫轿夫抬空轿子跟随在后，出了公阳里，就对门进同安里，穿至西荟芳里口，适被娘姨阿珠的儿子暗中瞧见，跑去报信。阿珠迎出门首，笑嘻嘻说道：“我说王老爷要来快哉，倒刚刚来哉。”

当下王莲生在前，与汤啸庵、洪善卿进门；后面跟着阿珠，接踵上楼。早听得房间里小脚高底一阵怪响。王莲生方跨进当中间房门，只见沈小红越发蓬头垢面，如鬼怪一般，飞也似赶出当中间，望莲生纵身直扑上去。莲生错愕倒退。大姐阿金大随后追到，两手合抱拢来，扳住小红胸脯，只喊说：“先生勦哩！”慌的阿珠抢上去叉住小红臂膊，也喊说：“先生耐慢点看！”小红咬牙切齿，恨道：“耐哋走开点哩！我要死未关耐哋啥事嘎？”阿珠连连劝道：“耐就要死未，也勿实概个碗。故歇王老爷来仔，也好等王老爷说起来；说勿好，耐再去死未哉碗。”小红一心和莲生拚命，那里肯依。汤啸庵、洪善卿见如此撒泼，不好说甚，只是冷笑。莲生又



羞又恼，又怕又急，四下里一逼，倒逼出些火性来，也冷笑说道：“让俚去死末哉！”说了一句，回身便走。汤啸庵、洪善卿只得跟着走了。

阿珠见光景不好，也顾不得小红，赶紧来拉莲生；被莲生一豁，洒脱袖子，竟下楼梯。忽听得当中间板壁“蓬咚蓬咚”震天价响起来，阿金大在内极声喊道：“勿好哉，先生撞煞哉呀！”就这一声喊里，唤起楼下三四个外场，只道有甚祸事，急急跑上楼来，适与莲生等挤住在楼梯上。阿珠把莲生死拖活拽，往里挣去。汤啸庵、洪善卿料道走不脱，也揸掇莲生回至当中间。只见小红还把头狠命往板壁上磕，阿多大扳住胸脯，那里扳得开。阿珠着了忙，也狠命的拦腰一抱抱起来。汤啸庵、洪善卿齐说道：“小红耐算啥哩？有闲话说末哉，实概样子，耐小红也犯勿着碗。”阿珠摸摸小红的头，没甚伤损，只有额角边被板壁上钉的钉头碰破些油皮，也不至流血。阿金大上前把手心摩挲着，道：“耐看阿险嘎！撞来啲太阳里末，那价呢？”

莲生正站在一傍发呆。阿珠一眼睃见，说道：“王老爷，闯出穷祸来，耐也脱⁴了个哩！勦看仔像无要紧。”外场见没事，都笑道：“倒吓得倪来要死！快点搀先生房间里去罢。”阿珠仍抱起小红来。阿金大拉了莲生、汤啸庵、洪善卿一同簇拥至房里。阿珠放小红向榻床躺下。阿金大端整茶碗，叫外场冲了茶。外场囑付阿珠说：“耐啲小心点末哉。”都讪笑着下楼去了。

王莲生、汤啸庵、洪善卿一溜儿坐在靠壁高椅上。小红背灯向壁，掩面而哭。阿珠靠小红身傍坐着，慢慢与王莲生说道：“王老爷，耐自家勿好，转差仔念头。耐起初要搭倪



先生说明白仔，耐就去做仔十个张蕙贞，倪先生也无啥哋。为仔耐瞒仔倪先生末倒勿好哉。倪先生晓得耐去做仔张蕙贞，说难是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拨来张蕙贞噪拉仔去哉。”洪善卿不待说完，即拦说道：“王老爷不过昨日夜头来噪张蕙贞搭吃仔台酒，故歇原到该搭来哉哋。”阿珠立起身来，走过洪善卿身傍，轻声说道：“洪老爷，耐是蛮明白来里。倪先生倒勤怪俚，俚是发极仔了呀。王老爷先起头做倪先生辰光，还有好几户老客人噪。后来搭王老爷要好仔末，有个把客人阿要动气勿来哉了？倪末去请哉哋。王老爷就搭倪先生说：‘俚噪勿来，让俚噪勿来末哉，我一干仔来搭耐撑场面。’王老爷，阿是耐说来噪个闲话？先生有仔王老爷，倒蛮放心，请也勿去请哉。难末一户一户客人才勿来哉，到故歇是无拨哉，就剩仔王老爷一千仔哉。洪老爷，耐说王老爷去做仔张蕙贞，倪先生阿要发极？”汤啸庵接说道：“难也勤去说哉。”张蕙贞噪末坍仔台哉，王老爷原到该搭来，耐沈小红场面也可以过得去哉。大家勤说哉，阿是？”

小红正哭得涕泪交颐，听啸庵说，便分说道：“汤老爷，耐问声俚看：俚自家搭我说，教我生意勤做哉，条子末摔脱仔。我听仔俚，客人叫局也勿去。俚还搭我说，俚说：‘耐少来噪几花债末，我来搭耐还末哉。’我听仔快活煞，张开仔两只眼睛单望俚一千仔，望俚搭我还清仔债末，我也有仔好日脚哉。陆里晓得俚一直来里骗我！骗到我今日之下，索性豁脱仔，去包仔个张蕙贞哩！”说到这里，两脚一跺，身子一掀，俯仰号啕，放声大哭。哭了又道：“俚就要去做张蕙贞，也无啥！我自家想想，衣裳末着完哉，头面末当脱哉，客人末一个也无拨哉，倒欠仔一身债。弄得我上勿上，



落勿落，难末教我那价哩？”汤啸庵微笑道：“故也无啥那价。王老爷原来里，衣裳头面原教王老爷办得来，债末教王老爷去还清仔，阿是才舒齐哉呢？”

小红道：“汤老爷，勿瞒耐说，王老爷来里该搭做仔两年半，买来啲几花物事才来里眼睛前头。张蕙贞搭勿到十日天，从头浪起到脚浪，陆里一样勿搭俚办起来？还有朋友啲拍马屁鬼讨好，连忙搭俚买好仔家生送得去铺房间。耐汤老爷陆里晓得哩！”洪善卿插说道：“王老爷也叫瞎说！堂子里做个把信人，只要局帐清爽仔末是哉。信人欠来啲债，关客人啥事，要客人来搭俚还。老实说，信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是做一个信人。高兴多走走，勿高兴就少走走，无啥多花枝枝节节呢！”

小红正要回嘴，阿珠赶着钱说道：“洪老爷说得勿差，‘信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倪先生也有好几户客人啲，为啥要耐王老爷一干仔来撑场面哩？耐就一干仔撑仔场面、勿来搭倪先生还债，倪先生就欠仔一万债，阿好搭耐王老爷说，要耐王老爷来还嘎？耐王老爷自家搭倪先生说，要搭倪先生还债。只要王老爷真真还清仔，倪先生阿有啥枝枝节节？耐就去做仔张蕙贞，‘客人也勿是做一个信人’，倪先生阿好说耐啥？故歇耐王老爷原勿曾搭倪先生还歇一点点债，倒先去做仔张蕙贞哉。耐王老爷想想看，阿是倪先生来里枝枝节节呢？阿是耐王老爷自家来啲枝枝节节？”说罢，睨了王莲生半日。

莲生仰着脸，只不做声。洪善卿笑道：“俚啲啥枝枝节节也勿关倪事，倪要去哉。”遂与汤啸庵立起身来。莲生意思要一同去，小红只做看不见，倒是阿金大捺住莲生道：



“咦！王老爷，耐阿了去嘎？”阿珠喝阿金大放手，却向莲生道：“王老爷耐要去，去末哉；倪是勿好来屈留耐，就搭耐说一声是哉。昨日夜头我搭阿金大两家头陪倪先生坐来噪床浪，坐仔一夜天勿曾困，今夜头倪要困去哉。倪娘姨噪到底无啥干己，就闯仔点穷祸，也勿关倪事。倪先说仔末，王老爷也怪勿着倪。”几句说得莲生左右为难，不得主意。汤啸庵向莲生道：“倪先去，耐坐歇罢。”莲生乃附耳嘱他去张蕙贞家给个信。啸庵应诺，始与洪善卿偕行。小红却也抬身送了两步，说道：“倒难为仔耐噪，明朝倪也摆个双台谢谢耐噪末哉。”说着，倒自己笑了。莲生也忍不住要笑。

小红转身，伸一个指头向莲生脸上连点几点，道：“耐末……”只说得两字，便缩住了，却“哼”的一声，像是叹气。半晌又道：“耐一千仔来末，阿怕倪欺瞒仔耐嘎？耐算教两个朋友来做帮手，帮仔耐说闲话，阿要气煞人！”莲生自觉羞惭，佯作不睬。阿珠冷笑两声，道：“王老爷倒蛮好，才是朋友噪搭俚出个主意。王老爷末去听仔俚。就张蕙贞搭，勿是朋友同得去，陆里认得嘎？”小红道：“红蕙贞搭倒勿是朋友，俚乃自家去打个野鸡。”阿珠道：“故歇是勿是野鸡哉，也算仔长三哉！叫仔一班小堂名，显焕得来！王老爷做仔几日天，用脱仔几花？阿有千把嘎？”莲生道：“耐噪勔瞎说！”阿珠道：“倒角是瞎说哩！”随将烟盘收拾干净，道：“王老爷吃烟罢，勔去转啥念头哉！”莲生乃去榻床躺下吸烟。阿珠、阿金大陆续下去。

第十回终。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寨联襟承厚待

按：沈小红坐在榻床下手，一言不发。莲生自在上手吸烟。房里没有第三个人。足有一点钟光景，小红又呜呜咽咽的哭起来。莲生搔耳爬腮，无可解劝，也就凭他哭去。无如小红这一哭，直哭得伤心惨目，没个收场。莲生没奈何，只得挨上去央告道：“耐噪意思我也蛮明白来里。我末就依仔耐，叨光耐勦哭哉，阿好？耐再要哭，我肚肠要拨来耐哭出来哉。”小红哽噎着嗔道：“勦来搭我瞎说！耐一径骗下来，骗到仔故歇，耐倒还要来骗我！耐定归要拿我性命来骗得去仔了罢噪。”莲生道：“我故歇随便说啥闲话，耐总勿相信，说是我骗耐。难也勦说哉，我明朝就去打一张庄票来搭耐还债，耐说阿好？”小红道：“耐个主意勿差，耐搭我还清仔债末，该搭勿来哉，阿是？故末好去做张蕙贞哉，阿是？耐倒乖来噪！耐勿情愿搭我还末，我也勦耐还哉！”说着，仍别转头去，吞声暗哭。莲生急道：“啥人说去做张蕙贞嘎？”小红道：“耐勿去哉？”莲生道：“勿去哉！”被小红劈面咄了一



口，大声道：“耐去骗末哉！耐看来噪，我明朝死来噪张蕙贞搭去。”莲生一时摸不着头脑，呆脸思索，没得回话。

适值阿珠提水铤子上来冲茶，莲生叫住，细细告诉他，问他：“小红是啥意思？”阿珠笑道：“王老爷蛮明白噪，倪末陆里晓得嘎？”莲生道：“耐倒说得好，我为仔勿明白了问耐嘛！”阿珠笑道：“王老爷，耐是聪明人，阿有啥勿明白嘎！耐想：倪先生一径搭耐蛮要好，耐为啥勿搭倪先生还债呢？今朝反仔一场，耐倒要搭倪先生还债哉，阿像是耐动气仔了说个闲话？耐为动气了说搭倪先生还债，耐想倪先生阿要耐还嘎？”莲生跳起来跺脚道：“只要俚勿动气末才是哉，倒说我动气！”阿珠笑道：“倪先生倒也无啥动气，单为仔王老爷嘛。耐想：倪先生阿有第二户客人？耐王老爷再勿来仔，教倪先生那价呢？只要倪先生面浪交代得过，耐就再去做个张蕙贞，也夫啥要紧。倪先生欠来噪几花债，早末也要耐王老爷还，晚末也要耐王老爷还，随耐王老爷个便好哉！耐王老爷待倪先生要好勿要好，也勿在乎此。王老爷阿对？”莲生道：“耐也说得勿明白嘛。我勿搭俚还债末，生来说我勿好；我就搭俚还仔债，俚原说我勿好。俚到底要我那价末算我要好哉哩？”阿珠笑道：“王老爷也说笑话哉，阿要我来教耐？”说着，提水铤子一路佯笑下楼去了。

莲生一想没奈何，只得打叠起千百样柔情软语去伏侍小红。小红见莲生真个肯去还债，也落得收场，遂趁此渐渐的止住哭声。莲生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小红一面拿手帕子拭泪，一面还咕噜道：“耐只怪我动气，耐也替我想想看，比方耐做仔我，阿要动气？”莲生忙陪笑道：“应该动气，应该动气！我做仔耐是一径要动到天亮噪。”说得小红也要笑出



来，却勉强忍住道：“厚皮噪来，啥人来理耐嘎。”

一语未了，忽听得半空中“啲啲啲”一阵钟声。小红先听见，即说：“阿是撞乱钟？”莲生听了，忙推开一扇玻璃窗，望下喊道：“撞乱钟哉！”阿珠在楼下接应，也喊说：“撞乱钟哉，耐噪快点去看看啲！”随后有几个外场赶紧飞跑出门。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有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噪东棋盘街噪。”莲生忙端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莲生着急，喊：“来安！”外场回说：“来二爷搭轿班才跑得去看去哉。”莲生急得心里突突的跳。小红道：“东棋盘街末关耐啥事嘎？”莲生道：“我对门就是东棋盘街碗。”小红道：“还隔出一条五马路噪。”

正说时，来安也跑回来，在天井里叫“老爷”，报说道：“东棋盘街东首，远勿多啲。巡捕看来噪，走勿过哉。”莲生一听，拔步便走。小红道：“耐去哉？”莲生道：“我去仔就来。”莲生只唤来安跟了，一直跑出四马路，望前面火光急急的赶。

刚至南昼锦里口，只见陈小云独自一个站在廊下看火。莲生拉他同去，小云道：“慢点走末哉。耐有保险来噪，怕啥嘎？”莲生脚下方放松些。只见转弯角上有个外国巡捕，带领多人整理皮带，通长衔接做一条，横放在地上，开了自来水管，将皮带一端套上龙头，并没有一些水声，却不知不觉皮带早涨胖起来，绷得紧紧的。于是顺着皮带而行，将近五马路，被巡捕挡住。莲生打两句外国话，才放过去。那火



看去还离着好些，但耳朵边已拉拉杂杂爆得怪响，倒像放几千万炮燄一般，头上火星乱打下来。

莲生、小云把袖子遮了头，和来安一口气跑至公馆门首，只见莲生的侄儿及厨子、打杂的都在廊下，争先诉说道：“保险局里来看过歇，说勿要紧，放心末哉。”陈小云道：“要紧末勿要紧，耐拿保险单自家带来噪身边，洋钱末放铁箱子里，还有啥帐目、契券、照票多花末，理齐仔一搭，交代一个人好哉。物事勦去动。”莲生道：“我保险单寄来噪朋友搭哋。”小云道：“寄来噪朋友搭末最好哉。”

莲生遂邀小云到楼上房里，央小云帮着收拾。忽又听得“豁刺刺”一声响，知道是坍下屋面，慌去楼窗口看。那火舌头越发焰起来，高了丈余，趁着风势，正呼呼的发啸。莲生又慌的转身收拾，顾了这样却忘了那样，只得胡乱收拾完毕，再问小云道：“耐搭我想想看，阿忘记啥？”小云道：“也无啥哉。”耐勦极哩，包耐勿要紧。”莲生也不答话，仍去站在楼窗口。忽又见火光里冒出一团团黑烟，夹着火星滚上去，直冲至半天里。门首许多人齐声说：“好哉，好哉！”小云也来看了，说道：“药水龙来哉，打仔下去哉。”果然那火舌头低了些，渐渐看不见了，连黑烟也淡将下去。莲生始放心归坐。小云笑道：“耐保仔险末阿有啥勿放心哩？保险行里勿曾来，耐自家倒先发极哉，赛过勿曾保险哋。”莲生也笑道：“我也晓得勿要紧，看仔阿要发极嘎！”

不多时，只听得一路车轮碾动，气管中“呜呜”作放气声，乃是水龙打灭了火回去的。接着莲生的侄儿同来安等说着话，也都回进门来。莲生喊来安冲茶。小云道：“倪要去困去哉。”莲生道：“原搭耐一淘去。”小云道：“到陆里？”



莲生说是“沈小红搭”。小云不去再问，下楼出门，正遇着轿班抬回空轿子来，停在门口。小云便道：“耐坐轿子去，我先去哉。”莲生也就依了，乃送小云先行。

小云见东首火场上原是烟腾腾地，只变作蛋白色，信步走去望望。无如地下被水龙浇得湿漉漉的，与那砖头瓦片，七高八低，只好在棋盘街口站住，觉有一股热气随风吹来，带着些灰尘气，着实难闻。小云忙回步而西，却见来安跟王莲生轿子已去有一箭多远，马路上寂然无声。这夜既望之月，原是的皎圆的，逼得电气灯分外精神，如置身水晶宫中。

小云自己徜徉一回，不料黑暗处，好像一个无常鬼直挺挺站立。正要发喊，那鬼倒走到亮里来，方看清是红头巡捕。小云不禁好笑。当下径归南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楼上，管家长福伏侍睡下。

明日起身稍晚了些，又觉得懒懒的。饭后，想要吸口鸦片烟，只是往那里去吸？朱蔼人处虽近，闻得这两日陪了杭州黎篆鸿白相，未必在家。不如就金巧珍家，也甚便益。想毕，趑下楼来。胡竹山授与一张请客条子，说是即刻送来的。小云看是庄荔甫请至聚透堂陆秀宝房吃酒。记得荔甫做的信人叫陆秀林，如何倒在陆秀宝房吃酒起来？料道是代请的了。

小云撩下出门，也不坐包车，只从夹墙窄弄进去，穿至同安里口金巧珍家，只见金巧珍正在楼上当中间梳头。大姐银大请小云房间里去，取水烟筒要来装水烟。小云令银大点烟灯。银大道：“阿是要吃鸦片烟？我搭耐装。”小云道：“只要一点点，小筒头好哉。”



及至银大烧成一口鸦片烟，给小云吸了，那金巧珍也梳好头，进房换衣，却问小云道：“耐今朝无拨啥事体末，我搭耐去坐马车，阿好？”小云笑道：“耐还要想坐马车！张蕙贞睬拨沈小红打得来，为仔来睬坐马车咧。”巧珍道：“俚睬也自家谄头，拨来沈小红白打仔一顿。像倪，要有人来打仔倪，倪倒有饭吃哉。”小云道：“耐今朝啥高兴得来，想着去坐马车哉嘎？”巧珍道：“勿是高兴坐马车，为仔倪阿姐昨夜头吓得要死，跑到倪搭来哭，天亮仔坎坎转去，我要去望望倪阿好来睬。”小云道：“耐阿姐来里绘春堂，远开仔几花睬，吓啥嘎？”巧珍道：“耐倒说得写意睬！勿吓末，为啥人家才搬出来哉嘎？”小云道：“耐去望阿姐末，教我坐来睬马车浪等耐？”巧珍道：“耐就一淘去望望倪阿姐，也无啥。”小云道：“我去末算啥嘎？”巧珍道：“耐去喊仔挡干湿末哉。”小云想也好，便道：“价末就去哉咧。”巧珍即令娘姨阿海去叫外场喊马车。

须臾，马车已至同安里门口，陈小云、金巧珍带娘姨阿海坐了，叫车夫先从黄浦滩兜转到东棋盘街，车夫应诺。这一个圈仔没有多路，转眼间已至临河丽水台茶馆前停下。阿海领小云先行，巧珍缓步在后，进弄第一家便是绘春堂。

小云跟定阿海一直上楼。至房门前，阿海打起帘子，请小云进去。只见金巧珍的阿姐金爱珍靠窗而坐。面前铺着本针线簿子，在那里绣一只鞋面；一见小云，带笑说道：“陈老爷，难得到倪搭来咧。”阿海跟进去，接口道：“倪先生来望望耐呀。”爱珍道：“价末进来哩。”阿海道：“来睬来哉。”

爱珍忙出房去迎。阿海请小云坐下，也去了。却有一群油头粉面馆人，杂沓前来，只道小云是移茶客人，周围打成



栲栳圈儿，打情骂趣，假笑佯嗔，要小云攀相好。小云也觉其意，只不好说。适值金爱珍的娘姨来整备茶碗，小云乃叫他去喊干湿。那娘姨先怔了一怔，方笑说：“陈老爷勦客气哉。”小云道：“故是本家规矩哋，耐去喊末哉。”那些信人始知没想头而散。

一时，金爱珍、金巧珍并肩携手，和阿海同到房间里。巧珍一眼看见桌子上针线簿子，便去翻弄，翻出那鞋面来仔细玩索。爱珍敬过干温，即要给小云烧烟。小云道：“勦客气，我勿吃烟。”爱珍又亲自开了妆台抽屉，取出一盖碗玫瑰酱，拔根银簪插在碗里，请小云吃。小云觉很不过意，巧珍也道：“阿姐，耐勦去理俚，让俚一干仔坐来噪末哉。倪来说说闲话隍。”

爱珍只得叫娘姨来陪小云，自向窗下收拾起鞋面并针线簿子，笑道：“做得勿好。”巧珍道：“耐倒原做得蛮好，我有三年勿做，做勿来哉。旧年描好一双鞋样要做，停仔半个月，原拿得去教人做仔。教人做来噪鞋子总无拨自家做个好。”爱珍上前撩起巧珍裤脚，巧珍伸出脚来给爱珍看。爱珍道：“耐脚浪着来噪倒蛮有样子。”巧珍道：“就脚浪一双也勿好哋，走起来只望仔前头戳去，看勿留心要跌煞噪。”爱珍道：“耐自家无拨工夫去做末，只要教人做好仔，自家拿来上，就好哉。”巧珍道：“我原要想自家做，到底称心点。”

姊妹两个又说些别的闲话，不知说到什么事，忽然附耳低声，异常机密，还怕小云听见，商量要到间壁空房间去。巧珍嘱小云道：“耐等一歇。”爱珍问小云：“阿吃啥点心？”小云忙拦说：“倪勿多歇吃饭，勦客气。”爱珍道：“稍微点



点。”巧珍皱眉插嘴道：“阿姐，耐啥实概嘎，我搭耐阿有啥客气哩？俚乃要吃啥点心，我来说末哉，俚乃也勦吃哩。”爱珍不好再问，只丢个眼色与娘姨，却同巧珍去空房间说话。

不多时，那娘姨搬上四色点心，摆下三副牙筷，先请小云上坐。小云只得努力应命。再去间壁请巧珍时，巧珍还埋怨他阿姐，不肯来吃，被爱珍半拖半拽，让了过来。巧珍见有四色，又说道：“阿姐，倪勿来哉！耐算啥哩？”爱珍笑而不答，捺巧珍向高椅上与小云对面坐了，便取牙筷来要敬。巧珍道：“耐再要像客人来敬我，我勿吃哉。”爱珍道：“价末耐吃点哩。”当即转敬小云。小云道：“我自家吃仔歇哉，耐勦敬哉。”巧珍道：“耐啥一点点勿客气哉嘎？倒亏耐勦面孔。”小云笑道：“耐阿姐赛过是我阿姐，阿是无啥客气？”爱珍也笑道：“陈老爷倒会说噪。”巧珍向爱珍道：“耐自家也吃点哩，阿要倪来敬耐嘎？”小云听说，连忙取牙筷夹个烧卖送到爱珍面前。慌的爱珍起身说道：“陈老爷勦哩。”巧珍别转头一笑，又道：“耐勿吃，我也要来敬耐哉。”爱珍将烧卖送还盆内，自去夹些蛋糕奉陪。巧珍也只吃了一角蛋糕放下。小云倒四色都领略些。巧珍道：“有辰光教耐吃点心，耐勦吃。今朝倒吃仔多花。”小云笑道：“为仔阿姐去买起点心来请倪，倪少吃仔好像对勿住，阿是？”爱珍笑道：“陈老爷，耐倒说得倪来难为情煞哉！粗点心阿算啥敬意嘎？”

娘姨绞过手巾，阿海也来回说：“马车浪催仔几埭哉，我恨得来！”巧珍道：“倪也是好去哉，点心也吃过哉。”小云笑道：“耐算搭阿姐客气，吃仔点心谢也勿谢，到就要想去哉。也是个勦面孔。”巧珍笑道：“耐勿去，阿要想吃夜



饭？”爱珍笑道：“便夜饭是倪也吃得起哉，就请勿到陈老爷碗。”当时小云、巧珍道谢告辞而行。

第十一回终。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按：金巧珍和金爱珍一路说话，缓缓同行。陈小云走的快，先自上车，阿海也在车旁等候。金爱珍直送出棋盘街，眼看阿海搀巧珍上车坐定，扬鞭开轮，始回。

小云见天色将晚，不及再游静安寺，说与巧珍，令车夫仍打黄浦滩兜个圈子转去罢。于是出五马路，进大马路，复转过四马路，然后至三马路同安里口，卸车归家。

小云在巧珍房里略坐一刻，正要回店，适值车夫拉了包车来接，呈上两张请帖：一张是庄荔甫催请的，下面加上两句道：“善卿兄亦在坐，千万勿却是荷。”一张是王莲生请至沈小红家酒叙。

小云想：沈小红家断无不请善卿之理，不如先去应酬莲生这一局，好与善卿商定行止。遂叫车夫拉车到西荟芳里，自己却步行至沈小红家。只见房间里除王莲生主人之外，仅有两客，系莲生局里同事，即前夜张蕙贞台面带局来的醉汉：一位姓杨，号柳堂；一位姓吕，号杰臣。这两位与陈小



云虽非至交，却也熟识，彼此拱手就坐。随后管家来安请客回来，禀道：“各位老爷才说是‘就来’，就是朱老爷陪杭州黎篆鸿黎大人来啖，说‘谢谢’哉。”

王莲生没甚吩咐，来安放下横披客目，退出下去。莲生便叫阿珠喊外场摆台面。陈小云取客目来一看，共有十余位，问道：“阿是双台？”王莲生点点头。沈小红笑道：“倪勿然陆里晓得啥双台嘎，难末学仔乖，倒摆起双台来哉，也算体面体面。陈小云不禁笑了，再从头至尾看那客目中姓名，诧异得很，竟与前夜张蕙贞家请的客一个不减，一个不添。因问王莲生是何意，莲生但笑不言。杨柳堂、吕杰臣齐道：“想来是小红先生意思，耐说阿对？”陈小云恍然始悟。沈小红笑道：“耐啖瞎说！倪搭请朋友，只好拣几个知己点末请得来绷绷场面，比勿得别人家有面孔。就像朱老爷末，阿是看勿起倪勿来哉咯？”

说笑间，葛仲英、罗子富、汤啸庵先后到了，连陶云甫、陶玉甫昆仲接踵咸集。陈小云：“善卿为啥还勿来？只怕先到仔别场花去应酬哉哩。”王莲生道：“勿是，我碰着歇善卿，有一点小事体，教俚去跑一埭，要来快哉。”

说声未绝，楼下外场喊：“洪老爷上来。”王莲生迎出房去咕唧了好一会，方进房。沈小红一见洪善卿，慌忙起身，满面堆笑，说道：“洪老爷，耐勳动气哩。倪个闲话无拨啥轻重，说去看光景，有辰光得罪仔客人，客人动仔气，倪自家倒勿曾觉着。昨日夜头我说：‘洪老爷为啥一歇要去哉嘎？’王老爷说我得罪哉。我说：‘阿哟，我勿晓得咯！我为啥去得罪洪老爷咯？’今朝一早我就要教阿珠到周双珠搭来张耐，也是王老爷说：‘晚歇去请洪老爷来末哉。’洪老爷，



耐看王老爷面浪搭倪包荒点个哩。”洪善卿呵呵笑道：“我动啥气嘎？耐也无啥得罪我哩，耐勦去多花瞎小心。倪不过是朋友，就得罪仔点，到底勿要紧，只要耐勿得罪王老爷末才是哉！耐要得罪仔王老爷，倪就搭耐说句把好听闲话，也无用咯！”小红笑道：“倪倒勿是要洪老爷搭倪说好话，也勿是怕洪老爷说倪啥邱话，为仔洪老爷是王老爷朋友末，倪得罪仔洪老爷，连搭倪王老爷也有点难为情，好像对勿住朋友哉咯。洪老爷阿是？”王莲生叉口剪住道：“勦说哉，请坐罢。”

大家一笑，齐出至当中间，入席让坐。陈小云乃问洪善卿道：“庄荔甫请耐陆秀宝搭吃酒，耐阿去？”善卿愕然道：“我勿晓得咯。”小云道：“荔甫来请我，说耐也来噪。我想荔甫做陆秀林咯，陆秀宝搭阿是搭啥人代请嘎？”善卿道：“我外甥赵朴斋末，陆秀宝搭吃过一台酒。今夜头勿晓得阿是俚连吃一台？”

一时，台面上叫的局络绎而来，果然周双珠带一张聚秀堂陆秀宝处请帖，与洪善卿看，竟是赵朴斋出名。善卿问陈小云“阿去”。小云道：“我勿去哉，耐哩？”善卿道：“我倒间架来里，也只好勿去。”说罢丢开。

罗子富见出局来了好几个，就要摆起庄来。王莲生向杨柳堂、吕杰臣道：“耐噪喜欢闹酒，倪也有个子富来里，去闹末哉。”沈小红道：“倪今朝倒忘记脱仔，勿曾去喊小堂名。喊仔一班小堂名来也要闹热点噪。”汤啸庵笑道：“今年阿是二月里就交仔黄梅哉，为啥多花人嘴里向才酸得来！”洪善卿笑道：“到仔黄梅天倒好哉，为仔青梅子比黄梅子酸得野噪！”说得客人、倌人哄堂大笑。

王莲生要搭讪开去，即请杨柳堂、吕杰臣伸拳打罗子富



的庄。当下开筵坐花，飞觞醉月，丝哀竹急，弁侧钗横，才把那油司醋意混过不提。

比及酒阑灯炮，众客兴辞，王莲生陆续送毕，单留下洪善卿一个请至房间里。善卿问有何事。莲生取出一大包首饰来，托善卿明日往景星银楼把这旧的帖换新的，就送去交张蕙贞收。善卿应诺，开包点数，揣在怀里。原来莲生故意要沈小红来看。小红偏做看不见，坐一会儿，索性楼下去了。不知这一去正中莲生的心坎。莲生见房间里没人，取出一篇细帐交与善卿，悄悄嘱道：“另外再有几样物事，耐就照仔帐浪去办，办得来一淘送去，勳拨小红晓得。”又嘱道：“耐今夜头先到俚搭去一逮，问声俚看，还要啥物事，就添来喋帐浪末哉，勳忘记哩。费神，费神！”善卿都应诺了，藏好那篇帐。

恰好小红也回至楼上，莲生含笑问道：“耐下头去做啥？”小红倒怔了一怔，道：“倪勿做啥哩。耐问我做啥哩，阿是倪下头有啥人来喋？”莲生笑道：“我不过问问罢哉，耐啥多心得来。”小红正色道：“我为仔坐来里，倘忙耐有啥闲话勿好搭洪老爷说；我走开点末，让耐喋去说哉哩。阿对嘎？”莲生拱手笑道：“承情，承情！”小红也一笑而罢。

洪善卿料知没别的话，告辞要行。莲生送至楼梯，再三叮咛而别。善卿即往东合兴里张蕙贞处，径至楼上。张蕙贞迎进房间里。善卿坐下，把王莲生所托帖换、另办一节彻底告诉蕙贞，然后问他：“阿再要啥物事？”蕙贞道：“物事倪倒勿要啥哉，不过帐浪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喋。”善卿令娘姨拿笔砚来，改注明白，仍自收起。蕙贞又说道：“王老爷是再要好也无拨，就勿晓得沈小红搭倪前世有啥多花冤



家对头。倪坍仔台末耐沈小红阿有啥好处？”说着，就掩面而泣。善卿叹道：“气哩怪勿得耐气，想穿仔也无啥要紧。耐就吃仔点眼前亏。倪朋友噪说起，倒才说耐好。耐做下去，生意正要好噪。倒是沈小红外头名气自家做坏哉，就不过王老爷末原搭俚蛮好，除仔王老爷，阿有啥人说俚好嘅？”蕙贞道：“王老爷说末说糊涂，心里也蛮明白噪。耐沈小红自家想想看，阿对得住王老爷？倪是也勿去说俚噪，只要王老爷一径搭沈小红要好落去，故末算是耐沈小红本事大哉。”善卿点头说：“勿差。”随立起身来道：“倪去哉。耐倒要保重点，勦气出啥病来，蕙贞款步相送，笑着答道：“倪自家想：犯勿着气煞耐沈小红噪手里。老仔面皮倒无啥气，蛮快活来里。”善卿道：“故末蛮好。”

一面说，一面走。出四马路看时，灯光渐稀，车声渐静，约摸有一点多钟，不如投宿周双珠家为便。重又转身向北，至公阳里。不料，各家玻璃灯尽已吹灭，弄内黑魆魆的。摸至门口。惟门缝里微微射出些火光。善卿推进门去，直到周双珠房里。只见双珠倚窗而坐，正摆弄一副牙牌在那里“斩五关”。双玉站在桌旁观局。善卿自向高椅坐了。双珠像没有理会，猝然问道：“台面散仔一歇哉哩，耐来噪陆里嘅？”善卿道：“就张蕙贞搭去仔一埭。”因说起王莲生与张蕙贞情形，笑述一遍，将首饰包放在桌上。双珠道：“我只道耐转去哉。阿金噪等仔歇也才去哉。”善卿道：“俚噪去仔末，我来伺候耐。”双珠道：“耐阿吃稀饭嘅？”善卿道：“勦吃。”

双珠的五关终斩他不通，随手丢下，走过这边打开首饰包看了，便开橱替善卿暂度置。双玉就坐在双珠坐的椅上，



掳拢牙牌，也接着去打五关。忽又听得楼下推门声响，一个小孩子声音问：“倪无无姆哩？”客堂里外场答道：“耐噪无姆转去哉咯。”双珠听了，急靠楼窗口叫：“阿大，耐上来哩。”那孩子飞跑上楼。

善卿认得是阿德保的儿子，名唤阿大，年方十三岁。两只骨碌碌眼睛，满房间转个不住。双珠告诉地道：“耐无姆末，我教俚乔公馆里看个客人去，要一歇转来噪。耐等歇末哉。”阿大答应，却站在桌傍看双玉斩五关。双玉虽不言语，却登时沉下脸来，将牙牌搅得历乱，取盒子装好，自往对过自己房里去了。

善卿道：“双玉来仔几日天，阿曾搭耐噪说歇几声闲话？”双珠笑道：“原是咯。倪无姆也说仔几埭哉，问一声末说一句，一日到夜坐来噪，一点点声音也无拨。”善卿道：“人阿聪明嘎？”双珠道：“人是倒蛮聪明。俚看见我打五关，看仔两埭，俚也会打哉。难看俚做起生意来，勿晓得阿会做？”善卿道：“我看俚勿声勿响，倒蛮有意思，做起生意来比仔双宝总好点。”双珠道：“双宝是勳去说俚哉！自家无拨本事末倒要说别人，应该耐说个辰光倒勿响哉。”

这里善卿、双珠正说些闲话，那阿大趑趄着脚儿，乘个眼错，溜出外间，跑下楼去。双珠一回头，早不见了。双珠因发怒，一片声喊“阿大”，阿大复应声而至。双珠沉下脸喝道：“啥多花要紧嘎，等耐无姆来一淘去！”阿大不敢违拗，但羞得遮遮掩掩，没处藏躲，幸而阿金也就回来。双珠叫道：“耐噪倪子等仔一歇哉，快点转去罢。”阿金上楼，向双珠耳朵边不知问什么话，双珠只做手势告诉阿金。阿金方辞善卿，领阿大同回。



善卿笑道：“耐咪鬼戏装得来阿像嘎，只好骗骗小干件！要阿德保来上耐咪当水，勿见得哩。”双珠道：“到底骗骗末也骗仔过去，勿然转去要反杀哉！”善卿道：“乔公馆去看客人？客人未来咪朱公馆，只怕俚到朱公馆去看仔一逮。”双珠嗤的笑道：“耐也算做仔点好事罢，勦去说俚哉。”善卿付之一笑。良宵易度，好梦难传，表过不叙。

到十八日，洪善卿吃过中饭，就要去了结王莲生的公案。周双珠将橱中首饰包仍交善卿。于是善卿别了双珠，趲出公阳里。经由四马路，迎面遇见汤啸庵，拱手为礼。啸庵问善卿：“陆里去？”善卿略说大概，还问啸庵：“啥事体？”啸庵道：“也搭耐差勿多，我是替罗子富开消蒋月琴咪局帐去。”善卿笑道：“倪两家头赛做过俚咪和事老，倒也好笑得极哉！”啸庵大笑，分路而去。

善卿自往景星银楼。掌柜的招呼进内，先把那包首饰秤准分两，再拣取应用各件，色色俱全。惟有一对戒指：一只要“双喜双寿”花样，这也有现成的；一只要方空中嵌上“蕙贞张氏”四字，须是定打，约期来取。只得先取现成一只和拣定的各件装上纸盒，包扎停当。善卿仍用手巾兜缚绾结，等掌柜的核算。扣除贴换之外还该若干，开明发票，请善卿过目。善卿不及细看，与王莲生那篇帐一并收藏，当即提了手巾包儿，退出景星银楼门首。心想天色尚早，且去那里勾留小坐，再送至张蕙贞处不迟。

正打算那里去好，只见赵朴斋独自一个从北首跑下来，两只眼只顾往下看，两只脚只顾往前奔，擦过善卿身旁，竟自不觉。善卿猛叫一声：“朴斋！”朴斋见是娘舅，慌忙上前厮唤，并肩站在白墙根前说话。善卿问：“张小村呢？”朴斋



道：“小村搭吴松桥两家头勿晓得做啥，日逐一淘来噪。”善卿道：“陆秀宝搭，耐为啥连浪去吃酒？”朴斋嗫嚅半晌，答道：“是拨来庄荔甫噪说起来，好像难为情，倒应酬俚连吃仔一台。”善卿冷笑道：“单是吃台把酒，也无啥要紧，耐是去上仔俚噪当水哉，阿是？”朴斋顿住嘴说不出，只模糊搪塞道：“故也无啥上当水。”善卿笑道：“耐瞞我做啥哩？我也勿来说耐，到底耐自家要有点主意末好。”朴斋连声诺诺，不敢再说。善卿问：“故歇一千仔陆里去？”朴斋又没得回答。善卿又笑道：“就是去打茶会末阿有啥勿好说噶？我搭耐一淘去末哉。”原来善卿独恐朴斋被陆秀宝迷住，要去看情形如何。

朴斋只好跟善卿同望南行。善卿慢慢说道：“上海夷场浪来一逮，白相相，用脱两块洋钱也无啥。不过耐勿是白相个辰光，耐要有仔生意，自家赚得来，用脱点倒罢哉。耐故歇生意也无拨，就屋里带出来几块洋钱，用拨堂子里也用勿得啥好。倘忙耐洋钱末用光哉，原无拨啥生意，耐转去阿好交代？连搭我也对勿住耐噪老堂哉哋。”朴斋悚然敬听，不则一声。善卿道：“我看起来，上海场花要寻点生意也难得势噪。耐住来噪客栈里，开消也省勿来，一日日啖下去，终究勿是道理。耐白相末也算白相仔几日天哉，勿如转去罢。我搭耐留心来里，要有仔啥生意，我写封信来喊耐好哉。耐说阿是？”朴斋那里敢说半个“不”字？一味应承，也说是“转去好”。甥舅两个口里说，脚下已趲到西棋盘街聚秀堂前。善卿且把闲话撩过一边，同朴斋进门上楼。

第十二回终。



第十三回

挨城門陸秀寶開寶

抬轎子周少和碰和

按：洪善卿、趙朴齋到了陸秀寶房間里。陸秀寶梳妝已罷，初換衣裳，一見朴齋，問道：“耐一早起來去做啥？”朴齋使個眼色，叫他莫說，被秀寶啐了一口道：“有啥多花鬼頭鬼腦，人家比仔耐要乖點啵！”说得朴齋反不好意思的。

秀寶轉與善卿搭訕兩句，見善卿將一大包放在桌上，便搶去扳開，抽出上面最小的紙盒來看，可巧是那一只“雙喜雙壽”戒指。秀寶徑取出帶上，跑過朴齋這邊，嚷道：“耐說無撥，耐看哩，阿是‘雙喜雙壽’？”口里緊着問，把手上這戒指直擱到朴齋鼻子上去。朴齋笑辨道：“俚啵是景星招牌。耐要龍瑞，龍瑞里說無撥啵。”秀寶道：“阿有啥無撥噯，庄個倒勿是龍瑞里去拿得來？就是耐先起頭吃酒日腳浪啵，說有十几只啵，隔仔一日就無撥哉，耐騙啥人噯？”朴齋道：“耐要末，耐教庄個去拿末哉。”秀寶道：“耐拿洋錢來。”朴齋道：“我有洋錢末，昨日我拿仔來哉，为啥要庄個去拿？”秀寶沉下臉道：“耐倒調皮啵啵！”一屁股坐在朴齋



大腿上，尽力的摇晃，问朴斋：“阿要调皮嘎？”朴斋柔声告饶。秀宝道：“耐去拿仔来就饶耐。”朴斋只是笑，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秀宝别转头来勾住朴斋头颈，撅着嘴，咕噜道：“倪勿来，耐去拿得来哩！”秀宝连说了几遍，朴斋终不开口。秀宝惭怒，大声道：“耐阿敢勿去拿！”朴斋也有三分烦躁起来。秀宝那里肯依，扭的身子像扭股儿糖一般，恨不得把朴斋立刻出银水来才好。

正当无可奈何之时，忽听得大姐在外喊道：“二小姐快点，施大少爷来哉！”秀宝顿然失色，飞跑出房，竟丢下朴斋和善卿在房间里，并没有一人相陪。善卿因问朴斋道：“秀宝要啥个戒指？阿是耐去买拨俚？”朴斋道：“就是庄荔甫去搭浆仔一句闲话。先起头俚哋说要一对戒指，我勿答应。荔甫去骗俚哋，说：‘戒指末现成无拨，隔两日再去打末哉。’俚为此故歇就要去打戒指。”善卿道：“故也是耐自家勿好，勳去怪啥荔甫。荔甫是秀林老客人，生来帮俚哋哋。耐说荔甫去骗俚哋，荔甫是就来里骗耐。耐以后末勳再去上荔甫个当水哉，阿晓得？”朴斋唯唯而已，没一句回话。

适见杨家姆进来取茶碗出去，善卿叫他：“喊秀宝拿戒指来，倪要去哉。”杨家姆摸不着头脑，胡乱应下去喊秀宝。秀宝回房见善卿面色不善，忙道：“我原搭耐装好仔。”善卿道：“我来装末哉。”一手接过戒指去。秀宝不敢招惹，只拉朴斋过一边，密密说了好些话。及善卿装好首饰包，说声：“倪去罢。”转身便走，朴斋慌的紧紧跟随出来。秀宝也不曾留，却约下朴斋道：“耐晚歇要来个哩。”直叮嘱至楼梯边而别。

善卿出至街上，却问朴斋道：“耐阿搭俚去买戒指？”朴



斋道：“隔两日再看哉哩。”善卿冷笑道：“隔两日再看个闲话，故是原要搭俚去买个哉。耐个意思阿是为仔秀宝搭用脱仔两钱舍勿得，想多用点拨俚末望俚来搭耐要好？我搭耐老实说仔罢，要秀宝来搭耐要好勿会个哉，耐趁早死仔一条心。耐就拿仔戒指去，秀宝只当耐是铲头，阿会要好嘎！”

朴斋一路领会忖度。至宝善街口，将要分手，善卿复站住说道：“耐就上海场花搭两个朋友，也刻刻要留心。像庄荔甫本来算勿得啥朋友，就是张小村、吴松桥，算是自家场花人，好像靠得住哉，到仔上海倒也难说。先要耐自家有主意，俚哋随便说啥闲话，耐少听点也好点。”朴斋也不敢下一语。善卿还唠叨几句，自往张蕙贞处送首饰去了。

赵朴斋别过洪善卿，茫然不知所之。心想：善卿如此相劝，倒不好开口向他借贷；若要在上海白相，须得想个法子敷衍过去。当此无聊之际，不如去寻吴松桥谈谈，或者碰着什么机会也未可知。遂叫把东洋车坐了，径往黄浦滩拉来。远远望见白墙上“义大洋行”四个大字，朴斋叫车夫就墙下停车，开发了车钱。只见洋行门首正在上货，挑夫络绎不绝。有一个绵襦马褂、戴着眼镜的，像是管帐先生，站在门旁向黄浦呆望，旁边一个挑夫拄着扁担与他说话。朴斋上前拱手，问：“吴松桥阿来里？”那先生也不回答，只嗤的一笑，仰着脸竟置不理。朴斋不好意思，正要走开。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耐要寻人末去问帐房里。该搭栈房，陆里有啥人嘎？”

朴斋照他指的方向去看，果然一片矮墙，门口挂一块黑漆金字小招牌。一进了门，乃是一座极高大四方的外国房子。朴斋想这所在不好瞎闯的，徘徊瞻望，不敢声唤。恰好



几个挑夫拖了扁担往里飞跑，直跑进旁边一扇小门。朴斋跟至门前，那门也有一块小招牌，写着“义大洋行帐房”六个字，下面又画一只手，伸一个指头望门里指着。朴斋大着胆进去，趑到帐房里。只见两行都是高柜台，约有二三十人在那里忙碌碌的不得空隙。朴斋拣个年轻学生，说明来意：那学生把朴斋打量一回，随手把壁间绳头抽了两抽，即有个打杂的应声而至。学生叫：“去喊小吴来，说有人来里寻。”

打杂的去后，朴斋掩在一傍，等了个不耐烦，方才见吴松桥穿着本色洋绒短衫袴，把身子扎缚得紧紧的，十分即溜，赶忙奔至帐房里；一见朴斋，怔了一怔，随说：“倪楼浪去坐歇罢。”乃领朴斋穿过帐房，转两个湾，从一乘楼梯上去。松桥叫脚步放轻些。蹭到楼上，推开一扇屏门，只见窄窄一个外国房子，倒像是截断弄堂一般，满地下横七竖八堆着许多铜铁玻璃器具，只靠窗有一只半桌，一只皮杌子。

朴斋问：“阿曾碰着歇小村？”松桥忙摇摇手，叫他不要说话，又悄悄嘱道：“耐坐歇，等我完结仔事体，一淘北头去。”朴斋点头坐下。松桥掩上门匆匆去了。这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履声“囊囊”，吓得朴斋在内屏息危坐，捏着一把汗。一会儿，松桥推门进来，手中拿两个空的洋瓶擦在地下，嘱朴斋：“再等歇，完结快哉。”仍匆匆掩门而去。

足有一个时辰，松桥才来了，已另换一身绵襦马褂，时路行头，连镶鞋小帽并崭新一新，口中连说：“对勿住。”一手让朴斋先行，一手拽门上锁，同下楼来。原经由帐房，转出旁边小门，迤迳至黄浦滩。松桥说道：“我约小村来噪兆贵里，倪坐车子去罢。”随喊两把东洋车坐了。车夫讨好，一路飞跑，顷刻已到石路兆贵时弄口停下。



松桥把数好的两注车钱分给车夫，当领朴斋进弄，至孙素兰家。只见娘姨金姐在楼梯上迎着，请到亭子里坐，告诉吴松桥道：“周个搭张个来过歇哉，说到华众会去走一逮。”松桥叫拿笔砚来，央赵朴斋写请客票头，说尚仁里杨媛媛家请李鹤汀老爷。朴斋仿照格式，端楷缮写。才要写第二张，忽听得楼下外场喊：“吴大少爷朋友来。”吴松桥矍然起道：“勦写哉，来哉。”

赵朴斋丢下笔，早见一个方面大耳、长跳身材的胡子进房；后面跟的一个，就是张小村。拱手为礼，问起姓名，方知那胡子姓周，号少和，据说在铁厂勾当。赵朴斋说声“久仰”，大家就坐。吴松桥把请客票头交与金姐：“快点去请。”

那孙素兰在房间里听见这里热闹，只道客到齐了，免不得过来应酬；一眼看见朴斋，问道：“昨夜头么二浪吃酒，阿是俚？”吴松桥道：“吃仔两台哉。先起头吃一台，耐也来噪台面浪呢。”孙素兰点点头，略坐一坐，还回那边正房间陪客去了。

这边谈谈讲讲，等到掌灯以后，先有李鹤汀的管家匡二来说：“大少爷搭四老爷来噪吃大菜，说阿有啥人末先替碰歇。”吴松桥问赵朴斋：“耐阿会碰和？”朴斋说：“勿会。”周少和道：“就等一歇也无啥。”金姐问道：“先吃仔夜饭阿好？”张小村道：“俚来噪吃大菜末，倪也好吃饭哉。”吴松桥乃令开饭。

不多时，金姐请各位去当中间用酒，只见当中间内已摆好一桌齐整饭菜。四人让坐，却为李鹤汀留出上首一位。孙素兰正换了出局衣裳出房，要来筛酒。吴松桥急阻止道：“耐请罢，勦弄齾齾仔衣裳。”素兰也就罢了，随口说道：



“耐噪慢慢交用，对勿住，倪出局去。”既说便行。吴松桥举杯让客，周少和道：“吃仔酒晚歇勿好碰和，倒是吃饭罢。”松桥乃让赵朴斋道：“耐勿碰和，多吃两杯。”朴斋道：“我就吃两杯，耐勤客气。”张小村道：“我来陪仔耐吃一杯末哉。”于是两人干杯对照。及至赵朴斋吃得有些兴头，却值李鹤汀来了，大家起身，请他上坐。李鹤汀道：“我吃过战。耐噪四家头阿曾碰歇和？”吴松桥指赵朴斋道：“俚勿会碰，等耐来里。”

周少和连声催饭。大家忙忙吃毕，揩把面，仍往亭子里来，却见靠窗那红木方桌已移在中央，四枝臄烛点得雪亮，桌上一副乌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筹码，皆端正齐备。吴松桥请李鹤汀上场，同周少和、张小村拈阄坐位。金姐把各人茶碗及高装糖果放在左右茶几上。李鹤汀叫拿票头来叫局。周少和便替他写，叫的是尚仁里杨媛媛。少和问：“阿有啥人叫？”张小村说：“倪勿叫哉。”吴松桥道：“朴斋叫一个罢。”赵朴斋道：“我勿碰和末，叫啥局哩？”张小村道：“阿要我搭耐合仔点？”李鹤汀道：“合仔蛮好。”张小村道：“写末哉：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宝。”周少和一并写了，交与金姐。吴松桥道：“让俚少合仔点罢，倘忙输得大仔好像难为情。”张小村道：“合仔二分末哉。”赵朴斋道：“二分要几花嘎？”周少和道：“有限得势，输到十块洋钱碰满哉。”朴斋不好再说，却坐在张小村背后看他碰了一圈庄，丝毫不懂，自去榻床躺下吸烟。

一时，杨媛媛先来，陆秀宝随后并到。秀宝问赵朴斋道：“坐来噪陆里嘎？”吴松桥道：“耐就榻床浪去坐歇，俚要搭耐碰‘对对和’。”



陆秀宝即坐在榻床前杌子上，杨家姆取出袋里水烟筒来装水烟。赵朴斋盘膝坐起，接了自吸。陆秀宝问道：“耐阿碰和嘎？”朴斋道：“我无拨洋钱，勿碰哉。”秀宝眼睛一瞟，冷笑道：“耐个闲话是白说脱下碗，啥人来听耐嘎！”朴斋洋嘻嘻的道：“勿听末就罢。”秀宝沉下脸来道：“耐阿搭我拿戒指？”朴斋道：“耐看我阿有工夫？”秀宝道：“耐勿碰和，半日来噪做啥？”朴斋道：“我末也有我事体，耐陆里晓得嘎！”秀宝又撇着嘴咕嘈道：“倪勿来，耐阿去拿嘎！”朴斋只嘻着嘴笑，不则一声。秀宝伸一个指头指定朴斋脸上道：“只要耐晚歇勿拿得来末，我拿银簪来戳烂耐只嘴，看耐阿吃得消！”朴斋笑道：“耐放心，我晚歇勿来末哉，勐说得来怕人势势。”秀宝一听，急的问道：“啥人说教耐勐嘎？耐倒要说说看。”一面问个着落，一面咬紧牙关把朴斋腿膀狠命的摔一把。朴斋忍不住叫声“阿呀”。那台面上碰和的听了，异口同声呵呵一笑，秀宝赶紧放手。周少和叫金姐说道：“耐噪台子下头倒养一只呱呱啼来里，我明朝也要借一借噪！”大家听说，重笑一回，连杨媛媛也不禁笑了。

陆秀宝恨得没法，只轻轻的骂：“短命！”赵朴斋侧着头，觑了觑，见秀宝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呆脸端坐，再不说话。朴斋想要安慰他，却没有什可说的。忽见帘子缝里有人招手，叫：“杨家姆。”杨家姆随去问明，即复给朴斋装水烟，朴斋摇手不吸。杨家姆道：“倪要转局去，先去哉。”秀宝却和杨家姆唧唧说了半晌。杨家姆转向朴斋道：“赵大爷，耐只道仔秀宝要耐戒指，阿晓得俚噪无姆要说俚个啥？”秀宝接嘴道：“耐想惶，耐昨日末自家搭倪无姆说好仔‘去打末哉’。婚阿好搭倪无姆说，耐勿肯去打哉嘎？”耐就勿去



打也无啥，耐晚歇来搭倪无姆当面去说一声。阿听见？”朴斋怕人笑话，催促道：“耐去罢，晚歇再说。”秀宝也不好多话，扶着杨家姆肩膀去了。

李鹤汀说道：“么二浪倌人自有多花么二浪功架。俚哋惯常仔，自家做出来也勿觉着哉。”杨媛媛嗔道：“关耐啥事嘎？要耐去说俚哋。”鹤汀微笑而罢。

赵朴斋又惭又恼，且去看看张小村的筹码，倒赢了些，也自欢喜。正值四圈满庄，更调坐次，覆碰四圈。李鹤汀要吸口烟，叫杨媛媛替碰。杨媛媛接上去，也只碰了一圈，叫道：“也勿好，耐自家来碰罢。”鹤汀道：“耐碰下去未哉。”杨媛媛道：“蛮好牌，和勿出哋。”赵朴斋从旁窥探，见李鹤汀一堂筹码剩得有限。杨媛媛连碰一圈，恰好输完，定不肯再碰了。李鹤汀只得自己上场，向赢家周少和转了半堂筹码。杨媛媛也就辞去。

须臾碰毕，惟李鹤汀输家，输有一百余元。张小村也是赢的。赵朴斋应分得六元。周少和预约明日原班次场，问赵朴斋：“阿高兴一淘来？”张小村拦道：“俚勿会碰，勦约哉。”周少和便不再言。

吴松桥请李鹤汀吸烟。鹤汀道：“勿吃哉，倪要去哉。”金姐忙道：“等先生转来仔了哩。”鹤汀道：“耐哋先生倒忙得势。”金姐道：“今朝转仔五六个局哋！李大少爷，真真怠慢耐哋哩。”吴松桥笑说：“勦客气哉。”

于是大家散场，一淘出兆贵里，方才分路各别。赵朴斋自和张小村同回宝善街悦来客栈。

第十三回终。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按：张小村、赵朴斋同行，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首。朴斋道：“在去一埭就来，耐等一歇。”小村笑而诺之，独自回栈。栈使开房点灯冲茶，小村自去铺设烟盘过瘾，吸不到两口烟，赵朴斋竟回来了。小村诧异得很，问其如何。朴斋叹口气道：“勦说起！”便将陆秀宝要打戒指一切情节仔细告诉小村，并说：“我故歇去，就来里棋盘街浪望仔一望，望到俚房间里来噪摆酒、豁拳、唱曲子，闹热得势。想来就是姓施个客人。”小村笑道：“我看起来还有道理。耐想，今朝一日天就有客人，阿是客人等好来噪？无拨实概凑巧碗！耐去上仔俚噪当水哉！姓施个客人末总也是上当水。耐想阿对？”

朴斋恍然大悟，从头想起，越想越像，悔恨不迭。小村道：“难也勦去说俚哉。以后耐勦去仔末才是哉！我也正要搭耐说：我有一头生意来噪，就是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我明朝就要搬得去。我去仔，耐一千子住来里栈房里，终究勿是道理。最好末耐原转去，托朋友寻起生意来再说。勿然



就搬到耐噪娘舅店里去，倒也省仔点房饭钱。耐说阿是？”朴斋寻思半晌，复叹口气道：“耐生意倒有哉，我用脱仔多花洋钱，一点点勿曾做啥。”小村道：“耐要来里上海寻生意，倒是难哩。就等到一年半载，也说勿定寻得着寻勿着。耐先要自家有主意，勔隔两日用完仔洋钱，勿过去，拨来耐噪娘舅说，阿是无啥意思？”

朴斋寻思这话却也不差，乃问道：“耐噪碰和，一场输赢要几花嘎？”小村道：“要是牌勿好，输起来，就二三百洋钱也无啥希奇哩。”朴斋道：“耐输仔阿拨俚噪？”小村道：“输仔阿好勿拨嘎。”朴斋道：“陆里来几花洋钱去拨俚？”小村道：“耐勿晓得。来里上海场花，只要名气做得响末就好。耐看仔场面浪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搭倪也差勿多，不过名气响仔点。要是无拨仔名气，阿好做啥生意嘎？就算耐屋里向该好几花家当来里，也无用咯！耐看吴松桥，阿是个光身体？俚稍微有点名气末，二三千洋钱手里豁出豁进，无啥要紧。我是比勿得俚，价末要有啥用场，汇划庄浪去，四五百洋钱也拿仔就是。耐陆里晓得嘎！”朴斋道：“庄浪去拿仔末，原要还个咯。”小村道：“故末也要自家算计哉哩。生意里借转点，碰着法有啥进益，补凑补凑末还脱哉。”朴斋听他说来有理，仍是寻思不语。须臾各睡。

次早十九日，朴斋醒来，见小村打叠起行李，叫栈使喊小车。朴斋忙起身相送，送至大门外，再三嘱托：“有啥生意，搭我吹嘘吹嘘。”小村满口应承。

朴斋看小村押着小车去远，方回栈内。吃过中饭，正要去闲游散闷，只见聚秀堂的外场手持陆秀宝名片来请。朴斋赌气，把昨夜头一个局钱给他带回，外场那里敢接。朴斋随



手撩下，望外便走。外场只得收起，赶上朴斋，说些好话。朴斋只做不听见，自去四马路花雨楼顶泡一碗茶，吃过四五开，也觉没甚意思，心想陆秀宝如此无情，倒不如原和王阿二混混，未始不妙。当下出花雨楼，朝南过打狗桥，径往法界新街尽头，认明王阿二门口，直上楼去，房间里不见一人。

正在踌躇想要退下，不料一回身，王阿二捏手捏脚跟在后面，已到楼门口了。喜的朴斋故意弯腰一瞧，道：“咦！耐阿是要来吓我？”王阿二站定，拍掌大笑道：“我来噪间壁郭孝婆搭，看见耐低倒仔头只管走，我就晓得耐到倪搭来，跟来耐背后。看耐到仔房间里，东张张，西张张，我本来里好笑，要笑出来哉呀！”朴斋也笑道：“我想勿想耐就来里我背后，倒一吓。”王阿二道：“阿是耐勿看见？眼睛大得来！”

说话时，那老娘姨送上烟茶二事，见了朴斋笑道：“赵先生，恭喜耐哉嘅！”朴斋愕然道：“我有啥喜嘅？”王阿二接嘴道：“耐算瞒倪阿是勿可帐倪倒才晓得个哉。”朴斋道：“耐晓得啥哩？”王阿二不答，却转脸向老娘姨道：“耐听俚，阿要惹人气！倒好像是倪要吃醋，瞒仔倪。”老娘姨呵呵笑道：“赵先生，耐说未哉。倪搭勿比得堂子里，耐就去开仔十个宝也勿关倪啥事，阿怕倪二小姐搭俚噪去吃醋？倪倒有几几花花醋噪，也吃勿得陆里搭好嘅！”

朴斋听说，方解其意，笑道：“耐噪说陆秀宝，我只道仔耐噪说我有仔啥生意了恭喜我。”王阿二道：“耐有生意无生意，倪陆里晓得嘅。”朴斋道：“价末陆秀宝搭开宝，耐倒晓得哉。故是张先生来搭耐噪说个嘅。”老娘姨道：“张先生就搭耐来仔一埭，以后勿曾来歇。”王阿二道：“张先生是勿



来哉。我搭耐说仔罢，倪搭用好包打听来里，阿有啥勿晓得？”朴斋道：“价末昨日夜头是啥人住来噪陆秀宝搭，耐阿晓得？”王阿二努起嘴来道：“哪！是只狗哉哩”被朴斋一口啐道：“我要是住来噪末，也勿来问耐哉晚！”王阿二冷笑道：“勤搭我瞎说哉！开宝客人住仔一夜天，就勿去哉，耐骗啥人嘎！”朴斋叹口气，也冷笑道：“耐噪包打听阿是个聋聩？教俚去喊个剃头司务拿耳朵来作作清爽，再去做包打听未哉。”王阿二听说，知道是真情了，忙即问道：“阿是耐昨日夜头勿来噪陆秀宝搭？”朴斋遂将陆秀宝如何倡议，如何受欺，如何变卦，如何绝交，前后大概略述一遍。

那老娘姨插口说道：“赵先生，也要算耐有主意噪，倒拨来耐看穿哉。耐阿晓得，侬人开宝是俚堂子里口谈晚，陆里有真个嘎，差勿多要三四转五六转噪。耐末豁脱仔洋钱，再去上俚噪当水，啥犯着嘎？”王阿二道：“早晓得耐要去上俚噪当水末，倪倒勿如也说是清倌人，只怕比仔陆秀宝要像点噪。”朴斋嘻嘻的笑道：“耐前门是勿像哉，我来搭耐开扇后门走走，便当点阿好？”王阿二也不禁笑道：“耐个人啊，拨两记耳光耐吃吃末好！”老娘姨随后说道：“赵先生，耐也自家勿好。耐要听仔张先生闲话，就来里倪搭走走，勿到别场花去末，倒也勿去上俚噪当水哉。像倪搭阿有啥当水来拨耐上嘎？”朴斋道：“别场花是我也无拨，陆秀宝搭勿去仔，就不过该搭来走走。前几日我心里要想来，为仔张先生，倘忙碰着仔，好像有点难为情。难是张先生搬得去哉，也勿要紧哉。”

王阿二忙即问道：“阿是张先生寻着仔生意哉？”朴斋又将张小村现住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的话，备述一遍。那老



娘姨又插口说道：“赵先生，耐忒啥胆小哉。勸说啥张先生倪搭勿来，就算俚来仔碰着耐来里，也无啥要紧碗。有辰光倪搭客人合好仔三四个朋友一淘来，才是朋友，才是客人，俚哋也算闹热点好白相；耐看见仔要难为情杀哉！”王阿二道：“耐末真真是个铲头！张先生就是要打耐末，耐也打得过俚碗，怕俚啥噶？要说是难为情，倪生意只好勸做哉。”

朴斋自觉惭愧，向榻床躺下，把王阿二装好的一口烟，拿过枪来，凑上灯去要吸，吸的不得法，焰腾腾烧起来了。王阿二在傍看着好笑。忽听得隔壁郭孝婆高声叫：“二小姐。”王阿二慌的令老娘姨去看：“阿有啥人来哋？”老娘姨赶紧下楼。朴斋倒不在意，王阿二却抬头侧耳细细的去听。只听得老娘姨即在自己门前和人说话，说了半晌，不中用，复叫道：“二小姐，耐下来哩。”恨得王阿二咬咬牙，悄地咒骂两句，只得丢了朴斋，往下飞奔。

朴斋那口烟原没有吸到底，也就坐起来听是什么事。只听得王阿二走至半楼梯，先笑叫道：“长大爷，我道是啥人！”接着咕咕唧唧更不知说些甚话，听不清楚。只听得老娘姨随后发急叫道：“徐大爷，我搭耐说哩”这一句还没有说完，不料楼梯上一阵脚声，早闯进两个长大汉子。一个尚是冷笑面孔；一个竟揎拳攘臂，雄纠纠的据坐榻床，搭起烟枪，把烟盘乱搨，只嚷道：“拿烟来！”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娘姨来哋拿来哉。徐大爷勸动气。”

朴斋见来意不善，虽是气不伏，却是惹不得，便打闹里一溜烟走了，王阿二连送也不敢送。可巧老娘姨拿烟回来，在街相遇，一把拉住嘱咐道：“日里向人多，耐夜头一点钟再来，倪等来里。”朴斋点头会意。



那时太阳渐渐下山。朴斋并不到栈，胡乱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又去书场里听了一回书，捱过十二点钟，仍往王阿二家，果然畅情快意，一度春宵。

明日午前回归栈房，栈使迎诉道：“昨夜有个娘姨来寻仔耐好几块噪。”朴斋知道是聚秀堂的杨家姆，立意不睬，惟恐今日再来纠缠，索性躲避为妙。一至饭后，连忙出门，惘惘然不知所往。初从石路向北出大马路，既而进抛球场，兜了一个圈子，心下打算，毕竟到那里去消遣消遣；忽想起吴松桥等碰和一局，且去孙素兰家问问何妨。因转弯过四马路，径往兆贵里孙素兰家，只向客堂里问：“吴大少爷阿来里？”外场回说：“勿曾来。”朴斋转身要走，适为娘姨金姐所见。因是前日一淘碰和的，乃明白告道：“阿是问吴大少爷？俚噪来里尚仁里杨媛媛搭碰和，耐去寻末哉。”

朴斋听了出来，遂由兆贵里对过同庆里进去，便自直通尚仁里。当并寻着了杨媛媛的条子，欣然捋衣踵门，望见左边厢房里一桌碰和，迎面坐的正是张小村。朴斋隔窗招呼，趑进房里。张小村及吴松桥免不得寒暄两句，李鹤汀只说声“请坐”，周少和竟不理。赵朴斋站在吴松桥背后，静看一回，自觉没趣，讪讪告辞而去。

李鹤汀乃问吴松桥道：“俚阿做啥生意？”松桥道：“俚也出来白相相，无啥生意。”张小村道：“俚要寻点生意，耐阿有啥路道？”吴松桥嗤的笑道：“俚要做生意！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嘎？”大家一笑丢开。

比及碰完八圈，核算筹码，李鹤汀仍输百元之数。杨媛媛道：“耐倒会输噪，我勿曾听见耐赢歇噪。”吴松桥道：“碰和就输煞也勿要紧，只要牌九庄浪四五条统吃下来末，



好哉哋。”周少和道：“吃花酒无啥趣势，倒勿如尤如意搭去翻翻本看。”李鹤汀微笑道：“尤如意搭，明朝去末哉。”张小村问道：“啥人请耐吃酒？”李鹤汀道：“就是黎篆鸿，勿然啥人高兴去吃花酒。俚也勿请啥人，单是我搭四家叔两家头。要拆仔俚冷台，故是跳得来好白相煞哉！”吴松桥道：“老老头倒高兴噪。”李鹤汀正色道：“我说倒也是俚本事。耐想哩，俚屋里末儿花姨太太，外头末堂子里馆人，还有人家人，一搨括仔算起来，差勿多几百噪！”周少和道：“到底阿有几花现银子？”李鹤汀道：“啥人去搭俚算嘎，连搭俚自家也有点模糊哉。要做起生意来，故末叫热昏搭仔邪，几千万做去看，阿有啥陶成！”大家听了，摇头吐舌，赞叹一番，也就陆续散去。

李鹤汀随意躺在榻床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杨媛媛问：“阿要吃筒鸦片烟？”鹤汀说：“甯吃。昨日闹仔一夜天，今朝勿曾困醒，懒朴得势。”媛媛道：“昨日去输仔儿花嘎？”鹤汀道：“昨日还算好，连配仔两条就停哉，价末也输千把噪。”媛媛道：“我劝耐少赌赌末哉。难为仔洋钱，还要糟榻身体。耐要想翻本，我想俚噪人赢末倒拿仔进去哉，输仔勿见得再拿出来拨来耐哉哩。”鹤汀笑道：“故是耐瞎说。先拿洋钱去买得来筹码，有筹码末总有洋钱来噪，阿有啥拿勿出？就怕翻本翻勿转，庄浪风头转仔点，俚噪倒勿打哉，赢勿动俚，无法仔！”媛媛道：“原是哋。我说耐明朝要到尤如意搭去，算好仔儿花输赢，索性再赌一场，翻得转末翻仔，翻勿转就气输仔罢哉。”鹤汀道：“故末勿差。倘然翻勿转，我定规要戒赌哉。”媛媛道：“耐能够戒脱仔勿赌，故是再好也勿有。就是要赌末，耐自家也留心点，像实概几万



输下去，耐末倒也无啥要紧，别人听见仔阿要发极嘎？耐喲四老爷要问起倪来为啥勿劝劝哩，倪倒吃仔俚闲，也只好勿响碗。”鹤汀道：“故是无价事个，四老爷勿说我倒来说耐？”媛媛道：“故歇说闲话个人多，倒说勿定碗。其实倪搭是耐自家高兴赌仔两场，闲人说起来，倒好像倪挑仔几花头钱哉。倪堂子里勿是开啥赌场，也勑挑啥头钱碗。”鹤汀道：“啥人来说耐嘎，耐自家来睬多心。”媛媛道：“难耐到尤如意搭去赌末哉；故末有啥闲话，也勿关倪事。”

说话时，鹤汀已自日汤吻沥，微笑不言，媛媛也就剪住了。当下鹤汀朦胧上来，竟自睡去。媛媛知他欠困，并不声唤，亲自取一条绒毯替他悄地盖上。鹤汀直睡至上灯以后，娘姨盛姐搬夜饭进房，鹤汀听得碗响即又惊醒。杨媛媛问鹤汀道：“耐阿要先吃仔口，再去吃酒？”鹤汀一想，说道：“吃是倒吃勿落，点点也无啥。”盛姐道：“无拨啥小菜碗，我去教俚添两样。”鹤汀摇手道：“勑去添，耐搭我盛一口口干饭好哉。”媛媛道：“俚乃喜欢糟蛋，耐去开仔个糟蛋罢。盛姐答应，立刻齐备。”

鹤汀和媛媛同桌吃毕，恰值管家匡二从客栈里来，见鹤汀禀说：“四老爷吃酒去哉，教大少爷也早点去。”媛媛道：“等俚添请客票头来仔了去，正好碗。”鹤汀道：“早点去吃仔，早点转去困觉哉。”媛媛道：“耐身向里有点勿舒齐末，原到倪搭来，比仔栈房里也适意点喽。”鹤汀道：“两日勿曾转去，四老爷好像有点勿放心，转去个好。”媛媛也无别语。李鹤汀乃叫匡二跟着，从杨媛媛家出门赴席。

第十四回终。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按：黎篆鸿毕竟在那里吃酒？原来便是罗子富的老相好蒋月琴家。李鹤汀先已知道，带着匡二径往东公和里来。匡二抢上前去通报。大姐阿虎接着，打起帘子请进房里。李鹤汀看时，只有四老爷和一个帮闲门客姓于号老德的在座。四老爷乃是李鹤汀的嫡堂叔父，名叫李实夫。三人厮见，独有主人黎篆鸿未到。李鹤汀正要动问，于老德先诉说道：“篆鸿来啖总办公馆里应酬，月琴也叫仔去哉。俚说教倪三家头先吃起来。”

当下叫阿虎喊下去。摆台面，起手巾。适值蒋月琴出局回来，手中拿着四张局票，说道：“黎大人来啖来哉，教耐啖多叫两个局，俚四个局末也搭俚去叫。”于老德乃去开局票，知道黎篆鸿高兴，竟自首倡也叫了四个局。李鹤汀只得也叫四个，李实夫不肯助兴，只叫两个。发下局票，然后入席。

不多时，黎篆鸿到了，又拉了朱蔼人同来，相让就坐。



黎篆鸿叫取局票来，请朱蒿人叫局。朱蒿人叫了林素芬、林翠芬姊妹两个。黎篆鸿说太少，定要叫足四个方罢。又问于老德：“耐哋三家头叫仔几花局嘅？”于老德从实说了。黎篆鸿向李实夫一看，道：“耐啥也叫两个局哋。难为耐战哋，要六块洋钱哋哩，荒荒唐唐！”李实夫不好意思，也讪笑道：“我无处去叫战哋。”黎篆鸿道：“耐也算是老白相哋，故歇叫个局就无拨战。说出闲话来阿要无志气！”李实夫道：“从前相好年纪忒大战，叫得来做啥？”黎篆鸿道：“耐阿晓得？勿会白相末白相小，会白相倒要白相老；越是老末越是有白相。”李鹤汀听说，即道：“我倒想着一个来里战。”

黎篆鸿遂叫送过笔砚去，请李鹤汀替李实夫写局票。李实夫留心去看，见李鹤汀写的是屠明珠，踌躇道：“俚光景勿见得出局战哩。”李鹤汀道：“倪去叫，俚林好意思勿来？”黎篆鸿拿局票来看，见李实夫仍只叫得三个局，乃皱眉道：“我看耐要儿花洋钱来放来哋箱子里做啥，阿是我面浪来做人家战？”又怂恿李鹤汀道：“耐再叫一个，也坍坍俚台，看俚阿有啥面孔！”李实夫只是讪笑。李鹤汀道：“叫啥人哩？”想了一想，勉强添上个孙素兰。黎篆鸿自己复想起两个局来，也叫于老行添上，一并发下。

这一席原是双台，把两只方桌拼着摆的。宾主止有五位，座间宽绰得很，因此黎篆鸿叫馆人都靠台面与客人并坐。及至后来坐不下了，方排列在背后。总共廿二个馆人，连廿二个娘姨、大姐，密密层层挤了一屋子。于老德挨次数去，惟屠明珠未到。蒋月琴问：“阿要去催？”李实夫忙说：“勸催，俚就勿来也无啥。”

李鹤汀回头见孙素兰坐在身傍，因说道：“借光，耐绷



绷场面。”孙素兰微笑道：“勳客气，耐也是照应倪碗。”杨媛媛和孙素兰也回答两句，李鹤汀更自喜欢。林素芬与妹子林翠芬和起琵琶商量合唱。朱蔼人揣度黎篆鸿意思，那里有工夫听曲子？暗暗摇手止住。

黎篆鸿自己叫的局倒不理睬，却看看这个，说说那个。及至屠明珠姗姗而来，黎篆鸿是认得的，又搭讪着问长问短，一时和屠明珠说起前十年长篇大套的老话来。老实夫凑趣说道：“让俚转局过来阿好？”黎篆鸿道：“转啥局嘎？耐叫来噪末一样好说说闲话个碗。”李实夫道：“价末坐该搭来，说说闲话也近便点。”黎篆鸿再要拦阻，屠明珠早立起身来，挪过坐位，紧靠在黎篆鸿肩下坐了。屠明珠的娘姨鲍二姐见机，随给黎篆鸿装水烟。黎篆鸿吸过一口，倒觉得不好意思的，便做意道：“耐勳来瞎巴结装水烟，晚歇四老太爷动仔气，吃起醋来，我老老头打勿过俚碗！”屠明珠格格笑道：“黎大人放心。四老太爷要打耐末，我来帮耐末战。”黎篆鸿也笑道：“耐倒看中仔我三块洋钱哉，阿是？”屠明珠道：“阿是耐勿舍得三块洋钱，连水烟才勳吃哉？鲍二姐，拿得来，勳拨俚吃！勳难为仔俚三块洋钱，害俚一夜困勿着。”

那鲍二姐正装好一筒水烟给黎篆鸿吸，竟被屠明珠伸手接去，却忍不住掩口而笑。黎篆鸿道：“耐噪业里欺瞒我老老头，阿怕罪过嘎？要天打个哩！”屠明珠那筒烟正吸在嘴里，几乎呛出来，连忙喷了，笑道：“耐噪看黎大人哩，要哭出来哉！哪，就拨耐吃仔筒罢。”随把水烟筒嘴凑到黎篆鸿嘴边。黎篆鸿伸颈张口，一气吸尽，喝声采道：“阿唷！鲜得来！”鲍二姐也失笑道：“黎大人倒有白相噪。”于老德



向屠明珠道：“耐也上仔黎大人当水哉！水烟末吃仔，三块洋钱勿着扛哩。”黎篆鸿拍手叹道：“拨来耐噪说穿仔末，倒勿好意思再吃一筒哉嘛！”说的合席笑声不绝。

蒋月琴掩在一旁，插不上去；见朱蒿人抽身出席，向榻床躺下吸鸦片烟。蒋月琴趁空，因过去低声问朱蒿人道：“阿看见罗老爷？”朱蒿人道：“我有三四日勿看见哉。”蒋月琴道：“罗老爷倪搭开消仔，勿来哉呀。噪阿晓得？”朱蒿人问：“为啥？”蒋月琴道：“故末也是上海滩浪一桩笑话：为仔黄翠凤勿许俚来，俚勿敢来哉。倪从小来里堂子里做生意，倒勿曾听见歇像罗老爷个客人。”朱蒿人道：“阿有价事嘎？”蒋月琴道：“俚教汤老爷来开消，汤老爷搭倪说个嘛。”朱蒿人道：“耐噪阿曾去请俚？”蒋月琴道：“倪是随便俚末哉，来也罢勿来也罢。倪搭说勿做末也做仔四五年嘛，俚乃多花脾气，倪也摸着点个哉。俚搭黄翠凤来噪要好辰光，倪去请俚也请勿到，倒好像是搭俚打岔。倪索性勿去请！朱老爷耐看来噪。看俚做黄翠凤阿做得到四五年。到个辰光，俚原要到倪搭来哉，也用勿着倪去请俚哉。”

朱蒿人听言察理，倒觉得蒋月琴很有意思，再要问他底细，只听得台面上连声“请朱老爷”，朱蒿人只得归席。原来，黎篆鸿叫屠明珠打个通关，李实夫、李鹤汀、于老德三人都已打过，挨着朱蒿人豁拳。

朱蒿人豁过之后，屠明珠的通关已毕。当下会豁拳的馆人争先出手，请教豁拳。这里也要豁，那里也要豁；一时袖舞钏鸣，灯摇花颤，听不清是“五魁”、“八马”，看不出是“对手”、“平拳”。闹得黎篆鸿烦躁起来，因叫干稀饭：“倪要吃饭哉。”馆人听说吃饭，方才罢休，渐渐各散。惟屠明



珠迥不犹人，直等到吃过饭始去。

李鹤汀要早些睡，一至席终，和李实夫告辞先走。匡二跟了，径回石路长安客栈。到了房里，李实夫自向床上点灯吸烟。李鹤汀令匡二铺床。实夫诧异，问道：“杨媛媛搭啥勿去哉嘎？”鹤汀说：“勿去哉。”实夫道：“耐勦为仔我来里，倒白相来勿舒齐。耐去末哉晚。”鹤汀道：“我昨日一夜天勿曾困，今朝要早点困觉哉。”实夫嘿然半晌，慢慢说道：“夷场浪赌是赌勿得个哩。耐要赌末，转去到乡下去赌。”鹤汀道：“赌是也勿曾赌歇，就来噪堂子里碰仔几场和。”实夫道：“碰和是勿好算赌；只要勿赌，勦去闯出啥穷祸来。”鹤汀不便接说下去，竟自宽衣安睡。

实夫叫匡二把烟斗里烟灰出了。匡二一面低头挖灰，一面笑问：“四老爷叫来噪个老倌人，名字叫啥？”实夫说：“叫屠明珠，耐看阿好？”匡二笑而不言。实夫道：“啥勿响嘎？勿好末，也说末哉晚。”匡二道：“倪看仔有啥好。就不过黎大人末，倒抚牢仔当俚宝贝。四老爷，难下转勦去叫俚哉，落得让拨来黎大人仔罢。”实夫听说，不禁一笑。匡二也笑道：“四老爷，耐看俚阿好嘎？门前一路头发末才青光个哉；嘴里牙齿也剩勿多几个；连面孔才咽仔进去哉。俚搭黎大人来噪说闲话，笑起来阿要难看！一只嘴张开仔，面孔浪皮才牵仔拢去，好像镶仔一埭水浪边。倪倒搭俚有点难为情，也亏俚做得出多花神妖鬼怪！拿面镜子来教俚自家去照照看，阿相像嘎！”实夫大笑道：“今朝屠明珠真真倒仔满哉！耐勿晓得，俚名气倒响得野噪，手里也有两万洋钱，推扳点客人还来噪拍俚马屁哉。”匡二道：“要是倪做仔客人，就算是屠明珠倒帖末，老实说，勿高兴！倒是黎大人吃酒个



场花，阿是叫蒋月琴，倒还老实点。粉也勿曾拍，着仔一件月白竹布衫，头浪一点点勿插啥，年纪比仔屠明珠也差勿多哉哩。好是无啥好，不过清清爽爽，倒像是个娘姨。”实夫道：“也算耐眼睛光勿推扳。耐说俚像个娘姨，俚是衣裳头面多得来多勿过哉。为此着末也勿着，戴末也勿戴。耐看俚帽子浪一粒包头珠有几花大？要五百块洋钱啲！”匡二道：“倒勿懂俚啲陆里来几花洋钱？”实夫道：“才是客人去送拨俚啲个碗！就像今夜头一歇歇工夫末，也百把洋钱哉。黎大人是勿要紧，倪末叫冤枉煞啲，两家头难为廿几块。难下转俚要请倪去吃花酒，我勿去，让大少爷一干仔去末哉。”匡二道：“四老爷末再说笑话哉。倒仔埭上海白相相，该应用脱两钱。要是无拨末叫无法子。像四老爷，就年势间里多下来用用末也用勿完啲。”实夫道：“勿是我做人家。要白相末陆里勿好白相，做啥长三书寓呢？阿是长三书寓名气好听点，真真是铲头客人。”说得匡二格声笑了。

不料鹤汀没有睡熟，也在被窝里发笑。实夫听得鹤汀笑，乃道：“我说个闲话，耐啲陆里听得进？怪勿得耐要笑起来哉。就像耐杨媛媛，也是挡角色啲，夷场浪倒是有点名气啲。”鹤汀一心要睡，不去接嘴。匡二出毕烟灰，送上烟斗，退出外间。实夫吸足烟瘾，收起烟盘，也就睡了。

这李实夫虽说吸烟，却限定每日八点钟起身，倒是李鹤汀早晚无定。那日廿一日，实夫独自一个在房间里吃过午饭，见鹤汀睡得津津有味，并不叫唤，但吩咐匡二：“留心伺候，我到花雨楼去。”说罢出门，望四马路而来。相近尚仁里门口，忽听得有人叫声“实翁”。

实夫抬头看，是朱蔼人从尚仁里出来，彼此厮见。朱蔼



人道：“正要来奉邀。今夜头请黎篆翁吃局，就借屠明珠搭摆摆台面，俚房间也宽势点。原是倪五家头。借重光陪，千乞勿却。”实夫道：“我谢谢战哩，晚歇教舍侄来奉陪。”朱蔼人沉吟道：“勿然也勿敢有屈，好像人忒少。阿可以赏光？”实夫不好峻辞，含糊应诺，朱蔼人拱手别去。

实夫才往花雨楼，进门登楼，径至第三层顶上看时，恰是上市辰光，外边茶桌，里边烟榻，撑得堂子都满满的。有个堂倌认得实夫，知道他要开灯，当即招呼进去，说：“空来这里哉。”实夫见当中正面榻上烟客在那里会帐洗脸。实夫向下手坐下，等那烟客出去，堂倌收拾干净，然后调过上手来。

一转眼间，吃茶的、吸烟的，越发多了，乱烘烘像潮涌一般，那里还有空座儿？并夹着些小买卖，吃的、要的、杂用的，手里抬着、肩上搭着、胸前揣着，在人丛中钻出钻进兜圈子。实夫皆不在意，但留心要看野鸡。这花雨楼原是打野鸡绝大围场，逐队成群，不计其数，说笑话，寻开心，做出许多丑态。

实夫看不入眼，吸了两口烟，盘膝坐起。堂倌送上热手巾，揩过手面，取水烟筒来吸着。只见一只野鸡，约有十六七岁，脸上拍的粉有一搭没一搭；脖子里乌沉沉一层油腻，不知在某年某月积下来的；身穿一件膏荷苏线棉袄，大襟上油透一块，倒变做茶青色了；手中拎的湖色熟罗手帕子，还算新鲜，怕人不看见，一路尽着甩了进来。

实夫看了，不觉一笑。那野鸡只道实夫有情于他，一直趑到面前站住，不转睛的看定实夫，只等搭腔上来，便当乘间躺下。谁知恭候多时，毫无意思，没奈何回身要走。却值堂倌跷起一只腿，靠在屏门口照顾烟客，那野鸡遂和堂倌说



闲话。不知堂倌说了些甚么，挑拨得那野鸡又是笑，又是骂，又将手帕子望堂倌脸上甩来。堂倌慌忙仰后倒退，猛可里和一个贩洋广京货的顺势一撞，只听得“豁琅”一声响。众人攒拢去看，早把一盘子零星拉杂的东西撒得满地乱滚。那野鸡见不是事，已一溜烟走了。

恰好有两个大姐勾肩搭背趑趄而来，嘴里只顾唏唏哈哈说笑，不提防脚下踹着一面玻镜子。这个急了，提起脚来狠命一挣挣过去；那个站不稳，也是一脚，把个寒暑表踹得粉碎。谅这等小买卖如何吃亏得起？自然要两个大姐赔偿。两个大姐偏不服，道：“耐为啥突来睬地浪噶？”两下里争执一说，几乎嚷闹起来。堂倌没法，乃喝道：“去罢去罢，勦响哉！”两个大姐方咕啾走开。堂倌向身边掏出一角小洋钱给与那小买卖的。小买卖的不敢再说，检点自去。气的堂倌没口子胡咒乱骂。实夫笑而慰藉之，乃止。

接着有个老婆子，扶墙摸壁，迤邐近前，挤紧眼睛只瞧烟客；瞧到实夫，见是单挡，竟瞧住了。实夫不解其故，只见老婆子嗫嚅半晌，道：“阿要去白相相？”实夫方知是拉皮条的，知置不理。堂倌提着水铰子要来冲茶，憎那老婆子挡在面前，白瞪着眼，“咳”的一声，吓得老婆子低首无言而去。

实夫复吸了两口烟，把象牙烟盒卷得精光。约摸那时有五点钟光景，里外吃客清了好些，连那许多野鸡都不知飞落何处。于是，实夫叫堂倌收枪，摸块洋钱照例写票，另加小洋一角。堂倌自去交帐，喊下手打面水来。

实夫洗了两把，耸身卓立，整理衣襟，只等取票子来便走。忽然又见一只野鸡款款飞来，兀的竟把实夫魂灵勾住。

第十五回终。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搨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按：李实夫见那野鸡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外罩玄色绉心缎镶马甲，后面跟着个老娘姨，缓缓趲至屏门前，朝里望望，即便站住。实夫近前看时，亮晶晶的一张脸，水汪汪的两只眼，着实有些动情。正要搭讪上去，适值堂倌交帐回来，老娘姨迎着问道：“陈个阿曾来？”堂倌道：“勿曾来哝，好几日勿来哉。”老娘姨没甚说话，讪讪的挈了野鸡往前轩去，靠着栏干看四马路往来马车。

实夫问堂倌道：“阿晓得俚名字叫啥？”堂倌道：“俚叫诸十全，就来里倪隔壁。”实夫道：“倒像是人家人。”堂倌道：“耐末总喜欢人家人，阿去坐歇白相相？”实夫微笑摇头。堂倌道：“故也无啥要紧，中意末走走，勿中意豁脱块洋钱好哉。”实夫只笑不答。堂倌揣度实夫意思是了，赶将手中揩擦的烟灯丢下，走出屏门外招手儿叫老娘姨过来，与他附耳说了许多话。老娘姨便笑嘻嘻进来，向实夫问了尊姓，随说：“一淘去哉哝。”实夫听说，便不自在。堂倌先已



觉著，说道：“耐噪先去等来噪弄堂口末哉，一淘去末算啥嘎？”娘姨忙接道：“价末李老爷就来哩，倪来里大兴里等耐。”实夫乃点点头。娘姨回身要走，堂倌又叫住可嘱道：“难末文静点，俚噪是长三书寓里惯常噪个，麇做出啥话靶戏来！”娘姨笑道：“晓得个哉，阿用得着耐来说？”说着，急至前轩挈了诸十全下楼先走。

实夫收了烟票，随后出了花雨楼，从四马路朝西，一直至大兴里，远远望见老娘姨真个站在弄口等候。比及实夫近前，娘姨方转身进弄，实夫跟着，至弄内转弯处，推开两扇石库门，让实夫进去。实夫看时，是一幢极高爽的楼房。那诸十全正靠在楼窗口打探，见实夫进门倒慌的退去。

实夫上楼进房，诸十全羞羞怯怯的敬了瓜子，默然归坐。等到娘姨送上茶碗，点上烟灯，诸十全方横在榻床上替实夫装烟。实夫即去下手躺下，娘姨搭讪两句，也就退去。实夫一面看诸十全烧烟，一面想些闲话来说。说起那老娘姨，诸十全赶着叫“无姆”，原来即是他娘，有名唤做诸三姐。

一会儿，诸三姐又上来点洋灯，把玻璃窗关好，随说：“李老爷就该搭用夜饭罢。”实夫一想，若回栈房，朱嵩人必来邀请，不如躲避为妙，乃点了两只小碗，摸块洋钱叫去聚丰园去叫。诸三姐随口客气一句，接了洋钱，自去叫菜。

须臾，搬上楼来，却又添了四只荤碟。诸三姐将两副杯筷对面安放，笑说：“十全来陪陪李老爷哩。”诸十全听说，方过来筛了一杯酒，向对面坐下。实夫拿酒壶来也要给他筛。诸十全推说：“勿会吃。”诸三姐道：“耐也吃一杯末哉，李老爷勿要紧个。”



正要擎杯举筷，忽听得楼下声响，有人推门进来。诸三姐慌的下去，招呼那人到厨下说话，随后又喊诸十全下去。实夫只道有甚客人，悄悄至楼门口去窃听，约摸那人是花雨楼堂倌声音，便不理睬，仍自归坐饮酒。接连于了五六杯，方见诸三姐与诸十全上楼，花雨楼堂倌了跟着来见实夫。实夫让他吃杯酒，堂倌道：“倪吃哉，耐请用罢。”诸三姐叫他坐也不坐，站了一会，说声“明朝会”，自去了，

诸十全又殷殷勤勤劝了几杯酒。实夫觉有醺意，遂叫盛饭。诸十全陪着吃毕。诸三姐绞上手巾，自收拾了往厨下去。诸十全仍与实夫装烟。实夫与他说话，十句中不过答应三四句，却也很有意思。及至实夫过足了瘾，身边摸出表来一看，已是十点多钟，遂把两块洋钱丢在烟盘里，立起身来。诸十全忙问：“做啥？”实夫道：“倪要去哉。”诸十全道：“勸去哩。”

实夫已自走出房门。慌的诸十全赶上去，一手拉住实夫衣襟，口中却喊：“无姆，快点来哩！”诸三姐听唤，也慌的跑上楼梯拉住实夫道：“倪该搭清清爽爽，啥勿好耐要去嘎？”实夫道：“我明朝再来。”诸三姐道：“耐明朝来末，今夜头就勸去哉咯。”实夫道：“勸，我明朝定规来末哉。”诸三姐道：“价末再坐歇哩，啥要紧嘎？”实夫道：“天勿早哉，明朝会罢。”说着下楼。诸三姐恐怕决撒，不好强留，连道：“李老爷，明朝要来个哩！”诸十全只说得一声“明朝来”。实夫随口答应，暗中出了大兴里，径回石路长安客栈。

恰好匡二同时回栈，一见实夫，即道：“四老爷倒仔陆里去哉嘎？阿唷，今夜头是闹热得来！朱老爷叫仔一班毛儿戏，黎大人也去叫一班，教倪大少爷也叫一班。上海滩浪通



共三班毛儿戏，才叫得来哉，有百十个人噪哩，推扳点房子才要压坍哉！四老爷为啥勿来嘎？”实夫微笑不答，却问：“大少爷哩？”匡二道：“大少爷是要紧到尤如意搭去，酒也勿曾吃，散下来就去哉。”

实夫早就猜着几分，却也不说，自吸了烟，安睡无话。明日饭后仍至花雨楼顶上。那时天色尚早，烟客还清。堂倌闲着无事。便给实夫烧烟，因说起诸十全来。堂倌道：“俚噪一径勿出来，就到仔今年了坎坎做个生意。人是阿有啥说嘎？就不过应酬推扳点。耐喜欢人家人末，倒也无啥。”实夫点点头。方吸过两口烟，烟客已络绎而来，堂倌自去照顾。

实夫坐起来吸水烟，只见昨日那挤紧眼睛的老婆子又摸索来了，摸到实夫对面榻上，正有三人吸烟。那老婆子即迷花笑眼说道：“咦，长大爷，二小姐来里牵记耐呀，说耐为啥勿来？教我来张张。耐倒刚巧来里。”实夫看那三人，都穿着青蓝布长衫，玄色绸马甲，大约是仆隶一流人物。那老婆子只管唠叨，三人也不大理会。老婆子即道：“老大爷晚歇要来个哩，各位一淘请过来。”说了自摸索而去。

老婆子去后，诸三姐也来了，却没有挈诸十全；见了实夫，即说：“李老爷，倪搭去哩。”实夫有些不耐烦，急向他道：“我晚歇来，耐先去。”诸三姐会意，慌忙走开，还兜了一个圈子乃去。

实夫直至五点我钟方吸完烟，出了花雨楼，仍往大兴里诸十全家去便夜饭。这回却熟落了许多，与诸十全谈谈讲讲，甚是投机。至于颠鸾倒凤，美满恩情，大都不用细说。

比及次日清晨，李实夫于睡梦中隐约听得饮泣之声，张



眼看时，只见诸十全面向里床睡着，自在那里呜呜咽咽的哭。实夫猛吃一惊，忙问：“做啥？”连问几声，诸十全只不答应。实夫乃披衣坐起，乱想胡思，不解何故，仍伏下身去，脸偎脸问道：“阿是我得罪仔耐了动气？阿是嫌我老，勿情愿？”诸十全都摇摇手。实夫皱眉道：“价末为啥？耐说说看哩。”又连问了几声，诸十全方答一句道：“勿关耐事。”实夫道：“就勿关我事末，耐也说说看。”诸十全仍不肯说。实夫无可如何，且自着衣下床。楼下诸三姐听得，舀上脸水，点了烟灯。

实夫一面洗脸，却叫住诸三姐，盘问诸十全缘何啼哭。诸三姐先叹一口气，乃道：“怪是也怪勿得俚。耐李老爷陆里晓得？我从养仔俚养到仔十八岁，一径勿舍得教俚做生意。旧年嫁仔个家主公，是个虹口银楼里小开，家里还算过得去，夫妻也蛮好，阿是总算好个哉了？陆里晓得今年正月里碰着一桩事体出来，故歇原要俚做生意。李老爷，耐想俚阿要怨气？”实夫道：“啥个事体嘎？”诸三姐道：“勦说起，就说末也是白说，倒去坍俚家主公个台。阿是勦说个好。”说时，实夫已洗毕脸，诸三姐接了脸水下楼。实夫被他说得忐忑鹞突，却向榻床躺下吸烟，细细猜度。

一会儿，诸三姐又来问点心。实夫因复问道：“到底为啥事体？耐说出来，倘忙我能够帮帮俚也勿晓得。耐说说看。”诸三姐道：“李老爷，耐倘然肯帮帮俚，倒也赛过做好事。不过倪勿好意思搭耐说，搭耐说仔倒好像是倪来拆耐李老爷梢。”实夫焦躁道：“耐勦实概哩，有闲话爽爽气气说出来末哉。”诸三姐又叹了一口气，方从头诉道：“说起来，总是俚自家运气勿好。为仔正月里俚到娘舅家去吃喜酒，俚家



主公末要场面，拨俚带仔一副头面转来，夜头放来噪枕头边，到明朝起来辰光说是无拨哉呀。难末害仔几花人四处八方去瞎寻一泡，陆里寻得着嘎？娘舅噪未吓得来要死，说寻勿着是只好吃生鸦片烟哉。俚家主公屋里还有爷娘来噪，转去末拿啥来交代哩？真真无法子想哉！难末说勿如让俚出来做做生意看，倘忙碰着个好客人，看俚命苦，肯搭俚包瞒仔该桩事体，要救到七八条性命噪！我也无拨啥主意哉，只好等俚去做生意。李老爷，耐想俚家主公屋里也算过得去，夫妻也蛮好，勿然啥犯着吃到仔该碗把势饭哩？”

那诸十全睡在床上，听诸三姐说，更加哀哀的哭出声来。实夫搔耳爬腮，无法可劝。诸三姐又道：“李老爷，故歇做生意也难，就是长三书寓，一节做下来差勿多也不过三四百洋钱生意。一个新出来人家人，生来勿比得俚噪，要撑起一副头面来，耐说阿容易？俚有辰光搭我说说闲话，说倒仔做生意末，就哭。俚说生意做勿好，倒勿如死仔歇作，阿有啥好日脚等出来！”实夫道：“年纪轻轻说啥死嘎？事体末慢慢交商量，总有法子好想。耐去劝劝俚，教俚勦哭哩。”

诸三姐听说，乃爬上床去向诸十全耳朵边轻轻说了些甚么。诸十全哭声渐住，着衣起身。诸三姐方下床来，却笑道：“俚出来头一户客人就碰着仔耐李老爷，俚命里总还勿该应就死，赛过一个救星来救俚。李老爷阿对？”实夫俯首沉吟，一语不发。诸三姐忽想起道：“阿呀！说说闲话倒忘记哉，李老爷吃啥点心？我去买。”实夫道：“买两个团子未哉。”诸三姐慌的就去。

实夫看诸十全两颊涨得绯红，光滑如镜，眼圈儿乌沉沉浮肿起来，一时动了怜惜之心，不转睛的只管呆看。诸十全



却羞的低头下床，趂双拖鞋，急往后半间去。随后诸三姐送团子与实夫吃了，诸十全也归房洗脸梳头。实夫复吸两口烟，起身拿马褂来着，向袋里掏出五块洋钱放在烟盘里。诸三姐问道：“阿是耐要去哉？”实夫说：“去哉。”诸三姐道：“阿是耐去仔勿来哉？”实夫道：“啥人说勿来。”诸三姐道：“价末啥要紧嘎？”即取烟盘里五块洋钱仍塞在马褂袋里。

实夫怔了一怔，问道：“耐要我办副头面？”诸三姐笑道：“勿是呀！倪有仔洋钱，倘忙用脱仔凑勿齐哉，放来噪李老爷搭末一样个碗。隔两日一淘拨来倪，阿对？”实夫始点点头说：“好。”诸十全叮嘱道：“耐晚歇要来个哩！”

实夫也答应了，着好马褂，下楼出门，回至石路长安栈中。不料李鹤汀先已回来，见了实夫，不禁一笑。实夫倒不好意思的。匡二也笑嘻嘻呈上一张请帖。实夫看是姚季纯当晚请至尚仁里卫霞仙家吃酒的。鹤汀问：“阿去？”实夫道：“耐去罢，我勿去哉。”

须臾，栈使搬中饭来，叔侄二人吃毕。李实夫自往花雨楼去吸烟。李鹤汀却往尚仁里杨媛媛家来。到了房里，只见妨姨盛姐正在靠窗桌上梳头；杨媛媛睡在床上，尚未起身。鹤汀洒去过揭开帐子，正要伸手去摸，杨媛媛已自惊醒，翻转身来，揣住鹤汀的手。鹤汀即向床沿坐下。杨媛媛问道：“昨夜赌到仔啥辰光？”鹤汀道：“今朝几点钟坎坎散，我是一径勿曾困歇。”媛媛道：“阿赢嘎？”鹤汀说：“输个。”媛媛道：“耐也好哉！一径勿曾听见耐赢歇，再要搭俚噪去赌！”鹤汀道：“勗说哉。耐快点起来，倪去坐马车。”

杨媛媛乃披衣坐起，先把捆身子钮好，却憎鹤汀道：“耐走开点哩！”鹤汀笑道：“我坐来里末，关耐啥事嘎？”媛



媛也笑道：“倪勿要！”

适值外场提水铰子进来，鹤汀方走开，自去点了烟灯吸烟。盛姐梳头已毕，忙着加茶碗，绞手巾。比及杨媛媛梳头吃饭，诸事舒齐，那天色忽阴阴的像要下雨。杨媛媛道：“马车勦去坐哉，耐困歇罢。”鹤汀摇摇头。盛姐道：“倪来挖花，大少爷阿高兴？”鹤汀道：“好个，再有啥人？”杨媛媛道：“楼浪赵桂林也蛮喜欢挖花。”

盛姐连忙去请，赵桂林即时与盛姐同下楼来。杨媛媛笑向鹤汀道：“听见仔挖花，就忙杀个跑得来，怪勿得耐去输脱仔两三万原起劲杀！”赵桂林把杨媛媛拍了下，笑道：“耐说起来未倒就像个！”

鹤汀看那赵桂林，约有廿五六岁，满面烟容，又黄又瘦。赵桂林也随口与鹤汀搭讪两句。盛姐已将桌子掇开，取出竹牌牙筹。李鹤汀、杨媛媛、赵桂林、盛姐四人搬位就坐，掳起牌来。鹤汀见赵桂林右手两指黑的像煤炭一般，知道他烟瘾不小，心想如此馆人还有何等客人去做他？

那知碰到四圈，赵桂林适有客人来，接着卫霞仙家也有票头来请鹤汀。大家便说：“勦碰哉。”一数筹码，鹤汀倒是赢的。杨媛媛笑道：“耐去输仔两三万，来赢倪两三块洋钱，阿要讨气！”鹤汀也自好笑。赵桂林自上楼去。盛姐收拾干净。

鹤汀见外场点上洋灯，方往卫霞仙家赴宴；赶到门首，恰好朱嵩人从那边过来相遇，便一同登楼进房。姚季莼迎见让坐。卫霞仙敬过瓜子。李鹤汀向姚季莼说：“四家叔未谢战哉。”朱嵩人也道：“陶家弟兄说上坟去，也勿来战。”姚季莼道：“人忒少战晚。”当下又去写了两张请客票头，交与



大姐阿巧。阿巧带下楼去给帐房看。帐房念道：“公阳里周双珠家请洪老爷。”正要念那一张，不料朱蔼人的管家张寿坐在一边听得，忽抢出来道：“洪老爷我去请末哉。”劈手接了票头，竟自去了。

第十六回终。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讯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按：张寿接了请客票头，径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趑进大门，只见阿德保正跷起脚坐在客堂里，嘴里衔一支旱烟筒。张寿只得上前，将票头放在桌上，说：“请洪老爷。”阿德保也不去看票头，只说道：“勿来里。放来里末哉。”张寿只得退出。阿德保又冷笑两声，响说道：“故歇也新行出来，堂子里相帮用勿着个哉！”

张寿只做不听见，低头急走。刚至公阳里弄口，劈面遇着洪善卿。张寿忙站过一旁，禀明姚老爷请。洪善卿点头答应，张寿乃自去了。

洪善卿仍先到周双珠家，在客堂里要票头来看过，然后上楼。只见老鸨周兰正在房里与周双珠对坐说话。善卿进去，周兰叫声“洪老爷”，即起身向双珠道：“还是耐去说俚两声，俚还听点。”说着自往楼下去了。

善卿问双珠：“耐无姆来里说哈？”双珠道：“说双玉有点勿适意。”善卿道：“价末教耐去说俚两声，说啥嘎？”双



珠道：“就为仔双宝多说多话。双宝也是勿好，要争气争勿来，再要装体面；碰着个双玉哩，一点点推扳勿起，两家头并仔堆末，并勿好战。”善卿道：“双宝装啥体面？”双珠道：“双宝来啲说：‘双玉无拨银水烟筒末，我房里拿得去拨来俚；就是俚出局衣裳，我也着过歇个战。’刚刚拨来双玉听见仔，衣裳也麇着战，银水烟筒也勿要战，今朝一日天困来啲床浪勿起来，说是勿适意。难末无姆拿双宝来反仔一泡，再要我去劝劝双玉，教俚起来。”善卿道：“耐去劝俚末说啥哩？”双珠道：“我也勿高兴去劝俚。我看仔双倒讨气。耐不过多仔几个局，一歇海外得来，拿双宝来要打要骂，倒好像是俚该来啲个讨人！”善卿道：“双玉也是利害点。耐幸亏勿是讨人，勿然俚也要看勿起耐战。”双珠道：“俚搭我倒十二分要好。我说啥，俚总答应我，倒比仔无姆说个灵。”

正说着，只听得楼下阿德保喊道：“双玉先生出局。”楼上巧因在对过房里接应道：“来个。”善卿便向双珠道：“用勿着耐去劝俚战，俚要出局去，也只好起来。”双珠道：“我说俚勿起来末等俚歇，抵拚俚勿做生意末战。故歇做清信人，顺仔俚性子。隔两日才是俚世界战晚！”

道言示了，忽听得楼下周兰连说带骂，直骂到周双宝房间里，便“劈劈拍拍”一阵声响，接着周双宝哀哀的哭起来，知道是周兰把双宝打了一顿。双珠道：“倪无姆也勿公道，要打末双玉也该应打一顿。双玉稍微生意好仔点，就稀奇煞仔，生意勿好未能概苦嘎！”善卿正要说话时，适见巧因从对过房里走来。双珠即问道：“反过仔一泡哉晚，为啥再打起来嘎？”巧因低声道：“双玉出局勿肯去呀。三先生去说说哩，让俚去仔末好哉。”双珠冷笑两声，仍坐着不动身。



善卿忽立起来道：“我去劝俚，俚定归去。”即时趲过周双玉房间里，只见双玉睡在大床上，床前点一盏长颈灯台，暗昏昏的。善卿笑嘻嘻搭讪道：“阿是耐有点勿适意？”双玉免不得叫声“洪老爷”。善卿便过去向床沿坐下，问道：“我听见耐要出局去哧？”双玉道：“为仔勿适意，勿去哉。”善卿道：“耐来里勿适意，是勳去个好。不过，耐勿去末，耐无姆也无啥法子，只好教双宝去代局。教双宝去代局，勿如原是耐自家去。我说阿对？”双玉一听双宝代局，心里自是发急，想了想道：“洪老爷说得勿差，我去末战。”说着，已坐起来。善卿也自喜欢，忙喊巧囡过来点灯收拾。

善卿仍至双珠房里，把双玉肯去的话诉与双珠。双珠也道：“说得好。”正值阿金搬夜饭来，摆在当中间方桌上。善卿道：“耐也吃饭罢，舒齐仔末也好出局去哉。”双珠道：“耐阿要吃仔口了去吃酒？”善卿道：“我先去哉，勳吃。”双珠道：“耐就来叫末战。倪吃仔饭捕面，快煞个。”

善卿答应了，自去尚仁里卫霞仙家赴宴。双珠随至当中间坐下，却叫阿金去问双玉，说：“吃得落末，一淘来吃仔罢。”

双玉听见双宝挨打，十分气恼本已消去九分；又见阿姐特令娘姨来请吃饭，便趁势讨好，一口应承。欢欢喜喜出来，与双珠对坐，阿金、巧囡打横，四人同桌吃饭。吃饭中间，双珠乃从容向双玉说道：“双宝一只嘴无拨啥清头，说去看光景，我见仔俚也恨煞个哉。耐是勿比得双宝，生意末好，无姆也欢喜耐，耐就看过点。双宝有啥闲话听勿进，耐来告诉我好哉，勳去搭无姆说。”双玉听了，一声儿不言语。双珠又微笑道：“阿是耐只道仔我帮仔双宝哉？我倒勿是帮



双宝，我想倪帮歇来里堂子里，大家不过做个信人，再歇两年，才要嫁人去哉。来里做信人辰光，就算耐有本事，会争气，也见谅得势。实概一想，阿是推扳点好哉？”双玉也笑答道：“故是阿姐也多心哉。我人末笨，闲话个好邱听勿出仔也好煞哉！阿姐为好了搭我说，我倒怪仔阿姐，阿有啥实概个嘎？”双珠道：“只要耐心里明白，就蛮好。”

说着，都吃毕饭。巧因忙催双玉收拾出局。双珠也自捕起面来。约至九点多钟，方接到洪善卿叫局票头。另有一张票头叫双玉，客人姓朱，也叫到卫霞仙家，料道是同台面了。双珠却不等双玉，下楼先行。正在门前上轿，恰遇双玉回来，便说与他转轿同去。到了卫霞仙家台面上，洪善卿手指着一个年轻后生，向双玉说：“是朱五少爷叫耐。”双玉过去坐下。

双珠见席上七客，主人姚季莼之外，乃是李鹤汀、王莲生、朱蕙人、陈小云等，都是熟识；只有这个后生面生，暗问洪善卿，始知是朱蕙人的小兄弟，号叫淑人，年方十六，没有娶亲。双珠看他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有些与朱蕙人相像。只是羞怯怯的坐在那里，跼跼不安，巧因去装水烟也不吸。巧因便去给王莲生装水烟。

当时姚季莼要和朱蕙人豁拳。朱蕙人坐在朱淑人上首，朱淑人趁豁拳时偷眼去看周双玉。不料双玉也在偷看，四只眼睛刚刚凑一个准。双玉倒微微一笑，淑人却羞得回过头去。

朱蕙人豁过五拳，姚季莼又要和朱淑人豁。淑人推说“勿会”。姚季莼道：“豁拳末啥勿会嘎？”朱蕙人也说：“豁豁末战。”朱淑人只得伸手，起初三拳倒是赢的，末后输了



两拳。朱淑人正取一杯在手，周双玉在背后把袖子一扯，道：“倪来吃罢。”朱淑人不提防，猛吃一惊，略松了手，那一只银鸡缸杯便的溜溜落下来，坠在桌下，泼了周双玉淋淋漓漓一身的酒。朱淑人着了急，慌取手巾要来揩拭。周双玉掩口笑道：“勿要紧个。”巧因忙去拾起杯子，幸是银杯，尚未砸破。在席众人齐声一笑。朱淑人登时涨得满面通红，酒也不吃，低头缩手，掩在一边没处藏躲。巧因问：“倪阿是吃两杯？”朱淑人竟没有理会。周双玉向巧因手里取一杯来代了，巧因又代吃一杯过去。比及台面上出局初齐，周双玉又要转局去，只得撇了周双珠告辞先行。周双珠知道姚季纯最喜闹酒，直等至洪善卿摆过庄，方回。周双珠去后，姚季纯还是兴高采烈，不肯歇手。

洪善卿已略有酒意，又听得窗外雨声淙淙，因此不敢过醉，赶个眼错，逃席而去。一径向北出尚仁里，坐把东洋车，转至公阳里，仍往周双珠家。到了房里，只见周双珠正将一副牙牌独自坐着打五关。善卿脱下马褂，抖去不渍，交与阿金挂在衣架上。善卿随意坐下，望见对过房里用是暗昏昏地，知道周双玉出局未归。双珠却向阿金道：“耐舒齐仔末，转去罢。”阿金答应，忙预备好烟茶二事，就去铺吹灯。善卿笑道：“天还早来里。双玉出局也勿曾转来，啥要紧嘎？”双珠道：“阿德保催过哉。为仔天落雨，我晓得耐要来，教俚等仔歇；再勿去是要相骂哉。”善卿不禁笑了。

阿金去后，双玉方回。随后又有一群打茶会客人拥至双玉房里，说说笑笑，热闹得很。

这边双珠打完五关，不好就睡，便来和善卿对面歪在榻床上，一面取签子烧鸦片烟，一面说闲话，道：“王老爷倒



原去叫个张蕙贞。沈小红阿晓得嘎？”善卿道：“阿有啥勿晓得！沈小红有仔洋钱末，生来勿吃啥醋哉咯。”双珠道：“沈小红个人，搭倪双玉倒差勿多。”善卿道：“双玉搭啥人吃醋？”双珠道：“勿是说吃醋。俚自家算是有本事，会争气，倒像是一生一世做倌人，勿嫁人个哉。”

正说时，双玉忽走过这边房里来，手中拿一支银水烟筒给双珠看，问：“样式阿好？”双珠看是景星店号，知道是客人给他新买的了，乃问：“要几花洋钱？”双玉道：“说是廿六块洋钱咯，阿贵嘎？”双珠道：“是价模样，倒无啥。”双玉听说，更自欢喜，仍拿了过那边房里去陪客人。双珠因又说道：“耐看俚标得来！”善卿道：“俚会做生意末，最好哉；勿然，单靠耐一千仔去做生意，阿是总辛苦点？”双珠道：“故是自然，我也单望俚生意好末好。”说着，那对过房里打茶会客人一哄而散，四下里便静悄悄的。

双珠卸下头面，方要安睡，却听得楼下双宝在房里和人咕唧说话，隐隐夹着些饮泣之声。善卿道：“阿是双宝来啾哭？”双珠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有实概哭末，勳去多说多话哉咯。”善卿问：“搭啥人说闲话？”双珠说是客人。善卿道：“双宝也有客人来浪？”双珠道：“该个客人倒无啥，搭双宝也蛮要好，就是双宝总有点勿着勿落。”善卿问客人姓甚。双珠说是“姓倪，大东门广亨南货店里个小开”。

善卿便不再问，掩门共睡。无如楼下双宝和那客人说一回，哭一回，虽辨不出是甚言词，但听那吞吐断续之间，十分凄惨，害得善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至敲过四点钟，楼下声息渐微，善卿方朦胧睡去。

不料睡到八点多钟，善卿正在南柯郡中与金枝公主游猎



平原，却被阿金推门进房，低声叫：“洪老爷。”双珠先自惊醒，问阿金：“做啥？”阿金说：“是有人来里寻。”双珠乃推醒善卿告诉了。善卿问：“是啥人？”阿金又不认得。善卿不解，连忙着衣下床，鞞鞋出房，叫阿金：“去喊俚上来。”

阿金引那人至楼上客堂里，善卿看时，也不认得，问他：“寻我做啥？”那人道：“倪是宝善街悦来栈里，有个赵朴斋，阿是耐亲眷？”善卿说：“是个。”那人道：“昨日夜头赵先生来噪新街浪同人相打，打开仔个头，满身才是血。巡捕看见仔，送到仁济医馆里去。今朝倪去张张俚，俚教倪来寻洪先生。”善卿问：“为啥相打？”那人笑道：“故是倪也勿晓得。”善卿也十猜八九，想了想便道：“晓得哉。倒难为耐噪，晚歇我去末哉。”那人即退下楼去。

善卿仍进房洗脸，双珠在帐子里问：“啥事体？”善卿推说：“无啥。”双珠道：“耐要去末，吃点点心了去。”善卿因叫阿金去喊十件汤包来吃了，向双珠道：“耐再困歇，我去哉。”双珠道：“晚歇早点来。”

善卿答应，披上马褂，下楼出门。那时宿雨初晴，朝曦耀眼，正是清和天气。善卿径往仁济医馆，询问赵朴斋。有一人引领上楼。推开一扇屏门进去，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攒在床顶。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包着头，络着手，盘膝而坐；一见善卿，慌的下床叫声“娘舅”，满面羞惭。

善卿向床前藤杌坐下。于是赵朴斋从头告诉，被徐、张两个流氓打伤头面，吃一大亏；却又噜苏疙搭说不明白。善卿道：“总是耐自家勿好，耐到新街浪去做啥？耐勿到新街



浪去，俚噪阿好到耐栈里来打耐？”说得朴斋顿口无言。善卿道：“故歇无啥别样闲话，耐等稍微好仔点，快点转去罢。上海场花耐也勳来哉。”朴斋噉嚙半晌，万说出客栈里缺了房饭钱，留下行李的话。善卿又数落一场，始为计算栈中房饭及回去川资，将五块洋钱给与朴斋，叫他作速回去，切勿迟延。朴斋那里敢道半个“不”字，一味应承。善卿再三叮咛而别，仍趲出仁济医馆，心想回店干些正事，便直向南行。

将近打狗桥，忽然劈面来了一人，善卿一见大惊。乃是陶云甫的兄弟陶玉甫，低头急走，竟不理睬。善卿一把拉住，问道：“耐轿子也勿坐，底下人也勿跟，一千仔来里街浪跑，做啥？”陶玉甫抬头见是善卿，忙拱手为礼。善卿问：“阿是到东兴里去？”玉甫含笑点头。善卿道：“价末也坐把东洋车去哩。”随喊了一把东洋车来。善卿问：“阿是无拨车钱来里？”玉甫复含笑点头。善卿向马褂袋里捞出一把铜钱，递与玉甫。玉甫见善卿如此相待，不好推却，只得依他，坐上车洋车。善卿也就喊把东洋车，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去了。陶玉甫别了洪善卿，径往四马路东兴里口停下。玉甫把那铜钱尽数给与车夫，方进弄至李漱芳家。适值娘姨大阿金在天井里浆洗衣裳，见了道：“二少爷倒来哉，阿看见桂福？”玉甫道：“勿曾看见。”大阿金道：“桂福来张耐呀。耐轿子哩？”玉甫道：“我勿曾坐轿子。”说着，大阿金打起帘子，玉甫放轻脚步趲进房里。只见李漱芳睡在大床上，垂着湖色熟罗帐子；大姐阿招正在揩抹櫥箱桌椅。玉甫只道李漱芳睡熟未醒，摇摇手向高椅坐下。阿招却低声告诉道：“昨日一夜天咿勿曾困。因好仔再要起来，起来一埭末咳嗽一



埭，直到天亮仔坎坎困着。”玉甫忙问：“阿有寒热？”阿招道：“寒热倒无拨啥寒热。”玉甫又摇摇手道：“勦响哉，让俚再困歇罢。”不料大床上李漱芳又咳嗽起来。

第十七回终。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按：陶玉甫听得李漱芳咳嗽，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帐子；要看漱芳面色。漱芳回过头来睨了玉甫半日，叹了一口气。玉甫连问：“阿有啥勿适意？”漱芳也不答，却说道：“耐个人也好个哉！我说仔几转，教耐昨日转来仔末就来，耐定归勿依我。随便啥闲话，搭耐说仔，耐只当耳边风！”玉甫急分辨道：“勿是呀！昨日转来末晚哉，屋里有亲眷来浪，难末阿哥说：‘阿有啥要紧事体，要连夜赶出城去？’我阿好说啥哩？”漱芳鼻子里“哼”的一声，说道：“耐勳来搭我瞎说！我也晓得点耐脾气。要说耐外头再有啥人来浪，故也冤枉仔耐哉。耐总不过一去仔末就想勿着，等耐去死也罢活也罢，总勿关耐事，阿对？”玉甫陪笑道：“就算我想勿着，不过昨日一夜天，今朝阿是想着仔来哉？”漱芳道：“耐是勿差，一瞋困下去，困到仔天亮末，一夜天就过哉。耐阿晓得困勿着了，坐来浪，一夜天比仔一年还要长点哩！”玉甫道：“总是我勿好，害仔耐。耐勳动气。”



漱芳又嗽了几声，慢慢的说道：“昨日夜头，天末也讨气得来，落勿停个雨。浣芳喟，出局去哉；阿招末，搭无姆装烟；单剩仔大阿金，坐来浪打磕钹。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罢。大阿金去仔，我一干仔就榻床浪坐歇，落得个雨来加二大战；一阵一阵风吹来噪玻璃窗浪，‘乒乒乒乒’，像有人来噪碰，连窗帘才卷起来，直卷到面孔浪。故一吓末，吓得我来要死！难末只好去困。到仔床浪喟，陆里困得着嘎！隔壁人家刚刚来噪摆酒、豁拳、唱曲子，闹得来脑子也痛哉！等俚噪散仔台面末，台子浪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勦去听俚，俚定归钻来里耳朵管里。再起来听听雨末，落得价高兴；望望天末，永远勿肯亮个哉。一径到两点半钟，眼睛算闭一闭。坎坎闭仔眼睛，倒说道耐来哉呀，一肩轿子抬到仔客堂里。看见耐轿子里出来，倒理也勿理我，一径望外头跑，我连忙喊末，自家倒喊醒哉。醒转来听听，客堂里真个有轿子钉鞋脚地板浪声音，有好几个人来浪。我连忙爬起来，衣裳也勿着，开出门去，问俚噪：‘二少爷啥？’相帮噪说：‘陆里有啥二少爷嘎。’我说：‘价末轿子陆里来个嘎？’俚噪说：‘是浣芳出局转来个轿子。’倒拨俚噪好笑，说我困昏哉。我再要困歇，也无拨我困哉，一径到天亮，咳嗽勿曾停歇。”王甫攒眉道：“耐啥实概嘎！耐自家也保重点个哩。昨日夜头风末来得价大。半夜三更勿着衣裳起来，再要开出门去，阿冷嘎？耐自家勿晓得保重，我就日日来里看牢仔耐，也无么用哩！”

漱芳笑道：“耐肯日日来里看牢仔我，耐也只好说说罢哉。我自家晓得命里无福气。我也勿想啥别样，再要耐陪我三年。耐依仔我，他仔三年我就死末，我也蛮快活哉。倘忙



我勿死，耐就再去讨别人，我也勿来管耐哉。就不过三年，耐也勿肯依我，倒说道，‘日日来里看牢仔我’！”玉甫道：“耐说说末就说出勿好来哉。耐单有一个无姆离勿开。再三四年，等耐兄弟做仔亲，让俚啾去当家，耐搭无姆到我屋里向去，故末真个日日看牢仔耐，耐末也称心哉。”

漱芳又笑道：“耐是生来一径蛮称心，我陆里有故号福气！我不过来里想：耐今年廿四岁；再歇三年，也不过廿七岁。耐廿七岁讨一个转去，成双到老，要几十年啾。该个三年里向，就算我冤屈仔耐也该应晚。”玉甫也笑道：“耐瞎说个多花啥，讨转去成双到老末就是耐晚。”

漱芳乃不言语了。只见李浣芳蓬着头，从后门进房，一面将手揉眼睛，一面见玉甫，说道：“姐夫，耐昨日啥勿来嘎？”玉甫笑嘻嘻拉了浣芳的手过来，斜靠着梳妆台而立。漱芳见浣芳只穿一件银红湖绉捆身子，遂说道：“耐啥衣裳也勿着嘎？”浣芳道：“今朝天势呀。”漱芳道：“陆里热嘎，快点去着仔哩！”浣芳道：“我勑着，热煞来里！”

正说着，阿招已提了一件玫瑰紫夹袄来，向浣芳道：“无姆也来啾说哉，快点着罢。”浣芳还不肯穿。玉甫一手接那夹袄替浣芳披在身上，道：“耐故歇就着仔，晚歇热末再脱末哉，阿好？”浣芳不得已依了。阿招又去舀进脸水请浣芳捕面、梳头、漱芳也要起身。玉甫忙道：“耐再困歇哩，天早来里。”漱芳说：“我勑困哉。”玉甫只得去扶起来，坐在床上，复劝道：“耐就床浪坐歇，倪说说闲话倒无啥。”漱芳仍说：“勑！”

及至漱芳下床，终觉得鼻塞声重，头眩脚软，惟咳嗽倒好些。漱芳一路扶着桌椅，步至榻床坐下，玉甫跟过来放下



一面窗帘。大阿金送上燕窝汤，漱芳只呷两口，即叫浣芳吃了。浣芳新妆既罢，漱芳方去捕起面来。阿招道：“头还蛮好来里，勳哉。”涑芳也觉坐不住，就点点头。大阿金用抿子蘸刨花水略刷几刷，漱芳又自去刷出两边鬓脚，已是吃力极了，遂去歪在榻床上喘气。

玉甫见漱芳如此。心中虽甚焦急，却故作笑嘻嘻面孔。单有浣芳立在玉甫膝前，呆呆的只向漱芳呆看。漱芳问他：“看啥？”浣芳说不出，也自笑了。大阿金正在收拾镜台，笑道：“俚末看见阿姐勿适意仔，也勿起劲哉，阿晓得？”浣芳接说道：“昨日蛮好来里，才是姐夫勿好晚，倪勿来个！”说着便一头撞在玉甫怀里不依。玉甫忙笑道：“俚噪骗耐呀。无啥勿适意，晚歇就好哉。”浣芳道：“晚歇再勿好末，要耐赔还个好阿姐拨倪。”玉甫道：“晓得哉，晚歇我定归拨耐个好阿姐末哉。”浣芳听说方罢。

漱芳正在榻床上，渐渐沉下眼睛，像要睡去。玉甫道：“原到床浪去困罢。”漱芳摇摇手。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条绒毯，替漱芳盖在身上，漱芳憎道：“重！”仍即揭去。玉甫没法，只去放下那一面窗帘；还恐漱芳睡熟着寒，要想些闲话来说，于是将乡下上坟许多景致，各加装点，演说起来。浣芳听得津津有味，漱芳却憎道：“拨耐说得烦煞哉，我勳听。”玉甫道：“价末耐勳困哩。”漱芳道：“我勿困着末哉，耐放心。”玉甫乃在榻床一边盘膝危坐，静静的留心看守。但害得个浣芳会不定立不定，没处着落。漱芳叫他外头去白相歇，浣芳又不肯去。

一会儿，大阿金搬中饭进房。玉甫问漱芳：“阿吃得落？吃得落末吃仔口罢。”漱芳说：“勳吃。”浣芳见漱芳饭都不



吃，只道有甚大病，登时发极，涨得满面绯红，几乎吊下眼泪。倒引得漱芳一笑，说浣芳道：“耐啥实概嘎，我还勿曾死哩。故歇吃勿落末，晚歇吃。”浣芳自知性急了些，连忙极力忍住。玉甫因浣芳着急，也苦苦的劝漱芳多少吃点。漱芳只得令大阿金买些稀饭，吃了半碗。浣芳也吃不下，只吃一碗。玉甫本自有限。大家吃毕中饭，收拾洗脸。玉甫思将浣芳支使开去，恰好阿招来报说：“无姆起来哉。”浣芳犹自俄延。玉甫催道：“快点去罢，无姆要说哉。”浣芳始讪讪的趑趄而去。

浣芳去后，只有玉甫、漱芳两人在房里，并无一点声息。不料至四点多钟，玉甫的亲兄陶云甫乘轿来寻。玉甫请进房里，相见就坐。云甫问漱芳：“阿是勿适意？”漱芳说：“是呀。”大阿金忙着预备茶碗，云甫阻止道：“我说句闲话就去，勔泡茶哉。”乃向玉甫道：“三月初三是黎篆鸿生日，朱葛人分个传单，包仔大观园一日戏酒。篆鸿末常恐惊动官场，勿肯来，难末葛人另合一个公局，来啖屠明珠搭。勿多几个人，倪两家头也来海。我为此先搭耐说一声，到仔初三日脚浪，大观园里也勿必去哉，屠明珠搭定归要到个。”

玉甫虽诺诺连声，却偷眼去看漱芳。偏被云甫觉得，笑问漱芳道：“耐阿肯放俚去应酬歇？”漱芳不好意思，笑答道：“大少爷倒说得诧异。故是正经事体，总要去个，倪阿有啥勿放俚去嘎？”云甫点头道：“故末勿差。我说漱芳也是懂道理个人，要是正经事体也拉牢仔勿许去，阿算得啥要好嘎？”漱芳不好接说，含笑而已。云甫随说：“我去哉。”玉甫慌忙直站起来，漱芳送至帘下。

云甫趑出门外上轿，吩咐轿班：“朱公馆去。”轿班俱系



稔熟，抬出东兴里，往东进中和里。相近朱公馆，朱蒿人管家张寿早已望见，忙跑至轿前禀说：“倪老爷来啲尚仁里林家。”

云甫便令转轿，仍由四马路径至尚仁里林素芬家。认得朱蒿人的轿子还停在门首，陶云甫遂下轿进门。到了楼上房里，朱蒿人迎着，即道：“正要来请耐。我一干仔来勿及哉，屠明珠搭耐去办仔罢。”陶云甫问如何办法。朱蒿人向身边取出一篇草帐，道：“倪末两家弟兄搭李实夫叔侄，六个人作东，请于老德来陪客。中饭吃大菜，夜饭满汉全席。三班毛儿戏末，日里十一点钟一班，夜头两班，五点钟做起。耐好阿说？”陶云甫道：“蛮好。”

林素芬等计议已定，方上前敬瓜子。陶云甫收了草帐，也就起身，说：“我还有点事体，再见罢。”朱蒿人并不挽留，与林素芬送至楼梯边而别。

素芬回房，问蒿人：“啥事体？蒿人细细说明缘故。素芬遂说道：“耐请客末勿到该搭来，也去拍屠明珠个马屁，阿要讨气！”蒿人道：“勿是我请客，倪六个人公局。”素芬道：“前日仔倒勿是耐请客？蒿人没得说，笑了。素芬复道：“倪该搭是小场花，请大人到该搭来，生来勿配。耐也一径冤屈煞哉。难末拣着个大场花，要适意点啲。”蒿人笑道：“难末真真倒诧异哉。我阿曾去做屠明珠，耐啥就吃醋嘎？”素芬道：“耐要做屠明珠去做末哉晚，我也勿曾拉牢仔耐。”蒿人笑道：“我就勿说哉，随便耐去说啥罢。”素芬鼻子里哼了一声，咕噜道：“耐末去拍赌明珠个马屁，屠明珠阿来搭耐要好嘎？”蒿人笑道：“啥人要俚来要好？”素芬仍咕噜道：“耐就摆他十个双台，屠明珠也无啥希奇：搭耐要好末倒勿见好，



情愿去做铲头客人。上海滩浪也单有耐一个。”葛人笑道：“耐勦动气，明朝夜头我也来摆个双台末哉。”

素芬呆着脸。也不答言。葛人过去挽了素芬的手，至榻床前，央及道：“搭我装筒烟哩。”素芬道：“倪是毛手毛脚，勿比得屠明珠会装哩！”口中虽如此说，却已横躺着拿签子烧起烟来。葛人挨在膝前坐了，又伏下身子向素芬耳朵边低声说道：“耐一径搭我蛮要好，故歇为仔个屠明珠，啥气得来？耐看我阿要去做屠明珠？”素芬道：“耐是倒也说勿定。”葛人道：“我再去做别人，故末说勿定；要说是屠明珠，就算俚搭我要好末，我也勿高兴去做俚。”素芬道：“耐去做勿做关倪啥事体！耐也勦来搭我说。”葛人乃一笑而罢。

素芬装好一口烟，放下烟枪，起身走开。葛人自去吸了，知道素芬还有些芥蒂，遂又自去开了抽屉，寻着笔砚票头随意点几色菜水。素芬看见，装做不理；等葛人写毕，方道：“耐点菜末，阿要先点两样来吃夜饭？”葛人忙应说：“好。”另开两个小碗，素芬叫娘姨拿下楼去令外场叫菜。

正是上灯时候，菜已送来，自己又添上四只荤碟，于是葛人与素芬对酌闲谈。一时复说起屠明珠来，素芬道：“做倌人也只做得个时髦。来噪时髦个辰光，自有金花客人去烘起来。客人末真真叫讨气，一样一千洋钱，用拨来生意清点个倌人，阿要好？用拨仔时髦倌人，俚噪觉也勿觉着。价末客人噪定归要去做时髦倌人，情愿豁脱仔洋钱去拍俚马屁。”葛人道：“耐勦说客人讨气，倌人也讨气。生意清仔末，随便啥客人巴结得非凡噪；稍微生意好仔点，难末姘戏子、做恩客才土个哉，到后来弄得一场无结果。”素芬道：“姘戏子多花到底少个，故也勦去说俚哉。我看几个时髦倌人，也无



啥好结果。耐来里时髦辰光，拣个靠得住点客人，嫁仔末好哉咯，俚喲才勿想嫁人；等到年纪大仔点，生意一清仔末，也好哉。”葛人道：“倌人嫁人也难。要嫁人，陆里一个勿想嫁个好客人？碰着仔好客人，俚屋里大小老婆倒有好几个来浪，就嫁得去，总也勿称心个哉。要是无拨啥大小老婆末，客人靠勿住，拿耐衣裳、头面才当光仔，再出来做倌人。夷场浪常有该号事体。”素芬道：“我说要搭客人脾气对末好。脾气对仔，就穷点，只要有口饭吃吃好哉。要是差仿勿多客人，故末宁可拣个有铜钱点总好点。”葛人笑道：“耐要拣个有铜钱点，像倪是挨勿着个哉。”素芬也笑道：“噢唷！客气得来！耐算无铜钱，耐来里骗啥人嘎？”葛人笑道：“我就有仔铜钱，脾气勿对，耐也看勿中咯。”素芬道：“耐说说末就说勿连牵哉。”随取酒壶给葛人筛酒。葛人道：“酒有哉，倪吃饭罢。”素芬遂喊娘姨拿饭来，并令叫妹子翠芬来同吃。娘姨回说：“翠芬吃过哉。”葛人、素芬两人刚吃毕饭，即有一帮打茶会客人上楼，坐在对过空房间里，随后复有叫素芬的局票。葛人趁势要走。素芬知留不住，送至房门。葛人下楼登轿，径回公馆。次日晚间，免不得请一班好友在林素芬家摆个双台，不必细说。

至三月初三，十点钟时，朱葛人起来，即乘轿往大观园。只见门前挂灯结彩，张寿带着纬帽迎见，禀说：“陈老爷、洪老爷、汤老爷才来里哉。”葛人进去厮见，动问诸事，皆已齐备。葛人大喜，乃说道：“价末我到该首去哉，此地奉托三位。”陈小云、洪善卿、汤啸庵都说：“应得效劳。”当时葛人复乘轿往鼎丰里屠明珠家。

第十八回终。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决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按：朱蕙人乘轿至屠明珠家，吩咐轿班：“打轿回去接五少爷来。”说毕登楼。鲍二姐迎着，请去房间里坐。蕙人道：“倪就书房里坐哉哋。”原来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楼房，靠西两间乃正房间：东首三间，当中间为客堂，右边做了大菜间，粉壁素帟，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左边一间，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却点缀些琴棋书画，因此唤作书房。

当下朱蕙人往东首来，只见客堂板壁全行卸去，直通后面亭子间。在亭子间里搭起一座小小戏台，檐前挂两行珠灯，台上屏帷帘幕俱系洒绣的纱罗绸缎，五光十色，不可殚述。又将吃大菜的桌椅移放客堂中央，仍铺着台单，上设玻罩彩花两架及刀叉瓶壶等架子，八块洋纱手巾，都折叠出各种花朵，插在玻璃杯内。蕙人见了，赞说：“好极！”随到左边书房，望见对过厢房内屠明珠正在窗下梳头，相隔鸾远，只点点头，算是招呼。鲍二姐奉上烟茶。屠明珠买的四五个讨人俱来应酬，还有那毛儿戏一班孩子亦来陪坐。



不多时，陶云甫、陶玉甫、李实夫、李鹤汀、朱淑人六个主人陆续齐集。屠明珠新妆既毕，也就过这边来。正要发帖催请黎篆鸿，恰好于老德到了，说：“勿必请，来里来哉。”陶云甫乃去调派。先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戏场乐人收拾伺候，等黎篆鸿一到开台。

须臾，有一管家飞奔上楼报说：“黎大人来哉。”大家立起身来。屠明珠迎至楼梯边，挽了黎篆鸿的手，迳进客堂。篆鸿即嗔道：“忒费事哉，做啥嘅？”众人上前厮见。惟朱淑人是初次见面，黎篆鸿上下打量一回，转向朱葛人道：“我说句讨气闲话，比仔耐再要好点哩。”众人掩口而笑，相与簇拥至书房中。屠明珠在旁道：“黎大人宽宽衣哩。”说着，即伸手去代解马褂钮扣。黎篆鸿脱下，说声“对勿住”。屠明珠笑道：“黎大人啥客气得来！”随将马褂交鲍二姐挂在衣架上，回身撩黎篆鸿向高椅坐下。

戏班里娘姨呈上戏目请点戏。屠明珠代说道：“请于老爷点仔罢。”于老德点了两出，遂叫鲍二姐拿局票来。朱葛人指陶玉甫、朱淑人道：“今朝俚噪两家头无拨儿花局来叫未那价？”黎篆鸿道：“随意未哉。喜欢多叫就多叫点，叫一个也无啥。”朱葛人乃点拨与于老德写，将各人叫过的局尽去叫来。陶玉甫还有李漱芳的妹子李浣芳可叫，只有朱淑人只叫得周双玉一个。局票写毕，陶云甫即请去入席。黎篆鸿说：“太早。”陶云甫道：“先用点点心。”黎篆鸿又埋怨朱葛人费事，道：“才是耐起个头碗。”

于是大众同迳出客堂来。只见大菜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正对着戏台；另用一式茶碗放在面前。黎篆鸿道：



“倪随意坐，要吃末拿仔点好哉。”说了就先自去检一个牛奶饼，拉开傍边一只藤椅，靠壁坐下。众人只得从直遵命，随意散坐。

堂戏照例是《跳加官》开场，《跳加官》之后系点的《满床笏》、《打金枝》两出吉利戏。黎篆鸿看得厌烦，因向朱淑人道：“倪来讲讲闲话。”遂挈着手，仍进书房，朱蕙人也跟进去。黎篆鸿道：“耐末只管看戏去，瞎应酬多花啥。”朱蕙人亦就退出。黎篆鸿令朱淑人对坐在榻床上，问他若干年纪，现读何书，曾否攀亲。朱淑人一一答应。一时，屠明珠把自己亲手剥的外国榛子、松子、胡桃等类，两手捧了，送来给黎篆鸿吃。篆鸿收下，却分一半与朱淑人，叫他：“吃点哩。”淑人拈了些，仍不吃。黎篆鸿又问问短。

说话多时，屠明珠傍坐观听，微喻其意。谈至十二点钟，鲍二姐来取局票。屠明珠料道要吃大菜了，方将黎篆鸿请出客堂。众人起身，正要把酒定位，黎篆鸿不许，原拉了朱淑人并坐。众人不好过于客气，于老德以外皆依齿为序。第一道元蛤汤吃过，第二道上的板鱼。屠明珠忙替黎篆鸿用刀叉出骨。

其时叫的局已接踵而来。戏台上正做昆曲《絮阁》，钲鼓不鸣，笙琶竞奏，倒觉得清幽之致。黎篆鸿自顾背后，出局团团围住，而来者还络绎不绝，因问朱蕙人道：“耐搭我叫仔几花局嘎？”朱蕙人笑道：“有限得势，十几个。”黎篆鸿攒眉道：“耐末就叫无淘成！”再看众人背后，有叫两三个的，有叫四五个的，单有朱淑人只叫一个局。黎篆鸿问知是周双玉，也上下打量一回，点点头道：“真真是一对玉人。”众人齐声赞和。黎篆鸿复向朱蕙人道：“耐做老阿哥末，勳



假痴假呆，该应搭俚噪团圆拢来，故末是正经。”朱淑人听了，满面含羞，连周双玉都低下头去。黎篆鸿道：“耐噪两家头勒客气哩，坐过来说说闲话，让倪末也听听。”朱蔼人道：“耐要听俚噪两家头说句闲话，故末难哉。”黎篆鸿怔道：“阿是哑子？”众人不禁一笑。朱蔼人笑道：“哑子末勿是哑子，不过勿开口。”黎篆鸿怂恿朱淑人道：“耐快点争气点！定归说两句拨俚噪听听，勳拨耐阿哥猜着。”朱淑人越发不好意思的。黎篆鸿再和周双玉兜搭，叫他说话。周双玉只是微笑，被篆鸿逼不过，始笑道：“无啥说咧，说啥嘎？”众人哄然道：“开仔金口哉！”黎篆鸿举杯相属道：“倪大家该应公贺一杯。”说毕，即一口吸尽，向朱淑人照杯。众人一例皆干。羞得个朱淑人彻耳通红，那里还肯吃酒？幸亏戏台上另换一出《天水关》，其声聒耳，方剪住了黎篆鸿话头。

第八道大菜将完，乃系芥辣鸡带饭。出局见了，散去大半。周双玉也要兴辞，适为黎篆鸿所见，遂道：“耐慢点去，我要搭耐说句闲话。”周双玉还道：“是说白相，朱蔼人帮着挽留，方仍归座。大姐巧因向周双玉耳边说了些甚么，周双玉嘱咐“就来”，巧因答应先去。迨至席终，各用一杯牛奶咖啡，揩面漱口而散。恰好毛儿戏正本同时唱毕，娘姨再请点戏。黎篆鸿道：“随便啥人去点点罢。”朱蔼人素知黎篆鸿须睡中觉，不如暂行停场，俟晚间两班合演为妙，并不与黎篆鸿商量，竟自将这班毛儿戏遣散了。

黎篆鸿丢开众人，左手挈了朱淑人，右手挈了周双玉，道：“倪到该搭来。”慢慢踱至左边大菜间中，向靠壁半榻气褥坐下，令朱淑人、周双玉分坐两傍，遂问周双玉若干年纪、寓居何处、有无亲娘。周双玉一一应答。黎篆鸿转问朱



淑人：“几时做起？”朱淑人茫然不解，周双玉代答道：“就不过前月底，朱老爷替俚乃叫仔一个局，倪搭来也勿曾来歇。”黎篆鸿登时沉下脸，埋怨朱淑人道：“耐个人真勿好！日日望耐来，耐为啥勿来嘎？”朱淑人倒吃一吓。被周双玉“嗤”的一笑，朱淑人才回过味来。

黎篆鸿复安慰周双玉道：“耐勦动气，明朝我同俚一淘来未哉。俚要是再勿好末，耐告诉我，我来打俚。”周双玉别转头笑道：“谢谢耐。”黎篆鸿道：“故歇勦耐谢。我搭耐做仔个大媒人末，耐一淘谢我未哉。”说得周双玉亦敛笑不语。黎篆鸿道：“阿是耐勿肯嫁拨俚？耐看实概一个小伙子，嫁仔俚阿有啥勿好？耐勿肯，错过个哩。”周双玉道：“倪陆里有该号福气。”黎篆鸿道：“我搭耐做主末，就是耐福气。耐答应仔一声，我一说就成功哉咯。”周双玉仍不语。篆鸿连道：“说哩，阿肯嘎？”双玉嗔道：“黎大人，耐该号闲话阿有啥问倪个嘎？”黎篆鸿道：“阿是要问耐无姆？故也勿差。耐肯仔末我生来去问耐无姆。”周双玉仍别转头不语。

适值鲍二姐送茶进房，周双玉就戇说道：“黎大人吃茶罢。”黎篆鸿接茶在手，因问鲍二姐：“俚朵几花人呢？”鲍二姐道：“才来里书房里讲闲话，阿要去请过来？”黎篆鸿说：“勦去请。”将茶碗授与鲍二姐，遂横身躺在半榻上。鲍二姐既去，房内静悄悄的，不觉模模糊糊，口开眼闭。周双玉先已睃见，即捏手捏脚一溜而去。

朱淑人依然陪坐，不敢离开。俄延之间，闻得黎篆鸿鼻管中鼾声渐起，乃故意咳嗽一声，亦并未惊醒，于是朱淑人也溜出房来，要寻周双玉说话。迨至对过收房里，只见朱、陶、李诸人陪着于老德围坐长谈，屠明珠在旁搭话，独不见



周双玉。正要退出，却为屠明珠所见，急忙问道：“阿是黎大人一干仔来浪？”朱淑人点点头，屠明珠慌的赶去。

朱淑人趁势回身，立在房门前思索，猜不出周双玉去向。偶然向外望之，忽见东首厢房楼窗口靠着一人，看时，正是周双玉。朱淑人不胜之喜，竟大着胆从房后抄向东来，进了屠明珠的正房间，放轻脚步，掩至周双玉背后。周双玉早自乖觉，只做不理。朱淑人慢慢伸手去摸他手腕，周双玉欸地将手一豁，大声道：“勦噪哩！”朱淑人初不料其如此，猛吃一惊，退下两步，缩在榻床前呆脸出神。

周双玉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回过头来看他做甚，不料他竟像吓痴一般，知道自己莽撞了些，觉得很不过意，心想如何去安慰他。想来想去，不得主意，只斜瞟了一眼，微微的似笑不笑。朱淑人始放下心，叹口气道：“耐好，吓得我来要死！”周双玉忍笑低声道：“耐晓得吓末，再要动手动脚！”朱淑人道：“我陆里敢动手动脚，我要问耐一句闲话。”周双玉问：“是啥闲话？”朱淑人道：“我问耐公阳里来噪陆里？耐屋里有几花人？我阿好到耐搭来？”周双玉总不答言，朱淑人连问几遍，周双玉厌烦道：“勿晓得。”说了，即立起身来往外竟去。朱淑人怔怔的看着他，不好拦阻。周双玉趋至帘前，重复转身笑问朱淑人道：“耐搭洪善卿阿知己？”朱淑人想了想道：“洪善卿知己末勿知己，我阿哥搭俚也老朋友哉。”周双玉道：“耐去寻洪善卿好哉。”

朱淑人正要问他缘故，周双玉已自出房。朱淑人只得跟着，同过西边书房里来。正遇巧因来接，周双玉即欲辞去。朱蔼人道：“耐去搭黎大人说一声。”屠明珠道：“黎大人困着来浪，勦说哉。”朱蔼人沉吟道：“价末去罢，晚歇再叫末哉。”



刚打发周双玉去后，随后一个娘姨从帘子缝里探头探脑。陶玉甫见了，忙至外间，唧唧说了一会，仍回书房陪坐。陶云甫见玉甫神色不定，乃道：“啲有啥花头哉，阿是？”玉甫嗫嚅道：“无啥，说漱芳有点勿适意。”陶云甫道：“坎坎蛮好来里。”玉甫随口道：“怎晓得俚！”云甫鼻子里“哼”的冷笑道：“耐要去末先去出一埭，故歇无啥事体，晚歇早点来。”

玉甫得不得的一声，便辞众人而行，下楼登轿，径往东兴里李漱芳家。趑进房间，只见李漱芳拥被而卧，单有妹子李浣芳爬在床口相陪。陶玉甫先伸手向额上一按，稍觉有些发烧，浣芳连叫：“阿姐，姐夫来哉。”漱芳睁眼见了，说道：“耐勳就来哩，耐阿哥阿要说嘎？”玉甫道：“阿哥教我来，勿要紧个。”漱芳道：“为啥倒教耐来？”玉甫道：“阿哥说，教我先来一埭，晚歇末早点去。”漱芳半晌才接说道：“耐阿哥是蛮好，耐勳去搭俚强，就听点俚闲话末哉。”玉甫不答，伏下身子，把漱芳两手塞进被窝，拉起被来直盖到脖子里，将两肩膀裹得严严的，只露出半面通气。又劝漱芳卸下耳环，漱芳不肯，道：“我困一歇就好哉。”玉甫道：“耐坎坎一点点无啥，阿是轿子里吹仔风？”漱芳道：“勿是。就拨来倒霉个《天水关》，闹得来头脑子要涨煞快。”玉甫道：“价末耐为啥勿先走哩？”漱芳道：“局还勿曾齐，我阿好意思先走？”玉甫道：“故也勿要紧哩。”浣芳插嘴道：“姐夫，耐也说一声个哩。耐说仔末让阿姐先走，我末多坐歇，阿是蛮好？”玉甫道：“耐为啥勿说一声？”浣芳道：“我勿晓得阿姐来里勿适意嘛。”玉甫笑道：“耐勿晓得，我倒晓得哉！”浣芳也自笑了。



于是玉甫就床沿坐下，浣芳靠在玉甫膝前，都不言语。漱芳眼睁睁地并未睡着。到了上灯时分，陶云甫的轿班来说：“摆台面哉，请二少爷就过去。”玉甫应诺。漱芳偏也听见，乃道：“耐快点去罢，勳拨耐阿哥说。”玉甫道：“正好哩。”漱芳道：“勿呀！早点去末早点来，耐阿哥看见仔阿见得耐好。忽然，总说是耐迷昏哉，连搭仔正经事体才勿管。”玉甫一想，转向沈芳道：“价末耐陪陪俚，勳走开。”漱芳忙道：“勳。让俚去吃夜饭，吃仔饭末出局去。”浣芳道：“我就该搭吃哉呀。”漱芳道：“我勳吃，耐搭无姆两家头吃罢。”玉甫劝道：“耐也多少吃一口，阿好？耐勿吃，耐无姆先要急杀哉。”漱芳道：“我晓得哉，耐去罢。”

当下玉甫乘轿至鼎丰里屠明珠家赴席。浣芳仍爬在床沿问长问短。漱芳道：“耐去搭无姆说，我要困一歇，无啥勿适意，夜饭末勳吃哉。”浣芳初不肯去说，后被漱芳催逼而去。

须臾，漱芳的亲生娘李秀姐从床后推门进房，见房内没人，说道：“二少爷啥去哉嘎？？”漱芳道：“我教俚去个。俚乃做主人，生来要应酬歇。”李秀姐趑至床前看看面色，东揣西摸了一回。漱芳笑阻道：“无姆勳哩，我无啥勿适意呀。”秀姐道：“耐阿想吃啥？教俚睬去做，灶下空来浪。”漱芳道：“我勳吃。”秀姐道：“我有一碗五香鸽子来浪，教俚睬炖口稀饭，耐晚歇吃。”漱芳道：“无姆，耐吃罢。我想着仔就勿好过，陆里吃得落？”

秀姐复叮嘱几句，将妆台上长颈灯台拨得高高的，再将厢房挂的保险灯集下了些，随手放下窗帘，原出后房门，自去吃夜饭，只剩李漱芳一人在房。

第十九回终。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按：李漱芳病中自要静养，连阿招、大阿金都不许伺候，眼睁睁地睡在床上，并没有一人相陪。捱了多时，思欲小遣，自己披衣下床，趂双便鞋，手扶床栏摸至床背后。刚向净桶坐下，忽听得后房门呀的声响，开了一缝，漱芳忙问：“啥人？”没人答应，心下便自着急。慌欲起身，只见乌黑的一团从门缝里滚进来，直滚向大床下去。漱芳急的不及结带，一步一跌扑至房中，扶住中间大理石圆台，方才站定。正欲点火去看是什么，原来一只乌云盖雪的大黑猫，从床下钻出来，望漱芳“嗥”然一声，直挺挺的立着。漱芳发狠，把脚一跺，那猫窜至房门前，还回过头来瞪出两只通明眼睛眈眈相视。

漱芳没奈何，回至床前，心里兀自“突突”地跳；要喊个人来陪伴，又恐惊动无媿，只得忍住，仍上床拥被危坐。适值陶玉甫的局票来叫浣芳。浣芳打扮了，进房见漱芳，说道：“阿姐，我去哉。阿有啥闲话搭姐夫说？”漱芳道：“无



啥，教俚酒少吃点，吃好仔就来。”浣芳答应要走。漱芳复叫住，问：“啥人跟局？”浣芳说是阿招。漱芳道：“教大阿金也跟得去代代酒。”浣芳答应自去了。

漱芳觉支不住，且自躺下。不料那大黑猫偏会打岔，又藏藏躲躲溜进房中。漱芳面向里睡，没有理会。那猫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妆台，将妆台上所有洋镜、灯台、茶壶、自鸣钟等物，一件一件撅起鼻子尽着去闻。漱芳见帐子里一个黑影子闪动，好像是个人头，登时吓得满身寒凛，手足发抖，连喊都喊不出。比及硬撑起来，那猫已一跳窜去。漱芳切齿骂道：“短命众生，敲杀俚！”存想一回，神志稍定，随手向镜台上取一面手镜照看，一张黄瘦面庞，涨得像福橘一般。叹一口气，丢下手镜，翻身向外睡下，仍是眼睁睁地只等陶玉甫散席回来。等了许久，不但玉甫杳然，连浣芳也一去不返。

正自心焦，恰好李秀姐复进房，向漱芳道：“稀饭好哉，吃仔口罢。”漱芳道：“无姆，我无啥呀。故歇吃勿落，晚歇吃。”秀姐道：“价末晚歇要吃末，耐说。我困仔，俚咪陆里想得着？”漱芳应诺，转问秀姐道：“浣芳出局去仔歇哉，还勿曾转来？”秀姐道：“浣芳要转局去。”漱芳道：“浣芳转局去仔末，耐也教个相帮去张张二少爷哩。”秀姐道：“相帮才出去哉。二少爷搭有大阿金来浪。”漱芳道：“等相帮转来仔，教俚咪就去。”秀姐道：“等俚咪转来等到啥辰光去！我教灶下去末哉。”即时到客堂里喊灶下出来，令他“去张张陶二少爷。”

灶下应命要走，陶玉甫却已乘轿来了，大阿金也跟了回来。秀姐大喜道：“来哉，来哉！勔去哉。”玉甫径至漱芳床前，问漱芳道：“等仔半日哉，阿觉着气闷？”漱芳道：“无



啥。台面阿曾散？”玉甫道：“勿曾哩。老老头高兴得来，点仔十几出戏，差勿多要唱到天亮啵。”漱芳道：“耐先走末，阿搭俚啵说一声？”玉甫笑道：“我说有点头痛，酒也一点吃勿落。俚啵说：‘耐头痛末转去罢。’难末我先走哉咯。”漱芳道：“阿是真个头痛嘎？”玉甫笑道：“真是真个，坐来浪末要头痛，一走就勿痛哉。”漱芳也笑道：“耐末也刁得来，怪勿得耐阿哥要说。”玉甫笑道：“阿哥对仔我笑，倒勿曾说啥。”漱芳笑道：“耐阿哥是气昏仔了来浪笑。”玉甫笑而不言，仍就床沿坐下，摸摸漱芳的手心，问：“故歇阿好点？”漱芳道：“原不过实概战惶。”又问：“夜饭吃儿花？”漱芳道：“勿曾吃。无姆爇稀饭来浪，耐阿要吃？耐吃末，我也吃点末战。”玉甫便要喊大阿金，大阿金正奉了李秀姐之命来问玉甫：“阿要吃稀饭？”玉甫即令搬来。

大阿金去搬时，玉甫向漱芳道：“耐无姆要骗耐吃口稀饭，真真是勿容易！耐多吃点，无姆阿要快活？”漱芳道：“耐倒说得写意啵。我自家蛮要吃来里，吃勿落末那价呢？”

当下大阿金端进一大盘，放在妆台上，另点一盏保险台灯。玉甫扶漱芳坐在床上，自己就在床沿，各取一碗稀饭同吃。玉甫见那盘内四色精致素碟，再有一小碗五香鸽子，甚是清爽，劝漱芳吃些。漱芳摇头，只夹了些雪里红过口。

正吃之时，可巧浣芳转局回家，不及更衣，即来问候阿姐；见了玉甫，笑道：“我说姐夫来仔歇哉。”又道：“耐啵来里吃啥，我也要吃个。”随回头叫阿招：“快点搭我盛一碗来哩。”阿招道：“换仔衣裳了吃哩，啥要紧嘎。”浣芳急急脱下出局衣裳，交与阿招，连催大阿金去盛碗稀饭，靠妆台立着便吃；吃着又自己好笑，引得玉甫、漱芳也都笑了。



不多时，大家吃毕洗脸。大阿金复来说道：“二少爷，无姆请耐过去说句闲话。”玉甫不解何事，令浣芳伴漱芳，也出后房门，趱过后面李秀姐房里。秀姐迎见请坐，说道：“二少爷，我看俚病倒勿好哩。单是发几个寒热，故也无啥要紧，俚个病勿像是寒热呀。从正月里到故歇，饭末一径吃勿落；耐看俚身浪，瘦得来单剩仔骨头哉！二少爷，耐也劝俚，该应请个先生来，吃两贴药末好哩。”玉甫道：“俚个病，旧年冬里就该应请个先生来医治医治。我也搭俚说仔几转啻，俚定归勿肯吃药，教我也无法子。”秀姐道：“俚是一径实概脾气，生仔病末勿肯说出来，问俚总说是好点。请仔先生来教俚吃药，俚倒要勿快活哉。不过我来里想，故歇该个病勿比仔别样，俚再要勿肯吃药，二少爷，勿是我说俚，七八分要成功哉哩！”玉甫垂头无语。秀姐道：“耐去劝俚，也勸说啥，单说是请个先生来，吃两贴药末好得快点。耐倘然老实说仔，俚心里一急，再要急出啥病来，倒加二勿好哉。二少爷，耐末也勸急，就急杀也无么用。俚个病终究勿长远，吃仔两贴药还勿要紧哩。”玉甫攒眉道：“要紧是勿要紧，不过俚也要自家保重点末好。随便啥事体，推扳一点点，俚就勿快活。耐想，俚病陆里会好？”秀姐道：“二少爷，耐是蛮明白来浪。俚自家晓得保重点，也无拨该个病哉，才为仔勿快活了起个头碗。故末也要耐二少爷去说说俚，俚还好点。”

玉甫点头无语。秀姐又说些别的，玉甫方兴辞，原回漱芳房来。漱芳问道：“无姆请耐去说啥？”玉甫道：“无啥，说屠明珠搭阿是烧路头。”漱芳道：“勿是该个闲话，无姆来浪说我碗。”玉甫道：“无姆为啥说耐？”漱芳道：“耐勸来骗



我，我也猜着个哉。”玉甫笑道：“耐猜着仔末，再要问我？”漱芳默然。

浣芳拉了玉甫迳至床前，推他坐下；自己爬在玉甫身上，问：“无姆真个说啥？”玉甫道：“无姆说耐勿好。”浣芳道：“说我啥勿好？”玉甫道：“说耐勿听阿姐个闲话；阿姐为仔耐勿快活，生个病。”浣芳道：“再说啥？”玉甫道：“再说末，说耐阿姐也勿好。”浣芳道：“阿姐啥勿好嘎？”玉甫道：“阿姐末勿听无姆个闲话。听仔无姆，吃点鸦片烟，寻寻开心，陆里会生病嘎。”浣芳道：“耐瞎说！啥人教阿姐吃鸦片烟？吃仔鸦片烟加二勿好哉！”

正说时，漱芳伸手要茶。玉甫忙取茶壶，凑在嘴边吸了两口，漱芳从容说道：“倪无姆是单养我一干仔。我有点勿适意仔，俚嘴里末勿说，心里是急杀来浪。我也巴勿得早点好仔末，让俚也快活点，陆里晓得一径病到仔故歇还勿好。我自家拿面镜子来照照，瘦得来是勿像啥人个哉！说是请先生吃药，真真吃好仔也无啥，我该个病陆里吃得好嘎！旧年生仔病下来，头一个先是无姆急得来要死，耐开也无拨一日舒舒齐齐。我再要请先生哉、吃药哉，吵得一家人才勿安逸。娘姨、大姐做生活还忙杀来浪，再要搭我煎药，俚咪生来勿好来说我，说起来终究是为我一干子，病末倒原勿好，阿是无啥意思？”玉甫道：“故是耐自家来里多心，再有啥人来说耐？我说末，勿吃药也无啥，不过好起来慢性点；吃两贴药末早点好。耐说阿对？”漱芳道：“无姆定归要去请先生，故也只好依俚。倘然吃仔药原勿好，无姆加二要急杀哉。我想，我从小到故歇，无姆一径稀奇杀仔，随便要啥，俚总依我。我无拨一点点好处拨俚，倒害俚要急杀快，耐说



我陆里对得住俚？”玉甫道：“耐无媿就为仔耐病，耐病好仔，俚也好哉，耐也无啥对勿住。”漱芳道：“我自家生个病，自家阿有啥勿觉着？该个病，死末勿见得就死，要俚好倒也难个哉。我是一径常恐无媿几个人听见仔要发极，一径勿曾说，故歇也只好说哉。耐末也白认得仔我一场：先起头说个儿花闲话，勦去提起哉；要末该世里碰着仔，再补偿耐。我自家想，我也无啥豁勿开，就不过一个无媿苦恼点。无媿说末说苦恼，终究有个兄弟来里，耐再照应点俚，还算无啥，我就死仔也蛮放心。除脱仔无媿，就是俚。”说着，手指浣芳，“俚虽然勿是我亲生妹子，一径搭我蛮要好，赛过是亲生个一样。我死仔，倒是俚先要吃苦，我故歇别样事体才勿想，就是该个一桩事体要求耐。耐倘然勿忘记我。耐就听我一句闲话：依仔我，耐等我一死仔末，耐拿浣芳就讨仔转去，赛过是讨仔我。”隔两日，俚要想着我阿姐个好处，也拨我一口羹饭吃吃，让我做仔鬼也好有个着落，故末我一生一世事体也总算是完全个哉。”

漱芳只管唠叨，谁想浣芳站在一傍，先时还怔怔的听着，听到这里，不禁“哇”的一声竟哭出来，再收纳不住。玉甫忙上前去劝。浣芳一撒手，带哭跑去，直哭到李秀姐房里，叫声“无媿”，说：“阿姐勿好哉呀！”秀姐猛吃一吓，急问：“做啥？”浣芳说不出，把手指道：“无媿去看哩！”秀姐要去看来时，玉甫也跑过来，连说：“无啥，无啥。”遂将漱芳说话略述几句，复埋冤浣芳性急。秀姐也埋冤道：“耐啥一点勿懂事！阿姐是生仔病了，说说罢哉，阿是真个勿好哉嘎。”

于是秀姐挈了浣芳的手，与玉甫偕至前边，并立在漱芳床前。见漱芳没甚不好，大家放心。秀姐乃呵呵笑道：“俚



末阿晓得啥？听见耐说得苦恼末，就急杀哉。倒吓得我来要死！”漱芳见浣芳泪痕未干，微笑道：“耐要哭末，等我死仔多哭两声末哉，啥要紧得来！”秀姐道：“耐也勸说哉哩。再说说，俚再要哭哉。”随望望妆台上摆的黑石自鸣钟，道：“天也十二点钟哉，到我房里去困罢。”掣了浣芳的手要走。浣芳不肯去，道：“我就该搭藤高椅浪困末哉。”秀姐道：“藤高椅浪陆里好困？快点去哩！”浣芳又急的要哭。玉甫调停道：“让俚该搭床浪困罢。该只床三个人困也蛮适意哉。”

秀姐便就依了，再叮嘱浣芳“勸哭”，方去。随后大阿金、阿招齐来收拾，吹灯掩门，叫声“安置”而退。玉甫令浣芳先睡，浣芳宽去外面大衣，自去漱芳脚后里床曲体拳卧。玉甫也穿着紧身衫裤，和漱芳并坐多时，方各睡下。

玉甫心想漱芳的病，甚是焦急，那里睡得着？漱芳先已睡熟，玉甫觉天色很热，想欲翻身，却被漱芳臂膊搭在肋下，不敢惊动，只轻轻探出手来，将自己这边盖的衣服揭去一层，随手一甩，直甩在里床浣芳身边。浣芳仍寂然不动，想也是睡熟的了。玉甫睁眼看时，妆台上点的灯台隔着纱帐，黑魆魆看不清楚，约摸两点钟光景。四下里已静悄悄的，惟远远听得马路上还有些车轮碾动声音。玉甫稍觉心下清凉了些，渐渐要睡。

朦胧之间，忽然漱芳在睡梦中大声员唤，一只手抓住玉甫捆身子，狠命的往里挣，口中只喊道：“我勿去呀！我勿去呀！”玉甫早自惊醒，连说：“我来里呀，勸吓哩。”慌忙起身，抱住漱芳，且摇且拍。漱芳才醒转来，手中兀自紧紧揣着不放，瞪着眼看定玉甫，只是喘气。玉甫问：“阿是做梦？”漱芳半日方道：“两个外国人要拉我去呀！”玉甫道：



“耐总是日里看见仔外国人了，吓哉。”漱芳喘定，放手，又叹口气道：“我腰里酸得来。”玉甫道：“阿要我来跌跌？”漱芳道：“我要翻转去。”

玉甫乃侧转身，让漱芳翻身向内。漱芳缩紧身子，钻进被窝中，一头顶住玉甫怀里，教玉甫两手合抱而卧。这一翻身，复惊醒了浣芳，先叫一声“姐夫”。玉甫应了，浣芳便坐起来，揉揉眼睛，问：“阿姐哩？”玉甫道：“阿姐未困哉：耐快点困哩，起来做啥？”浣芳道：“阿姐困来睬陆里嘎？”玉甫道：“哪，来里该搭。”浣芳不信，爬过来扳开被横头，看见了方罢。玉甫催他去困。浣芳睡下，复叫道：“姐夫，耐勦困着；等我困着仔末，耐困。”玉甫随口应承。

一会儿，大家不知不觉同归黑甜乡中。及至明日九点钟时都未起身。大阿金在床前隔帐子低声叫：“二少爷。”陶玉甫、李漱芳同时惊醒。大阿金呈上一张条子，玉甫看是云甫的笔迹，看毕回说：“晓得哉。”大阿金出去传言。漱芳问：“啥事体？”玉甫道：“黎篆鸿昨夜接着个电报，说有要紧要体，今朝转去哉。阿哥教我等一歇一淘去送送。”漱芳道：“耐阿哥倒巴结噪。”玉甫道：“耐困来浪，我去一埭就来。”漱芳道：“昨夜耐赛过勿曾困，晚歇早点转来，再困歇。”

玉甫方着好衣裳下床，浣芳也醒了，嚷道：“姐夫啥起来哉嘎？耐倒喊也勿喊我一声就起来哉。”说着，已爬下床来。玉甫急取他衣裳替他披上。漱芳道：“耐也多着点，黄浦滩风大。”玉甫自己乃换了一件棉马褂，替浣芳加上一件棉马甲。收拾粗完，陶云甫已乘轿而来。玉甫忙将帐子放下，请云甫到房里来。

第二十回终。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登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按：陶玉甫请陶云甫到李漱芳房里来坐。云甫先问漱芳的病，便催玉甫洗脸打辫，吃些点心，然后各自上轿，出东兴里，向黄浦滩来。只见一只小火轮船泊在洋行码头。先有一肩官轿、一辆马车，傍岸停着。陶云甫、陶玉甫投上名片，黎篆鸿迎进中舱。舱内还有李实夫、李鹤汀叔侄两位，也是来送行的。大家相见就坐，叙些别话。

须臾，于老德、朱蔼人乘轿同至。黎篆鸿一见，即问：“如何？”朱蔼人道：“说好哉，总共八千洋钱。”黎篆鸿拱手说：“费神。”李实夫问是何事，黎篆鸿道：“买两样旧物事。”于老德道：“物事总算无啥，价钱也可以哉，单是一件五尺高景泰窑花瓶就三千洋钱啲。”李实夫吐舌摇头道：“勤去买哉，要俚做啥？”黎篆鸿笑而不言。

徘徊片刻，将要开船，大家兴辞登岸。黎篆鸿、于老德送至船头，陶云甫、陶玉甫、朱蔼人皆乘轿而回。惟李实夫与李鹤汀坐的马车。马夫本是稔熟，径驶至四马路尚仁里口



停下。李实夫知道李鹤汀要往杨媛媛家，因推说有事，不肯同行。鹤汀知道实夫脾气，遂作别进弄。

李实夫实无所事，心想：天色尚早，那里去好？不若仍去扰诸十全的便饭为妙。当下一直朝西，至大兴里，刚跨进诸十全家门口，只见客堂里坐着一个老婆子，便是花雨楼所见挤紧眼睛的那个。实夫好生诧异。诸三姐迎见，嚷道：“阿唷！李老爷来哉。”说着，慌即跑出天井，一把拉住实夫袖子，拉进客堂。那老婆子见机，起身告辞。诸三姐也不留，只道：“闲仔未来白相。”那老婆子道谢而去。诸三姐关门回来，说：“李老爷楼浪去哩。”

实夫到了楼上，房内并无一人。诸三姐一面划根自来火点烟灯，一面说道：“李老爷，对勿住，请坐一歇。十全未烧香去，要转来快哉。耐吃烟哩，我去泡茶来。”诸三姐正要走，实夫叫住，问那个老婆子是何人。诸三姐道：“俚叫郭孝婆，是我个阿姐。李老爷阿认得俚？”实夫道：“人是勿认得，来浪花雨楼看见仔几转哉。”诸三姐道：“李老爷，耐扔认得俚，说起来耐也晓得哉。俚末就是倪七姊妹个大阿姐。从前倪有七个人，才是姊妹淘里，为仔要好了，结拜个姊妹，一淘做生意，一淘白相，来里上海也总算有点名气个哉。李老爷，耐阿看见照相店里有‘七姊妹’个照相片子？就是倪哋。”实夫道：“噢，耐就是七姊妹。价末一径倒勿曾说起。”诸三姐道：“阿是说仔七姊妹，李老爷就晓得哉。难故歇从此七姊妹，勿比得先起头，嫁个末嫁哉，死个末死哉，单剩倪三家头来浪。郭教婆是大姐，弄得实概样式。我末挨着第三。再有第二个阿姐，叫黄二姐，算顶好点，该仔几个讨人，自家开个堂子，生意倒蛮好。”实夫道：“故歇郭



孝婆来里做啥？”诸三姐道：“说起倪大阿姐来，再讨气也无拨。本事末挨着俚顶大，独是运道勿好。前年还寻着一头生意，刚刚做仔两个月，拨新衙门来捉得去，倒说是俚拐逃，吃仔一年多官司，旧年年底坎坎放出来。”

实夫再要问时，忽听得楼下门铃摇响。诸三姐道：“十全转来哉。”即忙下楼去迎。实夫抬头隔着玻璃窗一望，只见诸十全既已进门，后面却还跟着一个年轻俊俏后生，穿着玄色湖绉夹裤，白灰宁绸棉褂。实夫料道是新打的一户野鸡客人，便留心侧耳去听。听得诸三姐迎至楼下客堂里，与那后生唧唧说话，但听不清说的甚么。说毕，诸三姐乃往厨下泡茶，送上楼来。

实夫趁此要走，诸三姐拉住低声道：“李老爷勦去哩。耐道是啥人？该个末就是俚家主公呀，一淘同得去烧香转来。我说楼浪有女客来里，俚勿上来，就要去哉。李老爷，耐请坐一歇，对勿住。”实夫失惊道：“俚有实概一个家主公！”诸三姐道：“倒勿是。”实夫想了一想道：“倘忙俚定归要楼浪来末，那价呢？”诸三姐道：“李老爷放心。俚阿敢上来！就上来仔，有我来里，也勿要紧碗。”

实夫归坐无语。诸三姐复下楼去张罗一会，果然那后生竟自去了。诸十全送出门口，又和诸三姐同往厨下唧唧说了一会，始上楼来陪实夫。实夫问：“阿是耐家主公？”诸十全含笑不答。实夫紧着要问，诸十全嗔道：“耐问俚做啥嘅？”实夫道：“问问耐家主公末也无啥碗，阿有啥人来抢得去仔了发极。”诸十全道：“勦耐问。”实夫笑道：“噢唷！有仔个家主公了，稀奇得来！问一声都勿许问。”诸十全伸手去实夫腿上摔了一把，实夫叫声“阿唷喂”。诸十全道：“耐阿要



说？”实夫连道：“勿说哉，勿说哉！”诸十全方才放手。

实夫仍洋嘻嘻笑着说道：“耐个家主公倒出色得野噪！年纪末轻，蛮蛮标致个面孔，就是一身衣裳也着得价清爽，真真是耐好福气。”诸十全听了，欵地连身直扑上去，将实夫掀倒在烟塌上，两手向肋下乱搔乱戳。实夫笑得涎流气噎，没个开交。幸值诸三姐来问中饭，诸十全讪讪的只得走开。诸三姐扶起实夫，笑道：“李老爷，耐也是怕肉痒个？倒搭俚家主公差勿多。”实夫道：“耐再要去说俚家主公！为是我说仔俚家主公末，俚动气，搭我噪。”诸三姐道：“耐说俚家主公啥，俚动气？”实夫道：“我说俚家主公好，勿曾说啥。”诸三姐道：“耐末说好，俚只道仔耐调皮，寻俚个开心，阿对？”实夫笑而点头，却偷眼去看诸十全，见诸十全靠窗端坐，哆口低头，剔理指甲，早羞得满面红光，油滑如镜。实夫便不再说。诸三姐问道：“李老爷吃啥？我去叫菜。”实夫随意说了两色，诸三姐即时去叫。

实夫吸过两口烟，令诸十全坐近前来说些闲话。诸十全向怀中摸出一纸签诗，授与实夫看了，即请推详。实夫道：“阿是问生意好勿好？”诸十全嗔道：“耐末真真调皮得来！倪做啥生意嘎？”实夫道：“价末是问耐家主公？”诸十全又欵地叉起两手，实夫慌忙起身躲避，连声告饶。诸十全乘间把签诗抢回，说：“勦耐详哉。”实夫涎着脸伸手去讨，说：“勦动气，让我来念拨耐听。”诸十全越发把签诗擦在桌上，别转头，说：“我勦听。”

实夫甚觉没意思，想了想，正色说道：“该个签末是中平，句子倒说得蛮好，就是上上签也不过实概。”诸十全听说，回头向桌上去看，果然是“中平签”。实夫趁势过去指



点道：“耐看该搭阿是说得蛮好？”诸十全道：“说个啥？耐念念看哩。”实夫道：“我来念，我来念。”一手取过签诗来，将前面四句丢开，单念旁边注解的四句道：

媒到婚姻遂，医来疾病除。

行人虽未至，失物自无虞。

念毕，诸十全原是茫然。实夫复逐句演说一遍。诸十全问道：“啥物事叫‘医来’？”实夫道：“‘医来’末就是说请先生。请着仔先生，病就好哉。”诸十全道：“先生陆里去请嘎？”实夫道：“故是俚倒勿曾说哩。耐生仔啥个病，要请先生？”诸十全推说：“无啥。”实夫道：“耐要请先生，问我好哉。我有个朋友，内外科才会，真真好本事。随便耐稀奇古怪个病，俚一把脉，就有数哉。阿要去请俚来？”诸十全道：“我无啥病末，请先生来做啥？”实夫道：“耐说陆里去请先生，我问耐阿要请；耐勿说，我阿好问耐？”诸十全自觉好笑，并不答言。实夫再要问时，诸三姐已叫菜回来，搬上中饭，方打断话头不提。

饭毕，李实夫欲往花雨楼去吸烟。诸十全虽未坚留，却叮嘱道：“晚歇早点来，该搭来用夜饭，我等来里。”实夫应承下楼。诸三姐也赶着叮嘱两句，送至门首而别。

实夫出了大兴里，由四马路缓步东行，刚经过尚仁里口，恰遇一班熟识朋友从东堍来，系是罗子富、王莲生、朱蕩人及姚季莼四位。李实夫不及招呼，早被姚季莼一把拉住，说：“妙极哉，一淘去！”

李实夫固辞不获，被姚季莼拉进尚仁里，直往卫霞仙家



来。只见客堂中挂一轴神模，四众道流，对坐宣卷，香烟缭绕，钟鼓悠扬，李实夫就猜着几分。姚季纯让众人上楼。到了房里，卫霞仙接见坐定。姚季纯即令大姐阿巧：“喊下去，台面摆起来。”李实夫乃道：“我坎坎吃饭，陆里吃得落？”姚季纯道：“啥人勿是坎坎吃饭！耐吃勿落末，请坐歇，谈谈。”朱蒿人道：“实翁阿是要紧用筒烟？”卫霞仙道：“烟末该搭有来里碗。”李实夫让别人先吸。王莲生道：“倪是才吃过歇哉，耐请罢。”实夫知道不能脱身，只得向榻床上吸起烟来。

姚季纯去开局票。先开了罗子富、朱蒿人两个局，问王莲生：“阿是两个一淘叫？”莲生忙摇手道：“叫仔小红末哉。”问到李实夫叫啥人，实夫尚未说出，众人齐道：“生来屠明珠哉碗。”实夫要阻挡时，姚季纯已将局票写毕发下，又连声催“起手巾”。

李实夫只吸得三口烟，尚未过瘾，乃问姚季纯道：“耐吃酒末，晚歇吃也正好碗，啥要紧嘎？”罗子富笑道：“要紧是勿要紧，难为仔两个膝馒头末，就晚歇也无啥。”李实夫还不懂。姚季纯不好意思，解说道：“为仔今朝宣卷，倪早点吃好仔，晚歇再有客人来吃酒末，房间空来里哉，阿对？”卫霞仙插嘴道：“啥人要耐让房间嘎？耐说要晚点吃，就晚点吃末哉碗。”即回头令阿巧：“下头去说一声，局票慢点发，晚歇吃哉。”阿巧不知就里，答应要走。姚季纯连忙喊住道：“勤去说哉，台面摆好哉呀。”卫霞仙道：“台面末摆来浪末哉。”季纯道：“我肚皮也饿煞来里，就故歇吃仔罢。”霞仙道：“耐说坎坎吃饭呀，阿要先买点点心来点点。”说着，又令阿巧去买点心。季纯没奈何，低声央告道：“谢谢



耐，麇难为我，啵啵罢！”霞仙嗤的笑道：“价末耐为啥倒说倪嘎，阿是倪教耐早点吃？”季莼连说：“勿是，勿是！”霞仙方罢了，仍咕嚕道：“人人怕家主婆，总勿像耐怕得实概样式！真真也少有出见个。”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姚季莼涎着脸无可掩饰，幸而外场起手巾上来，季莼趁势请众人入席。

酒过三巡，黄翠凤、沈小红、林素芬陆续齐来，惟屠明珠后至。朱蕙人手指李实夫告诉屠明珠道：“俚乃搭黎大人来里吃醋哉，勿肯叫耐。”屠明珠道：“俚乃搭黎大人未吃啥醋嘎？俚乃勿肯叫，勿是个吃醋，总寻着仔头寸来浪哉，想叫别人，阿晓得？”李实夫问：“想叫啥人？”屠明珠道：“怎晓得耐。”李实夫只是讪笑，王莲生也笑道：“做客人倒也勿好做。耐三日天勿去叫俚个局，俚噪就瞎说，总说是叫仔别人哉，才实概个。”沈小红坐在背后，冷接一句道：“倒勿是瞎说哋。”罗子富大笑道：“啥勿是瞎说嘎！客人未也来里瞎说，侬人未也来里瞎说！故歇末吃酒，瞎说个多花啥。”姚季莼喝声采，叫阿巧取大杯来。当下摆庄豁拳，闹了一阵。及至酒阑局散，已日色沉西矣。

罗子富因姚季莼要早些归家，不敢放量，覆杯告醉。姚季莼乃命拿干稀饭来。李实夫饭也不吃，先就兴辞。王莲生、朱蕙人只吃一口，要紧吸烟，也匆匆辞去。惟罗子富吃了两碗干饭，始揩面、漱口而行。姚季莼即要同走，卫霞仙拉住道：“倪吃酒客人勿曾来哩，耐就要让房间哉？”姚季莼笑道：“要来快哉呀。”霞仙道：“就来仔末，等俚噪亭子间里吃。耐搭我坐来浪，麇耐让末哉。”

季莼复作揖谢罪，然后跟着罗子富下楼。轿班皆已在门



前伺候，姚季莼作别上轿，自回公馆。

罗子富却并不会轿，令轿班抬空轿子跟在后面，向南转一个弯，往中弄黄翠凤家。正欲登楼，望见楼梯边黄二姐所住的小房间开着门，有个老头儿当门踞坐。子富也不理会，及至楼上，黄二姐却在房间里。黄翠凤沉着脸，哆着嘴，坐在一旁吸水烟，似有犹豫之色。子富进去，黄二姐起身叫声“罗老爷”，问：“台面散哉？”子富随口答应坐下，翠凤且自吸水烟，竟不搭话。子富不知为着甚事，也不则声。

俄延多时，翠凤忽说道：“耐自家算算看，几花年纪哉！再要去轧姘头，阿要面孔！”黄二姐自觉惭愧，并没一句回言。翠凤因子富当前，不好多说。又俄延多时，翠凤水烟方吸罢了，问子富：“阿有洋钱来浪？”子富忙应说：“有。”向身边摸出一个象皮靴叶子授与翠凤。翠凤揭开看时，叶子内夹着许多银行钞票。翠凤只拣一张拾圆的抽出，其余仍夹在内，交还子富；然后将那拾圆钞票一擦，擦与黄二姐，大声道：“再拿去贴拨俚啲！”黄二姐羞得没处藏躲，收起钞票，佯笑道：“勿个。”翠凤道：“我也勿来说耐哉，难看耐无拨仔再好搭啥人去借！”黄二姐笑道：“耐放心，勿搭耐借末哉。难末谢谢罗老爷，倒难为耐。”说着，讪讪的笑下楼去。翠凤还咕噜道：“耐要晓得仔难为倒好哉！”

子富问道：“俚要洋钱去做啥？”翠凤攒眉道：“倪个无姆真真讨气，勿是我要说俚！有来浪洋钱，拨来姘头借得去，自家要用着哉，再搭我讨。说说俚假痴假呆，随便耐骂俚打俚，俚隔两日忘记脱仔，原实概。我也同俚无那啥个哉！”子富道：“俚姘头是啥人？”翠凤道：“算算俚姘头，倒无数目哩！老姘头勦去说俚哉，就故歇姘个也好几个来浪。



耐看俚年纪末大，阿有啥一点点清头嘎？”子富道：“小房间里有个老老头，阿是俚姘头？”翠凤道：“老老头是裁缝张司务，陆里是姘头？故歇就为仔拨俚裁缝帐，凑勿齐哉。”子富微笑丢开，闲谈一会。赵家姆搬上晚餐，子富说已吃过。翠凤乃喊妹子黄金凤来同吃。

晚餐未毕，只得楼下外场喊道：“大先生出局。”翠凤高声问：“陆里搭？”外场说：“后马路。”翠凤应说：“来个。”

第二十一回终。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按：黄翠凤因要出局，慌忙吃毕夜饭，即喊小阿宝舀面水来，对镜捕面。罗子富问：“叫到后马路啥场花？”翠凤道：“原是钱公馆哉哩。俚噪是牌局，一去仔末就要我代碰和。我要无拨啥转局，一径碰下去勿许走。有辰光两三点钟坐来浪，厌气得来。”子富道：“厌气末就谢谢勳去哉。”翠凤道：“叫局阿好勿去？倪无姆要说个。子富道：“耐无姆阿敢来说耐？”翠凤道：“无姆末啥勿敢说，我一径勿曾做有效期啥事体，生来无姆勿说啥；倘然推扳仔一点点，倪个无姆肯罢！”说时，赵家姆取出出局衣裳。翠凤一面穿换，一面叮嘱子富道：“耐坐来浪，我去一歇歇就转来个。”又叮嘱金凤“勳走开”；又令小阿宝喊珠也来陪坐。

然后，赵家姆提了琵琶及水烟筒袋前行，翠凤随着，下楼登轿，径至后马路钱公馆门前停下。望见客堂里灯烛辉煌，又听得高声骰拳，翠凤只道是酒局。及进去看时，席上只有杨柳堂、吕杰臣、陶云甫暨主人钱子刚四位，方知为碰



和的便饭。

杨柳堂一见黄翠凤，嚷道：“来得正好，请耐吃两杯酒。”即取一鸡缸杯送到翠凤嘴边。翠凤侧首让过，道：“我勿来吃。”柳堂还要纠缠。翠凤不理，径去靠壁高椅坐下。钱子刚忙起身向柳堂道：“耐去豁拳，我来吃。”便接了那杯酒。柳堂归座与吕杰臣豁拳。

钱子刚执杯在手，告诉黄翠凤道：“倪四家头来里捉赢家，我一连输十拳噪，吃仔八杯，剩两杯勿曾吃。耐阿吃得落，替我代一杯，阿好？”翠凤听说，接来呷干，授还杯子，又说：“再有一杯去拿得来。”子刚道：“就剩一杯哉，让赵家姆代仔罢。”赵家姆向桌上取一杯来，也吃了。陶云甫怂恿杨柳堂道：“耐末也算得是谄头哉！一样一杯酒，钱老爷教俚代，耐看俚吃得阿要快。”黄翠凤乃道：“耐是会说得来，吃杯酒也要说多花闲话噪！一样是朋友，耐帮仔杨老爷来说倪，赛过来里说钱老爷。让耐去说末哉，勿关倪事。”吕杰臣道：“故歇我输哉，耐也替我代一杯，让俚说勿出啥。”翠凤道：“吕老爷，勿然是代末哉，故歇拨俚说仔了，定归勿代。”杨柳堂催吕杰臣：“快点吃，吃好仔倪要碰和哉。”黄翠凤问：“阿曾碰歇？”钱子刚说：“四圈庄碰满哉，再有四圈。”吕杰臣吃完拳酒，因指陶云甫：“挨着耐捉赢家哉。”陶云甫遂与杨柳堂豁起拳来。

黄翠凤生恐代酒，假作随喜，避入左厢书房。只见书房中央几案纵横，筹牌错杂，四枝臃烛，却已吹灭，惟靠窗烟榻上烟灯甚明，随意坐在下手。随后钱子刚也到书房里，向上手躺着吸烟。翠凤乃问道：“倪无姆阿曾向耐借洋钱？”子刚道：“借末勿曾借，前日夜头我搭俚讲讲闲话，俚说故歇



开消末大，洋钱无拨下来，勿过去，好像要搭我借。后来一泡仔讲别样事体，俚也就勿曾说起。”翠凤道：“倪无晦个心思重得野噪，耐倒要当心点。前转耐去镶仔一对钏臂，俚搭我说：‘钱老爷一径无拨生意，倒勿晓得陆里来个多花洋钱？’我说：‘客人个洋钱末，耐管俚陆里来个嘎！’俚说：‘倪无拨洋钱用，勿晓得洋钱才到仔陆里去哉。’我是气昏仔了，勿去说俚哉。耐想该号闲话俚是啥意思？”子刚道：“耐教我当心点，阿是当心里借洋钱？”翠凤道：“俚要向耐借洋钱末，耐定归勤借拨俚。随便啥物事，耐也勤去搭我买。耐故歇就说是买拨我，隔两日终是俚噪个物事。俚噪一点点勿见好，倒好像耐洋钱多煞来浪，害俚噪眼热煞。耐勿买倒无啥。”子刚道：“俚倒一径搭耐蛮要好，故歇俚转差仔啥个念头，勿相信耐哉，阿对？”

翠凤道：“一点勿差。故歇是俚有心要难为我。前月底，有个客人动身，付下来一百洋钱局，帐。俚有仔洋钱，十块廿块，才拨来姘头借得去。今朝要付裁缝帐，无拨哉，倒向我要洋钱。我说：‘我末啥场花有洋钱嘎？出局衣裳，生来要耐做个碗，耐晓得今朝要付裁缝帐，为啥拨姘头借得去？’拨我反仔一泡，俚倒吓得勿响哉。”子刚道：“价末今朝阿曾拨点俚？”翠凤道：“我为仔第一转，绷绷俚场面，就罗个搭借仔十块洋钱拨俚。依仔俚心里，倒勿是要借罗个洋钱，要我来请耐向耐借，再要多借点，故末称心哉。”子刚道：“实概说，俚勿曾借着我个洋钱，陆里会称心嘎？倘然俚向我借，我倒也勿好回头俚。”翠凤道：“耐勿借也无啥碗，啥该应要借拨俚？耐说‘我一径无拨生意了，洋钱也无拨哉，’阿是说得蛮体面？到仔节浪，通共叫几个局，该应付几花洋



钱，局帐清爽仔，俚阿好说耐啥邱话？”子刚道：“故是俚要恨煞哉。我说，俚不过要借洋钱，就少微借点拨俚，也有限煞个。再啖两节，等耐赎仔身末，好哉咯。”翠凤道：“我勿要。耐同俚阿有啥讲究，定归要借点拨俚，阿是真个洋钱忒多仔了？就算耐洋钱多，等我赎仔身借拨我末哉咯。”子刚道：“故歇耐阿想赎身？”翠凤连忙摇手，叫他莫说；再回头向外窥觑，却正见一个人影影绰绰站在碧纱屏风前，急问：“啥人嘎？”那人见唤，拍手大笑而出。原来是吕杰臣。

钱子刚丢下烟枪起坐，笑道：“耐来里吓人！”吕杰臣道：“我是来里捉奸！耐啖两家头阿要面孔？就是要偷局末，也好等倪客人散仔，舒舒齐齐去上末哉咯，啥一歇歇也等勿得嘎！”黄翠凤咕嘈道：“狗嘴里阿会生出象牙来！”

吕杰臣再要回言，被钱子刚拉至客堂归席。杨柳堂道：“倪输仔拳，酒也无人代，耐主人家倒寻开心去哉。”陶云甫道：“故歇让耐去开心，晚歇碰和末抵桩多输点。”钱子刚并不置辩，只问拳酒如何。四人复哄饮一回，始用晚饭。饭后，同至书房点烛碰和。钱子刚因吸烟过瘾，倩黄翠凤代碰。

翠凤碰过两圈，赢了许多，愈觉高兴，乃喊赵家姆来附耳叮嘱些说话。赵家姆领会，独自趑回家中，径上楼寻罗子富。不料子富竟不在房，只有黄珠凤垂头伏桌打瞌睡。赵家姆拎起珠凤耳朵，问：“罗老爷呢？”珠凤醒而茫然，对答不出；连问几遍，方说道：“罗老爷去哉呀。”赵家姆问：“陆里去嘎？”珠凤道：“勿晓得咯。”

赵家姆发怒，将指头照珠凤太阳里戳了一下，又下楼至小房间问黄二姐。黄二姐告诉道：“罗老爷末拨朋友请到吴



雪香搭吃酒去哉。耐去搭大先生说，早点转来去转局。”赵家姆道：“价末等罗老爷票头来仔，我带得去罢。故歇俚也勿肯转来哓。”黄二姐应承了。等够多时，才接到罗子富局票，果然是叫到东合兴里吴雪香家的。

赵家姆手执票头，重往后马路钱公馆来。一进口口，见左厢书房里黑魆魆地并无灯光，知道碰和已毕，客人已散，即转身进右厢内室，见了钱子刚的正妻，免不得叫声“太太”。那钱太太倒眉花眼笑说道：“阿是接先生转去？先生来咪楼浪，耐就该搭等一歇末哉。”赵家姆只得坐下，却慢慢说出要去转局。钱太太道：“先生有转局末，早点去罢，晚仔勿局个。耐到楼梯下头去喊一声哩。”

赵家姆急至后半间，仰首扬声叫“大先生”，楼上不见答应；又连叫两声，说：“要转局去呀。”仍是寂然毫无声息。钱太太又叫住道：“勔喊哉，先生听见个哉。”赵家姆没法，仍出前半间陪钱太太对坐闲话。

一会儿，听得黄翠凤脚声下楼，赵家姆忙取琵琶及水烟筒袋上前相迎。翠凤盛气嗔道：“啥要紧嘎，噢哩噢哩噪勿清爽！”钱太太含笑分解道：“俚末也算勿差，为仔票头来仔歇哉，常恐忒晚仔勿局，喊耐早点去。”翠凤不好多言，和钱太太立谈两句，道谢辞行。钱太太直送至客堂前，看着翠凤上轿方回。

赵家姆跟在轿后，径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搀了翠凤到台面上，只见客人、馆人、娘姨、大姐早挤得密层层没些空隙。罗子富座后紧靠妆台，赵家姆挤不进去适罗子富与王莲生并坐。王莲生叫的局乃是张蕙贞，见了黄翠凤，即挪过自己坐的凳子，招呼道：“翠凤阿哥，该搭来哩。”又招呼赵家



姆，觉得着实殷勤，异常亲密。黄翠凤见张蕙贞金珠宝首饰奕奕有光，知道是新办的，因携着手看了看，道：“故歇名字戒指也老样式哉。”张蕙贞见黄翠凤头上插着一对翡翠双莲蓬，也要索观。黄翠凤拔下一只授与张蕙贞，蕙贞道：“绿头倒无啥。”不料王莲生以下即系主人葛仲英坐位，背后吴雪香听得张蕙贞赞好，便伸过头来一看，问黄翠凤：“几花洋钱买个？”翠凤说是“八块”。吴雪香忙向自己头上拔下一只，将来比试。张蕙贞见是全绿的，乃道：“也无啥。”吴雪香赧然道：“也无啥！我一对四十块洋钱噪呀，阿是也无啥！”黄翠凤听说，从吴雪香手里接来估量一回，问道：“阿是耐自家买个嘎？”吴雪香道：“买是客人去买得来个，来里城隍庙茶会浪。俚噪才说勿贵，珠宝店里陆里肯嘎！”张蕙贞道：“倪是倒也看勿出。拿俚一对来比仔末，好像好点。”吴雪香道：“翡翠个物事难讲究噪，少微好一点就难得看见哉。我一对莲蓬，随便啥物事总比勿过俚。四十块洋钱，是实概模样呀。”

黄翠凤微笑不言，将莲蓬授还吴雪香。张蕙贞也将莲蓬授还黄翠凤。葛仲英正在打庄，约略听得吴雪香说话，不甚清楚；及三拳豁毕，即回头问吴雪香：“啥物事要四十块洋钱？”吴雪香遂将莲蓬授与葛仲英，仲英道：“耐上仔当战，陆里有四十块洋钱嘎！买起来不过十块光景。”吴雪香道：“耐末晓得啥嘎！自家勿识货，再要批撮，十块光景耐去买哉哩！”罗子富道：“拿得来我来看。擘手接过莲蓬来。黄翠凤道：“耐也是勿识货个末，看啥嘎？”罗子富大笑道：“我真个也勿识货。”遂又将莲蓬传与王莲生。莲生向张蕙贞道：“比仔耐头浪一对好多花哉。”张蕙贞道：“故是自然。我一



对阿好比嘎！”吴雪香接嘴道：“耐也有来浪，让我看阿好。”张蕙贞道：“我一对是一点勿好个，难再要去买一对。”说着，也拔下一只，授与吴雪香。”雪香问：“几块洋钱？”张蕙贞笑道：“耐一对末，我要买十对噪。”吴雪香道：“四块洋钱，生来无拨啥好物事买哉。耐再要买，情愿价钱大点。价钱大仔物事总好哉碗。”张蕙贞笑着，随向王莲生手里取那莲蓬和吴雪香更正。

当时临到罗子富摆庄，“五魁”、“对手”之声隆隆然如春霆震耳，才把吴雪香莲蓬议论剪断不提。

原来这一席除罗子富、王莲生以外，都是钱庄朋友。只为葛仲英中吴雪香恩爱缠绵，意不在酒，大家争要凑趣，不肯放量，勉强把罗子富的庄打完，就草草终席而散。

吴雪香等客人散尽了，重复和葛仲英不依，道：“我来讲闲话末，耐该应也帮我说句把，故末算得耐要好；耐倒来扳我个差头，阿要诧异！我说一对莲蓬要四十块洋钱噪，真个四十块洋钱，勿是我骗耐碗。耐勿相信，去问小妹姐好哉。耐一歇极得来，常恐倪要耐拿出四十块洋钱来，连忙说十块。就是十块末，阿是耐搭我去买得来嘎？耐就搭我买仔一只洋铜钏臂连一只表，也就是三十几块噪；说到我自家个物事末就勿稀奇哉。耐心里只道仔我是髻脚倌人，陆里买得起四十块洋钱莲蓬，只好拿洋铜钏臂来当仔金钏臂带带个哉，阿是？”一顿夹七夹八的胡话，倒说得仲英好笑起来，道：“故末阿有啥要紧嘎？就是四十块末也勿关我事。”雪香道：“价耐说啥十块嘎？耐说是十块末，耐去照式照样买得来，我再要买一副头面哩。洋钱我自家出末哉，耐去搭我买！”仲英笑道：“勳说哉，我去买末哉。”雪香道：“耐是来



里搭浆哩，我明朝就要个碗。”仲英道：“我今朝夜头去买，阿好？”雪香道：“好个，耐去哩。”

仲英真个取马褂来著，恰遇小妹姐进房，慌道：“二少爷做啥？”正是拦阻，雪香丢个眼色，不使上前。仲英套上扳指，挂上表袋，手执折扇，笑向雪香道：“我去哉。”雪香一把拉住，问：“耐到陆里去？”仲英道：“耐教我买物事去碗？”雪香道：“好个，我搭耐一淘去。”携了仲英的手便走。趑至帘前，仲英立定不行，雪香尽力要拉出门外去。小妹姐在后拍手大笑道：“拨巡捕来拉得去仔末好哉！”客堂里外场不解何事，也来查问。小妹姐乃做好做歹劝进房里，仍替仲英宽去马褂。

雪香撇着嘴，坐在一旁，嘿然不语。仲英只是讪笑。小妹姐亦呵呵笑道：“两个小干作并仔一堆末，成日个哭哭笑笑，也勿晓得为啥，阿要笑话！”仲英道：“对勿住，倒难为耐老太太讨气。”小妹姐道：“划一，我真个气煞来里。”说罢自去。

仲英趑至雪香面前，低声笑道：“耐阿听见，拨俚噪当笑话。一点无拨啥事体，瞎噪仔一泡，故末算啥哩？”雪香不禁“嗤”的笑道：“耐阿要再搭我强了？”仲英道：“好哉，耐便宜个哉。”雪香方欢好如初。

仲英听得外场关门声响，随取下表袋看时，已至一点多钟，说道：“天勿早哉，倪困罢。”雪香问：“阿要吃稀饭？”仲英说：“勤吃。”雪香即喊小妹姐来收拾。小妹姐舀水倾盆，铺床叠被。

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小大姐推进大门，跑至房里，赶着小妹姐叫一声“无姆”，便将袖子掩口要哭。小妹姐认



得是外甥女，名叫阿巧，住在卫霞仙家的，急问道：“耐故歇跑得来做啥？”那阿巧要说，却一时说不出口。

第二十二回终。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按：吴雪香家娘姨小妹姐见外甥女阿巧要哭，骇异问道：“啥嘎？”阿巧哭道：“我勿去哉！”小妹姐不解，怔怔的看定阿巧；看了一会，问道：“阿是搭啥人相骂哉？”阿巧摇头道：“勿是。早晨揩只烟灯，跌碎仔玻璃罩，俚噪无姆说，要我赔个。我到洋货店里买仔一只末，嫌道勿好，再要去买，换一家洋货店，说要买好个。等到买得来，原勿好，要我去调，拿跌碎个玻璃罩一淘带得去，照样子买一只。洋货店里说要两角洋钱噪，调末也勿肯调。我做俚噪大姐，一块洋钱一月，正月里做下来勿满三块洋钱，早就寄到仔张乡下去哉，陆里再有两角洋钱？”

小妹姐听说，倒笑起来，道：“故末阿有啥要紧嘎？耐个小干忒末也少有出见个！耐拿玻璃罩放来浪，明朝我搭耐去买。”阿巧忙道：“无姆勿呀！俚噪个生活，我做勿转呀！早晨一起来末，三只烟灯，八只水烟筒，才要我来收捉。再有三间房间，扫地、揩台子、倒痰盂罐头，陆里一样勿做？



下半日汰衣裳，几几花花衣裳，就交拨我一干仔，一日到夜总归无拨空。有辰光客人碰和，一夜天勿困；到天亮碰好仔，俚噪末去困哉，我末收捉房间。”小妹姐道：“俚噪再有两个大姐哩，来浪做啥？”阿巧道：“俚噪两家头阿肯做生活嘎！十二点钟喊俚噪起来吃中饭，就搭先生梳一个头；梳好仔头末，无事体哉，横来噪榻床浪、搁起仔脚吃鸦片烟；有客人来，搭客人讲讲笑话，蛮写意。我末绞手巾、装水烟忙煞。大月底，看俚噪拆下脚洋钱，三四块、五六块，阿要开心！我是一个小铜钱也勿曾看见。”说到这里，又哇的哭出声来。

小妹姐正色道：“耐末总归自家做生活，勐去学俚噪个样。俚噪来浪拆下脚洋钱，耐也勐去眼热。故歇生来要吃点亏，耐要会梳仔个头末好哉。勿然我搭耐说仔罢，刚刚乡下上来，头一家做生意就勿高兴出来，出来仔耐想做啥？再有啥人家要耐？”阿巧呜咽道：“无姆，耐勿晓得呀！单是做生活倒罢哉，我来里做生活，俚噪再要搭我噪。我勿噪末，俚噪就勿快活，告诉无姆说我做生活勿高兴。碰着会噪点个客人，俚噪同客人串通仔，拿我来寻开心：一个客人拉住仔个手，一个客人扳牢仔个脚，俚噪两家头来剥我裤子。”说着，复呜呜咽咽哭个不住。却引得葛仲英、吴雪香都好笑起来。小妹姐也笑了，急问：“阿曾剥嘎？”阿巧哭道：“啥勿曾剥！倒是先生看勿过，拉我起来。无姆晓得仔，倒说我小干作哭哭笑笑，讨人厌。”吴雪香接说道：“客人也忒啥无淘成！人家一个大姐，耐剥脱俚裤子，阿是勿作兴个！”葛仲英道：“一块洋钱一月，阿怕无拨人家要？勐到俚噪去做哉！”小妹姐独无言。



迨房间内收拾已毕，葛仲英、吴雪香将要安置，小妹妹乃向阿巧道：“耐就勿做，也等我寻着仔人家未好出来，故歇耐转去，俵两日再说。”阿巧道：“价末无姆要搭我寻个哩！”小妹妹道：“晓得哉，耐去罢。”阿巧又问：“烟灯罩阿要赔嘎？”小妹妹叫把跌碎的留下：“明朝我去买。”又叮嘱：“难末做生活当心点！”

阿巧答应，辞了小妹妹，仍归至尚仁里卫霞仙家。那时客堂里宣卷道流正演说《洛阳桥》故事，许多闲人簇拥观听。阿巧概不理睬，径去后面小房间见老鸨卫姐，回说：“烟灯罩洋介绍人店里勿肯调，明朝无姆去买得来。”卫姐道：“耐以无姆搭去个？”阿巧说：“去个。”卫姐嗔道：“一点点事体，再要去告诉无姆！阿是告诉仔耐无姆末勒赔哉？”

阿巧不敢顶嘴，趑上楼来，只见卫霞仙房里第二台吃酒客人尚未尽散。那客人乃北信典铺中翟掌柜暨几个朝奉，正是会噪的。阿巧自思生意将歇，何必再去巴结，遂不进房，竟去亭子间烟榻上暗中摸索睡下；听得前面一阵阵嘻笑之声不绝于耳，那里睡得着。随后拖台掇凳，又夹着“忽刺刺”牙牌散落声音，知道是碰和了。阿巧正要起身，却听得那两个大姐出房喊外场起手巾，复下楼寻阿巧。卫姐说：“阿巧来里楼浪晚，常恐去困哉。”一个大姐道：“俚倒开心噪晚！耐去喊哩。”一个大姐道：“我勿去喊，俚勿高兴做生活末，倪来做末哉。啥稀奇！”阿巧听了，赌气复睡，只因心灰意懒，遂不觉沉沉一觉。

直到日上三竿，阿巧醒来，坐在榻上，揉揉眼睛，侧耳听时，楼下寂然，宣卷已毕，惟卫霞仙房中碰和之后，外场搬点心进去，客人和两个大姐兀自噪做一团。阿巧依然回



避，径往灶下揩一把面，先将空房间收拾起来。

须臾，小妹妹来了。阿巧且不收拾，留心窃听。听得小妹妹到小房间见了卫姐，把买的烟灯罩交付，问卫姐：“阿对？”卫姐呵呵笑道：“耐末去上小干件个当，倒真真去买得来哉！我为仔俚做生活勿当心，说要俚赔末，让俚当心点，阿是真个教俚赔嘎？”说着，取两角小产钱给还小妹妹。小妹妹坚却不收。卫姐只得道谢，随拉小妹妹并闲谈。卫姐又道：“该个小干件生活倒无啥，就不过独幅点。来里堂子里，有个把客人要搭俚噪噪，也无啥要紧碗，俚乃噪仔要勿快活个。”

阿巧听到这里，越发生气，不欲再听，仍回空房间来收拾。等得小妹妹辞别卫姐出门，阿巧忙赶上去，叫声“无姆”，直跟至弄堂转弯处，方问：“无姆阿去搭我寻人家？”小妹妹道：“耐啥要紧得来！就有人家末，也要过仔该节噪，故歇陆里去寻？”阿巧复再三叮咛而归。

小妹妹去后，接连数日，不得消息。阿巧因没工夫，亦不曾去吴雪香家探望。到了三月十四这一日，阿巧早起，正在客堂里揩擦水烟筒，忽见一肩轿子停在门首，一个娘姨打起轿帘，搀出一个半老佳人，举止大方，妆饰入古。阿巧揣度当是谁家奶奶。那奶奶满面怒气，挺直胸脯踅进大门，即高声问：“该搭阿是卫霞仙？”阿巧应说：“是个。”那奶奶并不再问，带领娘姨径上楼梯。阿巧诧异得紧，且向门首私问轿班，方知为姚季莼正室。阿巧急跑至小房间告诉卫姐。卫姐不解甚事，便和阿巧飞奔上楼，跟随姚奶奶都到卫霞仙房里来。

其时卫霞仙面窗端坐，梳洗未完。姚奶奶一见，即复高声问道：“耐阿是卫霞仙？”霞仙抬头看了，猛吃一惊，将姚



奶奶上下打量一回，才冷冷的答道：“我末就是卫霞仙哉哩。”耐是啥人嘎？”姚奶奶俨然向高椅坐下，嚷道：“勿搭耐说闲话！二少爷哩？喊俚出来！”霞仙早猜着几分来意，仍冷冷的答道：“耐问陆里一个二少爷嘎？二少爷是耐啥人嘎？”姚奶奶大吼，举手指定霞仙面上道：“耐勦来浪假痴假呆！二少爷末是我家主公，耐拿二少爷来迷得好！耐阿认得我是啥人？”说着，恶狠狠瞪出眼睛，像要奋身直扑上去。霞仙见如此情形，倒不禁哑然失笑；尚未回言，阿巧胆小怕事，忙去取茶碗，撮茶叶，喊外场冲了开水，说：“姚奶奶请用茶。”再拿一支水烟筒，问：“姚奶奶阿用烟？我来装。”卫姐也按住姚奶奶，没口子分说道：“二少爷该搭勿大来个呀，故歇长远勿来哉。真真难得有转把叫个局，酒也勿曾吃歇。姚奶奶勦去听别人个闲话。”

大家七张八嘴劝解之际，被卫霞仙一声喝住道：“勦响！瞎说个多花啥！”于是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碗。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嘎？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勦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二少爷末怕耐，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



唉！”一席话说得姚奶奶顿口无言，回答不出，登时涨得彻耳通红，几乎迸出急泪来。正待想一句来扳驳，只见霞仙复道：“耐是奶奶呀，阿是奶奶做得勿耐烦仔了，也倒倪该搭堂子里来寻寻开心？可惜故歇无啥人来打茶会！倘然有个把客人来里，我教客人捉牢仔耐强奸一泡，耐转去阿有面孔！耐就告到新衙门里，堂子里奸情事体也无啥希奇唉！”

不料这里说得闹热，楼下外场蓦喊一声“客人上来。”霞仙便道：“来得正好，请房里来。”卫姐掀起帘子，迎进一个四十余岁的客人，三绺髭须，身材肥胖，原来即系北信典铺翟掌柜。早吓得姚奶奶心头小鹿儿横冲直撞，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又羞又恼，那里还说得出半“个”字。

翟掌柜进房，且不入座，也将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终猜不出是什么人。霞仙笑问翟掌柜道：“耐阿认得俚？俚末是姚季纯姚二少爷个家主婆，今朝到倪该搭堂子里来，有心要坍坍二少爷个台。”翟掌柜听罢茫然，卫姐过去附耳说些大概，方始明白。翟掌柜攢眉道：“故是姚奶奶失斟酌哉！倪搭季纯兄也同过几转台面，总算是朋友。姚奶奶到该搭来，季纯兄面浪好像勿好看相。”霞仙道：“啥勿好看相？出色得野噪！二少爷一径生意勿好，该着仔实概一个家主婆，难末要发财哉！”

翟掌柜摇手止住，转劝姚奶奶道：“姚奶奶故歇请回府，有啥闲话末，教季纯兄来说好哉。”姚奶奶无可如何，一口气奔上喉咙，“哇”的一声要哭，慌忙立起身来，带领娘姨出房下楼。霞仙还冷笑道：“姚奶奶再坐歇哩。倘忙二少爷来仔末，我教娘姨来请耐！”

姚奶奶趑至楼下，忍不住呜呜咽咽，大放悲声，似乎连



说带骂，却听不清楚，仍就门首上轿而回。

姚奶奶既去，霞仙新妆亦罢，越想越觉好笑，道：“蛮体面个二少爷，难看俚阿好出来做人！一个奶奶跑到堂子里拉客人，赛过是野鸡哉嘛！”卫姐也叹口口气道：“做仔个奶奶，再有啥勿开心？自家走上门来，讨倪骂两声，阿要倒运！”霞仙道：“耐末也勳说哉！勿曾拨俚丁倒骂两声，总算耐运气！”卫姐微笑自去。

翟掌柜问：“为啥要丁倒拨俚骂两声？”霞仙笑而告诉道：“倪无悔末真真是好人。二少爷就日日到倪搭来，倪也无啥说勿出噠；倪无悔定归要说是二少爷长远勿来哉，倒好像是倪怕俚。再有个阿巧，加二讨气！前日仔宣卷，楼浪下头几花客人来浪，喊俚冲茶，勿晓得到仔陆里去哉，客人个茶碗也勿曾加；今朝二少爷家主婆来仔，耐勿曾看见俚巴结得来！倪勿曾喊时，俚倒先去泡仔一碗茶，再要搭俚装水烟，姚奶奶长，姚奶奶短。自家生活豁脱仔勿做，单去巴结个姚奶奶。陆里晓得姚奶奶觉也勿曾觉着，拍马屁拍到仔马脚浪去哉！”

阿巧适舀一盆面水上来给霞仙洗手，听说，即问嘴道：“姚奶奶末也是客人，为啥勿该应泡茶拨俚吃？”霞仙笑向翟掌柜道：“耐听听俚闲话，阿要气煞人！姚奶奶说是客人，阿是倪做个嘎？”阿巧道：“做勿做勿关我事，耐睬同姚奶奶来里相骂，倒说我拍马屁！”霞仙沉下脸道：“耐个人啥梗得来！耐该搭勿高兴做，去末哉嘛，姚奶奶喜欢耐拍马屁！”

阿巧撅起嘴趑下楼来，草草收拾完毕，吃过中饭，捱至日色平西，捉个空复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寻见小妹姐，诉说适间情事，哭道：“生活勿做，生来要说；做仔生活，再



要说！随便啥事体，总是我勿好！无姆说啲两日，啲勿落哉啵！”小妹姐道：“啲勿落末，出来到啥场花去？”阿巧道：“随便啥场花，就无拨工钱也无啥！”小妹姐沉吟不语。吴雪香道：“价末到该搭来帮帮耐无姆，再去寻人家，阿好？”阿巧说：“蛮好。”小妹姐也就依了。当晚，小妹姐便向卫霞仙家算清工钱，取出铺盖。

阿巧在吴雪香家住宿一宵，次日饭后，吴雪香取出一对翡翠双莲蓬，令阿巧赍至对门大脚姚家交还张蕙贞，并说：“绿头蛮好，比我一对倒差仿勿多，十六块洋钱，一点勿贵。”阿巧见张蕙贞传说明白，张蕙贞因问阿巧：“阿是新来个？”阿巧据实说了。蕙贞道：“倪故歇再要添个大姐，先生勿用末，该搭来罢。”阿巧不胜之喜，道：“故是再好也勿有！”连忙归来说与小妹姐，即日小妹姐亲自送去。阿巧因住在张蕙贞家。

适遇王莲生偕洪善卿两个在张蕙贞家便夜饭，蕙贞将翡翠双莲蓬与王莲生看，问：“十六块洋钱阿贵？”洪善卿只估十块。莲生道：“还俚十块，多到二十块勒添哉。”蕙贞又诉说添用大姐一节。莲生见阿巧好生面善，问起来，方知在卫霞仙家见过数次。

迨夜饭吃毕，张蕙贞已烧成七八枚烟炮放在烟盘里。王莲生揩把手巾，向榻床躺下。蕙贞授过烟枪，“飕飕”的直吸到底。蕙贞接枪，通过斗门，再取烟泡来装。

莲生向蕙贞道：“耐要买翡翠物事，教洪老爷到城隍庙茶会浪去买，便宜点。”蕙贞因要买一副翡翠头面，拜托洪善卿。善卿应诺，辞别先行，自回南市永昌参店去了。

第二十三回终。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按：王莲生躺在榻床右首，吸烟过瘾；复调过左首来，吸上三口，渐觉眉低眼合，像是烟迷。张蕙贞装好一口烟，将枪头凑到嘴边，替莲生把火。莲生摇手不吸。蕙贞轻轻放下烟枪，要坐起来。莲生一手扳住蕙贞胸脯，说：“耐也吃一筒哩。”蕙贞道：“我勑吃；吃上仔瘾，阿好做生意嘎？”莲生道：“陆里会上？小红一径吃，勿曾有瘾。”蕙贞道：“小红自然。俚是本事好，生意会做，就吃上仔，也勿要紧。倪要像仔俚也好哉！”莲生道：“耐说小红会做生意，为啥客人也无拨哉嘎？”蕙贞道：“耐怎晓得俚无拨客人？”莲生道：“我看见俚前节堂簿，除脱仔我，就不过几户老客人叫仔二三十个局。”蕙贞道：“做仔耐一户客人，再有二三十个局，也就好哉晚。”莲生道：“耐勿晓得；小红也勿过去，俚开消大，爷娘兄弟有好几个人来浪，才靠俚一千仔做生意。”蕙贞道：“爷娘、兄弟来里小房子里，陆里有几花开消？常恐俚自家个用场忒大仔点。”莲生道：“俚自家倒无啥用场，就



不过三日两头去坐坐马车。”蕙贞道：“坐马车也有限得势。”莲生道：“价末啥个用场嘎？”蕙贞道：“倪怎晓得俚？”

莲生便不再问，自取烟盘内所剩两枚烟泡，且烧且吸，移时始尽；于是一手扶住榻床栏杆，抬身坐起，蕙贞知道是要吸水烟，忙也起身，取一支水烟筒，就在榻床边挨着莲生肩膀偎倚而坐，装水烟与莲生吸，莲生吸了两筒，复问道：“耐说小红自家用场大，是啥个用场，耐说说看哩。”蕙贞略怔一怔道：“倪是说说罢了哉呀，小红自家末再有啥个用场，耐勐到小红搭去瞎说瞎话。倘然耐说仔啥末，俚只道倪说仔俚邱话，再拨俚骂。”莲生笑道：“耐说末哉，我阿去告诉小红！”蕙贞大声道：“教我说啥物事嘎？耐搭小红三四年老相好，再有啥勿晓得？倒来问倪！”莲生笑而叹道：“耐末真真是谂头！小红说仔耐几花邱话，耐勿说俚倒罢了哉，再要替俚包瞒。”蕙贞也叹道：“勿是包瞒呀，耐末也缠煞哉！小红有仔爷娘、兄弟，再要坐坐马车，阿是用场比仔倪大点。”

莲生冷笑丢开。水烟吸罢，蕙贞仍并坐相陪，和莲生美满恩情，温存浹洽，消磨了好一会，敲过十二点钟，唤娘姨收拾安睡。

蕙贞在枕上又劝莲生道：“小红个人，凶末凶煞，搭耐是总算无啥。俚故歇客人末也赛过无拨，就不过耐一个人去搭俚绷绷场面。俚勿搭耐要好，再搭啥人要好？前转明园俚要同耐拚命，倒勿是为别样，常恐耐做仔我，俚搭勿去哉。耐勿去仔，俚阿是要发极嘎？我倒劝耐，耐搭俚相好仔三四年，也该应摸着喫俚脾气个哉；稍微有点勿快活，耐啖得过就啖啖罢。俚有辰光就推扳仔点，耐也勐去说俚。耐说仔俚，俚勿好来怪耐，倒说是倪教耐个闲话，倪末结仔俚几花



冤家。单是背后骂倪两声倒也罢哉，倘忙台面浪碰着仔，俚未倒靛面孔，搭倪相骂，倪阿要难为情？”莲生道：“耐说俚搭我要好，陆里会要好嘎？我坎做俚辰光，俚搭我说：‘做信人也难得势，就不过无拨好客人；故歇有仔耐，故是再好也勿有。难再要去做一户蓦生客人，定归勿做个哉。’我说：‘耐勿做末，就嫁拨我好哉。’俚嘴里末也说是‘蛮好’，一径搭浆下去。起初说要还清仔债末嫁哉；故歇还仔债，再说是爷娘勿许去。看俚光景，总归勿肯嫁人，也勿晓得俚终究是啥意思。”蕙贞道：“故倒也夫啥别样意思。俚做惯仔信人，到人家去规矩勿来，勿肯嫁。再歇两年，年纪大仔点，难末要嫁耐哉。”莲生摇手道：“倘然沈小红要嫁拨我，我也讨勿起。前两年，三节开销，差勿多二千光景；今年加二勿对哉，还债、买物事同局帐，一节勿曾到，用拨俚二千多。耐想：我陆里有几花洋钱去用？”蕙贞复叹道：“像倪一年就一千洋钱也好哉。”莲生再要说时，只听得当中间内阿巧睡梦中咳嗽声音，遂被叉断不提。

次日上午，王莲生、张蕙贞初起身，管家来安即来禀说：“沈小红搭娘姨请老爷过去说句闲话。”蕙贞忙问“甚事”，莲生道：“陆里有啥闲话？两日勿去仔末，生来要来请战碗。”蕙贞寻思一会道：“我猜小红定归有点闲话要搭耐说。耐想哩？随便啥辰光，耐一到仔该搭来，俚噪就晓得哉。故歇是晓得耐来里该搭，来请耐，就无啥闲话也要想句把出来说，噪得耐勿舒齐。耐说阿对？”莲生不答。

比及用毕午餐，吸足烟瘾，莲生方思过去。蕙贞连连叮嘱道：“耐到沈小红搭去，小红问耐陆里来，耐就说是来里该搭好哉。俚要搭耐说啥闲话，勿要紧个末依仔俚一半；耐



就勿依俚，也勳搭俚强，好好交搭俚说。小红个人不过性子梗点，耐说明白仔，俚也无啥。耐记好仔，勳忘记。”

莲生答应下楼，并不坐轿，带了来安出门，只见一个小孩子往南飞跑，仿佛是阿珠的儿子，想欲声唤，已是不及。莲生却往北出东合兴里，由横弄穿至西荟芳里。阿珠早迎出门首，相随上楼，同到房里。沈小红当窗闲坐，手中执着一对翡翠双莲蓬在那里玩弄；见了莲生，也不起身，只冷笑道：“倪该搭勿请耐是想勿着个哉！两日天有几花公事，忙得来一埭也勿来。”莲生佯笑坐下。阿珠接着笑道：“王老爷一请仔倒就来，还算倪有面孔，勿曾坍台。先生，耐要谢谢我个哩。”说着，先绞把手巾，忙将茶碗放在烟盘里，点起烟灯，说：“王老爷请用烟。”莲生过去，躺在榻床上手，吸起烟来。小红便道：“耐到该搭来，苦煞个哩！才是笨手笨脚，无啥人来搭耐装烟。”莲生笑道：“啥人要耐装烟嘎？”当时阿珠抽空回避。

莲生本已过瘾，只略吸一口，即坐起来吸水烟。小红乃将翡翠双莲蓬给莲生看。莲生问：“阿是卖珠宝个拿得来看？”小红道：“是呀。我买哉，十六块洋钱，比仔茶会浪阿贵点？”莲生道：“耐有几对莲蓬来浪，也好哉；再去买得来做啥？”小红道：“耐搭别人未去买仔，挨着我末就勿该应买哉？”莲生道：“勿是说勿该应买；耐莲蓬用勿着末，买别样物事好哉。”小红道：“别样物事再买哉晚。莲蓬用末用勿着。我为仔气勿过，定归要买俚一对，多豁脱耐十六块洋钱。”莲生道：“价末耐拿十六块洋钱去，随便耐买啥。该个一对莲蓬也无啥好，勳买哉，阿对？”小红道：“倪是人也无啥好，陆里有好物事拨倪买？”莲生低声做势道：“阿唷！先



生客气得来，啥人勿晓得上海滩浪沈小红先生，再要说勿好！”小红道：“倪末阿算得是先生嘎？比仔野鸡也勿如哝！惶恐哉哝，叫先生！”

莲生料想说过不过，不敢多言，仍嘿然躺下，一面取签子烧烟，一面偷眼去看小红。见小红垂头哆口，斜倚窗栏，手中还执那一对翡翠双连蓬，将指甲掐着细细分数莲子颗粒。莲生大有不忍之心，只是无从解劝。

适值外场报说：“王老爷朋友来。”莲生迎见，乃是洪善卿，进房即说道：“我先到东合兴里去寻耐，说去哉。我就晓得来里该搭。”小红敬上瓜子，笑向善卿道：“洪老爷，耐寻朋友倒会寻噪。王老爷刚刚到该搭来，也拨耐寻着哉。该搭王老爷难得来个哝，一径来里东合兴里。今朝为仔倪请仔了，坎坎来一埭。晚歇原到东合兴去。洪老爷，耐下转要寻王老爷末，到东合兴去寻好哉。东合兴勿来浪，倒说勿定来里啥场花。耐就等来浪东合兴，王老爷完结仔事体转去末，碰头战哝。东合兴赛过是王老爷个公馆。”

小红正在唠叨，善卿呵呵一笑，剪住道：“勐说战！我来一埭听耐说一埭，我听仔也厌气煞哉。”小红道：“洪老爷说得勿差，倪是生来勿会说闲话，说出来就惹人气。像人家会说会笑，阿要巴结！一样打茶会，客人喜欢到俚哝去，同得去个朋友讲讲说说，也闹热点。到仔该搭，听仔倪讨气闲话，才勿对战，再要得罪朋友。耐说王老爷陆里想得着到该搭来嘎！”善卿正色道：“小红，勐实概！王老爷做末做仔个张蕙贞，搭耐原蛮要好，耐也就啲啲罢。耐定归要王老爷勿去做张蕙贞，在王老爷也无啥，听仔耐闲话就勿去哉。不过我来里说，张蕙贞也苦煞来浪，让王老爷去照应点俚，耐也



赛过分帮好事。”这几句倒说得沈小红盛气都平，无言可答。于是，洪善卿、王莲生谈些别事。

已近黄昏，善卿将欲告辞，莲生阻止了，却去沈小红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听不出说的甚么。只见小红道：“耐去末哉晚，啥人拉牢耐嘎？”莲生又说两句，小红道：“来勿来，随耐个便。”莲生乃与善卿相让同行。小红略送两步，咕嘈道：“张蕙贞等来浪，定归要去一埭末舒齐。”莲生笑道：“张蕙贞搭勿去。”说着，下楼出门。善卿问：“到陆里？”莲生道：“到耐相好搭去。”

两人往北，由同安里穿至公阳里周双珠家，巧因为王莲生叫过周双玉的局，引莲生至双玉房里。洪善卿也跟进去，见周双玉睡在床上。善卿趑到床前，问双玉：“阿是勿适意？”双玉手拍床沿，笑说：“洪老爷请坐哩，对勿住。”善卿即坐在床前，与双玉讲话。

周双珠从对过房里过来，与王莲生寒暄两句，因请莲生吸鸦片烟。巧因却装水烟与善卿吸。善卿见是银水烟筒，又见妆台上一连排着五只水烟筒，都是银的，不禁诧异道：“双玉个银水烟筒有几花嘎？”双珠笑道：“故末也是倪无姆拍双玉个马屁哩，”双玉听见，嗔道：阿姐末总瞎说！无姆拍倪个马屁，阿要笑话！善卿笑问其故，双珠道：“就是前转为仔银水烟筒，双玉教客人去买仔一只，难末无姆拿大阿姐、二阿姐个几只银水烟筒，才拨仔双玉。双宝末一只也无拨。”善卿道：“价末故歇再有啥勿适意？”双玉接说道：“发寒热呀。前日夜头，客人碰和，一夜勿曾困，发仔个寒热。”

说话之时，王莲生烧成一口鸦片烟要吸，不料烟枪不通，斗门咽住。双珠先见，即道：“对过去吃罢，有只老枪



来浪。”当下，众人翻过对过双珠房间。善卿始与莲生说知：翡翠头面，先买几色，价值若干，已面交与张蕙贞了。莲生亦善卿道：“有人说，沈小红自家个用场大，耐阿晓得俚啥个用场？”善卿沉吟半晌，答道：“沈小红也无啥用场；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莲生听说是坐马车，并不在意。

谈至上灯时候，莲生要赴沉小红之约，匆匆告别。善卿即在双珠房里便饭。往常善卿便饭，因是熟客，并不添菜，和双珠、双玉共桌而食。这晚双玉不来，善卿说道：“双玉为啥三日两头勿适意？”双珠道：“耐听俚呀！陆里有啥寒热？才为仔无姆忒欢喜仔了，俚装个病。”善卿问：“为啥装病？”双珠道：“前日夜头，双玉起初无拨局。刚刚我搭双宝出局去末，接连有四张票头来叫双玉。相帮、轿子才勿来浪，连忙去喊双宝转来。碰着双宝台面浪要转个局，教相帮先拿轿子抬双玉去出局，再去招双宝。等到双宝转来仔，再到双玉搭去末，晚战。转到第四个局，台面也散战，客人也去战。双玉转来，告诉仔无姆，生来同双宝勿对，就说是双宝耽搁仔了，要无姆去骂俚两声。无姆为仔台面浪转局客人来里双宝房里，勿曾说啥。难末双玉勿舒齐哉，到仔房时，‘乒乒乒乒’攢家生。再碰着客人来碰和，一夜勿曾困，到明朝就说是勿适意。”善卿道：“双宝苦恼子。碰着仔前世个冤家。”双珠道：“先起头无姆勿欢喜双宝，为仔俚勿会做生意，说两声；双玉进来到故歇，双宝打仔几转战，才为仔双玉。”善卿道：“故歇双玉搭耐阿要好？”双珠道：“双玉要好末要好，见仔我倒有点怕个。无姆随便啥总依俚，我勿管俚生意好勿好，看勿过定归要说个，让俚去怪末哉！”善卿道：“耐说俚也勿要紧，俚阿敢怪耐！”



须臾，用过晚饭，善卿无事，即欲回店。双珠也不甚留。洪善卿乃从周双珠家出来，趑出公阳里南口，向东步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声“娘舅”。

善卿回头一看，正是外甥赵朴斋，只着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下身倒还是湖色熟罗套裤，鞞着一双京式镶鞋，已戳出半只脚指。善卿吃了一惊，急问道：“耐为啥长衫也勿着嘎？”赵朴斋嗫嚅多时，才说：“仁济医馆出来，客栈里耽搁仔两日。缺仔几百房饭钱，铺盖衣裳，才拨俚咪押来浪。”善卿道：“价末为啥勿转去嘎？”朴斋道：“原想要转去，无拨铜钱。娘舅阿好借块洋钱拨我去趁航船？”被善卿啐了一口，道：“耐个人再有面孔来见我！耐到上海来坍我个台，耐再要叫我‘娘舅’末，拨两记耳光耐吃！”善卿说了，转身便走。朴斋紧跟在后，苦苦求告。

约走一箭多远，善卿心想：无可如何，到底有碍体面，只得喝道：“同我到客栈里去！”朴斋诺诺连声，趋前引路，却不往悦来栈，直引至六马路一家小客栈，指道：“就来里该搭。”善卿忍气进门，向柜台上查问。那掌柜的笑道：“陆里有铺盖嘎！就不过一件长衫，脱下来押仔四百个铜钱。”善卿转问朴斋，朴斋垂头无语。善卿复狠狠的啐了一口，向身边取出小洋钱，赎还长衫；再给一夜房钱，令小客栈暂留一宿，喝叫朴斋：“明朝到我行里来！”朴斋答应，送出善卿。善卿毫不理会，叫把东洋车，自回南市咸瓜街永昌参店，短叹长吁，没法处置。

次早，朴斋果然穿着长衫来了。善卿叫个出店，领朴斋去趁航船，只给三百铜钱与朴斋路上买点心。赵朴斋跟着出店，辞别洪善卿而去。

、第二十四回终。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按：洪善卿等出店回话，知赵朴斋已送上航船，船钱亦经付讫。善卿还不放心，又备细写一封书信，与朴斋母亲，嘱他管束儿子，不许再到上海。令出店交信局寄去，善卿方了理自己店务。

下午无事，正欲出门，适接一张条子，却系庄荔甫请至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林房吃酒的。当下向柜上伙计，叮嘱些说话，独自出门北行。因天色尚早，坐把东洋车，令拉至四马路中，先去东合兴里张蕙贞、西荟芳里沈小红两家，寻王莲生谈谈。两家都回说不在。

善卿遂转出昼锦里，至祥发昌宋票店，与胡竹山拱手，问陈小云。竹山说：“来里楼浪。”善卿即上楼来，陈小云厮见让坐。小云问：“庄荔甫么二浪吃酒，阿曾来请耐？”善卿道：“陆秀林搭呀，晚歇搭耐一淘去。”小云应诺。善卿问：“前转庄荔甫有多花物事阿曾搭俚卖脱点？”小云道：“就不过黎篆鸿拣仔几样。再有几花，才勿曾动。阿有啥主顾，耐



也搭俚间声看。”善卿应诺。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两人商量着，打个茶会，再去吃酒不迟。于是，联步下楼，别了胡竹山，穿进夹墙窄弄，就近至同安里金巧珍家。

陈小云领洪善卿径到楼上房里，金巧珍起身相迎。两人坐定，巧珍问道：“西棋盘街有张票头来请耐，阿是吃酒？”小云道：“就是庄荔甫请倪两家头。”巧珍道：“庄个该节倒吃仔儿台哉。”小云道：“前转庄个搭朋友代请，勿是俚吃酒。今夜头常恐是烧路头，勿是末宣卷。”巧珍道：“划一，倪廿三也宣卷呀，耐也来吃酒哉咯。”小云沉吟道：“吃酒是吃末哉；倘然耐再有客人吃酒末，我就晚一日，廿四吃也无啥。”巧珍道：“无拨呀。有仔客人末，倪也勿教耐吃酒哉；为仔无拨了，来里说哩。”小云故意笑道：“客人无拨末；教我吃酒；有仔客人，就挨勿着我哉。”巧珍听说，要去拧小云的嘴；碍着洪善卿，遂也笑了一笑道：“耐倒再要想扳差头哉！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嘎？耐是长客呀，宣卷勿摆台面，阿要坍台？生天耐绷绷倪场面，勿然为啥要做长客？倘然有仔吃酒个客人，耐吃勿吃，就随耐便。耐是长客，随便陆里一日好吃个。我说个阿差？”小云笑道：“耐勳发极哩！我勿曾说耐差咯。”巧珍道：“价末耐‘挨得着’、‘挨勿着’瞎说，真真火冒得来。”

洪善卿坐在一旁，只是呵呵的笑。巧珍睨见道：“难末拨洪老爷要笑杀哉！四五年个老客人，再要瞎三话四，倒好像坎坎做起。”小云道：“说说末笑笑，阿是蛮好？勿说仔，气闷煞哉。”巧珍道：“啥人教耐勳说？耐说出来，就讨人气，倒说是笑话。耐扯一样洪老爷做个周双珠，比仔耐再要长远点，陆里有一句打岔闲话？单有耐末，独是多花说勿出



描勿出神妖鬼怪！”善卿接着笑说道：“耐两家头来里相骂，做啥拿我来寻开心？”巧珍也笑道：“洪老爷，耐勿晓得俚脾气。看俚个人末，好像蛮好说闲话；勿好起来，故末叫讨气！有一转俚来，碰着倪房间里有客人，请俚对过房里坐一歇。俚响也勿响就走。我问俚：‘为啥要去嘎？’俚倒说得好，俚说：‘耐有恩客来浪，我来做讨厌人，勿高兴。’”小云不等说完，又住笑道：“前几年个闲话，再要说俚做啥？”巧珍瞟了一眼，带笑而嗔道：“耐末说过仔忘脱哉。倪是勿忘记，才要说出来拨洪老爷听听。洪老爷到该搭来末，总怠慢点；就不过听两句发松闲话，倒也无啥。”

小云一时着急，叉开两手跑过去，一占脑儿搂住巧珍不依。巧珍发喊道：“做啥嘎？”娘姨阿海、大姐银大，闻声并至；小云始放了手。巧珍挣开，反手摸摸头发，却沉下脸喝小云道：“搭我去坐来浪！”小云做势连说：“噢，噢！”倒退归坐。阿海、银大在傍齐声道：“陈老爷一径规规矩矩，今朝快活得来！”善卿点头道：“我也一径勿曾看见俚实概会噪。”

这一噪，不知不觉，早是上灯以后了。小云的管家长福寻来，呈上庄荔甫催请票头。善卿起身道：“倪去罢。”即时与小云同行。金巧珍送至楼梯边，说声“就来叫”。小云答应出门，吩咐长福道：“我同洪老爷一淘去。耐转去喊车夫拉到西棋盘街来。”长福承命自去。

陈小云、洪善卿比肩交臂，步履从容，迤逦过四马路宝善街，方到西棋盘街聚秀堂。进门登楼，只见房内先有两客。洪善卿认得是吴松桥、张小村，惟与陈小云各通姓名，然后大家随意就坐。庄荔甫忙写两张催条交与杨家姆，道：



“一面去催客，一面摆台面。”

比及台面摆好，催客的也回来报说：“尚仁里卫霞仙搭请客勿来浪，杨媛媛搭末就来。”洪善卿问：“阿是请姚季莼？”庄荔甫道：“勿是，我请老翟。”善卿道：“前日仔姚季莼夫人到卫霞仙搭去相骂，阿晓得？”荔甫骇异，忙问如何相骂。

善卿正要说话时，适外场又报说：“庄大少爷朋友来。”荔甫急迎出去，众人起立拱候。恰正是李鹤汀来了。大家曾经识面，不消问讯。庄荔甫即令杨家姆去隔壁陆秀宝房里请施大少爷过来。众人见是年轻后生，面庞俊俏，衣衫华丽，手挈陆秀宝一同进房，都不知为何人。庄荔甫在旁代说，才知姓施，号瑞生。略道渴慕，便请入席。庄荔甫请李鹤汀首座，次即施瑞生，其余随意坐定。

先是陆秀宝换了出局衣裳过来，坐在施瑞生背后；因见洪善卿，想起问道：“赵大少爷阿看见？”善卿道：“俚今朝转去哉。”张小村接嘴道：“朴斋勿曾转去。我坎坎四马路还看见俚个哩。”善卿讶甚，却不便问明。

施瑞生向庄荔甫道：“我也要问耐：‘双喜双寿’个戒指陆里去买嘎？”荔甫道：“就是龙瑞里，多煞来浪。”瑞生转向陆秀宝索取戒指看个样式，仍即归还。

吴松桥问李鹤汀：“两日阿曾碰歇和？”鹤汀说：“勿曾。”松桥道：“晚歇阿高兴碰？”鹤汀攒眉道：“无拨人哧。”松桥转问陈小云：“阿碰和？”小云道：“倪碰和不过应酬侬人，无啥大输赢。”松桥听说默然。

当下金巧珍、周双珠、杨媛媛、孙素兰及马桂生陆续齐集。马桂生暗中将张小村袖口一拉，小村回过头去。桂生张



开折扇，遮住半面，和小村唧唧说话。小村只点点头，随即起身，趑至烟榻前，暗中点首，叫过吴松桥来，附耳说道：“桂生屋里也来浪宣卷，教我去绷绷场面。耐搭鹤汀说一声，晚歇搭俚碰场和。”松桥道：“再有啥人？”小村道：“无拨末就是陈小云，阿好？”松桥沉吟一会，方道：“小云常恐勿肯碰。我说桂生搭来浪宣卷末，耐也该应吃台酒哉。耐索性翻台过去吃酒，吃到实概模样，难天说再碰场和，就容易哉。”小村亦沉吟道：“吃酒勿高兴。桂生搭去吃，也无啥趣势。”松桥道：“耐勿晓得！要吃酒，倒是么二浪吃个好；长三书寓里信人，时髦勿过，就摆个双台也不过实概。像桂生搭，耐应酬仔一台酒，连浪再碰场和，俚哋阿要巴结！”小村道：“价末耐去吃仔罢。我贴耐两块下脚末哉。”松桥道：“耐做个相好，我阿好去吃酒？要末碰起和来，我赢仔我也出一半。”

小村想了一想，便起身拱手，向诸位说明翻台缘故，务请赏光。众人都说奉扰不当。马桂生不胜之喜，即令娘姨回家收拾起来。

这里众人挨肩豁拳。先是庄荔甫打个通关，各敬三拳，藉申主谊，然后请诸位行令。李鹤汀量浅拳疏，拱手求免。施瑞生正和陆秀宝鬼混，意不在酒。张小村因要翻台，不敢先醉，和吴松桥商议合伙摆庄，不过点景而已。惟陈小云、洪善卿两人兴致如常，热闹一会，金巧珍、周双珠各代了两杯酒，同杨媛媛、孙素兰一哄而散。陆秀宝也脱去出局衣裳，重来酬应。张小村乃教马桂生：“先去摆起台面来。”桂生坚囑：“就请过来。”桂生去后，随即散席。

陆秀宝早拉施瑞生趑过间壁自己房里，捺瑞生横躺在烟



榻上。秀宝爬在身边，低声问道：“阿是再要去吃酒哩？”瑞生道：“俚哋要翻台，我勿高兴去。”秀宝道：“一淘吃酒末，生来一淘翻台，独是耐勿去勿好个。”瑞生道：“不过少叫仔一个局，无啥勿好。”秀宝冷笑道：“耐叫袁三宝三块洋钱一个局，连浪叫仔几花？挨着倪末，就算省战！”瑞生道：“袁三宝是清馆人，陆里有三块洋钱？”秀宝道：“起初是清馆人，耐去做仔末，就勿清战碗。”瑞生呵呵笑道：“耐来里说自家。我就不过一个陆秀宝，故末起初是清馆人，我一做仔就勿清战。”

秀宝嘻嘻痴笑，一手伸进瑞生袖口，揣捏臂膊。瑞生趁势搂住，正要摸下，偏值不做美的杨家姆进房传说：“张大少爷请过去。”瑞生坐起身来，被秀宝推倒道：“啥要紧嘎？让俚哋先去末战。”瑞生只得回说：“请张大少爷先去。停仔歇就来。”杨家姆笑应自去。

瑞生，秀宝搂在一处，却悄悄的侧耳静听。听得间壁房里张小村得了杨家姆回话，便道：“价末倪去罢。”李鹤汀、陈小云因有车轿前行，张小村引着洪善卿、吴松桥及主人庄荔甫，一路说笑，款步下楼。瑞生向秀宝附耳说道：“才去哉。”秀宝佯嗔道：“去仔末那价嘎？”

一语未了，不意陆秀林送客回来，偏也趑到秀宝房里。秀宝已自动情，恨得咬咬牙，把瑞生狠命推开，两脚一蹬，“咕咕咯咯”一阵响，跑到梳妆台前照着洋镜，整理髻髻。秀林向瑞生道：“张大少爷教倪搭耐说一声，来里庆云里第三家，常恐耐勿认得。”瑞生嘴里连说：“晓得哉，晓得哉。”两只眼只斜睨着秀宝。秀林回头见秀宝满面通红，更不多言，急忙退出。



瑞生歪在烟榻上，暗暗招手，低声唤秀宝道：“来哩。”秀宝眼光向瑞生一瞟，却跺跺脚使气作答道：“勿来！”瑞生猛吃一惊，盘膝坐起，手拍腿膀，央说道：“勳！我替耐阿姐磕个头，看我面浪，勳动气。”秀宝听说要笑，又忍住了，撅起一张小嘴；趑趄着小脚儿，左扭右扭，欲前不前；还离烟榻有三四步远，欹地奋身一扑，直扑上来。瑞生挡不住，仰叉躺下。秀宝一个头钻紧在瑞生怀里，复浑身压住，使瑞生动弹不得，任凭瑞生千呼万唤，再也不抬起来。瑞生没奈何，腾出右手，慢慢从腰下摸进去，忽摸着肚带结头，想要拉动。秀宝觉着，“唉”的大喊一声，好像《水浒传》乐和吹的“铁叫子”一般，一面捏牢瑞生的手，抬起头来，与瑞生四只眼睛睁睁相对。瑞生悄问道：“耐为啥再要强嘎？”接连问了几遍，终不答话。好一会，秀宝喃喃说道：“耐要去吃酒哩呀。晚歇吃仔酒早点来，阿好？”瑞生道：“故歇也空来里，为啥定归要晚歇嘎？”秀宝见问得紧，要说又说不出口，只将手指指自己胸膛。瑞生仍属不解。秀宝急了，撒手起身，攒眉道：“耐个人啥说勿明白个嘎！”瑞生想了想，没奈何叹口气，咕噜道：“咳！故歇就饶仔耐末哉，晚歇耐再要强末，办耐个生活。”秀宝把嘴一拨道：“耐阿有几花本事！”瑞生笑道：“我也无啥本事，不过要耐死。”秀宝道：“噢唷！闲话倒说得蛮像，勳歇讨气。”瑞生道：“价末故歇先试试看哪！”秀宝见说，慌忙走开。瑞生沉下脸道：“碰也勿曾碰着，就逃走哉。耐个小娘件也少有出见个！”

秀宝正要回嘴，只听得场喊“杨家姆”，说：“请客叫局一淘来海。”秀宝便道：“来请耐哉。”杨家姆送进票头，果然是张小村的。秀宝问：“阿是说就来？”瑞生道：“耐勳我



末，我生来去哉！”秀宝大声道：“啥嘎！耐个人末……”说到半句，即又咽住。杨家姆在傍帮着憨笑一阵，竟自作主张，喊下去道：“请客就来。”瑞生也不理会。

秀宝自去收拾一回；见瑞生依然高卧，因问道：“耐吃酒阿去嘎？”瑞生冷冷的道：“我勿去哉！空心汤团，吃饱来里，吃勿落哉！”秀宝登时跳起身，两脚在楼板上着实一跺，只挣出一字道：“咳！”于是重复爬上烟榻，向瑞生耳边悄悄说了些话。瑞生方才大悟，道：“价末耐为啥勿早说哩？”秀宝也不置辩，仍即走开。瑞生立起来，抖抖衣裳要走，却向秀宝道：“我也搭耐老实说仔罢，今朝耐勿曾舒齐末，我就明朝来。故歇去吃仔酒，我要转去哉。”秀宝瞪目反问道：“耐来里说啥？”瑞生陪笑道：“勿呀，我搭耐商量呀，明朝我定归来末哉。秀宝嚷道：“啥人说教耐明朝来？耐要转去，去罢！”瑞生不暇分说，回过头去也把脚一跺，“咳”了一声，引得杨家姆都笑起来。

瑞生转身，先行告罪；随取出局衣裳，涎皮涎脸的亲替秀宝披在身上。秀宝假做不理，约同秀林径自下楼。瑞生跟至门首，看着秀林、秀宝登轿，方与杨家姆在后步行。往西转弯，刚趲过景星银楼，忽然，劈面来了一个年轻娘姨，拉住杨家姆，叫声“好婆”，说：“慢点哩。”施瑞生因前面轿子走得远了，不及等杨家姆，急急跟去。比至庆云里，见那两肩轿子早停在马桂生家门首，找寻杨家姆，瑞生乃说被个娘姨拉住之故。陆秀林生气，竟自下轿进门。瑞生问秀宝：“阿要我来搀耐？”秀宝忙道：“勐，耐先进去哩。”瑞生始随秀林都到马桂生房中。众人先已入席，虚左以待。施瑞生不便再让，勉强首座。



等够多时，杨家姆才搀陆秀宝进来。陆秀林一见，嗔道：“耐阿有点清头嘎！跟局跟到仔里去哉？”杨家姆含笑分说道：“俚啲小干忤碰着仔一点点事体，吓得来要死。我说勿要紧个，俚啲勿相信，再要教我去哩。”秀林还要埋冤，施瑞生插嘴问道：“碰着仔啥事体？”杨家姆当下慢慢的诉说出来，请诸位洗耳听者。

第二十五回终。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按：杨家姆道：“就是苏冠香哉哩，说拨新衙门里捉得去哉。”陈小云矍然道：“苏冠香阿是宁波人家逃出来个小老母？”杨家姆道：“正是。逃走倒勿是逃走，为仔大老母搭俚勿对，俚家主公放俚出来，教俚再嫁人，不过勿许做生意。故歇做仔生意了，家主公扳俚个差头，难末我孙囡末，刚刚来里苏冠香搭做娘姨，阿要讨气！”庄荔甫道：“耐孙囡阿有带挡？”杨家姆道：“原说呀。要是掳洋钱个，故末有点间架哉。像倪阿有啥要紧，阿怕新衙门里要捉倪个人。”李鹤汀道：“苏冠香倒标煞个，难末要吃苦哉。”杨家姆道：“勿碍个。听说齐大人来上海。”洪善卿道：“阿是平湖齐韵叟？”杨家姆道：“正是。俚喲一家，就是苏冠香搭齐大人讨得去个苏萃香是亲姊妹，再有几个才是讨人。”

庄荔甫忽然想起，欲有所问，却为吴松桥、张小村两人一心只想碰和，故意摆庄豁拳，叉断话头。等至出局初齐，张小村便怂恿陈小云碰和。小云问筹码若干，小村说是一百



块底。小云道：“忒大哉。”小村极力央求应酬一次，吴松桥在旁帮说。陈小云乃问洪善卿：“我搭耐合碰阿好？”善卿道：“我勿会碰木，合啥嘎？要末耐搭荔甫合仔罢。”小云又问庄荔甫，荔甫转向施瑞生道：“耐也合点。”瑞生心中亦有要事，慌忙摇手，断不肯合。

于是陈小云、庄荔甫言定输赢对拆，各碰四圈。李鹤汀道：“要碰和木，倪酒勳吃哉。”施瑞生听说，趁势告辞，仍和陆秀宝同去。张小村不知就里，深致不安，并恐洪善卿扫兴，急取鸡缸杯筛满了酒，专敬五拳。吴松桥也代主人敬了洪善卿五拳。十杯豁毕，局已尽行，惟留下杨媛媛连为牌局。众人略用稀饭而散。

登时收过台面，开场碰和。张小村问洪善卿：“阿高兴碰两副？”善卿说：“真个勿会碰。”吴松桥道：“看看末就会哉。”洪善卿即拉只凳子坐于张小村、吴松桥之间，两边骑看。杨媛媛自然坐李鹤汀背后。庄荔甫急于吸烟，让陈小云先碰。

恰好骰色挨着小云起庄。小云立起牌来即咕噜道：“牌啥实概样式嘎？”三家催他发张。发张以后，摸过四五圈，临到小云，摸上一张又迟疑不决，忽唤庄荔甫道：“耐来看哩，我倒也勿会碰战哩。”荔甫从烟榻上崛起跑来，看时，乃是在手筒子清一色，共十四张。荔甫翻腾颠倒，配搭多时，抽出一张六筒，教陈小云打出去，被三家都猜着是筒子一色。张小村道：“勿是四七筒，就是五八筒，大家当心点。”可巧小村摸起一张幺筒，因台面上幺筒是熟张，随手打出。陈小云急说：“和哉！”摊出牌来，核算三倍，计八十和。



三家筹码交清，庄荔甫复道：“该副牌，阿是该应打六筒？耐看，一四七筒，二五八筒，要几花和张噪。”吴松桥沉吟道：“我说该应打七筒，打仔七筒，不过七八筒两张勿和，一筒到六筒一样要和。难一筒和下来，多三副掐子，廿二和加三倍，要一百七十六和噪，耐去算哩。”张小村道：“蛮准，小云打差哉。”庄荔甫也自佩服。李鹤汀道：“耐噪几个人才有多花讲究，啥人高兴去算哩嘎！”说着，便历乱捞牌。

洪善卿在傍，默默寻思这副牌，觉得各人所言皆有意，方知碰和亦非易事，不如推说不会，作门外汉为妙。为此无心再看，讪讪辞去。杨媛媛坐了一会，也自言归。

比及八圈满庄，已是两点多钟了。吴松桥、张小村皆为马桂生留下，其余三人不及再用稀饭，告别出门。李鹤汀轿子，陈小云包车，分路前行；独庄荔甫从容款步，仍回西棋盘街聚秀堂来。黑暗中摸到门首，举手敲门，敲了十数下，倒是陆秀林先从楼上听见，推开楼窗，喊起外场，开门迎进。

外场见是庄荔甫，慌划根自来火，点着洋灯，照荔甫上楼。荔甫至楼梯下，只见杨家姆也挤紧眼睛，拖双鞋皮，跌撞而出。外场将洋灯交与杨家姆，荔甫即向外场说：“开水勿要哉，耐去困罢。”外场应诺。

杨家姆送荔甫到楼上陆秀林房。荔甫又令杨家姆去困。杨家姆逡巡自去。房内保险灯俱灭，惟梳妆台上点一盏长颈灯台。陆秀林卸妆闲坐吸水烟，见了荔甫，问：“碰和阿赢嘎？”荔甫说：“稍微赢点。”还问秀林：“耐为啥勿困？”秀林道：“等耐呀。”荔甫笑而道谢，随脱马褂挂于衣架。



秀林授过水烟筒，亲自去点起烟灯。荔甫跟至烟榻前，见一只玻璃船内盛着烧好的许多烟泡，尤为喜惬，遂不暇吸水烟，先躺下去过瘾。秀林复移过苏绣六角茶壶套，问荔甫：“阿要吃茶？蛮蛮热个。”荔甫摇摇头，吸过两口鸦片烟，将钢签递给秀林。秀林躺在左首，替荔甫化开烟泡，装在枪上。

荔甫起身，向大床背后去小解，急隐约听见间壁房内有微微喘息之声，方想起是施瑞生宿在那里。解毕，蹑足出房，从廊下玻璃窗张觑。无如灯光半明不灭，隔着湖色绸帐，竟一些看不出，只听得低声说道：“难阿要强嘎？”仿佛施瑞生声音。那陆秀宝也说一句，其声更低，不知说的甚么。施瑞生复道：“耐只嘴倒硬噪哪！一点点小性命，阿是定归勿要个哉？”庄荔甫听到这里，不禁格声一笑。被房内觉着，悄说：“快点勦哩！房外头有人来浪看！”施瑞生竟出声道：“故末让俚噪看末哉哩。”随向空问道：“阿好看嘎？耐要看未来哩！”

庄荔甫极力忍笑，正待回身。不料陆秀林烟已装好，见庄荔甫一去许久，早自猜破，也就蹑走出房，猛可里拉住荔甫耳朵，拉进门口，用力一推，荔甫几乎打跌，接着“彭”的一声，索性把房门关上。荔甫兀自弯腰掩口，笑个不住。秀林沉下脸埋冤道：“耐个倒霉人末，少有出见个！”荔甫只雌着嘴笑，双手挽秀林过来，并坐烟榻，细述其言，并揣摩想像仿效情形。秀林别转头假怒道：“我勦听！”

荔甫没趣躺下，将枪上装的烟吸了，乃复敛笑端容，和秀林闲话，仍渐渐说到秀宝。荔甫偶赞施瑞生：“总算是好客人。”秀林摇手道：“施个脾气勿好，赛过是石灰布袋。故



歇新做起，好像蛮要好；熟仔点，就厌气勿来哉。”荔甫道：“故也陆里晓得嘎。我说俚哋两家头才是好本事，拆勿开个哉。施个再要去梦相好，推扳点侬人也吃俚勿消。”秀林瞪目嗔道：“耐再要去说俚！”

说了，取根水烟筒走开。

荔甫再吸两枚烟泡，吹灭烟灯，手捧茶壶套安放妆台原处，即褪鞋箕坐于大床中，看钟时将敲四点。荔甫点头招手要秀林来。秀林佯做不理。荔甫大声道：“让我吃筒水烟哩！”秀林不防，倒吃一惊，忙带水烟筒来就荔甫，着实说着道：“人家才困仔歇哉，噢哩噢哩，拨俚哋骂！”荔甫笑而不辩，伸臂勾住秀林颈项，附耳说话。说得秀林且笑且怒，道：“耐来噪热昏哉，阿是？”将水烟筒丢与荔甫，强挣脱身，逡往大床背后。

荔甫一筒水烟尚水吸完，却听秀林自己在那里“嗤”的好笑。荔甫问：“笑啥？”秀林不答。须臾事毕，出立床前，犹觉笑容可掬。荔甫放下水烟筒，款款殷殷要问适间笑的缘故。秀林要说，又笑一会，然后低声道：“先起头耐勿听见，故末叫讨气！我庆云里出局转来，同杨家姆两家头来里讲讲闲话，听见秀宝房间里该首玻璃窗浪啥物事来浪碰。我道仔秀宝下头去哉，连忙说：‘杨家姆，耐快点去看哩。’杨家姆去仔转来，倒说道：‘晦气，房门也关个哉！’我说：‘阿进去看嘎？’杨家姆说：‘看俚做啥，碰坏仔教俚赔。’难末我刚刚想着。停一歇，杨家姆下头去困哉。我一干仔打通一副五关，烧仔七八个烟泡，几花辰光噪；再听听，玻璃窗浪原来噪响呀。我恨得来，自家两只耳朵要扳脱俚末好！”

荔甫一面听，一面笑。秀林说毕，两人前仰后合，笑作



一团。荔甫忽向秀林耳边又说几句，秀林带笑而怒道：“难勿搭耐说哉！”荔甫忙即告饶。当时天色将明，庄荔甫、陆秀林收拾安睡。

次日早晨，荔甫心记一事，约至七点钟敬醒，嘱秀林再睡，先自起身。大姐舀进面水，荔甫问杨家姆为何不见。大姐道：“俚孙囡来叫得去哉。”荔甫便不再问，略揩把面，即离了聚秀堂，从东兜转至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

陈小云也初起身，请荔甫登楼厮见。小云讶其太早，荔甫道：“我再要托耐桩事体。听说齐韵叟来里哉。”小云道：“齐韵叟同过歇台面，倒勿大相熟。故歇勿晓得阿来里？”荔甫道：“阿可以手术相熟个去问声俚，阿要交易点。”小云沉思道：“就是葛仲英，李鹤汀末搭俚世交，要末写张条子去托俚噪。”荔甫欣然道谢。

小云即时缮就两封行书便启，唤管家长福交代：一封送德大钱庄，一封送长安客栈；并说：如不在，须送至吴雪香、杨媛媛两家。

长福连声应“是”，持信出门，拣最近之处，先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询葛二少爷，果然在内；惟因高卧未醒，交信而去。

方欲再往尚仁里，适于四马路中遇见李鹤汀管家匡二。长福说明送信之事，匡二道：“耐交拨我好哉。”长福出信授与匡二，因问：“故歇陆里去？”匡二说：“无啥事体，走白相。”长福道：“潘三搭去坐歇，阿好？”匡二踌躇道：“难为情个哩。”长福道：“徐茂荣生天勿去哉呀，就去也无啥难为情。”

匡二微笑应诺，转身和长福同行。行至石路口，只见李



实夫独自一个从石路下来，往西而去。匡二诧异道：“四老爷望该首去做啥？”长福道：“常恐是寻朋友。”匡二道：“勿见得。”长福道：“倪跟得去看看。”

两人遮遮掩掩，一路随来，相离只十余步。李实夫一直从大兴里进去。长福、匡二仅于弄口窥探，见实夫迳至弄内转弯处石库门前，举手敲门。有一老婆子笑脸相迎，进门仍即关上。长福、匡二因也进弄，相度一回，并不识何等人家。向门缝里张时，一引进都看不见；退后数步，隔墙仰望，缘玻璃窗模糊不明，亦不清楚。徘徊之间，忽有一只红颜绿鬓的野鸡，推开一扇楼窗，探身俯首，好像与楼下人说话；李实夫正立在那野鸡身后。匡二见了，手拉长福，急急回身；却随后听得开门声响，有人出来。长福、匡二迳至弄口，立定稍待，见出来的即是那个老婆子。匡二不好搭讪，长福贸然问老婆子道：“耐个小姐名字叫啥？”那老婆子将两人上下打量，沉下脸答道：“啥个小姐勿小姐，勐一里瞎说！”说着自去。

长福虽不回言，也咕噜了一句。匡二道：“常恐是人家人。”长福道：“定归是野鸡。要是人家人，再要拨俚骂两声哩。”匡二道：“野鸡末，叫俚小姐也无啥碗。”长福道：“要末就是耐哋四老爷包来浪，勿做生意哉，阿对？”匡二道：“管俚哋包勿包，倪到潘三搭去。”

于是两人折回，往东至居安里，见潘三家开着门，一个娘姨在天井里，当门箕踞，浆洗衣裳。两人进门，娘姨只认得长福，起迎笑道：“长大爷，楼浪去哩。”匡二知道有客人，因说：“倪晚歇再来罢。”娘姨听说，急甩去两手水渍，向裙襖上一抹，两把拉住两人，坚留不放。长福悄问娘姨：



“客人阿是徐茂荣？”娘姨道：“勿是，要去快哉。耐咪楼浪请坐歇。”长福问匡二如何。匡二勉从长福之意，同上楼来。

匡二见房中铺设亦甚周备，因问房间何人所居。长福道：“该搭就是潘三一千仔。瑞有几个勿来里，有客人来末去喊得来。”匡二始晓得是台基之类。

不一会，娘姨送上烟茶二事，长福叫住，问：“客人是啥人？”娘姨道：“是虹口姓杨，七点钟来个，难要去哉。俚咪事体多，七八日来一埭。勿要紧个。”长福问是何行业，娘姨道：“故倒勿晓得俚做啥生意。”

说说，潘三也踉跄上楼，还蓬着头，趿着拖鞋，只穿一件捆身子；先令娘姨下头去，又亲点烟灯请用烟。匡二随向烟榻躺下，长福眼睁睁地看着潘三，只是嘻笑。潘三不好意思，问道：“啥好笑嘎？”长福正色道：“我为仔看见耐面孔浪有一点点齜齜来浪，来里笑。耐晚歇捕面末，记好仔，拿洋肥皂净脱俚。”潘三别转头不理。匡二老实，起身来看。长福用手指道：“耐看隍，阿是？勿晓得齜齜物事为啥弄到面孔浪去，倒也稀奇哉！”匡二呵呵助笑。潘三道：“匡大爷末也去上俚个当！俚咪一只嘴阿算得是嘴嘎？”长福跳起来道：“耐自家去拿镜子来照，阿是我瞎说！”匡二道：“常恐是头浪洋绒突色仔了，阿对？”

潘三信是真的，方欲下楼。只听得娘姨高声喊道：“下头来请坐罢。”长福、匡二遂跟潘三同到楼下房里。潘三忙取面手镜照看，面上毫无瑕疵，叫声“匡大爷”，道：“我道仔耐是好人，难也学坏哉，倒上仔耐个当！”长福、匡二拍手跺脚，几乎笑得打跌。潘三忍不住亦笑。长福笑止，又道：“我倒勿是瞎说。耐面孔浪齜齜勿少来浪，不过看勿出



末哉。多揩两把手巾，故末是正经。”潘三道：“耐只嘴也要揩揩末好。”匡二道：“倪是蛮干净来里。要末耐面孔齜齜仔，连只嘴也齜齜哉。”潘三道：“匡大爷，耐末再要去学俚啲！俚啲个人再要邱也无拨！阿是算俚啲会说，会说也无啥稀奇碗。”长福道：“耐听俚个闲话，幸亏生两个鼻头管，勿然要气煞哉！”三人赌嘴说笑。娘姨提水铰子来，倾在盆内。潘三始捕面梳头。

时已近午，长福要回家吃饭，匡二只得相与同行。潘三将匡二袖子一拉，说：“晚歇再来。”长福没有看见，胡乱答应，和匡二一路而去。

第二十六回终。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灸手

按：长福、匡二同行至四马路尚仁里口，长福自回祥发吕宋票店复命。匡二进弄至杨媛媛家，探听主人李鹤汀虽已起身，尚未洗漱，不敢惊动。外场邀匡二到后面厨房间壁帐房内便饭，特地煨起一壶绍兴酒，大鱼大肉，吃了一饱；见盛姐端一盘盛馐，向杨媛媛房里去，连忙趋前，谆嘱代禀。

少时，传唤进见，李鹤汀正和杨媛媛对坐小酌。匡二呈上陈小云书信。鹤汀阅毕撩下。匡二仍即退出。饭后，轿班也来伺候。匡二私问盛姐，有甚事否。盛姐道：“听说要去坐马车。”

匡二只得兀坐以待，不料待至三点多钟，尚未去喊马车。忽见姚季莼坐轿而来，特地要访李鹤汀。鹤汀便知必有事故，请姚季莼到杨媛媛房里，对坐闲谈。季莼说来说去，并未说起甚事，鹤汀忍不住，问他有甚事否。季莼推说没事，却转问鹤汀：“阿有啥事体？”鹤汀也说没事。季莼道：“价末倪一淘到卫霞仙搭去打个茶会，阿好？”鹤汀不解其



意，随口应诺。惟杨媛媛在傍乖觉，“格”声一笑。季莼不去根问，只催鹤汀穿起马褂。因相去甚近，两人都不坐轿，肩随步行，同至卫霞仙家。一进口口，即有一个大姐迎着笑道：“二少爷，为啥几日天勿来？”季莼笑而不答，同鹤汀一直上楼。卫霞仙也含笑相迎，道：“阿唷！二少爷晚，耐几日天关来咪‘巡捕房’里，今朝倒放耐出来哉！”季莼只是讪笑。鹤汀诧异问故。霞仙笑指季莼道：“耐问俚呀，阿是拨巡捕拉得去关仔几日天？”鹤汀早闻姚奶奶之事，方知为此而发，因就一笑丢开。

大家坐定。霞仙紧靠季莼身傍，悄悄问道：“耐家主婆来浪骂我呀，阿对？”季莼道：“啥人说俚骂耐？”霞仙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耐勐搭我瞎说！耐家主婆骂两声，倒也勐去说俚；耐末再要帮仔耐家主婆说倪个邱话，倪才晓得个哉！”季莼道：“耐来里瞎说哉哩！耐晓得俚骂耐啥嘎？”霞仙道：“俚来里该搭就一径骂得去；到仔屋里，阿有啥勿骂个？”季莼道：“俚到该搭来，倒勿是要来相骂；为仔我有点要紧事体，到吴淞去仔三日天，屋里勿曾晓得，道仔我来里该搭，来问一声。等到我转来仔，晓得来里吴淞，勿关耐事，俚也就勿曾说啥。”霞仙道：“耐说勿是来相骂。俚一进来就竖起个面孔，啖啖啖，下头噪到楼浪，勿是相骂是啥嘎？”季莼道：“难勐说哉。俚吃仔耐几花闲话，一声也响勿出，耐也气得过个哉。”霞仙道：“正经说，俚是个奶奶，倪阿好去得罪俚？俚自家到该搭来，要扳倪个差头，倪也只好说俚两声。阿是倪说差哉嘎？”季莼道：“耐说俚两声说得蛮好，我倒要谢谢耐；忽然，俚只道无啥人得罪俚，下转打听我来里啥场花吃酒，俚也实概奔得来哉，阿要难为情？”



霞仙本要尽情痛诋，今见如此说，又碍着李鹤汀在傍，只得留些体面，不复多言。停了半晌，叫声“二少爷”，冷笑道：“我说耐也忒费心哉！耐来里屋里末，要奶奶快活，说倪个邱话；到仔该搭来，倒是奶奶勿好，该应拨倪说两声。像耐实概费心末，阿觉着苦恼嘎？”

这几句正打在季莼心坎上，无可回答，嘿然而罢。李鹤汀见机，也要想些闲话，搭讪开去，因问姚季莼道：“齐韵叟耐阿认得？”季莼道：“同过几转台面，稍微认得点。勿晓得故歇阿来里上海？”鹤汀道：“说末说来里，我是勿曾碰着。”

当下卫霞仙问及点心。姚季莼随意说了两色，陪着李鹤汀用过。霞仙复请鹤汀吸鸦片烟。不觉天色将晚，匡二带领轿子来接，呈上一张请客票头。鹤汀见系周少和请至公阳里尤如意家的，知是赌局，随问季莼：“阿高兴去白相歇？”季莼推说不会。鹤汀吩咐匡二回栈看守，不必跟随：“四老爷若问我，只说在杨媛媛家。”匡二应诺。于是，李鹤汀辞别姚季莼，离了卫霞仙家。

匡二从至门前，看着上轿，直等轿已去远，方自折回石路长安栈中。吃过晚饭，趁四老爷尚未回来，锁上房门，独自一个，溜至四马路居安里潘三家门首，将门上兽环，轻轻击了三下。娘姨答应开门。询知潘三在家没客，匡二不胜之喜，低下头钻进房间。

那潘三正躺在榻上吸鸦片烟，知道来的乃是匡二，故意闭目，装做熟睡样子。匡二悄悄上前，也横下身去伏在潘三身上，先亲了个嘴。潘三仍置不睬。匡二乃伸手去摸，四肢百体，一一摸到。摸得潘三不耐烦起来，睁开眼笑道：“耐



个人啥实概嘎!”匡二喜而不辨，推开烟盘，脸偎着脸，问道：“徐茂荣真个阿来?”潘三道：“来勿来，勿关耐事呢!耐问俚做啥?”匡二道：“勿局个。”潘三道：“我搭耐说仔罢，倪老底子客人是姓夏个，夏个末同徐个一淘来，徐个同耐一淘来。大家差勿多，啥勿局嘎?”

正是引手搓挪，整備入港的时候，猛可里“嘭”的一声，敲门声响。娘姨在内高声问：“啥人?”外边应说：“是我!”竟像是徐茂荣声音。匡二惊惶失措，起身要躲。潘三一把拉住，道：“耐个人啥实概嘎?”匡二摇摇手，连说：“勿局个，勿局个!”竟挣脱身子，蹑足登楼。楼上黑魆魆地，暗中摸着高椅坐下，侧耳静听。听得娘姨开出门去，只有徐茂荣一人，已吃得烂醉，即于门前倾盆大吐，随后踉跄进房。

潘三作怒声道：“陆里去寻开心?吃仔酒到该搭来撒酒风!”徐茂荣不敢言语。娘姨做好做歹，给他呷杯热茶。茂荣要吸鸦片烟，潘三道：“倪鸦片烟也有来浪，耐吃末哉呢。”茂荣道：“耐搭我装一筒哩。”潘三道：“耐酒末别场花会吃个，鸦片烟倒勿会装哉。”茂荣跳起来大声道：“阿是耐姘仔戏子哉，来里讨厌我?”潘三亦大声道：“啥人讨厌耐嘎?我就姘仔戏子末，阿挨着得着耐来管我?”茂荣倒不禁笑了。

匡二在楼上，揣度徐茂荣光景不肯就去，不如回避，因而跼手跼脚，趑下楼梯；却又转至后面厨房内，悄悄向娘姨说：“我去哉。”娘姨吃一大惊，反手抓了匡二衣襟，说道：“勐去哩!”匡二急道：“我明朝来。”娘姨不放，道：“勐。耐去仔，晚歇小姐要说倪个呢!”匡二道：“价末耐去喊小姐



来，我搭俚说句闲话。”

娘姨不知就里，真的去喊潘三。匡二早一溜烟溜至天井，拔去门闩，一跳而出。不意踏着黎茂荣所吐酒菜，站不住，滑涎一交。连忙爬起，更不回头，一直回至长安客栈。栈使送上两张京片。匡二看时，系陈小云请两位主人于明日至同安里金巧珍家吃酒的，尚不要紧，且自收藏起来；料道大少爷通宵大赌，四老爷燕尔新欢，都不回来的了，竟然关门安睡。心中却想潘三好事将成，偏生遇这冤家冲散，害得我竟夕凄惶；又想到大少爷豁了许多洋钱在杨媛媛身上，反不若潘三的多情；再想到四老爷打着这野鸡，倒搨了个便宜货，此时不知如何得趣。颠来倒去，那里还睡得着？由想生恨，由恨生妒：“四老爷背地做得好事，我偏要去戳破他，看他如何见我！”主意已定。

次日早晨，匡二起身，洗脸、打辫、吃点心；捱到九点钟时候，带了陈小云请帖，径往四马路西首大兴里，逦到转弯处石库门前，再相度一遍，方大着胆举手敲门。开门出来，仍是昨日所见的那个老婆子，一见匡二，盛气问道：“该搭来做啥？”匡二朗朗扬声道：“四老爷阿来里？大少爷教我来张俚。”那老婆子听说“四老爷”，怔了一怔，不敢怠慢，令匡二等候，忙去楼上低声告诉李实夫。

实夫正吸着鸦片烟，还没有过早瘾，见诸三姐报说，十分诧异，亲自同诸三姐下楼来看。匡二上前叫声“四老爷”，呈上陈小云请帖。实夫满面惭愧，且不去看请帖，笑问匡二道：“耐陆里晓得我来里该搭？”匡二尚未回言，诸三姐在傍拍手笑道：“俚是昨日跟四老爷一淘来个呀，阿是四老爷勿晓得？”说着，又指定匡二呵呵笑道：“幸亏我昨日勿曾骂



耐。为仔耐闲话稀奇，我想总是认得点倪个人；忽然，再要拨两记耳光耐吃哉。”李实夫也自讪笑，手持请帖，仍上楼去。

匡二待要退出，诸三姐慌道：“来仔末，啥就去嘎？请坐歇哩。”一手挽了匡二臂膊，挽进客堂，捺向高椅丛下，随取一以水烟筒奉敬，并筛一杯便茶，和匡二问长问短，亲热异常。匡二也问问生意情形。诸三姐遂凑近匡二身边，悄悄地长谈道：“倪先起头勿是做生意个呀，为仔今年一桩事体勿过去，难末做起个生意。刚刚做生意，第一户客人就碰着四老爷，也叫算是倪运气。四老爷是规矩人，勿欢喜多花空场面。像倪该搭老老实实，清清爽爽，四老爷倒蛮对。不过倪做仔四老爷，外头人才说是做着仔好生意，搭倪吃醋，说倪多花邱话，说拨四老爷听。倪搭算得老实个哉，俚咪说是倪是假个；倪搭算得清爽个哉，俚咪倒说倪勿干净。听仔该号闲话，真真讨气！故歇四老爷也勿去听咪，倪终有点勿放心。倘忙四老爷听仔俚咪，倪搭勿来仔，倪是无拨第二户客人碗，娘因忤阿是要饿煞？我为此要拜托耐匡大爷，劝劝四老爷，勦去听别人个闲话。匡大爷说，比仔倪自家说个灵。”

匡二不知就里，一味应承，谈够多时，匡二始起身告别。诸三姐送至门首，说道：“无啥公事末，该搭来坐歇末哉。”匡二唯唯而去。

诸三姐关门回来，照常请李实夫点菜便饭。诸十全虽与实夫同吃，却因忌口，不吃饭菜，另用素馔相陪。

饭后，李实夫照常往花雨楼去开灯。堂倌早为留出一榻，并装好一口烟在枪上。实夫吸了一会，陆续上市，须臾撑堂，来者还络绎不绝。忽见那个郭孝婆偏又挤紧眼睛摸索



而来，缘见过实夫一面，早被他打听明白，摸至榻前，即眉花眼笑的叫声“四老爷”，问：“十全搭阿去？”实夫只点点头。堂倌见郭孝婆搭腔，便抢过来坐在烟榻下手，看定郭孝婆，目不转睛。郭孝婆冷笑一声，低头走开。堂倌乃躺下给实夫烧烟，问实夫：“耐陆里去认得个郭孝婆？”实夫道：“就来里诸三姐搭看见俚。”堂倌道：“诸三姐末也勿好，该号杀胚，再去认得俚做啥？耐看俚末实概年纪，眼睛才瞎个哉，俚本事大得野噪，真真勿是个好东西！”实夫笑问为何。堂倌道：“就前年宁波人家一个千金小姐，俚会得去骗出来，来浪夷场浪做生意。拨县里捉得去，办俚拐逃，揪二百藤条，收仔长监；勿晓得啥人去说仔个情，故歇倒放俚出来哉。”实夫初不料其如此稔恶，倒不禁慨叹一番。

堂倌烧成烟泡，授与实夫，另去应酬别榻。迨至实夫匣中烟尽，见吃客渐稀，也就逐队而散；既不去金巧珍家赴席，又不回长安客栈，竟一直往诸十全家来。

自李实夫做诸十全之后，五日再宿，秘而不宣；今既为匡二所见，遂不复隐瞒，索性留连旬日不返，惟匡二逐日探望一次。有时遇见诸十全脸晕绯红，眼圈乌黑，匡二十分疑惑，因暗暗告诉主人本鹤汀。鹤汀兀自不信。

这日四月初间，天气骤热，李实夫适从花雨楼而回，尚未坐定，复闻推门响声，却是匡二，报说：“大少爷来哉。”诸三姐一听着了慌，正要请实夫意旨，李鹤汀已款步进门。诸三姐只得含笑前迎，说：“四老爷来里楼浪。”鹤汀乃令匡二在客堂伺候，自己径上楼来，与产夫叔侄相见。诸十全也起身叫声“大少爷”，掩在一傍跼蹐不安。实夫问鹤汀何处来。鹤汀说：“来浪坐马车。”实夫道：“价末杨媛媛哩？”鹤



汀道：“俚噪先转去哉。”

说时，诸三姐送上一盖碗茶，又取一只玻璃高脚盆子，揩抹干净，向床下瓦坛内捞了一把西瓜子，授与诸十全。诸十全没法，腼腼腆腆敬与鹤汀。鹤汀正要看诸十全如何，看得诸十全羞缩无地，越发连脖项涨得通红。实夫觉着，想些闲话来搭讪，即问鹤汀道：“该两日应酬阿忙？”鹤汀道：“该两日还算好，难下去归帐路头，家家有点台面哉。”

诸十全趁此空隙，竟躲出外间。诸三姐偏死命的拖进来，要他陪伴，却自往闲背后提出一中铜钱，在手轮数。实夫看见，问他：“做啥？”诸三姐又说不出。实夫道：“耐阿是去买点心？”鹤汀忙道：“点心勸去买，我刚刚吃过。”诸三姐笑说：“总要个。”转身便走。实夫复叫住道：“点心末真个勸去买，耐去买两匣纸烟罢。”诸三姐才答应下楼。鹤汀道：“纸烟也有来浪哓。”实夫道：“我晓得耐有来浪，让俚再买点末哉。一点点勿买啥，俚心里终究勿舒齐个。”说得诸十全愈加惭愧。

比及诸三姐买纸烟归来，早到上灯时候。鹤汀没甚言语。告辞要行。实夫问：“陆里去？”鹤汀说是“东合兴里去吃酒，王莲生请个。”诸十全听说，忙上前帮着挽留。鹤汀趁势去拉诸十全的手，果然觉得手心滚热。诸十全同实夫并送至楼梯边。

鹤汀到了楼下，诸三姐从厨房内跑出来，嘴里急说：“大少爷勸去哩，该搭便夜饭哉呀。”鹤汀道：“谢谢哉，我要酒去。”诸三姐没法，只得送出，匡二也跟在后面。同至门首，诸三姐还说：“大少爷到该搭来是真真怠慢个哩。”鹤汀笑说：“勸客气。”带着匡二，趲出大兴里，往东至石路



口。鹤汀令匡二去喊轿班打轿子来，匡二应命自去。鹤汀独行，到了东合兴里张蕙贞家，客已齐集。王莲生便命起手巾。

第二十七回终。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按：李鹤汀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赴宴，系王莲生请的，正为烧归帐路头。当晚大脚姚家各房间皆有台面；莲生又摆的是双台，因此忙乱异常，大家没甚酒兴，草草终席。王莲生暗暗约下洪善卿，等诸客一散，即乞善卿同行。张蕙贞慌问：“陆里去？”莲生说不出。蕙贞只道莲生动气要去，拉住不放。洪善卿在旁笑道：“王老爷要紧去消差，耐勦瞎缠，误俚公事。”蕙贞虽不解“消差”之说，然亦知其为沈小红而言，遂不敢强留。

莲生令来安、轿班都回公馆，与善卿缓步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阿珠在客堂里迎见，跟着上楼，只见房里暗昏昏地，沈小红和衣睡在大床上。阿珠忙去低声叫“先生”，说：“王老爷来哉。”连叫四五声，小红使气道：“晓得哉！”

阿珠含笑退下，嘴里却咕噜道：“喊耐一声倒喊差哉，生意勿好末也叫无法，别人家去眼热个啥！”说着，集亮了保险灯，自去预备奶茶。



小红慢慢起身，跨下床沿；俄延半晌，彳亍前来，就椅坐下，匿面向壁，一言不发。莲生、善卿坐在烟榻，也自默然。阿珠复问小红：“阿要吃夜饭？”小红摇摇头。莲生听说，因道：“倪夜饭也勿曾吃，去叫两样菜，一淘吃哉。”阿珠道：“耐酒也吃过哉咯，啥勿曾吃饭嘎？”莲生说：“真个勿曾。”阿珠乃转问小红：“价末叫得来一淘吃点，阿要？”小红大声道：“我勑呀！”阿珠笑而站住，道：“王老爷，耐自家要吃末去叫。倪先生馆子里菜也勑吃，让俚晚歇吃口稀饭罢。”

莲生只得依了。洪善卿知无所事，即欲兴辞，莲生不再挽留。小红缘善卿是极脱熟朋友，竟不相送，连一句客气套话都没有说，倒是阿珠一直送下楼去。

善卿去后，莲生方过去，捱在小红身傍，一手揣住小红的手，一手勾着小红头颈，扳转脸来。小红嗔道：“做啥！”莲生央告道：“勑哩！倪到榻床浪去舐舐，我搭耐说句闲话。”小红挣脱道：“耐有闲话，说末哉咯。”莲生道：“我也无啥别样闲话，就不过在耐快活点。我随便啥辰光来，耐总无拨一点点快活面孔；我看见仔耐勿快活末，心里就说勿出个多花难过。耐总算照应点我，勑实概阿好？”小红道：“倪是生来无啥快活！耐心里难过末，到好过个场花去。”莲生不禁长叹一声道：“我实概搭耐说，耐倒原是猛扞闲话。”说到此处，竟致咽住。两人并坐，寂静无言。

多时，小红始答道：“我故歇是勿曾说耐啥，得罪耐；耐来里说我勿快活，呷说是猛扞闲话。耐末说仔别人倒勿觉着，别人听仔阿快活得出？”莲生知道小红回心，这话分明是遁辞，忙陪笑道：“总是我说得勿好，害仔耐勿快活。难



也罢哉。下转我再要勿好末，耐索性打我骂我，我倒无啥，总勦实概勿快活。”一面说，一面就搀了小红过来。小红不由自主，向榻床并卧，各据一边。

莲生又道：“我再要搭耐商量，我朋友约末约定哉，约来浪初九。为仔该两日路头酒多勿过：初七末周双珠搭，初八末黄翠凤搭，才是路头酒。俚哋说该搭勿烧路头末，就初九吃仔罢。我倒答应哉，耐说阿好？”小红道：“故也随便末哉。”

莲生见小红并无违拗，愈觉喜欢，吃不多几口烟，就怱怱小红吃稀饭。小红道：“倪是自家煨个火腿粥，耐阿要吃？”莲生说：“蛮好。”小红乃喊阿珠搬上稀饭，阿金大也来帮着伺候。稀饭吃毕，莲生复吸足烟瘾，便和小红收拾同睡。

次日初七、十二点钟，来安领轿来接。王莲生吃了中饭，坐轿而去；干些公事，天色已晚，再到沈小红家点卯，然后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赴宴。先到的，主人洪善卿以外，已有葛仲英、姚季莼、朱蕙人、陈小云四位。洪善卿因对过周双玉房里台面摆得极早，即说：“倪也起手巾罢。”王莲生问：“再有啥人？”善卿道：“李鹤汀勿来，就不过罗子富哉。”当下入席，留出一位。周双珠敬过瓜子，问王莲生：“阿要叫本堂局？”莲生道：“俚有台面来浪，勿叫哉。”

比及上过鱼翅第一道菜，金巧珍出局依然先到，随后罗子富带了黄翠凤同来。子富已略有酒意，兴致愈高；一到，便叫拿鸡缸杯来摆庄。偏又拣中姚季莼豁拳，说是前转输与季莼拳酒，至今尚不甘心，再交交手看如何。姚季莼也不肯相让，揎袖攘臂而出。无如初豁三拳，全是罗子富输的。黄



翠凤要代酒，子富不许，自己将来一口呷干，伸手再豁此次三拳，季莼输了两拳。

那时叫的局，林素芬、吴雪香、沈小红、卫霞仙陆续齐集，霞仙因代饮一杯。罗子富却嚷道：“代个勿算！”霞仙道：“啥人说嘎？倪是要代个，耐代勿代随耐便。”黄翠凤遂把罗子富手中一杯抢去，授与赵家姆，说道：“耐个伧大末，再要自家吃俚！”

罗子富适见妆台上有一只极大的玻璃杯，劈手取来，指与姚季莼道：“难倪说好仔，自家吃，勿许代。”随把酒壶亲自筛在玻璃杯内，尚未满杯，壶中酒罄；一面就将酒壶令巧因去添酒，一面先和姚季莼豁拳。季莼勃然作气，旗鼓相当，真正是罗子富劲敌。反是台面上旁观的替两人捏着一把汗。

两人正待交手，只听得巧因在当中间内极声喊道：“快点呀，有个人来浪呀！”合台面的人都吃一大惊，只道是失火，争先出房去看。巧因只望窗外乱指，道：“哪！哪！”众人看时，并不是火，原来是一个外国巡捕，直挺挺的立在对过楼房脊梁上，浑身元色号衣，手执一把钢刀，映着电气灯光，闪烁耀眼。洪善卿卜猜八九，忙安慰众人道：“勿要紧个，勿要紧个。”陈小云要喊管家长福问个端的，却为门前七张八嘴，嘈嘈聒耳，喊了半天喊不着。张寿倒趁此机会飞跑上楼，稟说：“是前弄尤如意搭捉赌，勿要紧个。”

众人始放下心。忽又见对过楼上开出两扇玻璃窗，有一个人钻出来，爬到阳台上，要跨过间壁披屋逃走。不料后面一个巡捕飞身一跳，追过阳台，轮起手中短棍乘势击下，正中那人脚踝。那人站不稳，倒栽葱一交，从墙头跌出外面，



连两张瓦“豁琅琅”卸落到地。周双玉慌张出房，悄地告诉周双道：“弄堂里跌杀个人来浪！”众人皆为嗟讶。

洪善卿见双玉的吃酒客人业经尽散，便到他房里，靠在楼窗口望下窥觑。果然那跌下来的赌客躺在墙脚边，一些不动，好像死去一般。众人也簇拥进房，争先要看。惟吴雪香胆小害怕，拉住葛仲英衣襟，道：“倪转去罢。”仲英道：“故歇去末，拨巡捕拉得去哉哩。”雪香不信道：“耐瞎说！”周双珠亦阻挡道：“倒勿是瞎说，巡捕守来浪门口，外头勿许去呀。”雪香没法，只得等耐。洪善卿因道：“倪去吃酒去，让俚睬捉末哉，无啥好看。”当请诸位归席。

周双珠亲往楼梯边喊巧囡拿酒来。巧囡正在门前赶热闹，那里还听见？双珠再喊阿金，也不答应。喊得急了，阿金却从亭子间溜出，低首无言，竟下楼去。双珠望亭子间内，黑魇魇地并无灯烛，大怒道：“啥样式嘎，真真无拨仔淘成哉！”阿金自然不敢回嘴。双珠一转身，张寿也一溜烟下楼。双珠装做不觉，款步回房。比及阿金取酒壶送上洪善卿，众人要看捉赌，无暇饮酒。

俄耐弄堂内一阵脚声，自西徂东，势如风雨。洪善卿也去一望，已将那跌下的赌客。扛在板门上前行；许多中外巡捕，押着出弄；后面更有一群看的人跟随围绕，指点笑语，连楼下管家、相帮亦在其内。一时门前寂静。

楼上众人看罢退下，洪善卿方一一招呼拢来，洗盏更酌。罗子富歇这半日，宿酒全醒，不肯再饮。姚季莼为归期近限，不复豁拳。众人即喊干稀饭。吴雪香急忙先行；其余出局也纷纷各散。

忙乱之中，仍是张寿献勤，打听得捉赌情形，上楼禀



说：“尤如意一家，连二三十个老爷们，才捉得去哉，房子也封脱。跌下来个倒勿曾死，就不过跌坏仔一只脚。”众人嗟叹一番。适值阿德保搬干稀饭到楼上，张寿只得快快下去。

饭罢席终，客行主倦。接着对过房里周双玉连摆两个台面，楼下周双宝也摆一台，重复忙乱起来。

洪善卿不甚舒服，遂亦辞了周双珠，归到南市永昌参店歇宿。次日傍晚，往北径至尚仁里黄翠凤家。罗子富迎见，即问：“李鹤汀转去哉，耐阿晓得？”洪善卿道：“前日夜头碰着俚，勿曾说起晚。”子富道：“就勿多歇我去请俚，说同实夫一淘下船去哉。”善卿道：“常恐有啥事体。”说着，葛仲英、王莲生、朱蔼人、汤啸庵次第并至，说起李鹤汀，都道他倏地回家，必有缘故。

比及陈小云到，罗子富因客已齐，令赵家姆喊起手巾。小云问子富道：“耐阿曾请李鹤汀？”子富道：“说是转去哉呀，耐阿晓得俚为啥事体？”小云道：“陆里有啥事体！就为仔昨夜公阳里，鹤汀也来浪，一淘拉得去，到新衙门里，罚仔五十块洋钱，新衙门里出来就下船。我去张张俚，也勿曾看见。”洪善卿急道：“价末楼浪跌下来个阿是鹤汀嘎？”陈小云道：“跌下来个是大流氓。先起头，三品顶戴，轿子扛出扛进，海外喲！就苏州去吃仔一场官司下来，故歇也来浪开赌场，挑挑头。昨日勿曾跌杀末，也算俚运气。”罗子富道：“故是周少和晚，鹤汀为啥去认得俚？”陈小云道：“鹤汀也自家勿好，要去赌；勿到一个月，输脱仔三万。倘然再输下去，鹤汀也勿得了哉哩！”子富道：“实夫勿是道理，应该说俚末好！”小云道：“实夫倒是做人家人，到仔一埭上



海，花酒也勿肯吃，蛮规矩。”洪善卿笑道：“耐说实夫规矩，也勿好，忒啥做人家哉！南头一个朋友搭我说起，实夫为仔做人家，也有仔点小毛病。”

陈小云待要问明如何小毛病，恰遇金巧珍出局坐定，暗将小云袖子一拉。小云回过头去，巧珍会耳说了些话。小云听不明白，笑道：“耐倒忙噪，前转末宣卷，故歇烧路头！”巧珍道：“勿是倪呀！”复附耳分辨清楚。

小云想了一想，亦即首肯，遂奉请席上诸友，欲翻台到绘春堂去。众人应诺，却问绘春堂在何处。小云说：“在东棋盘街，就是巧珍个阿姐，也为仔烧路头，要绷绷场面。”巧珍接说道：“阿要教阿海先去摆起台面来，一淘带局过去？”众人说：“蛮好。”娘姨阿海领命就行。

罗子富因摆起庄来。不意子富豁拳大赢，庄上二十杯打去一半，外家竟输三十杯。大家计议，挨次轮流，并帮分饮，方把那一半打完。

其时已上至后四道菜，阿海也回来覆命。金巧珍再催请一遍。黄翠凤尚有楼上下两个台面应酬，向罗子富说明，稍缓片时，无须再叫。罗子富、葛仲英、王莲生、朱蔼人暨六个馆人，共是十肩轿子同行。陈小云先与洪善卿、汤啸庵步行出尚仁里口，令长福再喊两把东洋车。小云自坐包车，啸庵也坐一把。

善卿上车时，忽见那车夫年纪甚轻，面庞厮熟，仔细一看，顿吃大惊，失声叫道：“耐是赵朴斋唉！”那车夫回头见是洪善卿，即拉了空车没命的飞跑西去。善卿还招手喊叫，那里还肯转来。这一气，把个洪善卿气得发昏，立在街心，瞪目无语。那陈、汤两把车已自去远，没人照管；幸而随后



十肩轿子出弄，为跟轿的所见。阿金、阿海上前拉住善卿，问：“洪老爷来里做啥？”善卿才醒过来，并不回言，再喊一把东洋车，跟着轿子到东棋盘街口停下，仍和众人同进绘春堂。

那金爱珍早在楼门首迎接。众人见客堂楼中已摆好台面，却先去房内暂坐。爱珍连忙各敬瓜子，又向烟榻鸦片烟。金巧珍叫声“阿姐”，道：“耐装烟勦装哉，喊下头起手巾罢，俚哋才要紧煞来浪。”爱珍乃笑说：“陆里一位老爷请用烟？”大家不去兜揽，惟陈小云说声“谢谢耐”。爱珍抿嘴笑道：“陈老爷客气得来。”

巧珍不耐烦，先自出房闲逛。迨爱珍喊外场起上手巾，众人亦即入席，连带来出局皆已坐定。金爱珍和金巧珍并坐在陈小云背后。爱珍和准琵琶，欲与巧珍合唱。巧珍道：“耐唱罢，我勿唱哉。”爱珍唱过一支京调，陈小云也拦说：“勦唱哉。”爱珍不依，再要和弦。巧珍道：“阿姐啥实概嘎，唱一支末好哉碗！”爱珍才将琵琶放下。

爱珍唱后，并无一人接唱。却值黄翠凤出局继至，罗子富便叫取鸡缸杯。娘姨去了半日，取出一只绝大玻璃杯。金爱珍嗔道：“勿是呀！”慌令娘姨调换。罗子富见了喜道：“玻璃杯蛮好，拿得来。”爱珍慌又奉上，揎袖前来，举酒壶筛满一玻璃杯。罗子富拍案道：“我来摆五杯庄！”众人见这大杯，不敢出手。陈小云向葛仲英商量道：“倪两家头拼一杯，阿好？”仲英说：“好。”

小云乃与罗子富豁了一拳，竟输一杯。金爱珍即欲代酒，陈小云分与一小杯，又分一小杯转给金巧珍。巧珍道：“耐要豁，耐自家去吃，倪勿代。”爱珍笑说：“我来吃。”伸



手要接那一小杯。巧珍急从刺斜里拦住，大声道：“阿姐勦哩！”爱珍吃惊释手。小云笑而不辨，取杯呷干。葛仲英亦取半玻璃杯饮讫。接下去，朱藹人和汤啸庵合打，王莲生和洪善卿合扛，周而复始，至再至三。五杯打完之后，罗子富虽自负好量，玉山将颓，外家亦皆酩酊，遂觉酒兴阑珊，只等出局哄散。众人都不用干稀饭，随后告辞。

其时未去者，客人惟洪善卿一人，馆人惟金巧珍一人。陈小云、金爱珍乃请二人房里去坐。

第二十八回终。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按：洪善卿跟着陈小云，金巧珍跟着金爱珍，都到房里。外场送进台面干湿，爱珍敬过，便去烟榻烧鸦片烟。小云躺在上手，说：“我来装。”爱珍道：“陈老爷勳哩，我来装末哉哝。”小云笑道：“勳客气。”遂接过签子去。爱珍又道：“洪老爷，榻床浪来蹁蹁哩。”善卿即亦向下手躺下。爱珍亲自移过两碗茶，放在烟盘里；偶见巧珍立在梳妆台前，照镜掠鬓。爱珍赶过去，取抿子替他刷得十分光滑，因而道长论短，秘密谈心。

这边善卿捉空，将赵朴斋之事诉与小云，议个处置之法。小云先问善卿主意。善卿道：“我想托耐去报仔巡捕房，教包打听查出陆里一把车子，拿俚个人关我店里去，勿许俚出来，耐说阿好？”小云沉吟道：“勿对，耐要俚到店里去做啥？耐店里有拉东洋车个亲眷，阿要坍台嘎！我说耐写封信去交代俚睬娘，随便俚睬末哉，勿关耐事。”

善卿恍然大悟，烦恼胥平，当即起身告别。金巧珍向小



云道：“倪也去哉咧。”小云乃丢下烟枪，慌的金爱珍一手按住，道：“陈老爷勦去哩。”一手拉着巧珍道：“耐啥要紧得来？阿是倪小场花，定规勿肯坐一歇哉？”巧珍趑趄着脚儿，只说：“去哉。”被爱珍拦腰一抱，嗔道：“耐去呀，耐去仔末，我也勿来张耐个哉！”小云在傍呵呵讪笑。洪善卿便道：“耐两家头再坐歇，我先去。”说着径辞陈小云出房。金爱珍撇过金巧珍，相送至楼梯边，连说：“洪老爷明朝来。”

善卿随口答应，离了绘春堂，行近三茅阁桥，喊把东洋车拉至小东门陆家石桥，缓步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连夜写起一封书信，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

这赵朴斋母亲洪氏，年仅五十，耳聋眼睛，柔懦无能。幸而朴斋妹子，小名二宝，颇能当家。前番接得洪善卿书信，只道朴斋将次回家，日日盼望，不想半月有余，毫无消息。忽又有洪善卿书信寄来，央间壁邻居张新弟拆阅。

张新弟演说出来，母女二人，登时惊诧羞急，不禁放声大哭一场。却为张新弟的阿姊张秀英听见，趑过这边，问明缘由，婉言解劝。母女二人收泪道谢，大家商量如何。张新弟以为须到上海寻访回家，严加管束，斯为上策。赵洪氏道：“上海夷场浪，陌生场花，陆里能够去哩！”赵二宝道：“勦说无悔勿能够去，就去仔，教无悔陆里去寻嘎？”张秀英道：“价末托个妥当点人，教俚去寻；寻得来，就拨两块洋钱俚也无啥。”洪氏道：“倪再去托啥人嘎？要末原是娘舅哉哩。”新弟道：“娘舅信浪为俚勿好，坍仔台，恨煞个哉，阿肯去寻嘎！”二宝道：“娘舅起先就靠勿住，托人去寻，也无么用；还是我同无悔一淘去。”洪氏叹口气道：“二宝，耐倒



说得好。耐一个姑娘家，勿曾出歇门，到上海拨来拐子再拐得去仔末，那价呢？”二宝道：“无姆末再要瞎说！人家骗骗小干件，说勦拨拐子拐得去，阿是真真有啥拐子嘎？”新弟道：“上海拐子倒无拨个，不过要认得个人同得去末好。”秀英道：“耐说节浪要上海去呀？”新弟道：“我到仔上海，就告里去，陆里再有工夫！”二宝听见这话，藏在肚里，却不接嘴。张新弟见无成议，辞别自去。

赵二宝留下张秀英，邀到卧房里。那秀英年十九，是二宝闺中密友，无所不谈。当下私问：“新弟到上海去做啥？”秀英说：“是翟先生教得去做伙计。”二宝道：“耐阿去？”秀英道：“我勿做啥生意，去做啥？”二宝道：“我说耐同倪一淘到上海，我去寻阿哥，耐末夷场浪白相相，阿是蛮好？”秀英心中也喜白相，只为人言可畏，踌躇道：“勿局个哩。”二宝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秀英领会笑诺，即时趲回家里。张新弟问起这事，秀英攢眉道：“俚哋想来想去无法子，倒怪仔倪阿哥，说拨倪小阿哥合得去，用完仔洋钱，无面孔见人，故歇倒要倪同得去寻倪小村阿哥。”

道言未了，赵二宝亦过来，叫声“秀英阿姐”，道：“耐勦来浪假痴假呆！耐阿哥做个事体，我生来要寻着耐。耐同得去，寻着仔小村阿哥，就勿关耐事。”新弟在旁道：“小村阿哥来里上海，耐自家去寻好哉。”二宝道：“我上海勿认得，要同仔俚一淘去。”新弟道：“俚去勿局个，我来同耐去阿好？”二宝道：“耐男人家，同倪一淘到上海，算啥样式嘎？俚勿肯去末，我定归噪得俚勿舒齐。”新弟目视秀英，问如何。秀英道：“我无拨一点点事体，到上海去做啥？人



家听见仔，只道倪去白相，阿是笑话？”二宝道：“耐末常恐人笑话，倪阿哥拉仔东洋车勿关耐事哉，阿对？”瓣弟笑劝秀英道：“阿姐就去一埭末哉，寻着仔转来，也勿多几日天。”秀英尚自不肯，被新弟极力怂恿，勉强答应。于是议定四月十七日启行，央对门剃头司务吴小大妻子吴家姆看守房屋。

赵二宝回家告诉母亲赵洪氏，洪氏以为极好。当晚吴小大亲至两家先应承看房之托，并言闻得儿子吴松桥十分得意，要趁便船自去寻访。两家也就应承。

至日，雇了一口无锡网船，赵洪氏、赵二宝、张新弟、张秀英及吴小大，共是五人，搬下行李，开往上海。

不止一日，到日辉港停泊。吴小大并无铺盖，背上包裹，登岸自去。赵二宝缘赵朴斋住过悦来客栈，说与张新弟，即将行李闪明悦来栈接客的；另喊四把东洋车，张新弟和张秀英、赵洪氏、赵二宝坐了，同往宝善街悦来客栈。恰好行李担子先后挑到，拣得一间极大房间，卸装下榻。

安置粗讷，张新弟先去大马路北信典铺，谒见先生翟掌柜。翟掌柜派在南信典铺中司事。张新弟回栈来搬铺盖，因问赵二宝：“阿要一淘去寻倪小村阿哥？”二宝摇手道：“寻着耐阿哥，也勿相干呢。耐到咸瓜街浪永昌参店里，教倪娘舅该搭来一埭再说。”新弟依言去了。这晚，张秀英独自一个去看了一本戏，越二宝与母亲赵洪氏愁颜对坐，并未出房。

次日一早，洪善卿到栈相访，见过嫡亲阿姊赵洪氏，然后赵二宝上前行礼。善卿略叙数年阔别之情，说到外甥赵朴斋，从实说出许多下流行事，并道：“故歇我教人去寻得来，



以后再有事体，我勿管帐。”二宝插嘴道：“娘舅寻得来最好，以后请娘舅放心，阿好再来惊动娘舅嘎！”善卿又问问乡下年来收成丰歉，方始告辞。张秀英本未起身，没有见面。

饭后，果然有人送赵朴斋到门，栈使认识通报，赵洪氏、赵二宝慌忙出迎。只见赵朴斋脸上沾染几搭乌煤，两边鬓发长至寸许；身穿七拼八补的短衫裤，暗昏昏不知是甚颜色；两足光赤，鞋袜俱无，俨然像乞丐一般。妹子二宝友于谊笃，一阵心酸，呜呜饮泣。母亲洪氏看不清楚，还问：“来浪陆里嘎？”栈使推朴斋近前，令他磕头。洪氏猛吃一惊，顿足大哭道：“我倪子为啥实概个嘎！”刚哭出这一声，气哽喉咙，几乎仰跌。幸有张秀英在后搀住，且复解劝。二宝为栈中寓客簇拥观看，羞愧难当，急同秀英扶母亲归房；手招朴斋进去，关上房门；再开皮箱，搜出一套衫裤鞋袜，令朴斋向左近浴堂中剃头、洗澡，早去早来。

不多时，朴斋遵命换衣回栈，虽觉面庞略瘦，已算光彩一新。秀英让他坐下。洪氏、二宝着实埋冤一顿。朴斋低头垂泪，不敢则声。二宝定要问他缘何不想回家，连问十数遍，朴斋终呐呐然说不出口。秀英带笑代答道：“俚转来末，好像难为情，阿对？”二宝道：“勿对个，俚要晓得仔难为情，倒转来哉。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几句说得朴斋无地自容，回身对壁。

洪氏忽有些怜惜之心，不复责备，转向秀英、二宝计议回家。二宝道：“教栈里相帮去叫只船，明朝转去。”秀英道：“耐教我来白相相，我一埭勿曾去，耐倒就要转去哉，



勿成功!”二宝央及道：“价末再白相一日天阿好?”秀英道：“白相仔一日天再说。”洪氏只得依从。

吃过晚饭，秀英欲去听书。二宝道：“倪先说好仔，书钱我来会；倘然耐客气末，我索性勿去哉。”秀英一想，含糊笑道：“故也无啥。明朝夜头，我请还耐末哉。”

秀英、二宝去后，惟留洪氏、朴斋在房，洪氏困倦早睡。朴斋独坐，听得宝善街上，东洋车声如潮涌，络绎聒耳；远远地又有铮铮琵琶之声，仿佛唱的京调，是清馆人口角，但不知为谁家。朴斋心猿不定，然又不敢擅离。栈使曾于大房间后面小间内为朴斋另设一床，朴斋乃自去点起瓦灯台，和及暂卧。

不意隔壁两个寓客在那里吸鸦片烟，又讲论上海白相情景，津津乎若有味焉，害朴斋火性上炎，欲眠不得，眼睁睁地等到秀英、二宝听书回来，重复下床出房，问：“唱得阿好听??二宝咳了一声道：“我赛过勿曾听。今夜头刚刚勿巧，碰着俚哋姓施个亲眷，倪进去泡好茶末，书钱就拨来施个会仔去，买仔多花点心、水果请倪吃，耐说阿要难为情?明朝再要请倪去坐马车，我是定归勿去。”秀英道：“上海场花阿有啥要紧嘎，俚倪末，倪落得去。”二宝道：“耐生来有啥要紧，熟罗单衫才有来浪，去去末哉；我好像个叫化子，坍台煞个。”二宝无心说出这话，被秀英“格”声一笑。

朴斋不好意思，仍欲回避。二宝忽叫住道：“阿哥慢点去。”朴斋忙问其事。二宝打开手巾包，把书场带来的点心、水果分给朴斋，并让秀英同吃。秀英道：“倪再吃筒鸦片烟。”二宝道：“耐勳来浪无清头，吃让仔瘾也好哉。”秀英笑而不依，向竹丝篮内取出一副烟盘，点灯烧烟，却烧的不



得法，斗门沥滞，呼吸不灵。朴斋凑趣道：“阿要我替耐装？”秀英道：“耐也会装烟哉？耐去装哩。”说着让开。

朴斋遂将烧僵的一筒烟发开装好，捏得精光，调转枪头，送上秀英。秀英略让一句，便“呼呼呼”一气到底，连声赞道：“倒装得出色咻，陆里去学得来个嘎？”朴斋含笑不答，再装一筒。秀英偏要二宝去吃，二宝没法，吃了。装到第三筒，系朴斋自己吃的。随后收起烟盘，各道安置。朴斋自归后面小间内歇宿。

翌日午后，突然一个车夫到栈，说是：“施大少爷喊得来个马车，请太太同两位小姐一淘去。”二宝本不愿坐他马车，秀英不容分说，谆嘱朴斋看房，硬拉洪氏、二宝同游明园。朴斋在栈无事，私下探得那副烟盘并未加锁，竟自偷吃一口，再打两枚烟泡。

可巧张小村闻信而来，特访他同堂弟妹，见朴斋如此齐整，以为稀奇。朴斋追思落魄之时，曾受小村奚落，故不甚款洽，径将烟盘还放原处。小村没趣辞别。朴斋怕羞不出，并未相送。

待至天色将晚，马车未回。朴斋不耐烦，溜至天井跛望，恰好秀英、二宝扶着洪氏下车进门。朴斋迎见，即诉说张小村相访。二宝默然，秀英却道：“倪阿哥也勿是好人，难勸去理俚。”

朴斋唯唯，跟到大房间内。二宝去身边摸出一瓶香水给朴斋估看。朴斋不识好歹，问价若干。二宝道：“说是两块洋钱咻。”朴斋吐舌道：“去买俚做啥嘎？”二宝道：“我原勿要呀，是俚咻瑞生阿哥定归要买，买仔三瓶：俚自家拿一瓶，一瓶送仔阿姐，一瓶说送拨我。”朴斋也就无言。



秀英、二宝各述明园许多景致，并及所见馆人、大姐面目衣饰，细细品评。秀英道：“耐照相楼浪勿曾去，我说倪几个人拍俚一张倒无啥。”二宝道：“瑞生阿哥也拍来浪，故是笑煞人哉！”秀英道：“才是亲眷，熟仔点无啥要紧。”二宝道：“瑞生阿哥倒蛮写意个人，一点点脾气也无拨。听见倪叫无姆末，俚也叫无姆；请倪无姆吃点心，一淘同得去看孔雀，倒好像是倪无姆个倪子。”洪氏喝住道：“耐说说末就无淘成。”

二宝咬着指头匿笑，秀英也笑道：“俚今夜头请倪大观园看观呀，耐阿去？”二宝哆口做意道：“我终有点难为情，让阿哥去罢。”秀英道：“同阿哥一淘去蛮好。”朴斋接说道：“俚勿曾请我，我去算啥？”二宝道：“俚请倒才请个，坎坎还来浪说起：‘坐马车为啥勿一淘来？’倪说：‘栈里无拨人。’难末俚说：‘晚歇请俚去看戏。’”秀英道：“故歇六点半钟，常恐就要来请哉，倪吃饭罢。”乃催栈使开饭，四人一桌。

须臾吃毕，只见一个人提着大观园灯笼，高擎一张票头，趲上阶沿，喊声请客”。朴斋忙去接进，逐字念出，太太、少爷、两位小姐总写在内，底下出名仅一“施”字。二宝道：“难末那价回头俚哩？”秀英道：“生来说就来。”朴斋扬声传命，请客的遂去。二宝佯嗔道：“耐说就来，我看戏倒勿高兴。”秀英道：“耐末刁得来！做个人，爽爽气气，勔概！”连催二宝换衣裳。二宝道：“价末慢点哩，啥要紧嘎！”先照照镜子，略施一些脂粉，才穿上一件月白湖绉单衫。

事毕欲行，朴斋道：“我谢谢哉哩。”秀英听说，倒笑起来道：“耐阿是学耐妹子？”朴斋强辩道：“勿呀，我看见大



观园戏单，几出戏才看过歇，无啥好看。”秀英道：“俚是包来浪一间包厢，就不过倪几个人。耐勿去，戏钱也省勿来。就勿好看。也看看末哉。”

朴斋本自要看，口中虽说“谢谢”，两只眼只觑母亲、妹子的面色。二宝即道：“阿姐教耐看末，耐就看看末哉。无姆阿对？”洪氏亦道：“阿姐说生来去看，看完仔一淘转来，麇到别场花去。”

秀英又请洪氏。洪氏真个不去。朴斋乃鼓起兴致，讨了悦来栈字号灯笼，在前引导。张秀英、赵二宝因路近，即跟赵朴斋步行至大观园。

第二十九回终。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按：赵朴斋领妹子赵二宝及乡秀英同至大观园楼上包厢。主人系一个后生，穿着雪青纺绸单长衫，宝蓝茜纱夹马褂，先在包厢内靠边独坐。朴斋知为施瑞生，但未认识。施瑞生一见大喜，慌忙离位，满面堆笑，手挽秀英、二宝上坐凭栏，又让朴斋。朴斋放下灯笼，退坐后埭。瑞生坚欲拉向前边，朴斋相形自愧，跼蹐不安。幸而瑞生只和秀英附耳说话，秀英又和二宝附耳说话，将朴斋搁在一边，朴斋倒得自在看戏。

这大观园头等角色最多，其中最出色的乃一个武小生，名叫小柳儿，做工唱口，绝不犹人。当晚，小柳儿偏排着末一出戏，做《翠屏山》中石秀。做到潘巧云赶骂、潘老丈解劝之际，小柳儿唱得声情激越，意气飞扬；及至酒店中，使一把单刀，又觉一线电光，满身飞绕，果然名不虚传。

《翠屏山》做毕，天已十二点钟，戏场一时哄散，纷纷看的人恐后争先，挤塞门口。施瑞生道：“倪慢慢交末哉。”



随令赵朴斋掌灯前行，自己拥后，张秀英、赵二宝夹在中间，同至悦来客栈。二宝抢上一步，推开房门，叫声“无姆。”赵洪氏歪在床上，掀地起身。朴斋问道：“无姆为啥勿困？”洪氏道：“我等来里，困仔末啥人来开门嘎？”秀英道：“今夜头蛮蛮好个好戏，无姆勿去看！”瑞生道：“戏末礼拜六夜头最好。今朝礼拜三，再歇两日，同无姆一淘去看。”

洪氏听是瑞生声音，叫声“大少爷”，让坐致谢。二宝喊栈使冲茶。秀英将烟盘铺在床上，点灯请瑞生吸鸦片烟。朴斋不上台盘，远远地掩在一边。洪氏乃道：“大少爷，难末真真对勿住，两日天请仔倪好几埭。明朝倪定归要转去哉。”瑞生急道：“勦去哩。无姆末总实概，上海难得来一埭，生来多白相两日。”洪氏道：“勿瞞大少爷说，该搭栈房里，四个人房饭钱要八百铜钱一日，开消忒大，早点转去个好。”瑞生道：“勿要紧个，我有法子，比来里乡下再要省点。”瑞生只顾说话，签子上烧的烟淋下许多，还不觉。秀英睃见，忙去上手躺下，接过签子给他代烧。

二宝向自己床下提串铜钱，暗地交与朴斋，叫买点心。朴斋接钱，去厨下讨只大碗，并不呼唤栈使，亲往宝善街上去买。无如夜色将阑，店家闭歇，只买得六件百叶回来，分做三小碗，搬进房内。二宝攒眉道：“阿哥末也好个哉，去买该号物事。”朴斋道：“无拨哉呀。”瑞生从床上崛起，看了道：“百叶蛮好，我倒喜欢吃个。”说着竟不客气，取双竹筷，努力吃了一件。二宝将一碗奉上洪氏，并喊秀英道：“阿姐来陪陪哩。”秀英反觉不好意思，嗔道：“我勦吃。二宝笑道：“价末阿哥来吃仔罢。”朴斋一古脑儿吃完，喊栈使收去空碗。



瑞生再吸两口鸦片烟，告辞而去。朴斋始问秀英，和施瑞生如何亲眷。秀英笑道：“俚噪亲眷，耐陆里晓得嘎！瑞生阿哥个娘末就是我过房娘。我过房个辰光，刚刚三岁。旧年来浪龙华碰着仔，大家勿认得；说起来倒蛮对，难末教我到俚噪屋住仔三日，故歇倒算仔亲眷哉。”朴斋默然不问下去。一宿无话。

瑞生于次日午后到栈，栈中才开过中饭，收拾未毕。秀英催二宝道：“耐快点哩，倪今朝买物事去呀。”二宝道：“我物事勳买，耐去末哉。”瑞生道：“倪也勿买啥物事，一淘去白相相。”秀英笑道：“耐勳去搭俚说，我晓得俚个脾气，晚歇总归去末哉。”二宝听说，冷笑一声，倒在床上睡下。秀英道：“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二宝道：“啥人有闲工夫来搭耐动气嘎！”秀英道：“价末去哩。”二宝道：“勿然末去也无啥，故歇拨耐猜着仔，定归勿去。”

秀英稔知二宝拗性，难于挽回，回顾瑞生努嘴示意。瑞生佯嘻嘻挨坐床沿，妹妹长，妹妹短，搭讪多时，然后劝他去白相。二宝坚卧不起。秀英道：“我未得罪仔耐，耐看瑞生阿哥面浪，就冤屈点阿好？”二宝又冷笑一声不答。洪氏坐在对面床上，听不清是甚么，叫声“二宝”，道：“勳哩，瑞生阿哥来浪说呀，快点起来哩。”二宝秋气道：“无姆勳响，耐晓得啥嘎！”

瑞生觉道言语戕了，呵呵一笑，岔开道：“倪也勿去哉，就该搭坐歇，讲讲闲话倒蛮好。”因即站起身来。偶见朴斋靠窗侧坐，手中擎着一张新闻纸，低头细看，瑞生问：“阿有啥新闻？”朴斋半新闻纸双手奉上。瑞生接来，拣了一段，指手划脚且念且讲。秀英、朴斋同声附和，笑做一团。



二宝初时不睬，听瑞生说得发松，再忍不住，因而歎地下床，去后面朴斋睡的小房间内小遗。秀英掩口暗笑，瑞生摇手止住。等到二宝出房，瑞生丢开新闻纸另讲一件极好笑的笑话，逗引得二宝也不禁笑了。秀英故意偷眼去睃睃他如何，二宝自觉没意思，转身紧傍洪氏身旁坐下，一头撞在怀里，撒娇道：“无恁耐看哩，俚睬来浪欺瞒我。”秀英大声道：“啥人欺瞒耐嘎，耐倒说说看！”洪氏道：“阿姐阿要来欺瞒耐，勦实概瞎说。”瑞生只是拍手狂笑，朴斋也跟着笑一阵，才把这无端口舌揭过一边。

瑞生重复慢慢的怂恿二宝去白相，二宝一时不好改口应承，只装做不听见。瑞生揣度意思是了，便取一件月白单衫，亲手替二宝披上。秀英早自收拾停当。于是三人告禀洪氏而行，惟留朴斋陪洪氏在栈。洪氏夜间少睡，趁此好歇中觉。朴斋气闷不过，手持水烟筒，趲出客堂，踞坐中间高椅和帐房先生闲谈。谈至上灯以后，三人不见回来，栈使问：“阿要开饭?? 朴斋去问洪氏。洪氏叫先开两客。

母子二人吃饭中间，忽听栈门首一片笑声，随见秀英拎着一个衣包，二宝捧着一卷纸裹，都吃得两颊绯红，唏唏哈哈进房。洪氏先问晚饭。秀英道：“倪吃过哉，来浪吃大菜呀。”二宝抢步上前道：“无恁，耐吃哩。”即检纸裹中卷的虾仁饺，手拈一只喂与洪氏。洪氏仅咬一口，觉得吃不惯，转给朴斋吃。朴斋问起施瑞生，秀英道：“俚有事体，送倪到门口，坐仔东洋去哉。”

迨洪氏、朴斋晚饭吃毕，二宝复打开衣包，将一件湖色茜纱单衫与朴斋估看。朴斋见花边云滚，正系时兴，吐舌道：“常恐要十块洋钱睬哩！”二宝道：“十六块睬。我勦呀，



阿姐买好仔嫌俚短仔点，我着末倒蛮好，难末教我买。我说无拨洋钱。阿姐说：‘耐着来浪，停两日再说。’朴斋不则一声。二宝翻出三四件纱罗衣服，说是阿姐买的。朴斋更不则一声。

这夜大家皆没有出游。朴斋无事早睡，秀英、二宝在前间唧唧说话，朴斋并未留心，沉沉睡去。朦胧中听得妹子二宝连声叫“无姆”，朴斋警醒呼问，二宝推说“无啥”。洪氏醒来，和秀英、二宝也唧唧说话。朴斋那里理会，竟安然一觉，直至红日满窗，秀英、二宝已在前间梳头。

朴斋心知失聪，慌的披衣走出。及见母亲洪氏拥被在床，始知天色尚早，喊栈使舀水洗脸。二宝道：“倪点心吃哉。阿哥要吃啥，教俚去买。”朴斋说不出。秀英道：“阿要也买仔两个汤团罢？”朴斋说：“好。”栈使受钱而去。

朴斋因桌上陈设梳头奁具，更无空隙，急取水烟筒往客堂里坐；吃过汤团，仍和帐房先生闲谈。好一会，二宝在房内忽高声叫“阿哥”，道：“无姆喊耐。”朴斋应声进房。

其时秀英、二宝妆裹粗完，并坐床沿；洪氏亦起身散坐。朴斋傍坐候命，八目相视，半日不语。二宝不耐，催道：“无姆阿哥说哩。”洪氏要说，却“咳”的叹口气道：“俚呆瑞生阿哥末也忒啥要好哉，教倪再多白相两日。我说：‘栈房里房饭钱忒大。；难末瑞生阿哥说：‘清和坊有两幢房子空来浪，无拨人租。’教倪搬得去，说是为仔省点个意思。”秀英抢说道：“瑞生阿哥个房子，房钱就勿要哉。倪自家烧来吃，一日不过二百个铜钱，从仔栈房里阿是要省多花噪。我是昨日答应俚哉，耐说阿好？”二宝接说道：“该搭一日房饭钱，四个人要八百噪。搬得去末省六百，阿有啥勿好



嘎？”朴斋如何能说“不好”，仅低头唯唯而已。

饭后，施瑞生带了一个男相帮来栈，问：“阿曾收作好？”秀英、二宝齐笑道：“倪末陆里有几花物事收作嘎！”瑞生乃喊相帮来搬。朴斋帮着捆起箱笼，打好铺盖，叫把小车，与那相帮押后，先去清和坊铺房间。

赵朴斋见那两幢楼房，玻璃莹澈，花纸鲜明。不但灶下釜甑齐备，楼上两间房间，并有两副簇簇新新的宁波家生。床榻桌椅，位置井井；连保险灯、着衣镜都全，所缺者惟单条字画、帘幕帷帐耳。

随后，施瑞生陪送赵洪氏及张秀英、赵二宝进房。洪氏前后趑遍，啧啧赞道：“倪乡下陆里有该号房子嘎！大少爷，故末真真难为耐。”瑞生极口谦逊。当时聚议，秀英、二宝分居楼上两间正房，洪氏居亭子间，朴斋与男相帮居于楼下。

须臾天晚，聚丰园挑一桌丰盛酒菜送来。瑞生令摆在秀英房内，说是暖房。洪氏又致谢不尽。大家团团围坐一桌圆台面，无拘无束，开怀畅饮。

饮至半酣之际，秀英忽道：“倪坎坎倒忘记脱哉，勿曾去叫两个出局来白相相，倒无啥。”二宝道：“瑞生阿哥去叫哩，倪要看呀。”洪氏喝阻道：“二宝勳，耐末再要起花样。瑞生阿哥老实人，堂子里勿曾去白相歇，阿好叫嘎！”朴斋亦欲有言，终为心虚忸怩，顿住了嘴。瑞生笑道：“我一干仔叫也无啥趣势。明朝我约两个朋友，该搭吃夜饭，教俚哋才去叫得来，故末闹热点。”二宝道：“倪阿哥也去叫一个，看俚哋阿来。”秀英手拍二宝肩背道：“我也叫一个，就叫个赵二宝。”二宝道：“我赵二宝个名字倒勿曾有过歇，耐张秀



英末有仔三四个哉！者时髦倌人，一迳拨人家来浪叫出局。”几句说得秀英急了，要拧二宝的嘴，二宝笑而走避。瑞生出席拦劝，因相将向榻床吸鸦片烟。洪氏见后四道菜登席，就叫相帮盛饭来。

朴斋闷饮，不胜酒力，遂陪母亲同吃过饭，送母亲到亭子间，迳往楼下点灯弛衣，放心自睡。一觉醒来，酒消口渴，复披衣鞞鞋，摸至厨房，寻得黄沙大茶壶，两手捧起，“咽喉”呼饱；见那相帮危坐于水缸盖上，垂头打盹，即叫醒他。问知酒席虽撤，瑞生尚在。朴斋仍摸回房来，听楼上啁啁切切，笑语间作，夹着水烟、鸦片烟呼吸之声。朴斋剔亮灯心，再睡下去，这一觉冥然无知，俨如小死。直至那相帮床前相唤，朴斋始惊起，问相帮：“阿曾困歇？”相帮道：“大少爷去，天也亮哉，阿好再困。”

朴斋就厨下捕个面，蹑足上楼。洪氏独在亭子间梳头。前面房里烟灯未灭，秀英、二宝还和衣对卧在一张榻床上。朴斋掀帘进房，秀英先觉，起坐，怀里摸出一张横批请客单，令朴斋写个“知”字。朴斋看是当晚施瑞生移樽假座，请自己及张新弟陪客，更有陈小云、庄荔甫两人，沉吟道：“今夜头我真个谢谢哉。”秀英问：“为啥？”朴斋道：“我碰着仔难为情。”秀英道：“阿是说倪新弟？”朴斋说：“勿是。”秀英道：“价末啥嘎？”朴斋又不肯实说。适二宝闻声继寤，朴斋转向二宝耳边，悄悄诉其缘故。二宝点头道：“也勿差。”秀英乃不便强邀，喊相帮交与请客单，照单赍送。

相斋延至两点钟，涎脸问妹子讨出三角小洋钱，禀明母亲，大踱出门。初从四马路兜个圈子，兜回宝善街，顺便往悦来客栈，拟访帐房先生与他谈谈。将及门首，出其不意，



一个人从门内劈面冲出，身穿旧洋蓝短衫裤，背负小小包裹，翘起两根短须，满面愤怒，如不可遏。朴斋认得是剃头司务吴小大，甚为惊诧。吴小大一见赵朴斋，顿换喜色道：“我来里张耐呀，搬到仔陆里去哉嘎？”朴斋约略说了。吴小大携手并立，刺刺长谈。朴斋道：“倪角子浪去吃碗茶罢。”吴小大说“好”跟随朴斋至石路口松风阁楼上泡一碗“淡泔莲”。朴斋道：“倪角子湘莲”。吴小大放下包裹，和朴斋对坐，各取副杯分腾让饮。

吴小大倏地瞋目攘臂，问朴斋道：“我要问耐句闲话，耐阿是搭松桥一淘来浪白相？”朴斋被他突然一问，不知为着何事，心中“突突”乱跳。吴小大拍案攒眉道：“勿呀！我看耐年纪轻，来里上海，常恐去上俚当水！就像松桥个杀坏末，耐终勳去认得俚个好。”朴斋依然目瞪口呆，没得回答。吴小大复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搭耐说仔罢，我个亲生爷俚还勿认得哩，再要来认得耐个朋友？”

朴斋细味这话稍有头路，笑问究竟缘何。吴小大从容诉道：“我做个爷，穷末穷，还有碗把苦饭吃吃个哩。故歇到上海来，勿是要想啥倪子个好处；为我倪子发仔财末，我来张张俚，也算体面体面。陆里晓得个杀坏实概样式！我连浪去三埭，帐房里说勿来浪，倒也罢哉；第四埭我去，来浪里向勿出来，就帐房里拿四百个铜钱拨我，说教我趁仔航船转去罢。我阿是等耐四百个铜钱用！我要转去，做叫化子讨饭末也转去仔，我要用耐四百个铜钱！”一面诉说，一面竟号啕痛哭起来。

朴斋极力劝慰宽譬，且为吴松桥委曲解释。良久，吴小大收泪道：“我也自家勿好，教俚上海做生意。上海夷场浪



勿是个好场花。”朴斋假意叹服。吃过五六开茶，朴斋将一角小洋钱会了茶钱。吴小大顺口鸣谢，背上包裹同下茶楼，出门分路。吴小大自去日辉港觅得里河航船回乡。起朴斋于宝善街中，心想这顿夜饭如何吃法。

第三十回终。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基池

按：赵朴斋自揣身边仅有两角小洋钱，数十铜钱，只好往石路小饭店内吃了一碗黄鱼及一汤一饭；再往宝善街大观园正桌后面看了一本戏，然后散场回家。那时敲过十二点钟，清和坊各家门首皆点着玻璃灯，惟自己门前漆黑，两扇大门也自紧闭。朴斋略敲两下，那相帮开进。朴斋便问：“台面阿曾散？”相帮道：“散仔歇哉，就剩大少爷一干仔来浪。”

朴斋见楼梯边添挂一盏马口铁壁灯，倒觉甚亮，于是款步登楼，听得亭子间有说话声音，因即掀帘进去。只见母亲赵洪氏坐在床中，尚未睡下，张秀英、赵二宝并坐在床沿，正讲得热闹。见了朴斋，洪氏先问：“阿曾吃夜饭？”朴斋说：“吃过哉。”朴斋问：“瑞生阿哥阿是去哉？”秀英道：“勿曾去，困着来浪。”二宝抢说道：“倪新用一个小小大姐来浪，耐看阿好？”说着，高声叫：“阿巧。”

阿巧应声从秀英房里过来，站立一边。朴斋打量这小小



姐面庞厮熟，一时偏想不起；勿想着“阿巧”名字，方想起来。问他：“阿是来浪卫霞仙搭出来？”阿巧道：“卫霞仙搭做歇两个月，故歇来浪张蕙贞搭出来。耐陆里看见我，倒忘记脱哉咯。”朴斋却不说出，付之一笑，秀英、二宝亦未盘问。

大家又讲起适才台面上情事，朴斋问：“叫仔几个局？”秀英道：“俚哋一人叫一个，倪看仔才无啥好。”二宝道：“我说倒是么二浪两个稍微好点。”朴斋问：“新弟阿曾叫？”秀英道：“新弟无工夫，也勿曾来。”朴斋问：“瑞生阿哥叫个啥人？”二宝道：“叫陆秀宝，就是俚末稍微好点。”相斋吃惊道：“阿是西棋盘街聚秀堂里个陆秀宝？”秀英、二宝齐声道：“正是，耐陆里晓得嘎？”朴斋只是汕笑，如何敢说出来？秀英笑道：“上海来仔两个月，信人、大姐倒拨耐才认得个哉。”二宝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认得点信人、大姐末，阿算啥体面嘎？”

朴斋不好意思，趑趄着脚儿退出亭子间，却轻轻溜进秀英房中。只见施瑞生横躺在烟榻上打鼾，满面醺醺然都是酒气；前后两盏保险灯还集得高高的，映着新糊花纸，十分耀眼；中间方桌罩着一张油晃晃圆台面，尚未卸去；门口旁边扫拢一大堆西瓜子壳及鸡鱼肉等骨头。朴斋不去惊动，仍就下楼，归至自己房间。那相帮早直挺挺睡在旁边板床上。朴斋将床前半桌上油灯心拨亮，便自宽衣安置。

比及一觉醒来，日光过午，朴斋慌的爬起。相帮给他舀盆水洗过脸，阿巧即来说道：“请耐楼浪去呀。”朴斋跟阿巧到楼浪秀英房里，施瑞生正吸鸦片烟，虽未抬身，也点首招呼。秀英、二宝同在外间梳头。



须臾，阿巧请过赵洪氏，取五副杯筷摆在圆台。相帮搬上一大盘，皆是席间剩菜，系燂蹄、套鸭、南腿、鲋于四大碗，另有一大碗杂拌，乃各样汤炒小碗相并的。瑞生、洪氏、朴斋随意坐定。秀英、二宝新妆未成，并穿着蓝洋布背心，额角边叉起两只骨簪拦住鬓发，联步进房。瑞生举杯说“请”，秀英、二宝坚却不饮，令阿巧盛饭来，与洪氏同吃，惟朴斋对酌相陪。

朴斋呷酒在口，攒眉道：“酒忒烫哉。”瑞生道：“我好像有点伤风，烫点倒无啥。”秀英道：“耐自家勿好哋。阿巧来喊耐，教耐床浪去困，耐为啥勿去困嘎？”二宝道：“倪两家头困来浪外头房间里，天亮仔还听见耐咳嗽。耐一干子来浪做啥？”瑞生微笑不言。洪氏因唠叨道：“大少爷，耐末身体也娇寡点，耐自家要当心个哩！像前日夜头天亮辰光，耐再要转去，阿冷嘎？来里该搭蛮好哋。”瑞生整襟作色道：“无姆说得勿差呀，倪陆里晓得当心嘎，自家会当心仔倒好哉！”秀英道：“耐伤风末，酒少吃点罢。”二宝道：“阿哥也勔吃哉。”瑞生、朴斋自然依从。

大家吃毕午饭，相帮、阿巧、上前收拾。朴斋早溜去楼下厨房，胡乱绞把手巾揩了，手持一支水烟筒，踱出客堂，搁起腿膀巍然独坐，心计如何借个端由出门逛逛，以破岑寂。

正在颠思倒想之际，忽然有人敲门，朴斋喝问“何人”。门外接应，听不清楚，只得丢下水烟筒，亲去看看。谁知来者不是别人，即系朴斋的嫡亲娘舅洪善卿。朴斋登时失色，叫声“娘舅”，倒退两步。善卿毫不理会，怒咻咻喝道：“喊耐无姆来！”



朴斋喏喏连声，慌的通报。那时秀英、二宝打扮齐整，各换一副时式行头，奉洪氏陪瑞生闲谈。朴斋诉说善卿情形。瑞生、秀英心虚气馁，不敢出头。二宝恐母亲语言失检，跟随洪氏下楼，见了善卿。

善卿不及寒暄，盛气问洪氏道：“耐阿是年纪老仔，昏脱哉！耐故歇勿转去，再要做啥？该搭清和坊，耐晓得是啥场花嘎？”洪氏道：“倪是原要转去呀，巴勿得故歇就转去末最了；就为仔个秀英小姐再要白相两日，看两本戏，坐坐马车，买点零碎物事。”二宝在旁听说得不着筋节，忙抢步上前，叉住道：“娘舅勿呀，倪无姆是……”刚说得半句，被善卿拍案叱道：“我搭耐无姆讲闲话，挨勿着耐来说！耐自家去照照镜子看，像啥个样子，勐要孔个小娘件！”

二宝吃这一顿抢白，羞得两颊通红，掩过一旁，嚤嚤细泣。洪氏长吁一声，慢慢接说道：“难末俚啻个瑞生阿哥末也忒啥个要好哉……”善卿听说，更加暴跳如雷，跺脚大声道：“耐再要说瑞生阿哥！耐因什拨俚骗得去哉，耐阿晓得？”连问几遍，直问到洪氏脸上。洪氏也吓得目瞪口呆，说不下去。大家嘿嘿无言。

楼上秀英听得作闹，特差阿巧打探。阿巧见朴斋躲在屏门背后暗暗窥觑，也缩住脚，听客堂中竟没有一些声息。

隔了半日，善卿气头过去，向洪氏朗朗道：“我要问耐，耐到底想转去勿想转去？”洪氏道：“为啥勿想转去嘎！难教我那价转去哩？四五年省下来几块洋钱，拨个烂料去擦完哉；故歇倪出来再用空仔点，连盘费也勿着杠碗。”善卿道：“盘费有来里，耐去叫只船，故歇就去。”洪氏顿住口，踌躇道：“转去是最好哉；不过有仔盘费末，秀英小姐搭借个三



十洋钱也要还拨俚个哩。到仔乡下，屋里向大半年个柴、米、油、盐一点点无拨，故末搭啥人去商量嘎？”善卿着实叹口气道：“耐说来说去末，总归勿转去个哉。我也无啥大家当来照应外甥，随便做啥，勿关我事。从此以后，勔来寻着我，坍我台！耐总算无拨我该个兄弟！”说毕起身，绝不回头，昂藏径去。

洪氏摊在椅上，气个发昏。二宝将手帕遮脸，呜咽不止。朴斋、阿巧等善卿去远，方从屏门背后出来。朴斋蚩蚩侍立，欲劝无从。”阿巧讶道：“我道仔啥人，是洪老爷碗。啥实概嘎！”

洪氏令阿巧关上大门，唤过二宝，说：“倪楼浪去。”朴斋在后跟随，一淘上楼，仍与瑞生、秀英会坐。秀英先问洪氏：“阿要转去？”洪氏道：“转去是该应转去，娘舅个闲话终究勿差，我算末倒难哩。”二宝带泣嚷道：“无姆末再要说娘舅好！娘舅单会埋冤倪两声，说到仔洋钱就勿管帐，去哉。”朴斋趁口道：“娘舅个闲话也说得稀奇，妹妹一淘坐来浪，倒说道拨来人骗仔去哉！骗到陆里去嘎？”瑞生冷笑道：“勿是我来里瞎说，耐噪个娘舅，真真岂有此理！倪朋友淘里，间架辰光也作兴通隔通隔；耐做仔个娘舅，倒勿管帐。该号娘舅，就勿认得俚也无啥要紧。”

大家议论一番，丢过不提。瑞生重复解劝二宝，安慰洪氏，并许为朴斋寻头生意，然后告辞别去。秀英挽留不住，嘱道：“晚歇原到该搭来吃夜饭。”

瑞生应诺，下楼出门，行过两家门首，猛然间一个绝俏的声音喊“施大少爷”。瑞生抬头一望，原来是袁三宝在楼窗口叫唤，且招手道：“来坐歇哩。”



瑞生多时不见三宝，不料长得如此丰满，想要趁此打个茶会，细细品题。可巧另有两个客人劈面迎来，趑进袁三保家，直上楼去，瑞生因为止步。袁三宝亦不再邀，回身转面接见两个客人。

三宝只认得一个是钱子刚；问那一个尊姓，说是姓高。茶烟瓜子照例敬过。及坐谈时，钱子刚赶着那姓高的叫“亚白哥”。三宝想着京都杂剧中《送亲演礼》这出戏，不禁“格”声一笑。子刚问其缘故，三宝掩口胡卢，那高亚白倒不理睬。

俄延片刻，高亚白、钱子刚即起欲行。袁三宝送至楼梯边。两人并肩联袂，缓步逍遥，出清和坊，转四马路，轻过壶中天大菜馆门首。钱子刚请吃大菜，亚白应承进去，拣定一间宽窄适中的房间。堂倌呈上笔砚，子刚略一凝思，随说：“我去请个朋友，来陪陪耐。”写张请客票，付与堂倌。亚白见写的是“方蓬壶”，问：“阿是蓬壶钓叟”，子刚道：“正是。耐啥认得俚个哉？”亚白道：“勿。为仔俚喜欢做诗，新闻纸浪时常看见俚大名。”

不多时，堂倌回道：“请客就来。”子刚再要开局票，问亚白：“叫啥人？”亚白颦蹙道：“随便末哉。”子刚道：“难道上海几花倌人，耐一个也看勿对？耐心里要那价一个人？”亚白道：“我自家也说勿出。不过我想俚做仔倌人，‘幽娴贞静’四个字用勿着个哉；或者像王夫人之林下风，卓文君之风流放诞，庶几近之。”子刚笑道：“耐实权大讲究，上海勿行个。我先勿懂耐闲话。”亚白也笑道：“耐也何必去懂俚？”

说时，方蓬壶到了。亚白见他花白髭须，方袍朱履，仪



表倒也不俗。蓬壶问知亚白姓名，呵呵大笑，竖起一只大指道：“原来也是个江南大名士！幸会，幸会！”亚白他顾不答。

子刚先写蓬壶叫的尚仁里赵桂林及自己叫的黄翠凤两张局票。亚白乃道：“今朝去过歇三家，才去叫仔个局罢。”子刚因又写了三张，系袁三宝、李浣芳、周双玉三个。接着取张菜单，各拣爱吃的开点几色，都交堂倌发下。蓬壶笑道：“亚白先生可谓博爱矣。”子刚道：“勿是呀，俚个书读得来忒啥通透哉，无拨对景个倌人，随便叫叫。”蓬壶抵掌道：“早点说个哩！有一个来浪，包耐蛮对。”子刚道：“啥人嘎？去叫得来看。”蓬壶道：“来浪兆富里，叫文君玉。客人为仔俚眼睛高，勿敢去做，赛过留以待亚白先生个品题。”亚白因说得近情，听凭子刚写张局票后添去叫。

须臾，吃过汤鱼两道，后添局倒先至。亚白留心打量那文君玉，仅二十许年纪，满面烟容，十分消瘦，没甚可取之处，不解蓬壶何以剧赏。蓬壶向亚白道：“耐晚歇去，看见君玉个书房，故末收作得出色！该面一埭才是书箱，一面四块挂屏，客人送拨俚个诗才裱来浪。上海堂子里陆里有嘎！”亚白听说，恍然始悟，爽然若失。文君玉接嘴道：“今朝新闻纸浪，勿晓得啥人有两首诗送拨我。”蓬壶道：“故歇上海个诗，风气坏哉！耐倒是请教高大少爷做两首出来，替耐扬扬名，比俚噪好交关噪。”亚白大声喝道：“甯说哉，倪来豁拳！”

子刚应声出手，与亚白对垒交锋。蓬壶独自端坐，摇头闭目，不住啾唔。亚白知道此公诗兴陡发，只好置诸不睬。迨至十拳豁过，子刚输的，正要请蓬壶捉亚白赢家。蓬壶忽



然呵呵大笑，取过笔砚，一挥而就，双手奉上亚白道：“如此雅集，不可无诗；聊赋俚言，即求法正。”亚白接来看，那张纸本是洋红单片，把诗写在粉背的，便道：“蛮好一张请客票头，阿是外国纸？倒可惜！”说毕，随手撩下。

子刚恐蓬壶没意思，取那诗朗念一遍。蓬壶还帮着拍案击节。亚白不能再耐，向子刚道：“耐请我吃酒呀，我故歇吃来浪个酒要还拨耐哉哩。”子刚一笑，搭讪道：“我再搭耐豁十记。”亚白说：“好。”这回是亚白输了。只为出局陆续齐集，七手八脚争着代酒，亚白自己反没得吃。文君玉代过一杯酒先去。

蓬壶揣知亚白并不属意于文君玉，和子刚商量道：“倪两家头，总要替俚寻一个对景点末好；勿然，未免辜负仔俚个才情哉咯。”子刚道：“耐去替俚寻罢。该个媒人我做勿来。”黄翠凤插嘴道：“倪搭新来个诸金花阿好？”子刚道：“诸金花，我看也无啥好，俚陆里对嘎？”亚白道：“耐闲话先说差哉。我对勿对倒勿在乎好勿好。”子刚道：“价末倪一淘去看看也无啥。”

当下吃毕大菜，各用一杯咖啡。馆人、客人一哄而散。蓬壶因赵桂林有约，同亚白、子刚步行进尚仁里，然后分别。方蓬壶自往赵桂林家。高亚白、钱子刚并至黄翠凤家。翠凤转局未归，黄珠凤、黄金凤齐来陪坐，子刚令小阿宝喊诸金花来，小阿宝承命下去。

子刚先向亚白诉说诸金花来由，道：“诸金花末是翠凤娘姨诸三姐个讨人。诸三姐亲生因件叫诸十全，做着姓李个客人，借仔三百洋钱买个诸金花，故歇寄来里该搭，过仔节到么二浪去哉。”



话未说完，诸金花早来了，敬毕瓜子，侍坐一旁。亚白见他眉目间有一种淫贱之相，果然是么二人材，兼之不会应酬，坐了半日，寂然无言。亚白坐不住，起身告别。子刚欲与俱行，黄金凤慌的拦住道：“姐夫勦去哩，阿姐要说个呀。”

子刚没法，只得送高亚白先去。金凤请子刚躺在榻床上，自去下手取签子，给子刚烧鸦片烟。子刚一面吸烟，一面和金凤讲话。吸过三五口，只听得楼下有轿子进门，直至客堂停下，料道是黄翠凤回家。

翠凤回到房里，换去出去局衣裳，取根水烟筒，向靠窗高椅而坐，不则一声。金凤乖觉，竟拉了黄珠凤同过对面房间，只有诸金花还呆脸兀坐，如木偶一般。

第三十一回终。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按：黄翠凤未免有些秘密闲话要和钱子刚说，争奈诸金花坐在一旁，可厌已甚。翠凤眼睁睁看他半日，不禁好笑，问道：“耐坐来浪做啥？”金花道：“钱大少爷喊我上来个呀。”翠凤方才会意，却叹口气道：“钱大少爷喊耐上来末，替耐做媒人呀，耐阿晓得嘎？”金花茫然道：“钱大少爷勿曾说啥。”翠凤冷笑道：“也好哉！”子刚连忙摇手道：“耐勳怪俚。高亚白个脾气，我原说勿对个，一歇歇坐勿定，教俚也无处去应酬。”翠凤别转脸道：“要是我个讨人像实概样式，定归一记拗杀仔拉倒！”子刚婉言道：“耐要教教俚个哩，俚坎坎出来，勿曾做歇生意末，陆里会嘎？”

翠凤从鼻子里叹出一声道：“看仔倪娘姨要打俚乃末，好像作孽；陆里晓得打过仔，随便搭俚去说啥闲话，俚总归勿听耐个哉，耐说阿要讨气！”金花忙答道：“阿姐说个闲话，我才记好来里。要慢慢交学起来个呀，阿对嘎？”翠凤倒又笑而问道：“耐来浪学啥嘎？”金花堵住口说不出，子刚



亦自粲然。

翠凤吸过两口水烟，慢慢的向子刚道：“俚个人生来是贱坯。俚见仔打末也怕个，价末耐巴结点个哩；碰着俚哉碗，说一声动一动。”说着转向金花道：“我搭耐说仔罢，照实概样式，好好交要打两转得哩！”金花听说，呜咽饮泣，不敢出声。翠凤却也有些怜惜之心，复叹口气道：“耐做人还算耐运气，碰着仔倪个无姆，耐去试试看！珠凤比仔耐再要乖点，勔说啥打两记，缠缠脚末，脚指头就沓脱仔三只！”金花仍一声儿不言语。

翠凤且自吸水烟，良久，又向子刚道：“论起来，俚哋做老鸨该仔倪讨人，要倪做生意来吃饭个呀；倪生意勿会做，俚哋阿要饿煞？生来要打哉碗。倪生意好仔点，俚哋阿敢打噶？该应来拍拍倪马屁。就是像俚乃铲头信人，替老鸨做仔生意，再要拨老鸨打，我总勿懂俚乃为啥实概贱噶！”

说话之时，只听得楼下再有一肩轿子进门，接着外场报说：“罗老爷来。”黄金凤早于楼梯边迎接，叫声“姐夫，该搭来哩。”罗子富径往对过房间。

这里钱子刚即欲兴辞。黄翠凤一把拉住，喝令诸金花：“对过去陪陪！”金花去后，子刚方悄回翠凤道：“耐阿曾搭无姆说歇？”翠凤道：“勿曾。故歇去说，常恐说间架仔倒勿好。过仔节再看。该搭事体耐勔管，闲话末我自家来说。罗个出仔身价，耐替我衣裳、头面、家生办舒齐仔好哉。”

子刚应诺遂行。翠凤并不相送，放下水烟筒，向帘前喊道：“过来末哉。”

于是金凤手挈罗子富，珠凤跟在后面，小阿宝随带茶碗及脱下的衣裳，一齐拥至房里，惟诸金花去楼下为黄二姐作



伴。

子富见壁上挂钟敲了十下，因告诉翠风明晨有事，要早点转去困觉。翠风道：“就该搭耐也早点困末哉，我有闲话搭耐说，勳转去。”

子富自然从命，令高升和轿班回寓。翠风喊赵家姆来收拾停当，打发子富睡下。赵家姆暨金凤、珠凤、小阿宝陆续散出。翠风料定没有出局，也就安置；在被窝中与子富交头接耳，商量多时，不必明叙。

高升知道次日某宦家喜事，借聚丰园请客，主人须去道喜，故绝早打轿子伺候。等到子富起身，乘轿往聚丰园，已是冠裳满座，灯采盈门。

吃过喜筵，子富不复坐轿，约同陶云甫、陶玉甫、朱蒿人、朱淑人两家弟兄，出聚丰园，散步闲行。适遇洪善卿，拱手立谈。朱蒿人忽想起一事。只因听见汤啸庵说善卿引着兄弟淑人曾于周双玉家打茶会，恐淑人年轻放荡，难于防闲，有心要试试他，便和洪善卿说：“好几日勿看见贵相知，阿好一淘去望望俚？”善卿亦知其意，欣然愿导。陶云甫道：“倪勿去哉，几花人跑得去，算啥？”朱蒿人道：“我有道理，勿碍个。”

当时洪善卿领了罗子富及陶、朱弟兄，共是六人，并至公阳里周双珠家。双珠见这许多人，不解何故，迎见请坐，复喊过周双玉来。

朱蒿人一见双玉，即向淑人道：“耐叫仔两个局，勿曾吃歇酒，今朝朋友齐来里，我替耐喊个台面下去，请请俚啲。”朱淑人应又不好，不应又不好，忸怩一会，不觉红涨于面。罗子富最为高兴，连说：“蛮好，蛮好。”催大姐巧



因：“快点去喊哩！”淑人着急，立起身来阻挡道：“倪阿是到馆子浪去吃，叫个局罢？”子富嚷道：“馆子浪倪勒吃，该搭好。”不由分说，径令巧因去喊：“就故歇摆起来。”陶云甫向朱蕙人道：“耐个老阿哥倒无啥，可惜淑人勿像耐会白相。倪玉甫做仔耐兄弟，故末一淘白相相对景哉。”陶玉甫见说到自己，有些不好意思。

朱蕙人正色道：“倪住家来里夷场浪，索性让俚噪白相相。从小看惯仔，倒也无啥要紧。勿然，一径关来噪书房里，好像蛮规矩，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难末倒坏哉！”洪善卿接说道：“耐闲话是勿差，价末也要看人码。淑人末无啥要紧，倘然喜欢白相个人，终究白相勿得。”说得朱淑人再坐不住，假做看单条字画，掩过一边，匿面向壁；连周双玉亦避出房外。周双珠笑道：“俚噪两家头，一样个脾气，闲话不可不声无拨，肚皮里蛮乖来浪。”大家呵呵一笑，剪住话头。

迨至台面摆好，阿金请去入席，众人方趑过对面周双玉房间，即时发局票，起手巾，无须推让，随意坐定。朱淑人虽系主人，也不敬酒，也不敬菜，竟自敛手低头，嘿然危坐。周双玉在旁，也只说得一句：“请用点。”众人举杯道谢，淑人又含羞不应。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鱼翅，众人已自遍尝，独淑人不曾动箸。罗子富笑道：“耐个主人要客人来请耐个。”因即擎起牙筷，连说：“请，请，请。”羞得淑人越发回过头去。朱蕙人道：“耐越是去说俚，俚越勿好意思，索性等俚歇罢。”为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幸有本堂局周双珠在座代为应酬，颇不寂寞。

一时，黄翠凤、林素芬、覃丽娟、李漱芳陆续齐集。罗



子富首先摆庄。宾主虽止六人，也觉兴致勃勃。朱淑人捉空斜过眼梢望后偷觑，只见周双玉也是嘿然危坐，袖中一块玄色熟罗手帕拖出半块在外。淑人趁台面上豁拳热闹，暗暗伸过手去要拉他手帕，被双玉觉着，忙将手帕缩进袖中，依然不睬。淑人没奈何，自己去腰里解下一件翡翠猴儿扇坠，暗暗递过双玉怀里，双玉缩手不迭。淑人只道双玉必然接受，将手一放，那猴儿便滴溜溜滚落楼板上。周双珠听见声响，即问：“沓脱仔啥事物？”令巧因去桌下寻觅。淑人心慌，亲自去拾，不料双玉一脚踹住那猴儿，遮在裤脚管内，推说“无啥”，随取酒壶，转令巧因去添酒，因此掩饰过去。

适临着淑人打庄，罗子富伸拳候教。淑人匆促应命，连输五拳。淑人取酒欲饮，忽听周双珠高声唤道：“双玉哩，来代酒呀。”淑人回身去看，果然周双玉已不在座，连楼板上翡翠猴儿也不知去向，淑人始放下心。巧因适取酒进房，代饮两杯。再唤双玉来代。双玉代过酒，仍是嘿然危坐。淑人再去偷觑，只见双玉袖中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也拖出半块在上。淑人会意，又暗暗伸过手去要拉。双玉正呆着脸看台面上豁拳，全不觉得，竟为淑人所得，揣在怀里，不胜之喜。意欲出席背地取那手帕来赏鉴赏鉴，又恐别人见疑，姑且忍耐。

无如罗子富兴致愈高，自己摆庄之后，定要每人各摆一庄。后来陶玉甫不胜酒力，和李漱芳先行；林素芬、覃丽娟随后告辞。黄翠凤上前撤去酒杯，按住罗子富不许再闹，方才散席。黄翠凤催着罗子富同去。朱蔼人、陶云甫向榻床对面躺下，吸烟闲谈。洪善卿趑过周双珠房间。

剩下朱淑人，独自一个溜出客堂，掏取怀里那手帕，随



手一抖，好像一股热香氤氲喷鼻；仔细一闻，却又没有什么。淑人看那手帕，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罗，四围乡着的茶青狗牙针，不知是否双玉所绣；翻来覆去，骇想一回，然后折叠起来，藏好在荷包袋内。正欲转身，忽见周双玉立在屏门背后，偷觑微笑。淑人又含羞要避。双玉点首相招，淑人喜出望外，急急赶去。双玉却沉下脸咕嘈道：“耐该搭认得哉呀，同仔几花人来做啥？”淑人低声陪笑道：“价末歇两日我一干仔来。”双玉道：“耐有几花事体嘎？忙得来，再要歇两日。”淑人告罪道：“说差哉。”明朝来，明朝定归来。”双玉始不言语，淑人亦就回房。

朱蕙人、陶云甫各吸两口烟，早是上灯时候，叫过洪善卿来，并连朱淑人相约同行。周双珠、周双玉并送至楼梯边而别。

双珠归到自己房间，双玉跟在后面。双珠不解其意，相与对坐于烟榻之上。双玉先自腼腆而笑，取出那翡翠猴儿给阿姐看。双珠看那猴儿浑身全翠，惟头是羊脂白玉，胸前捧着一颗仙桃，却是翡色，再有两点黑星，可巧雕作眼睛；虽非希罕宝贝，料想价值匪轻，问双玉道：“阿是五少爷送拨耐哉？”双玉不答，仅点点头。双珠笑道：“故是送拨耐个表记，拿去坑好来浪。”

双玉脸色一雌，叫声“阿姐”，央及道：“勔拨洪老爷晓得哩。”双珠问：“为啥？”双玉道：“洪老爷要告诉俚屋里个呀。”双珠道：“洪老爷末为啥去告诉俚屋里嘎？”双玉呐呐然说不出口。双珠举两指头点了两点，笑道：“耐末真真是外行！耐做五少爷是坎坎做起呀，告诉仔洪老爷末，随便啥拜托拜托。倘然五少爷勿来，也好教洪老爷去请，阿是



蛮好？为啥要瞒哩嘎？”双玉道：“价末阿姐搭洪老爷说一声，阿好？”双珠沉吟道：“我说也无啥；就不过五少爷个闲话耐才要说出来，故末我替耐说。”双玉道：“五少爷勿说啥，就说是明朝来。”双珠沉吟不语。

双玉取那翡翠猴儿，复欣欣然下楼。到周兰房间里，要给无悔看。只见周兰躺在榻床上，沉沉闭目，烟迷正浓。周双宝爬在榻床前烧烟。双玉不敢惊动，正要退出。不想周兰并未睡着，睁眼叫住，问双玉：“啥事体？”双玉为双宝在旁，不肯显然呈出，含糊混过。周兰只道双玉又要说双宝的不是，因支使双宝出房。双宝去后，双玉然后近前，靠着周兰腿膀，递过那翡翠猴儿。周兰擎在掌中，啧啧称赞。

双玉满心欢喜，待要诉说朱涉人如何情形，忽听得楼梯上“咕咕咯咯”，是双宝脚声上楼。双玉急急的收起猴儿，辞了周兰，捏手捏脚，一直跟到楼上。双宝径进双珠房间，双玉悄立帘下暗中窃听，听那双宝带哭带说道：“我碰着仔前世里冤家！刚刚反仔一泡，故歇啲来浪说我啥，我是定归活勿落个哉！”双珠道：“俚勿是说耐哩。”双宝道：“啥勿是嘎！勿是末，为啥教我走开点？”

双玉听到这里，好似一盆焰腾腾炭火端上心头，欵地掀帘，挺身进去，向靠壁高椅一坐，盛气说道：“我搭无悔说句闲话，阿是耐勿许我说？我就依仔耐，从此以后，终勿到无悔房间里去说一声闲话末哉！阿好？”双珠厌闻口舌，攒眉嗔道：“啥要紧嘎！”一面调开双宝，一面按住双玉。双玉见阿姐如此，亦就隐忍。

晚餐以后，大家忙乱出局。及十点多钟，双珠先回，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双珠令阿金泡一碗极酽的雨前



茶给善卿解渴，随意讲说，提起朱淑人和双珠来。双珠先“嗤”的一笑，然后说道：“故歇个清信人，比仔浑信人花头再要大。耐一淘来里台面浪，阿是勿曾晓得？”善卿问故。双珠前将淑人赠翡翠扇坠与双玉之事，细述一遍。善卿道：“双玉也好做大生意哉，就让俚来点仔大蜡烛罢。”双珠道：“好个，耐做媒人哉碗。”善卿道：“媒人耐去做，我未帮帮耐好哉。”双珠应诺。计议已定，一宿无话。

次日午牌时分，善卿、双珠同时起身，洗了脸，吃些点心，阿金即送上一张请客票头。善卿看是王莲生的，请至张蕙贞家面商事件，遂令传说：“晓得哉。”善卿就要兴辞。双珠嘱付：“晚歇来。”善卿道：“晚歇淑人来，间架头倒是勿来个好。”双珠想也不差。

善卿乃离了周双珠家，出公阳里，经同安里。抄到东合兴张蕙贞家，上楼进房。那张蕙贞还蓬着头，给王莲生烧鸦片烟。莲生迎见善卿，当令娘姨去叫菜吃便饭。善卿坐下，莲生授过一篇帐目，托善卿买办。善卿见开着一副翡翠头面，件件俱全，注明皆要全绿。善卿道：“翡翠物事，我搭耐一淘去买个好。推扳点，百十洋钱也是一副头面；倘然要好个，再要全绿，常恐要千把朵哩。”蕙贞插嘴道：“我说一千洋钱还勿够哩。耐去算哩，一对钏臂末，就几百洋钱也勿稀奇碗。”善卿问蕙贞：“阿是耐要买？”蕙贞倒笑起来道：“洪老爷说笑话哉！倪未阿配嘎？金个还勿曾全哩，要翡翠个做啥？”善卿料知是为沈小红办的了。

当时蕙贞去客堂窗下梳头，莲生躺在榻床上吸烟。善卿移坐下手，问莲生道：“沈小红搭，耐今年用脱仔勿少哉呀，再要办翡翠头面拨俚？”莲生蹙额不语。善卿道：“我说耐就



回头仔细也无啥。”莲生叹口气道：“耐先搭俚办两样再说。”善卿度不可谏，不若见机缄口为妙。

须臾，娘姨搬上聚丰园叫的四只小碗，并自备的四只荤碟；又烫了一壶酒来。莲生请善卿对坐小酌。

第三十二回终。



涼

香月庵

此畫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责任编辑：门书文 何威涛 沈 动 郭鸿玉

千年禁书

百部禁毀

中国禁毀小说百部

万劫有复

百禁不毀